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曼施坦因



作者前言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烟消云散已有 50 年的历史了，但当人们回忆起那血与火的日日夜夜，无不为之动容。特别是当人们回忆起那些横刀立马，驰骋沙场，指挥千军万马厮杀、搏斗的众多战将时，更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反法西斯英雄，也有杀人如麻、助纣为虐的战争罪魁祸首。

德国法西斯将领埃里希·曼施坦因就是其中的一个。

曼施坦因于 1887 年 1 月 24 日出生于东普鲁士柏林的炮兵将军爱德华·李文斯基家中。出生后不久，就过继给他的姨父曼施坦因步兵上将而改姓曼施坦因。

由于出生贵族家庭，曼施坦因从小就接受了皇家贵族阶级的教育。从此，曼施坦因便平步青云。1900 年，曼施坦因先在斯特拉斯堡读书。后来，进入少年候补军官团学习。毕业后，充任过德国皇帝的侍卫，一年后就升为少尉。1913 年，被选送到军事学院学习。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最初作为第 2 近卫预备团的一名中尉副官，随部队一起转战于比利时、东普鲁士和波兰南部地区。在一次作战中，负重伤离开了前线。1915 年 5 月，伤愈后返回前线，分别在加尔维将军和比罗将军的军团部中充任幕僚。这一经历，为他日后长期从事参谋工作，军事素质、谋略水平的锻炼与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参加在波兰北部对俄军的攻势。是年秋季，又随部队参加在塞尔维亚境内的战斗。1916 年 2 月间，凡尔登战役打响，他参加了此次战役，后又参加了索姆河、艾斯尼等会战。1917 年的秋季，调驻柯尔兰第 4 骑兵师任作战科科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中，曼施坦因担任过各种不同的参谋职务。这期间，德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云变幻，希特勒终于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上了台。德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34 年，曼施坦因升任柏林第 3 军区司令部参谋长。1935 年 7 月，升任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第 1 厅厅长。一年后，晋升少将并分别担任了陆军参谋本部第 1 军需部长和首席副参谋总长。1938 年 4 月间，调离陆军参谋本部，改任第 18 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对苏台德地区的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曼施坦因成了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马前卒。他担任了为准备进攻波兰而组建的由第 8、第 10、第 14 军团编成的南方集团军的中将参谋长，参与策划指挥了入侵波兰的“白色计划”，挥师东进，兵临华沙城下。1939 年 10 月 24 日，奉调西线战场，组织指挥德军新成立的 A 集团军，担任该集团军总部参谋长。

他草拟的西线战役作战计划受到各方面的称赞。特别是得到了 A 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和“坦克专家”古德里安的支持。曼施坦因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施利芬”。而这个计划未能被陆军总部接受，理由是该计划大冒险了。但最终他的计划被希特勒所采纳。1940 年 5 月，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边境，长驱直入，迅速消灭了英法盟军主力，迫使法国政府投降，凯旋门成了希特勒的“胜利之门”。这一成功的结局，不能不记在曼施坦因的“功劳簿”上。正因为作

战有功，他荣获了“骑士十字勋章”。1941年2月底，调任正在组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第56装甲军军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随后，他深陷于侵略苏联的罪恶泥潭。

克里米亚、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成了曼施坦因一个个惨遭失败的墓碑。在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记录着他的一行行足迹。成于斯，败于斯，毁于斯。

1941年9月16日，曼施坦因任南方集团军第11军团司令。

1942年2月1日，曼施坦因晋升为上将。

7月1日，曼施坦因指挥克里米亚战役作战有功，为他的军旅生涯书写了最为得意的一笔。也由此受到希特勒电报嘉奖，并成为二战期间纳粹军官荣升元帅的26人中的一个。

8月21日，曼施坦因任列宁格勒地区作战的德军总指挥。

11月20日，曼施坦因任斯大林格勒方向“顿河”集团军总司令。

1943年2月，曼施坦因调任指挥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在库尔斯克会战失败后，令库尔斯克地区一片焦土。

1944年3月30日，因前线指挥作战失利，曼施坦因被希特勒召回上萨尔茨堡。他一手接过双剑栎树叶勋章，一手交出兵权。

天网恢恢。1949年，曼施坦因被英国军队俘虏。英国军事法庭判处他18年徒刑，监禁在韦尔监狱。在历史的审判席面前，这位德军元帅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历史让玩火者自焚。

1955年，曼施坦因出版了回忆自己一生中如他本人所说最具“自我牺牲和勇敢尽责精神”的那段经历的《失去的胜利》时，已近古稀之年。

作为一个疯狂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犯，不管他怎样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终究难逃覆灭的下场。

作为一个“军人”，曼施坦因又不乏指挥才能。

正如英国人李德·哈特为《失去的胜利》所作的前言中所述：“曼施坦因元帅已经被证明他们是他们陆军中能力最强的指挥官，他们都最希望他能出任陆军司令。

……总而言之，他具有军事天才。”

的确，曼施坦因善于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军事思想与理论指导作战。二战初期，他积极参与筹划了许多重要战役计划的制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后来，作为一个指挥官，他指挥大兵团作战，又往往以少击众，身先士卒，为希特勒的“闪击战”屡屡建功。

正是由于曼施坦因和“曼施坦因”们死心塌地地为法西斯侵略战争卖命死战，更使得希特勒的狂妄野心得逞于一时。尽管曼施坦因有时对希特勒某些政策、军事上的瞎指挥持有异议，但这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而已，既不可能形成制止战争的力量，也丝毫不可能挽救德意志民族及其本人可悲的命运。

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了让后人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在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研究曼施坦因的书籍、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此书。我们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评价曼施坦因这个历史人物。但由于笔者的政治水平和历史知识有限，书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马祥林 张扬
1994年10月于北京西郊

第一章 曼施坦因收义子

普王开疆凭武功，功名利禄赐扈从；
征战杀伐成职业，将台筑自白骨成。

德国东部的天气，在每年11月份的时候，时常是寒冷而干燥。

在这个季节中，来自大西洋的暖湿空气，就像一个温柔多情而又性格柔弱的小伙子，往往抵挡不住来自亚洲大陆像一位剽悍、粗犷的大汉一样的寒冷气流。

这位来自大西洋的痴情小伙子，又不甘心就这样离开盘桓达数月之久的丰腴而多情的姑娘——东部德国的广袤起伏的大地，也时常会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人一样，与竞争者挺身而出。决斗的结果，来自大西洋的这位温文尔雅的小伙子自然不是西伯利亚大汉的对手，被杀得精疲力竭、满身伤痕，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自己心爱的恋人。只等那位西伯利亚的大汉肆虐一个冬天之后，自己随着春天的脚步，再重新回到恋人的身边，挟带着多情泪水般的充沛雨水，灌溉着饥渴了一个季节的田野。

每逢这两种分别来自东北和西南的气流交锋的时候，也正是当地的农人收获的季节。那德国在全欧洲而言，虽非天府之国，却也是自给有余。德国北部的平原土地肥沃，多为农田和牧场；尤其是易北河中游的黑钙土带，农作物生长所需的肥料充足；加之德国中北部的森林附近的棕色土壤，比较适合于农田耕作，倒也吃穿不愁。他们把每三块土地中的一块，种上小麦、甜菜、燕麦和黑麦，而让另外的两块休闲，待来年之后，再换种这经过休闲的两块地中的一块；这种耕作方法被形象地称之为“三田制”，反正打下的粮食已经足够一年的吃用，乐得清闲。

每当冬季的第一场雪之后，这些劳累了一年的人们便拾掇好农具，围起火炉，喝起了上一个季节酿好的燕麦啤酒，这里盛产啤酒，味道醇美是远近闻名的。家境稍好的人，往往就近找一个啤酒馆，在品尝啤酒甘美的同时，听一听丰满的日耳曼姑娘动人的歌声，再即兴跳一会儿充满原始活力的舞蹈，于是，整个劳作季节的辛苦，就像啤酒上面的泡沫一样，烟消云散了。

在德国东普鲁士，却生活着一些不靠农事劳作而过活的人，他们靠的是另一种更加危险、更加充满刺激的方式，那就是杀戮和战争，他们效劳于普鲁士邦国的邦主，替他来开疆猎土，博取功名；他们不必从事一般的劳作，如果没有战事，他们的任务就是进行军事训练，造就一个强健的、具有充沛体力和作战技能的军人。

普鲁士国王自是不会亏待这些卖命的武士，他依赖他们，他们也依赖他；由于掌握作战的技能要比掌握农民稼穡的技能困难得多，这些武士自然而然地实行了世袭制，以便在这些家庭中出生的孩子，自幼就接触武功的熏陶，一旦长成，就能效命于王室。

慢慢地，久而久之，就在普鲁士形成了职业军人的家族，这些家族中，依仗与王室的密切关系和握有兵家权柄，其名声和地位远在经商、从政等职

业的社会地位之上。

单表这其中一一个家族，姓李文斯基，其祖上最初乃是普鲁士国王的亲随侍卫，跟随国王沙场征伐，屡屡出生入死，积有战功，被普鲁士国王分封了爵位，并赐采邑，是以祖辈相传。

那历代的普鲁士国王，可算得上是马背上的皇帝。大约是在公元 19 世纪初，普鲁士还是由日耳曼民族组成的 400 多个邦国中的一个。以后普鲁士日渐发达，普鲁士国王尤其重视武功征伐，逐渐吞并许多小邦，1815 年，组成“德意志同盟”，日耳曼邦国从 360 个合并为 39 个。

1871 年，以普鲁士为中心，组成了近代德意志帝国。这是位于欧罗巴洲中部的一个强大帝国，它西北濒临北海，东北靠着波罗的海，北面是丹麦，东面是波兰，东南临捷克斯洛伐克，西南与瑞士和法国为邻，西面同卢森堡、比利时、荷兰接壤，面积约 35 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但其内部成员仍然有 26 个，包括 22 个王国、3 个城市和 1 个帝国直辖区。这些成员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26 个邦国中，以普鲁士邦国面积最大，占德国总面积的 2 / 3，其他较大的有巴伐利亚、萨克森等。1871 年到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 48 年间，一直都是普鲁士国王兼任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构成普鲁士人口的主要民族，就是大名鼎鼎的日耳曼民族。这个民族的出现，要比那些邦国的出现早得多。

日耳曼民族，虽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但早先却不是德国境内的居民，而是通过不断的迁徙来到这里的。

大约从公元前 5 世纪开始，日耳曼人居住在波罗的海南岸一带，尚处在原始部落。

公元 3 世纪到 4 世纪，罗马帝国的国界是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后来，日耳曼民族的原始部落随着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实力不断增长，逐步向南面扩张，把原先居住在这里的主要居民——凯尔特人逐出德国中部和南部。

那被赶出家园的凯尔特人，其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原本高于日耳曼人，掌握冶铁技术也较日耳曼人为先，但却打不过骁勇善战的日耳曼民族，皆因日耳曼人把冶铁技术主要用于制造杀伐武器，如刀、剑、戈、矛；而凯尔特人却多把此项技术用于生产工具，如铧犁之类；因此战斗力自是不如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后来竟越过了莱茵河侵入高卢，同奴隶制已经高度发达的罗马人发生了冲突，屡次侵扰罗马帝国的边界。到了公元 5 世纪末，日耳曼人颠覆了西罗马帝国，因此就引起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

那最先越过莱茵河的一支。被高卢人和凯尔特人称为“日耳曼人”。日耳曼民族的称谓，最早见于史书是在公元前的 98 年，古希腊人波息同尼乌斯的《历史》一书中。从古罗马的恺撒大帝以来，古罗马的文献也把“日耳曼”作为对当时莱茵河右岸的原始部落的通称。

何谓“日耳曼人”？经过一位著名的德国学者，也是无产阶级的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考证，原来那“日耳曼”在罗马语中，乃是“令人生畏的、好战的战士”之意。

日耳曼民族自形成以来，非常崇尚武功，这也从一个角度为日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均是起源于德国，作出诠释。早在公元前 1 世纪，日耳曼部落就形成了军事民主制度，部落中的军事首领掌握大权，部落内的军政事务往往集于一身。部落内的大事多由战士大会决定。日耳曼民族中最强大、最好战

的一支——苏维汇人，把整个部落分为 100 个区，每个区选出 1000 名年轻剽悍的男子当战士，其余男子和妇女留在家中耕种土地，照顾家畜。

战争和掠夺成了日耳曼部落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掠夺战争的结果，有时是满载而归，有时也不尽然——在一次与罗马人的战争中，日耳曼族中的一支条顿部落和基姆布利人，青壮年男子全部战死，部落中余下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为了不当俘虏，竟然集体自杀。

自古道：兵无常胜，水无常形；日耳曼人征服别人，自己也免不了被别人征服。

在公元前后，日耳曼人就曾为恺撒大帝的罗马征服，使日耳曼人也饱尝了亡国奴的滋味。罗马人所写的《罗马史》中记载道：“罗马征服者来到这个被征服的国家时，这个国家是富裕的，而这些征服者却是一些穷光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成了富翁，而这个国家却成了穷光蛋了。”

中欧的日耳曼人，分别向几方面发展，有的向西跨过了莱茵河，有的向东跨过了易北河，有的向南跨过了多瑙河。从公元 8 世纪起，欧洲的另一个强大民族——法兰克人征服了大部分的日耳曼部落，组成了神圣罗马帝国。

在整个中古时代，日耳曼各部落还是各自独立的，以后就逐渐形成了各邦国，例如南部的巴伐利亚、东部的萨克森，都是比较强大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一个空名而已。

普鲁士用军事征伐的手段统一了近代的德国，定都柏林。为了体恤亲随们征战的艰辛，现在已经成了德国皇帝的普鲁士国王，恩准一部分积有战功的部下也随皇帝一起居住于柏林。

李文斯基家族自然也是在德国皇帝的宠幸之列，迁入了在柏林近郊皇帝钦赐的宅地，这是一座美丽的庄园，周围长满了茂盛的橡树、云杉林和山毛榉林，虽然比不上亲王们的住宅那么富丽堂皇，美仑美矣，却也不是柏林市的一般寻常百姓人家可比，房屋建筑得高大结实，倒是与一个领兵习武的武夫身分颇为般配。

他们自己不事稼穡，却拥有一些土地，靠着皇帝的俸禄和佃农交的租子过活，日子过得殷实舒适。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李文斯基家族到了 19 世纪中叶，就传到了爱德华·李文斯基手中。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名义上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但于 1857 年，这威廉四世忽然患了一种神经错乱之症，不能理事，乃由其弟威廉亲王摄政主事。

未出五年，威廉四世病情转重，不久一命呜呼。摄政的威廉亲王于数月之后加冕称帝，是年为 1861 年。这位普鲁士新君笃信基督教，头脑冷静，善于用人，只是杀伐之心忒重。这爱德华·李文斯基自也脱不了家族的营生，自幼习武从军，参加过数次普鲁士开疆猎土之战和普法战争，出生入死，东挡西杀，有所建树，挣得功名超过乃祖，官至炮兵上将之职。

那炮兵上将为何等官职？读者恐不知其详，在此还须稍费笔墨。

原来近代西方军队中，皆设有军衔，一来奖励军功，二来标明军人之间的等级，以便明确隶属，利于指挥调动，中国古亦有之，只不过是称谓不同而已。西方军官的军衔分为四等，从上至下分别为元帅、将官、校官和尉官。元帅通常只有一级，最早出自法国，原是用来称呼宫廷中管理马厩的官员，从字面上看，法语的“元帅”一词是由“马”和“仆人”结合构成；后

来又把军队中负责行军和作战队形、监督警卫及选择营地的军官称为元帅，16世纪以后，各国才开始把军队中的最高军衔称之为元帅，因为是最高军衔，故而并不曾轻易于人，获得者凤毛麟角。

故彼时德国军衔虽有四级，其元帅一级并未实设，只是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的一种荣誉。另外的将官、校官和尉官三级为实设军衔。校官和尉官又各有三级，为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惟有将官军衔，在德国却有四级，为上将、兵种将军、中将和少将。

爱德华·李文斯基所获得的军衔为“炮兵上将”，即是属于上将之下的兵种将军的一种，其军衔低于上将，高于中将，因此也有把兵种将军叫成“二级上将”的（兵种军衔之上的上将称为“一级上将”）。德国军制，少将指挥一个师，中将指挥一个军，兵种将军军衔还在中将之上，能指挥千军万马，军中地位自是显赫。

那爱德华·李文斯基官至炮兵上将（即“二级上将”）之后，即上书德皇，言道眼下无重大战事可效力，恳请解除现役，回家颐养天年。蒙德皇恩准，在家尽享天伦之乐。

爱德华·李文斯基的原配之妻，本来瘦弱多病，况且为丈夫在外征杀战守而整日担惊受怕，惊忧成疾竟成了不治之症，不久即撒手人寰，撇下了这位年轻有为的普鲁士军官，尝遍了鳏夫的酸甜苦辣，好不凄惶。

虽然说是大丈夫何患无妻，但精力充沛的爱德华·李文斯基毕竟是内室匮乏，又怎么肯独守空房，遂起了续弦之心。

自有亲朋好友为其张罗。正是应了那句“家有梧桐树，何愁招不来金凤凰”的古话，经年之后，爱德华·李文斯基再作新郎，娶了普鲁士大户希普林氏为续弦。

这位未来的普鲁士炮兵将军的第二位妻子名叫海伦·希普林。虽然没有古希腊《荷马史诗》传说中的美女海伦那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之貌，倒也长得十分端庄贤淑，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

海伦·希普林自幼有宜男之相，自从嫁给爱德华·李文斯基之后，已经为他生了九个孩子，仍是不见歇息，眼见又是六甲在身，添丁进口，阖家无不欢喜。

不觉秋去冬来，已近1887年的冬季。这一年的冬天也煞是与往年不同，天气异常的温和湿润，本该干燥寒冷的季节却又雨雪不止。

1887年11月24日，也就是距离圣诞节快一个月的时候，海伦·希普林又为爱德华·李文斯基家产下一男婴，这是自嫁到李文斯基家之后，海伦所生的第10个孩子。

海伦因是轻车熟路，生产顺利。富贵人家得生贵子，自有一番忙碌，不必细说。

单说海伦所生这第10个孩子，长得一头金黄色的细发，雪白色的皮肤，蓝色的大眼睛，很是逗人喜爱。按照族谱上的排行，爱德华·李文斯基为他的第10个孩子取名为埃里希·李文斯基。

这埃里希·李文斯基降生之后，也不甚哭闹，只是体质瘦弱，似有先天不足之症，盖因其父母生养他之时，已年逾40，精力不足之故。且喜柏林的这年冬天，天不甚冷，倒也不觉日子难过。

埃里希·李文斯基满月之日，恰好正是圣诞节的前夜，少不得大请亲朋好友，前来祝贺一番。这一夜，柏林市内的各教堂庆祝圣诞节的钟声齐鸣，

似为小埃里希来到世上的第一个满月增添几许喜庆的气氛。那李文斯基家族本已是柏林望族，而海伦·希普林的家族，也非等闲之辈。

埃里希·李文斯基的生母海伦·希普林家族，在柏林也有着显赫的地位，自不必说。单是这个家族中的三个女儿，所嫁之人都非比寻常，嫁的都是军界较有声望之人。大姐海伦嫁到了李文斯基家族，她的丈夫日后官升至德国炮兵二级上将；二姐嫁到了曼施坦因家族，他的丈夫最后官升到步兵二级上将；三妹嫁给了兴登堡——那兴登堡更是非同小可，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被晋升为德军元帅，并出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总统。曼施坦因家族、李文斯基家族和希普林家族，本是东普鲁士三家非常有名望的家族，而且互相又有联姻之谊，互相提携关照，自不待言。

众人前来贺喜，自然少不了将小埃里希抱出内室，由大家观瞧。说来也怪，小埃里希似与二姨曼施坦因一家有缘，看他神情，竟比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还难舍难分；老曼施坦因也是对这个小外甥喜欢得要命，自此，常有把小埃里希收为己嗣的念头，更动了二姐曼施坦因妇人的一点心事。

常言道“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同是希普林的姐妹，这二姐曼施坦因妇人可不比大姐李文斯基夫人连年开花结果，一连生育了 10 个孩子。她生养无多，膝下冷落，由此对老曼施坦因身怀歉疚之情。

见李文斯基家人丁兴旺，曼施坦因夫妇也曾动过收养其一之意，只是一来没有投缘的——万般都讲个缘字；二来李文斯基家的其他几个孩子都有了一定的年龄，收养之后有没有隔阂尚且难说；孩子大了，人家舍不得给，也是个未知数。故而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见丈夫有收养小埃里希之意，曼施坦因夫人找到了姐姐，姐儿两个彻夜长谈，推心置腹。姐姐起初觉得亲情难舍，架不住妹妹苦苦哀求，终于同意把小埃里希过继给曼施坦因家族，亲上加亲，以姨当母，自然不会在生活上亏待了孩子。

既然双方都同意，于是便择吉日将小埃里希抱过府去。自此，李文斯基家的小埃里希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埃里希·曼施坦因，他的全名是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可别小觑这姓名中的“冯”字，那在德国可是非同小可，它标志了曼施坦因的贵族血统。

当时，不管李文斯基还是曼施坦因恐怕都料想不到，这位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即以前的埃里希·曼施坦因，就是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希特勒手下赫赫有名的 26 名元帅之一，他在军界的成就之大，名声之隆，军衔之高，都远远超过了生父李文斯基家族和养父曼施坦因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

不知过继到曼施坦因家之后，小埃里希·李文斯基受到何等的疼爱和栽培，且听下章分解。

第二章 少年军校高材生

少年军校小武生，诸般武艺都要通；

军国主义滋生地，世界大战祸无穷。

这小埃里希·李文斯基过继给曼施坦因家族，自此改名为埃里希·曼施坦因之后，老曼施坦因夫妇自然是十分疼爱，慢慢长大之后，虽然看似体弱，却是活泼可爱，很少生病，倒也叫老曼施坦因夫妇十分省心。

闲来无事，老曼施坦因常把小埃里希揽在怀中，给他讲普鲁士形成的历史，讲这一家族是如何跟随普鲁士王南征北战，讲自己亲自参加并指挥过的一些战斗；而慈祥的老曼施坦因夫人，小埃里希现在的母亲，则给他讲述一些流传于德国土地上古老的民间故事，讲德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的故事，讲红胡子弗里德利希和德国猎犬骑士远征的故事，讲日耳曼民族英雄的神话，那英勇的、混身涂满龙血刀枪不入的勇士尼伯龙根，是如何杀死形形色色的怪兽的故事。

不久，这对夫妇就发现，小埃里希的记忆力惊人，他几乎能把上一次讲的故事复述下来，而且还能加进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尽管有时有些荒诞离奇，可还是能把老曼施坦因夫妇逗得开怀大笑。

小埃里希对战斗厮杀和英雄业绩一类故事有着特殊的嗜好，起先是对曲折的情节感兴趣，后来对故事中的人物的结局喜欢刨根问底，他时常会这样发问：

“结局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如果是我，我就如何如何，而不是像他那样如何如何……”

这样一来，给他讲故事的人感到真正难以应付。是啊，历来流传下来的结局都是如此，谁会想到为这些故事另外设计一些结局呢！

还有更令老曼施坦因夫妇在欣喜之余感到担忧的，就是这位长着蓝色眼睛、金黄色头发的小家伙，聪明敏捷的天资之中，似乎也夹杂着一些固执和尖刻，有时就会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喜欢谈论物是人非，有些话甚至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

“这孩子会不会由于他的这个性格吃亏呢？”老曼施坦因夫妇时常暗自嘀咕，“但愿上帝保佑！”

曼施坦因的童年时期，正是西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近代德国飞速发展的时期。欧美其他国家的工业是建立在蒸汽机的基础上，与德国有所不同，德国的工业则是建立在电气的基础上。在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并使之应用于生产上，德国人表现出他们的天赋，很多 19 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开花在英法，结果却在德国。

普鲁士国王（现在也就是德国皇帝）不失时机地把所有这些技术，优先用于战争的目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学工业结合起来，可以制造出更多和威力更大的枪支弹药；内燃机不仅用于制造汽车，而且也用于海军的舰艇、陆军装甲车和坦克，以及后来出现的飞机；由于内燃机使用液体燃料，石油被作为战略物资首次有了重要的意义。铁路交通运输的扩展为大规模运送军队创造了条件——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武器和士兵集中到前线。德国莱茵河地区铁路的密度已经达到了每平方公里平均有 18 公里铁路；有了电报、电话等最先进的通讯器材，可以指挥距离很远的部队。

德国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很发达，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工企业——克虏伯的铸钢厂和炮厂、西门子的电机厂，都是在德国。维尔纳·西门子原是普鲁士军队的一个炮兵军官，非常醉心于电力的研究，1847 年服役期间，就成功地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兴建了一条电报线；退役之后，1869 年他所创

建的公司，完成了一条横贯伦敦、俄国、波斯到印度的电报线路。德国 30 家兵工厂的 18 万工人开足马力，为德军生产出大量的精良的武器，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欧洲的其他国家——法国有 23 家，近 10 万人；俄国有 20 多家，近 8 万多人；英国有 10 万多人，奥匈也有近 4 万人从事一类的工作。

有话则长，无话即短。话说一晃到了 1895 年，小埃里希·曼施坦因长到了 8 岁，该是受系统教育的时候了。老曼施坦因夫妇看到继子长大，就把他送到普鲁士的斯特拉斯堡读书，这里的学校可以说是贵族学校，一般柏林上流社会人家，都把适龄的孩子送进这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其他教学设备，这里都是一流的。

那普鲁士虽然以武功开国，却对文化教育抓得十分紧，早在 1797 年即规定了普遍义务教育制度。这也是通过血的教训得来的：早年普鲁士在与欧洲大陆的另一个大国——法国的交战中，负多胜少。因其资源和人口数量都不及法国，宫廷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劝说德国皇帝，通过兴办教育来提高本国的民族素质，对未来德意志国家在欧洲立于不败之地，意义非常重大。

当时的威廉国王对这些意见欣然采纳，他有句名言，非常深入德国民众之心：“国家在物质方面失去的，将由精神的力量来补偿。”在 1809 年前后几年的最困难时期，普鲁士政府仍然每年拨出 15 万塔勒尔（当时德国货币的名称），作为兴办柏林大学的教育经费，可算得上远见卓识之举。后来柏林大学成了欧洲自然科学研究的基地，领导了欧洲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为德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埃里希·曼施坦因出世之前的 20 年，也就是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通过颁布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全德国的文盲率，从 1841 年的 9.3%，到曼施坦因出生时已降低至不足 0.5%。

小埃里希·曼施坦因所在的斯特拉斯堡城市的小学，学制先是四年制，后改为五年。所学习的科目有德语、数学、自然科学、法语，这四门功课是必修课。在学校中还必须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教育，待年龄稍大后，还可以选学除德语和法语之外的其他外语。

埃里希·曼施坦因入学之后，把他从老曼施坦因夫妇那里学来的民间传说系统化、正规化。

欧洲的历史学界，对德国的历史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评论：“近代德国的历史，主要就是普鲁士的历史。”普鲁士人原本是立陶宛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维斯瓦河和涅曼河流域，开化程度远远晚于其他的日耳曼人，到了公元 12 世纪末，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起初，普鲁士被波兰和条顿骑士团征服，条顿骑士团被授权统治普鲁士。1525 年普鲁士成为公国，臣属波兰。1618 年，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勃兰登堡选帝侯兼领。1701 年初，普鲁士升格为王国，原来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摇身一变成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普鲁士邦国最初以勃兰登堡为中心，开国之初，普鲁士的面积在欧洲各国中，仅占第 10 位，居民人数仅占第 13 位，但军队的数量却占了欧洲的第四位，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占欧洲的第一位——国家要把收入的 85% 用于军队，而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占欧洲第二位的法国，其用于军队的国家收入却只占 60%。

在此之后，凭借着强大的武力，这位经常穿着军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断发动对邻国的战争以扩张版图，北面打败丹麦，南面打败奥国，西面打败法国，最西直达莱茵河下游，东面又夺得了斯拉夫人的东普鲁士。

1740年，威廉一世之子登上了普鲁士的王位，史称威廉二世。威廉一世在世之时，对这个宝贝儿子看不上眼，对他百般虐待，以至于在他满18岁那一年，由于不堪忍受父亲的虐待，企图逃亡国外。不想“知子莫若父”，威廉一世对儿子的行动了如指掌，因此尚未逃出国境便被缉拿回宫。盛怒之下的老国王下令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处死儿子，众大臣苦苦相劝，才没有执行。未几，老国王一命呜呼，其子一跃而成为普鲁士新君。

说来也煞是奇怪，虽然新登基的威廉二世性格与老国王极不相合，但在喜好武功上，却与其父相似乃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皇帝被德国历史家尊奉为“大王”、“惟一王”。上台伊始，就兴修水利，发展工业，鼓励移民，使普鲁士的人口从1740年的220万，增加到1786年的543万。对外则发动侵略战争，发动了对斯拉夫人的战争，夺取了富饶的西里西亚。

就是这位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把普鲁士军队建成了“灰烬中的不死鸟”，同时把全国建成了和平时期的兵营，实现了欧洲军事强国的建国目标。当时，普鲁士维持着一支高达19万人的常备军，平均每32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士兵，而同期的俄国，91个居民中才有一名士兵；它的强邻法国，140个居民中才有一名士兵。

经过严格的训练，普鲁士士兵纪律森严，作战勇敢，令它的敌人不敢小觑。自此，普鲁士在与欧洲敌国的累年交战中，稍多胜机，以至于有今日之大成。1871年，以普鲁士为中心，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兼做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上述历史，凡是受普鲁士义务教育的学童，都必须烂熟于心，这一点小曼施坦因并不稍稍逊色于他人。

受了五年制的小学教育之后，小埃里希·曼施坦因不知不觉长到了13岁，在斯特拉斯堡的这五年，时间已经跨进了20世纪的门槛儿。未来选择何种职业，倒也用不着他自己操心，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家里人早就给他定好了未来的人生之路——从军，这也是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对子女不失体面的一种选择。由于出身于军人世家，自然要承担起家族所赋予的使命，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在1900年，刚刚小学毕业的埃里希·曼施坦因又进了少年候补军官团学习，这也是像他这种家庭中的年轻人所走的司空见惯之路。

少年候补军官团又称伍士团或少年军官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培养未来军官的场所，有资格来这里学习的，都是一些智力健全、身体健壮并立志从戎的普鲁士贵族子弟，以便灌输其在未来从事军官职业所必须的基础知识。

埃里希·曼施坦因在少年候补军官团中，初次尝到了“斯巴达式的教育”的滋味。尽管他的家庭由于是军人世家，在生活上对待子女比起一般家庭的子女要严厉得多，但比起少年候补军官团这里的职业“斯巴达式的教育”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斯巴达乃是古希腊的一个奴隶制城邦，公元前8世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起了国家，在这个城邦国家中，凡成年男子均为战士，男丁在成年以

前，必须接受近乎残酷的训练，通常是把他们放到深山密林中生活一段时间，让大自然进行遴选，适者生存，有资格成为斯巴达城邦的一名合格战士。

普鲁士的少年军官候补学校现在把这种看似残酷的“斯巴达式的教育”形式照搬过来，仿照整个过去的斯巴达城邦，让所有的少年候补军官团的成员们过一种准军事化生活。在那里吃的不能过饱，穿得不能过暖，每天无论是刮风下雨，雷鸣电闪，照样在野外锻炼不辍。

斯巴达式的教育，被普鲁士的军界认为是培养合格军官的第一步，在那里，可以充分体会到军人的荣誉感，养成其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遵守纪律、服从上级的天性。经过普鲁士如此培养出来的军官，确实有其过人之处，素质较欧洲其他各国的军官为高。普鲁士王室信奉这一段话：“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而在德国丰富的荣誉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其价值之高，不亚于我们的诗人和思想家的杰作。”

当然，军事学校的教官们，给曼施坦因和他的同学们不仅讲授了普鲁士前辈开拓疆土的丰功伟业，也不无忧虑地灌输给他们大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紧迫感。

原来在 19 世纪 70 年代，英、法、美、德、俄、奥等世界上六个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共计霸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大洲 6500 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奴役的人口在 52300 万以上。英国所占的面积最大，约 3350 万平方公里。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二位的德国（第一位是美国），则只占了 290 万平方公里，不及英国的 1 / 10。法国到了大战前夕，发展水平已经排到美、英、德之后的第四位，但其殖民地面积仍然是德国的两倍半。

德国可以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1890 年，德国钢和生铁的产量超过曾占世界第一位的英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胜了法国，迫使法国立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强行割占了法国的重要工业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同时法国还给德国 50 亿法郎的战争赔偿。有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铁矿石和煤炭，加之接受了巨额的赔款，德国经济迅速繁荣起来。战败而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人讽刺德国，要是没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就只好向全世界去乞求矿石。德国想永远把这两个省据为己有，寻找各种借口，以便给法国来一次致命的打击，永远断绝法国收复这两个省的任何念头。

在灌输这些思想的时候，少年军官学校的教官们是不遗余力的，因为他们知道，像曼施坦因这般大小的孩子，正处在接受能力最强的一个阶段，此时让他们接受一句话，远胜于将来的十句话；况且，在未来与欧洲其他列强的战争中，在座的各位少年候补军官，已经成长为德国军官的中坚力量，使他们在脑海中形成一种牢固的意识，为普鲁士（往大处说，也就是德意志）和日耳曼民族争取生存空间，是每一个军人尤其是帝国军官首要和最神圣的职责，这似乎也就是一个职业军人“爱国主义”最具体的体现。

埃里希·曼施坦因的少年时期，就是伴随着这种叫嚣声长大的。

两年之后，在经过了近乎苛刻的考试之后，他又迈进了更高级的军校——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系统地接受一位称职的高级军官和参谋人员所需要的业务知识，尽管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自己将来一定会有幸成为一名高级军官。

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是德国的一所极富有历史传统的军事学校，它曾经是一座军营，位于柏林郊区，是柏林通往外省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整个校园的围墙由大块大块的坚固花岗岩砌成，上面长

满了青苔，足以显示其建成年代的久远。四周有高大的 Liao 望塔和射击孔，院子里教室、宿舍，供实战演习用的营房、马厩和储存弹药和食物的仓库一应俱全，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半要塞化的城堡。

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不仅有着德国人引以自豪的职业军官培训体系，还有一条也是被德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工业革命的新奇成果，这就是从军官学校通往当地火车站的有轨电车——这不仅在德国是第一条，而且在世界也是第一条。

埃里希·曼施坦因以前只是以局外人的身分，出于好奇才坐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有轨电车。但自从进了这所高级军官学校，他与它的接触逐渐地多了起来，对它的了解也就更多了。这条有轨电车道，通常为高级军官学校的学员们津津乐道，说起来，也算是普鲁士军官的光荣。早在 1867 年，德国电气界的奇才，也是普鲁士炮兵军官出身的西门子，利用英国人法拉弟电磁感应的原理，发明了大功率直流电机，并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样机。1879 年，西门子又发明了能在轨道上行驶、由电动机车牵引的有轨电车并在柏林工商博览会和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1881 年 5 月 1 日，西门子把这种荣誉献给了普鲁士军官的摇篮——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从这里修筑了通往车站的有轨电车铁路，由一台不小于 3 马力的电动机车牵引，后挂三节车厢，每节车厢至少可以乘坐六人。当然，现在比起那时，确实有了不少的变化，跟那时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但不管怎样说，有了这条有轨电车线的尝试，确实为解决通往高级军官学校的交通，乃至德国甚至欧洲和世界的交通事业，带来不少的益处。

1904 年，埃里希·曼施坦因以优良的学业从这里毕业。毕业之后，由于是贵族出身，按照普鲁士王室的传统，总要从这个军校的毕业生中，选出一些优秀者，担任德国皇帝的侍卫。这也是德国皇帝考察军事人材的一个办法——新毕业的军校生往往都要在相当高级的军事指挥和参谋部门实习一段时间，而不是直接分配到战斗部队去带兵，一方面使这些初出军校的新生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成熟的军官是如何带兵和作好参谋工作，另一方面让他的上级更好地了解这些年轻军官的才学和品质，以便为将来量才使用打好基础；这一点也是那时德国军官的业务素质高于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各国军官业务素质的原因之一。埃里希·曼施坦因于是被选入宫中，作了德国威廉皇帝的一名亲随副官。

1906 年，在德皇作宫廷侍卫两年之后，为了在军界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德皇把他派往近卫军步兵第 3 团，担任见习军官，这一年曼施坦因是 19 岁。1907 年，在见习了一年之后，埃里希·曼施坦因正式晋升为少尉，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帝国军官。

近卫军步兵第 3 团在德国军队中，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团队，是德皇最为倚重的御林军。这个团的士兵，也都是些贵胄家族的子弟。要往前说，曼施坦因的姨丈、后来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共和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年轻时也在该团当过下级军官。

埃里希·曼施坦因 25 岁这一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 1913 年，由近卫军步兵第 3 团的推荐，他终于登上了成为高级军官所必须攀登的最高一级台阶——被选送到柏林军事学院学习。他梦寐以求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

柏林的军事学院，也叫战争学院或战争大学，乃是普鲁士军事理论教

育的集大成之地，是专门为了培养德国军队的高级军官而设，过去的将帅乃至将来战争中的将帅，很多人出自这所军队的最高学府。很多有名望的军事理论家也在这里任教为荣。如被称为近代德国军事教育的奠基人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被称为西方兵学之父、著有蜚声世界的著作《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等等，都曾在这里任过教。

能进这所军事圣殿，在当时的德国被视作军人的极高荣誉；能进这里深造的，要经过反复的遴选。出身自然是一个条件，但能力也须作为必要的参考。

埃里希·曼施坦因之所以能进柏林军事学院，他的贵族出身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外还要看他在部队的表现，是不是可堪造就之才。

说到德国军官的出身和能力，在历史上也是颇有一番争议的。德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非常讲究门第出身，这一点在军队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 1786 年，也就是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去世的前三年，普鲁士军官团是由 90% 的世袭贵族组成，在普鲁士的高级将领中，更是没有一个出身布衣。

军官被赋予了种种特权，军队中实行所谓的“中队经济”，军官们利用每年的部分时间——这段时间少则一月，多则数月——遣散连队里的部分士兵，把“节余”的这部分薪饷装入自己的腰包，说白了，就是“吃空额”。因此军官生活优裕，部队腐败之风蔓延。

这就引起了平民出身的军人们的不满，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压迫，而且升迁无望——没有一个贵族的出身，打仗再勇敢，再有能力，也是不能跻身于高级将领的行列。这就使得德军选择高级指挥人才的面显得十分狭窄，也大大挫伤了平民出身的中下级将领的热情，降低了德军的战斗力。

于是在 1808 年 8 月 6 日，德国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贵族垄断军官职位的特权。法令明确规定：“从现在起，只有那些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类拔萃的勇敢和能驾驭全局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军官的位置。因此，全民族中一切具备上述特点的人，均有权提出要求军队中最高的荣誉职位。军队中完全废除一切迄今为止实行的等级特权，而且每个人均有同等的义务和权利，不得照顾其出身。”

此后，有一段时间，德军选拔军官主要以文化水平和本人能力为依据，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在法令颁布 11 年后的 1819 年，普鲁士军官团中的贵族成分下降至 54%，这个比例，看上去仍然是贵族子弟占一多半，实际上已经很不简单，贵族们已经作了相当大的让步。前面说过，这些贵族（往往是军官世家）家庭出身的子弟，自幼受的就是斯巴达式的教育，长大以后也往往选择军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起点和自身的素质高于一般未经过正规训练的平民，因此军官的比例稍大，也是很自然之事。

至于强调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文化水平，则更显得当时的普鲁士王室对军队指挥官素质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对其出身的重视：因为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新的科学技术不断用于军事领域，每有一项重要的发明，总是优先考虑用于战争目的，因此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确实难以胜任军队的指挥职务。

至于说到高级军官的文化素质，西方兵学界广泛流传着英国军事评论家利德尔·哈特爵士的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最先发明了坦克，但德国人利用坦克发明了闪击战的军事理论；法国人发明了飞机，而德国人却最先使用

了飞机俯冲轰炸的战术。”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难于发现和总结战争艺术的规律并有所创新的。

普鲁士的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连卡尔·马克思也认为：“普鲁士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效仿它。”

另一位无产阶级导师恩格斯，甚至还于 1841 年在柏林的一个步兵师中的炮兵旅服过役（当时普鲁士的军制，每年都要从外国招募相当部分的士兵服兵役）；更为有趣的是，恩格斯竟然从此爱上了军事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写出了很多非常有见地的军事论文。后来相继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整理了这两位导师的军事著作，竟然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军事科学——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此是后话。

柏林军事学院 1913 年度的开学典礼十分隆重而热烈，同其他新生一样，曼施坦因身穿笔挺的军官制服，正襟危坐。

德军总参谋部的首脑们，照例要莅临这一德军未来将帅的摇篮，就连德军总参谋长、在军界享有盛名的毛奇将军也给新生们训了话。

这位毛奇将军，确切地说，应该叫“小毛奇”，因为他是原德军总参谋长老毛奇勋爵的嫡亲侄子。小毛奇的训话，给年轻的曼施坦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曼施坦因日后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小毛奇头戴普鲁士传统的带有尖叉的帽盔，身穿挂满勋章笔挺的普鲁士军服，威严地站在学院礼堂中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是他致辞结尾中，引用老毛奇的一段话，使他永生难忘：

“永久的和平——这是幻想，而且远不是美妙的幻想。战争却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可以表现出人的崇高的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去。不用剑去冲击，我们的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和无法解决的！”

小毛奇演讲结束之后，全场人起立欢呼。他的这一番演讲，确实打动过当时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军官的心。是的，在他们看来，战争可以说是德国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德国比欧洲其他强国更需要市场和原料来源，加之过多和过快繁殖的人口，也需要辽阔的土地来移民，对于这一点，已有九个嫡亲兄弟姐妹的曼施均因深有同感，有什么比起生存空间对德国人来说更重要呢？

德国的舆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国外交国务大臣在国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声称：“德国向自己的一个邻国让出陆地，向另一个让出海洋，而给自己留下了一钱不值的天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愿意把任何人挤到阴暗的角落，但我们也要给自己一块光明之地。”

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的军官中，非常时髦地流行读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曼施坦因世界观的最后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里或许可以找出后来的希特勒纳粹党轻而易举地取得自视甚高的德国军官团支持的原因：在这些军官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从本质上说，与纳粹党的理论体系有息息相通之处。这种教育的本身，已经为纳粹毒瘤的繁殖，培植好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这两本大名鼎鼎的书，一本是 1912 年出版的名为《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另一本是 1913 年出版的《统一世界》，这两本书不仅对曼施坦因，而且对他那个时期的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军官，都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

《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这本书，是由德国泛日耳曼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退役军人伯恩哈迪所著。书中露骨地宣传了德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埃里希·曼施坦因对此是百读不厌的，他甚至用红笔在以下的文字上划上了醒目的红杠：

“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是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它却被压挤在狭窄的、非自然的领域之内。

“如果我们希望取得与我国人民的实力相称的地位，那就必须抛弃一切和平的空想，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武器上，临危不惧。

“动用军事力量，为人民和国家创造今后的生存条件，并保障其健康发展。对于全世界正在成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的领地这一情况，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们同样不能相信，唯独我们才应当满足于 40 年前命运分给我们那菲薄的一份。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是过去那样了，只有获得归自己所有的殖民地，我们将来才能有保障。

“德国需要在最有利的时刻发动战争，采取攻势和打出第一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一枪应该射向谁？应该射向法国！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另一本名叫《统一世界》的小册子则流行的范围更广泛，这本书由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授意，由当时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执笔，免费印发给德国军队内部。书中除了吹捧威廉二世是“神选皇帝”，“身负有统一世界的使命”之外，还公开鼓吹种族优劣论：

“我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人类中最卓越的国民，有教导他民族、诱掖他民族的责任，即有生杀他民族的权利。”

这种甚嚣尘上的狂热宣传，口味非常适合于像曼施坦因这样出身行武家庭的年轻人躁动的心。初生牛犊不怕虎，早就倾心于前辈武功的这班最高军事学府的青年军官们，渴望着为拓展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而大展宏图。

除了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军事学院也教授和研讨指挥作战的一些专业问题。

柏林军事学院教授内容以高级步兵战术为主，主要是为德军培养精通业务的高级参谋和幕僚。至于这些参谋们能否当上主官——能当上那当然再好不过——完全取决于他们在实战中的表现。

埃里希·曼施坦因在这里接受了新式步兵战术的训练，老的普鲁士陆军步兵传统战术——线式战术，已经在日益强大火力的杀伤之下，宣告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式的散兵战术。年轻的曼施坦因身负生父和养父两家的厚望，自是不敢稍有懈怠，真可谓闻鸡起舞，焚膏续晷。

1914 年 6 月，正当年轻的曼施坦因在军事知识的海洋中徜徉遨游之际，柏林军事学院突然被一件从塞尔维亚传来的惊人消息弄得沸沸扬扬起来：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要知埃里希·曼施坦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何感想，且听下章分解。

第三章 未竟学业陷战场

皇储遇刺把命丧，战争贩子兴风浪；
中断学业无奈何，预备团里藏锋芒。

正当埃里希·曼施坦因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从欧洲南部传来了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及其夫人索菲，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这一令人惊愕的消息！

霎时间，欧洲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不久，邮差给军事学院送来了柏林当天出版的各大报纸，几乎都是用通栏标题，刊登出这一惊人的消息。

曼施坦因从柏林的各大报纸上，很快得知了这一事件的详情。

原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挑选了一个特别的日子，携同他美丽的妻子索菲，访问了塞尔维亚的首府萨拉热窝，这一天就是 1914 年的 6 月 28 日。斐迪南大公之所以挑选这个日子访问萨拉热窝，有他自己的理由：一则这一天是他们夫妇结婚 14 周年的纪念日，大公想使他的妻子在这里享受到过去在维也纳享受不到的礼遇，作为结婚 14 周年的纪念；二则这一天恰好是塞尔维亚人举行全国哀悼的一天（为了哀悼被异族人杀害的塞尔维亚族人和沦陷的塞尔维亚土地），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塞尔维亚边境附近进行了军事演习，大公作为王室的代表要去检阅部队。

斐迪南大公原本是奥匈老皇帝的侄子，他漂亮的妻子原本是一位宫廷侍女，虽然不是出自名门，却也还温柔贤淑。非常讲究门当户对的奥匈老皇帝，本来不同意自己的皇位继承人选择这样一位有失皇族身分的配偶，但大公一再坚持自己非索菲不娶，颇有点不爱江山爱美人。

奥地利老皇帝看侄儿深陷情网难以自拔，最后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但却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规定斐迪南大公死后，不得将奥匈帝国的王位，传给索菲生育的子女。索菲由于出身卑微，甚至不能享受一位皇储夫人的宫廷的礼仪，不能和大公一起同坐那辆标志大公身分的马车，也不能同大公分坐在剧场的皇族包厢里看戏，当宫廷举行大典时，不能享受两扇大门同时打开的礼仪，当她进入时，只能打开一扇宫廷大门。

由于维也纳宫廷礼节对索菲的种种限制，斐迪南大公颇觉得对不起自己心爱的妻子，他要在远离老皇帝和维也纳宫廷的地方给索菲以补偿：在塞尔维亚陪同大公一起检阅部队，接受威风凛凛的将士们的敬意，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妻子起码也是个精神上的安慰。

斐迪南遇刺的这天恰好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萨拉热窝街道熙熙攘攘。斐迪南大公和他娇小玲珑的妻子在萨拉热窝市长、波斯尼亚军政府长官等要员的陪同下，乘坐六辆豪华的敞篷式游览汽车，游览了萨拉热窝市容。大公不知道，有七名年龄最大 23 岁、最小只有 17 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正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准备暗杀他们。这七位塞尔维亚勇士属于一个代号为“新波斯尼亚”暗杀组织，这个暗杀组织随时准备以自己的鲜血换取奥匈占领者的鲜血。

这天上午 10 时左右，大公一行的车队进入了暗杀者的伏击地域。先是一个暗杀者混进欢迎的人群，向头带羽毛头盔的大公座车投掷出一颗自制的炸弹，但被大公的司机发觉，立即加快车速，炸弹落在了大公座车的帆布车篷上，弹到后面一辆车前爆炸，炸伤了后面随车上的陪同人员，但大公夫妇

却安然无恙。这第一位暗杀者看到行刺未成，为了怕连累同伙，便吞下了事先准备好的烈性毒药，并跳进了路旁的河中。

大公夫妇在这第一次的未遂行刺中，虽然没有受伤，却受到了不小的惊吓。看到陪同访问的塞尔维亚地方官员诚惶诚恐的样子，大公很是震怒，但认为行刺之事纯属偶然，于是继续了他原定的行程。

也是大公性命合该当绝。在接下来的行程中，由于安排疏忽，大公夫妇的座车与先导车和警卫车分别走向两岔，在大公夫妇的座车转向返回的时候，在距离萨拉热窝市政大厅不远处的一座桥上，一位看上去身体单薄的塞尔维亚小伙子，只身站在路的正中央，拦住了大公夫妇的车子，迫使他们停了下来。

这位塞尔维亚小伙子名叫普林西普，年仅 19 岁，在距离车上的大公夫妇不足 5 英尺的地方，迅速拔出一支比利时造的小手枪，举枪平射。一来距离太近，二来这勇敢的塞尔维亚青年训练了非止一日，手枪中射出的两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有一发子弹打中了大公的颈动脉，另一发子弹则击穿了大公妻子索菲的腹部，也打断了她的一根动脉。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不仅司机和侍从人员目瞪口呆，就连已经中枪的大公夫妇惊得挺直坐着，有好几分钟的时间目光呆滞地目视前方。直到侍卫们发觉从大公颈部和索菲腹部喷出的鲜血，赶上前来救护，大公夫妇方始软倒。

被击中要害的大公夫妇，于当日上午 11 点钟左右，由于内出血抢救无效而去世。

普林西普见暗杀奏效，举枪自杀，但手枪被从震惊中惊醒过来的塞尔维亚警察劈手夺下。普林西普又试图服毒，毒药还没来得及服下，就被警察制伏。

普林西普后来受尽折磨，于 1818 年 4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死在监狱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塞尔维亚人于 1920 年把他的遗骸从监狱墓地，移葬于萨拉热窝的荣誉冢，并在他开枪射击大公的那座桥上，刻嵌着他开枪时站立的足迹，这座桥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普林西普也被奉为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此是后话。

匆匆浏览了大公遇刺的报道，曼施坦因的头脑中弥漫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忧惧心理，他厌恶地把报纸扔到了一边。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埃里希·曼施坦因非常鄙视暗杀行动。尽管暗杀者与被暗杀者之间并无任何私仇，暗杀者认为，自己的行动尽了民族大义，但这是一种弱者的行为，也是一种不甚光彩的行径。基于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埃里希·曼施坦因拒绝了几次德国抵抗组织要求他同意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他甚至为大公夫妇惨遭横死而感到惋惜，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曼施坦因果然没有猜错，恐怕刺杀大公的塞尔维亚小伙子，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这两枪不仅把奥匈皇储斐迪南夫妇送入地狱，而且把世界上除南极洲之外的六个大洲 30 多个国家的 6000 多万人拖进了血与火的海洋，使其中的一半人死于非命，自己的祖国也险些亡国灭种。

普林西普的这两枪，也打断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柏林军事学院中，仅读了一年的德军军官曼施坦因少尉的学业，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随之而来的

世界大战之中。

曼施坦因当时可能还不太明白，塞尔维亚人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太子，表面上看是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国两家的事情，却又为何是德国发难？但他的血管中流淌着的普鲁士武士的血液，却给了他一个很敏感的职业军人的直觉：德国肯定不会置身事外！

这里有着很复杂的背景。话还要从头说起。

普法战争之后，欧洲中部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法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无力抵抗公开宣扬侵略方针的德国。俄国也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强大的日耳曼国家的形成，在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界出现了一个危险的潜在敌人。

为了孤立法国，德国拉拢奥匈帝国，而奥匈与俄国又在争夺欧洲的巴尔干上，有着很深的矛盾。1879年10月，奥匈政府同德国政府代表签订了条约，规定两国中任何一国一旦遭到俄国的进攻，双方有义务竭尽本国的全部军事力量，给予对方军事援助，未经通知和双方同意，不单独媾和。1882年，意大利为了摆脱法国经济控制和同法国争夺北非突尼斯，也加入了这一同盟。受到俄国威胁的罗马尼亚也于1883年秘密加入了这一条约。

即使与德国单独较量，法国也不是德国的对手，这一点法国倒是颇有自知之明。

法国也急于找到同盟者，而且最先选中了与自己处境差不多的俄国。

1891年8月，俄法两国也开始考虑结盟。1892年8月，俄国总参谋长同法国总参谋长助理签署了《法俄军事协定》，1893年12月，该条约得到了双方政府的批准。

该协定的第一条为，“如果法国遭到来自德国，或者受德国支持之意大利的进攻，俄国将使用它所拥有的全部军队进攻德国。如果俄国遭到德国或者德国支持之奥地利的进攻，法国将使用它所拥有的全部军队进攻德国。”

条约的第三条列出了对德国作战的兵力：“法方用于对德国作战的军队应为130万人，俄方为70万至80万人。这些军队将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作战，以便使德国不得不立即在东西两线交战。”

英国本来与法国人是宿敌，但由于英国害怕新兴的德国更甚于法国，遂寻求与法国接近。1904年4月，英法就非洲的殖民地问题达成妥协，以便联合起来对付德国。

俄国和英国的军事同盟也于1905年开始提到议事日程，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共同对德战争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而在俄、法总参谋长会议记录中，出现了关于一旦德国进行反英战争动员时，俄国和法国应立即实行动员的条款。

当然，以上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对大部分时间在军校中度过的埃里希·曼施坦因来说，理解起来相当困难；但距离德国并不甚远的巴尔干半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却是一清二楚的。

土耳其与德国有着共同的利益，按照与土耳其签订的协议，德国政府于1913年12月向土耳其派出了一支军事使团，以改组和训练土耳其军队，控制土耳其的武装力量。

这支70余人的德国驻土耳其军事使团，已经使德国军官把持了土耳其参谋总部和大兵团的一些主要职位，土耳其甚至任命德国军事使团的领队将军为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卫戍司令。如此庞大的德国军事使团在土耳其

的活动，对俄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对俄国黑海沿岸和高加索一带的边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但德国本土与土耳其并不接壤，中间隔着一个巴尔干。协约国要想打破德国与土耳其的战略联盟，必须控制巴尔干，以割断德国与土耳其的联系，而德国基于上述原因，也必先图巴尔干。因此该地成了名符其实的兵家必争之地，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成了欧洲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的“火药桶”之称，而塞尔维亚则是巴尔干火药桶中的导火索。塞尔维亚原是在奥匈的势力范围之内，沙皇俄国也非常想染指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塞尔维亚在几次巴尔干战争中，取得过小胜；尤其是战胜了土耳其之后，想乘此时机把巴尔干半岛上所有的塞尔维亚族人联合起来，摆脱大国的控制，组成大塞尔维亚，成立一个统一的斯拉夫国家。

这对欧洲南部的所有斯拉夫人都很有鼓动力，尤其是对奥匈帝国辽阔的版图上生活着的 700 万被强行并入的斯拉夫人，无疑是一次强烈的震撼。一时间，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各种解放组织如雨后春笋，活动频繁。这些都动摇了奥匈帝国的统治基础，奥匈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硬分子早就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处心积虑地想用武力来打垮斯拉夫民族运动的策源地塞尔维亚，他们也在寻找种种借口要求对塞尔维亚进行战争。

斐迪南大公正是奥匈主张对塞尔维亚动武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于 1914 年 6 月 12 日，也就是被刺杀的前一个多月，应邀访问了德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明确地向他保证，奥国进攻塞尔维亚时，如果俄国插手对付奥国，则德国绝不会袖手旁观，肯定要向俄国宣战。德国的这种承诺对奥匈帝国来说，无异于一种怂恿。

大公之死无疑给这火药桶点燃了导火索。德国假借履行对奥匈帝国的“诺言”之机，磨刀霍霍。

此时远离暗杀风暴中心千里之外的柏林军事学院，人们已经没有心思再去听课，议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报复塞尔维亚。一些狂热的、近乎失去理智的少壮军官们主张立即动手，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塞尔维亚人以铁和血的惩戒！

尽管曼施坦因预料到可能会有战争发生，但这种可能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在暗杀事件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奥匈帝国外交部保持着沉默，但却听任民间的狂热情绪愈来愈高。奥地利参谋总长康德拉将军晋见了奥地利皇帝，要求对塞尔维亚宣战，奥皇一旦开战，尤其是俄国卷进来之后，德国还是否履行其盟国义务的问题，再一次致信给德皇威廉，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送交了最后通牒。

奥国驻塞尔维亚公使于 1914 年 7 月 23 日下午 6 时，向塞尔维亚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每一项几乎都伤害了塞尔维亚作为主权国家的尊严。这个通牒限塞尔维亚政府在 48 小时之内答复。

塞尔维亚政府在接到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之后，一方面准备开战，立即向俄国求援，并疏散了奥赛边境的居民，并于 7 月 25 日下午 3 时，离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剩下 3 个小时，发布了战争动员令。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也没有放弃和平的最后努力。

在当日下午 5 时 50 分，即最后通牒期限的最后 10 分钟，由塞尔维亚

政府首相帕西奇亲自将政府的答复交给奥国公使，接受最后通牒的大部分条件，只是不同意奥国警察在塞尔维亚国土上参加调查与萨拉热窝事件有牵连的人，理由是这违反了塞尔维亚的宪法。塞尔维亚政府重申了希望和平、和解的愿望，甚至提出，可以请海牙国际法庭来仲裁。

由于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奥地利驻塞尔维亚公使馆全体人员于当日下午6时10分左右，撤离了塞尔维亚。

奥地利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并于当夜炮击贝尔格莱德。7月31日，奥皇签发了战争总动员令，并向奥塞边境集结了大批的军队。

沙皇俄国政府宣布对奥塞冲突不能袖手旁观。7月29日，沙皇下达了总动员令。

俄国是欧洲列强中幅员最辽阔、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经济不发达，武器落后，但却有着潜在的兵员优势。

在俄国下达战争动员令的两天之后，德国向俄国和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在12小时之内停止对奥地利和德国的每项战争措施。7月31日11时40分，德国在获悉俄国仍然没有停止战争总动员以后，于当日12时也宣布国家进入战争危急状态。8月1日，德国宣布战争总动员，德国驻俄国大使于当日晚7时，向俄国外交大臣递交了德国的宣战照会。

这样，奥匈从1914年7月28日起处于对塞尔维亚的战争状态，而德国从1914年8月1日起，又处于对俄国的战争状态。

曼施坦因所在的柏林军事学院，自然也不是世外桃源。德国皇帝宣布了战争总动员，德国的兵力急剧扩充，顿感军官不足，于是刚刚读了一年的曼施坦因不得不中断了学业，被编入第二近卫预备团，任中尉副官；几个月后，被破格晋升为上尉。

在近代欧洲各国的军队中，凡是带有“近卫”字样的军队，都是被皇帝所器重的精兵，各国都是如此。曼施坦因任职的部队是陆军中的一支具有悠久历史的团队，而普鲁士的军事传统中，是把陆军引以为自豪的。他在军校时就时常听教官说，陆军是战场上的王后，盖流行于西方的国际象棋中，以王后的棋子威力最大之故。以后凡是在德国陆军中任职的军官，无不把这句名言挂在嘴边。

陆军在此时对战争的胜负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德国陆军分为基本兵种和辅助兵种两大类：步兵、骑兵和炮兵为陆军的基本兵种；工兵、铁道兵、舟桥兵、通信兵、有线电报兵、无线电报兵，加上航空兵、浮空兵，构成了陆军的辅助兵种。

步兵在陆军系统中占的比重最大，平均约有70%，炮兵占15%，骑兵占8%，其他辅助兵种占7%。

曼施坦因所在的团由三个营组成，每营约由1000多名士兵组成，分为四个连，每个连由四个排组成，每排由一位中尉指挥。团以上的建制依次为旅、师、军、兵团和集团军，每个旅下辖两个步兵团。陆军中的师为战术兵团，步兵师通常由两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旅（团），配属2至3个骑兵连和一些特种部队，一个师的总兵力在1.6万至2.1万人之间。担负战略任务和战役任务的最大作战单位是集团军，一个集团军编成包括3至6个军、骑兵兵团、工程兵部队和集团军直属炮兵。一个军的编成中有2至3个步兵师以及其他配属分队。

这样，德军形成了统帅部指挥集团军、集团军指挥军、军指挥师、师

指挥旅或者团、团指挥营、营指挥连、连指挥排、排指挥班的完整的指挥系列；各级指挥官军衔也从元帅到将官、校官、尉官，尊卑有序，不至于乱了方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初期，曼施坦因只是团里的一名副官，主要负责照顾团长的饮食起居，后来才改任作战参谋，辅助团长制定作战计划，不需要到连队中直接带兵。而且他所在的团也并非第一个波次的进攻团，只是跟在主攻团后面收拾一下残局而已。因此在战争初期，并无多大的生命危险。

埃里希·曼施坦因人虽然在团里，但心早已经飞到了德军总参谋部，这里才是指挥战争的神经中枢，能到这里工作，才不枉为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德军的总参谋部是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效率比较高的机构，由 19 世纪后期任德军总参谋长的老毛奇勋爵创建，成了各国效仿的榜样。随着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这个神经中枢的任务就是把早已拟定纸上的战争计划，变成现实。

德国总参谋部制定的战争计划，出发点就是：必须避免在西线对法国和在东线对俄国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腹背受敌，向来是兵家之大忌，更何况法国和俄国合在一起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过了德国。

俄国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军事动员工作进展缓慢。德军参谋总部推算，俄国要完成动员和集中至少需要六个星期的时间；趁俄国军事力量尚未在边境集结完毕之机，迅速解决法国，然后借助发达的、事先修筑好的铁路线，把大军转到东方，与奥匈军队合兵一处，再解决俄国。德国统帅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以在六至八周的时间内，结束对法国的西线战争为依据。在此期间，只需用少数部队监视俄军动向。

奥匈陆军总共有 150 万兵力，约合 110 多个师，分属三个大的军事集团。其中最强大的一个集团称之为“ A 梯队”，编成四个集团军，在战争开始后对俄国执行战斗任务。第二个集团称为“最小的巴尔干集团”，主要对付南斯拉夫国家，只取守势。

第三个军队集团称为“ B 梯队”，这个集团的使命是对付塞尔维亚，在得到另外两个集团的加强后，从西面和北面迂回包抄塞尔维亚。

1914 年 8 月 3 日晚 6 时 45 分，德国驻法国大使向法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宣战照会，指责法国飞机破坏了比利时中立，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和纽伦堡两座城市上空飞行，并对上述铁路线投掷炸弹，同时还指责法军在几个地点侵入德国领土。由此德国对法国宣战。

1914 年 8 月 4 日，英国政府获悉德国已经入侵比利时领土，马上向德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限其在柏林时间 8 月 4 日 24 时，也就是格林威治时间 8 月 4 日晚 23 时以前做出明确答复：要么退出比利时领土，要么与英国开战。

德国并不买英国的帐，马上拒绝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德国外交大臣答复说，入侵比利时是出于军事上的战略考虑，而军事上的需要高于一切。看到没有任何希望，英国于格林威治时间 8 月 4 日晚 11 时，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首先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而拉开了帷幕。曼施坦因上尉跟随自己的团队，一路向比利时杀将过去。作为作战参谋人员，他对一个早有耳闻而又不知其详的德军作战计划，有了大致的了解，并在战争初期亲眼看到了这个计划的威力——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史里芬计划”，日

后曼施坦因上尉赖以成名的“曼施坦因计划”就受到了这个计划不小的影响。

不知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所谓“史里芬计划”，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曼施坦因提供了什么借鉴，且听下章分解。

第四章 堑壕鏖兵命险丧

攻法先侵比利时，列日要塞受迟滞；

取胜哪顾坏道义，出师未捷命险失。

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之所以首先进攻中立的小国比利时，与一个战前就制定好的对法国作战计划有关，该计划就是著名的“史里芬计划”。这个计划在德军总参谋部的影响极大，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有人把这个计划重新拣起。

曼施坦因是反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继续使用这个计划的，因为这个计划太经典了，对于德国职业军人 and 法国职业军人来说，都已作为步兵教科书中的内容而烂熟于心了，再照方抓药，恐怕难以奏效。

在反对这个计划再次使用的同时，曼施坦因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被采纳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里芬计划”相媲美，故这个计划被称之为“曼施坦因计划”。但反对继续使用“史里芬计划”也使曼施坦因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由当时一个集团军的参谋长，被降为一个二线步兵师的师长，此是后话。

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成功，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曼施坦因所极力反对的“史里芬计划”，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史里芬计划”是以 1891 年至 1906 年任德国参谋总长的史里劳伯爵的名字而命名，该计划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主要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打败法国。

“史里芬计划”是受 1870 年普法战争的启发而制定的。在普法战争中，德国军队在德法边境战斗中摧毁了法国军队，然后长驱直入，攻陷了法国首都巴黎，迫使法国订立了城下之盟。为了夺取铁矿石，同时也是为了消除法国边界的屏蔽，德国又强行吞并了与德国界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企图使法国无险可守，暴露在德国的强大军事锋芒之下。

法国丢失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法国的军事工程师以四个边境城市为中心，沿 150 英里长的法德边界构筑了一系列堡垒。东南起自阿尔卑斯山，经贝尔福、厄比那尔、土尔、凡尔登，到卢森堡和比利时边境以及阿登森林一线展开，钢筋混凝土建筑林立，火力配备周全，以这条天然加人工的障碍来防止德军的进攻。

有鉴于此，史里芬伯爵拟定了一个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平原，迂回到法军背后的战争计划。虽然比利时在比、德边境也构筑了防御工事，但比起法国的工事来说，自然容易攻克。比利时国内交通比较发达，一旦进入比利时境内，即可借助便利的铁路、公路、河流向法国后方投入大批兵力，腹背夹击法军。而法国在德法边境堡垒中的要塞炮，是防前不防后的。

这样，进攻法国的德国军队，将会以一个距离法国最近的城市——梅斯（这里距离法国首都巴黎仅有 178 英里）为轴心，由 79 个师组成强大的右翼，以闪击的速度经比利时横扫法国，另由八个师组成左翼实施战略佯动，把法军的主力吸引在要塞防线上。

在东线，考虑到俄国原始的铁路运输系统和蜗牛般的动员速度，只放 10 个师来迟滞俄军，待在西线打败法国军队之后，再调转头来收拾俄国。

史里芬本人并没有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天，所以也就无从看到这个计划实施之后的效果。

不过还是发生了他生前最担心的事，“史里芬计划”的核心，就是必须维持德军强大的右翼，史里芬在弥留之际还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加强右翼”。可惜他的继任者在实战中修改了这一计划，从右翼中抽出了八个主力师来加强左翼，这样，德国军队的强攻右翼被削弱，以至于打到巴黎城下之后，再无余力对巴黎实行包围，待从正面调动德军强攻巴黎时，被缓过劲了的法军在马恩河会战中击退。

战争开始之后，除了右翼被削弱之外，德军大体上还是按照“史里芬计划”行事的，进攻比利时就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披挂上阵，担任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以老毛奇元帅的侄子小毛奇将军为总参谋长，德国战时的大本营从柏林前推至距离法国边界只有 100 公里的科布伦茨市。

不管想参与作战指导的欲望有多么强烈，此时处在下级军官位置上的曼施坦因上尉，还是只能跟在德军精锐的突击兵团之后，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收尾活动。他所在的团队，最初参加了战争初期侵占比利时的行动。

小国比利时并不像德国人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比利时军民在阿尔贝国王的统帅下，节节抗击德国入侵者，同时请求英法两国增援。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曼施坦因上尉十分钦佩比利时士兵顽强战斗的精神。尤其是在列日要塞争夺战上，曼施坦因亲身领略了比利时人的英勇无畏。

列日要塞位于比利时与德国接壤的地区，是通往比利时内地的咽喉要道。列日要塞系由比利时的一位工程师设计，正好在 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夕建筑完毕，整整花了 25 年的时间。

整个要塞由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装甲炮塔、及各种口径的枪炮的交叉火力组成，要塞内火炮的最大口径为 8 英寸，要塞本身的设计，也是要求要塞能承受 8 英寸口径的火炮直接命中。

要塞的火力点，是若干个装备着速射炮的炮台，每座炮台的周围，是深达 30 英尺的壕沟，并配备有强探照灯光，以防止夜间偷袭，这些重炮和探照灯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降到地面以下，地下有连成一体的坑道把整个防御系统联系起来。

防守列日要塞的比利时军队有 2.5 万名守备部队和一个加强的陆军师，总数约有 4 万多人。尽管他们的国家存在 83 年以来，从未打过一仗，甚至平时整个军队都没有一个总参谋部，比利时军民还是把领土保卫战进行得有声有色。

德军先锋约两个骑兵师和六个骑兵旅的兵力，在冯·埃米西将军的统领之下，奉命尽快拿下列日要塞。冯·埃米西将军认为比利时军会不战而降，于是先礼后兵，派出一位使者打着休战的白旗，来到要塞作说客，要守军投降。

没料到那比利时守将勒芒将军竟然十分倔强，不肯买德国人的帐，言说自己奉比利时国王之命防守要塞，必将阡尽军人守土之责，并逐退来使。

德军见劝说无效，命令大炮开火，猛轰要塞，并从德国的科隆调来了飞艇前来助战。那德国飞艇名为“齐柏林式飞艇”，系由内燃机作动力，在要塞上空丢下了 13 颗炸弹，却也无济于事。

德国大炮轰击一个时辰之后，见比利时守军没有动静，步兵便开始向要塞发起冲锋。没想到一临近炮台，那比利时守军各种火力一齐开火，杀人如同砍瓜切菜一般，霎时间，德军士兵尸体堆积如山。原来德军的大炮和飞艇并未对钢筋混凝土的防御工事造成多大损害，仅是削掉了几层表皮而已。

一连几天，德军都进展甚微，只有一部攻进了要塞的一隅，直到六天之后，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拿下了要塞 12 座炮台中的一座。德军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对自己的速决战很是不利，便使出了杀手锏，搬来了克虏伯兵工厂新近研制出来的巨型大炮。这种巨型大炮口径达 16 英寸半（约合 420 毫米），比当时英国最大的 13 英寸口径的海军炮还大出 3 英寸。德国人给这件杀人利器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叫“大蓓尔塔”，这个名字，恰好是克虏伯夫人的名字。

德军这种名叫“大蓓尔塔”的巨炮果然厉害，单每发特制炮弹就重达 1 吨，最大射程为 9 英里，且每颗炮弹上都装有一个定时引信，只有等炮弹穿进碉堡之后才爆炸。

堡垒一旦被击中，里面的比利时守军不是被炸死，就是被震昏，绝无幸免。

到了 8 月 16 日，列日要塞的 12 座炮台全部被“大蓓尔塔”夷为平地，守军指挥官勒芒将军在受伤之后被俘。德军前线指挥官冯·埃米西将军可能觉得自己理亏，倒是没有难为成为阶下囚的勒芒将军，甚至没有取下他随身佩带的、代表军人荣誉和尊严的指挥刀，并很快把他释放去见他所忠于的比利时阿尔贝国王。

站在已经被攻城的德军夷为平地的列日要塞，曼施坦因不禁为战况的惨烈而惊骇，堑壕之中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被高爆炸弹炸碎的肢体散落在各个角落，分不清哪一个是德国士兵的，哪一个是比利时士兵的。整班整排的比利时士兵被活埋在德军攻城大炮炸毁的堡垒中。

攻陷列日要塞之后，德军在比利时境内已无大的险隘可阻，但与其他有头脑的德国将领一样，曼施坦因仍然担心一路上会遇到法军和英军的猛烈阻击。事实证明，曼施坦因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在列日要塞坚守的这一段时间内，法军为什么不驰援比利时军，以至于眼看比军坐以待毙呢？

原来法军的统帅部判断有误。在 8 月 4 日德军对列日要塞发起攻击之后，比利时政府通知全国军民，不再把法军和英军越过比利时国境看成是敌对行动，并准许协约国利用比利时领土组织反击。比利时政府的如此决定，实际上是向英、法等求援的一种外交上的、比较委婉的要求，法国驻比利时大使也马上把这一请求报告给本国政府。然而，法国统帅部长时间犹豫不决，一直认为德军在比利时的进攻只不过有 18 个师左右，只是为了分散法军注意力的战略佯动，而一旦在这个方向受挫，便会掉头南下，以主要兵力用于梅斯方向，因此没有及时把兵力北移比利时，以至于比军孤军奋战，终是寡不敌众。

另外法军有它自己的对德战争计划。

法国总参谋部早在 1872 年便着手制定了对德国的战争计划。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的 40 年间，法国共制定了 17 个对德作战计划和一些修正案。

最后法国用于战争的那一个方案，是由当时法军总参谋长霞飞于 1913 年制定的，这个方案被称为“17 号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在战争的一开始，法军不仅不会分兵驰援兵微将寡、孤立无助的比利时军队，而且，守在坚固要塞中的法军还将主动进攻德国严阵以待的边防重兵。法军在比利时军队浴血苦战的时候，派出重点集团去进攻在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虽然以较大的代价一度占领了部分地区，但不久就被德国的援军赶回了法国境内。

在进攻德国边境要塞的战斗中，显出了法军战术的落伍。法国军队以 19 世纪最好的队形出现在战场上，军官们戴了白色的手套，修饰得漂漂亮亮，如同过节一般，走在部队前面的 60 英尺。士兵们则穿上了暗蓝色的短上衣和猩红色的军裤，在团队旗帜的导引和军乐队的伴奏下，向德军射来的密集弹雨义无反顾地走去，直到被射中、倒下死去。

法军的这些固执的行动，连前来助战的英国远征军也有点看不下去。一位目睹此情景的英国军官事后评论说：“每当法国步兵前进，整个战线就立即被弹片覆盖，倒霉的法国士兵就像野兔一般被打翻。法国士兵们都很勇敢，不断冒着可怕的炮火冲锋前进，但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能在这样密集的炮火射击中活下来。法国军官们也都很优秀，他们就像阅兵行进时那样安详，但没有一个人能前进 50 米的距离而不被打翻。”

攻陷列日要塞之后，德军兵分三路，分别向布鲁塞尔、那慕尔和迪南进攻。8 月 22 日，无险可凭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也告陷落，比利时迁都安特卫普，继续抵抗。

由于比利时军民的拼死抵抗，德军通过比利时的时间，用了将近 20 天，并不得不下两个兵团驻守。比利时为协约国迫使德军在比利时分散，并赢得了好几天的时间，使得英法军队在法国的马恩河一线部署会战，有了腾挪的余地。

8 月 24 日起，曼施坦因所在的集团军陆续开进法国境内。加上另外两个集团军，德军从比利时进入法国的总兵力达三个集团军。占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之后，德军士气正旺，乘得胜之势，一路上斩关夺隘，杀奔法国首都巴黎而来。而法国由于把兵力主要部署在法、德边境，而在法、比边境只有一个集团军，自然抵敌不住，且战且退。

战争是残酷的，德军把抓到的平民作为人质，一旦遇到抵抗就处死人质，他们甚至用野战炮轰击藏有狙击兵的敌方村镇。曼施坦因亲眼看到了一份一线德军指挥官们的军事报告：“我们在比利时的进军肯定是残忍的，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生活而战，谁挡路，谁就会自食其果。”

这哪里还有一点普鲁士的骑士风度呢？曼施坦因心目中，父辈们灌输的普鲁士武士的中世纪骑士风度，已经荡然无存。

其实也难怪，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早就有过训喻：“一切都应当被淹没在火焰和血泊之中，必须把男女老幼都杀死，一所房子、一棵树都不能留下。这是唯一能使退化了的民族感到畏惧的恐怖手段。运用这种手段，战争不到两个月就能结束。而假如我以人道主义为怀的话，那么，战争必将延续好几

年。”

接着，德军在阿登森林之战中，连败前来应战的法军和前来增援的英军，锋芒直逼巴黎。

法国首都巴黎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法国当时所有的铁路线都通过这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以往的战争中，巴黎已经修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它的内城有 14 座炮台，外城有 25 座炮台。

战争一开始，法军并没有下定死守巴黎的决心，法军总司令甚至建议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一旦德军打来，可以不战而降；德军的步步进逼，几乎使法军想放弃首都。

8 月 25 日，法军陆军部长急电总司令霞飞，至少用一个军的兵力在巴黎城外掘壕固守，并紧急撤换了防卫不力的原巴黎卫戍司令米歇尔将军，让 65 岁的主战派加利埃尼将军来主持大局。同时，法国政府决定临时迁都波尔多。

老将军除了立即着手修筑工事之外，借鉴了 1870 年普法战争的经验。当时巴黎被围，饥民甚至吃动物园的动物和家中养的宠物充饥。所以，老将军下令广积粮食，并在巴黎的体育场跑道和公园里，养满了牛、羊、猪、马，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坚壁清野，把任何可能被德国人利用的机器设备迁移或者埋藏起来，不仅在巴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下安放了炸药，而且在横跨塞纳河、马恩河和瓦兹河的 80 座铁桥下面埋藏了炸药。

当德军兵临巴黎城下的时候，曼施坦因上尉觉得就会像德皇威廉许诺的那样：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士兵们秋凉之后就可以回家。德皇本人也于 8 月 28 日致电已经抵达巴黎近郊的德军第一集团军，祝贺它取得“决定性胜利”，表示“朕甚感激”。

但情况并不如他所想，局势在悄悄地朝不利于德军的方向逆转。德军统帅部与作战部队之间的距离越拉越长，后方补给线也越来越长，军队所需要的战争物资得不到手；战局变化迅速，通讯无法保证，帅不知将，将不知兵，各部队只得各自为战。但退却中的法军和英军却相对弥补了过去的不足。由于兵力的不断收缩，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便于相互协同。

还有两点对德军目前的处境甚为不利：

其一，俄国的军队出乎德国总参谋部的意料之外，不是在六周之后，而是只用了两周，便在东线对德国展开了进攻。8 月 12 日，还是在德军鏖战比利时列日要塞的时候，俄军的两个集团军——莱宁坎普指挥的第一集团军（亦称“涅曼集团军”和“维也纳集团军”）和萨姆诺索夫指挥的第二集团军（也称“纳尔瓦集团军”和“华沙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相继攻入德国东线的东普鲁士，如果俄国人占领了柏林，则德军在西线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将付之东流。因此，德军统帅部不得不把西线会战急需的三个兵团和一个骑兵师调往东普鲁士。

其二，按计划应在西线的左翼采取守势的德军第六、第七集团军，眼见西线右翼的战友们快要拿下巴黎，担心自己寸功未立，也急于在左翼的洛林一线对法军发动进攻，在这里担任总指挥官的巴伐利亚王储普雷希特于 8 月 23 日下令，德军西线左翼全面攻击法军右翼；于是，再也抽不出兵力去支援预定要于 9 月 2 日（色当会战纪念日）夺取巴黎的德军右翼。

法军退至巴黎附近，无可再退。法国陆军部长下令死守巴黎，霞飞将军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号召书：“正值国家存亡在此一战之际，必须提醒大家

不得瞻前顾后，应当全力以赴，进攻并打退敌人。部队倘若不能再前进，那就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已经占领的地区，宁肯就地战死而决不后退。在当前的情况下，任何怯懦都是不可容忍的。”

巴黎守军的一位指导炮兵进行校正射击的法军飞行员，在 9 月 3 日报告给法军统帅部一个他无意中发现的新情况：德军纵队改变了他们的行军路线，放弃了从正面进攻巴黎的计划，而是把重兵转向巴黎的东南郊外。

刚刚上任伊始的法军巴黎卫戍指挥官加利埃尼将军，起初不敢相信这一事实，但被证实之后，不禁额首称庆。

德军进攻计划的改变，确是给了法国人以起死回生之机。这样一来德军的侧翼十分暴露，非常容易被法军攻击。

为了形成对德军侧后的死亡铁拳，法军必须把大量的兵力作大规模的调动。但时间不等人，铁路运用不上，急行军也嫌太迟，法军指挥官加利埃尼将军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立即征用巴黎市区的所有机动车辆，其中主要是出租汽车，用于法军的兵力调动。

一声令下，军令如山，忠于职守的法国警察就地停住了巴黎附近的所有的汽车，命令乘客下车，只留司机，把屯在巴黎的生力军送往急需兵力的前线。

这是军事史和战争史上的第一支“摩托化”纵队的开进，大约 1200 多辆民用双汽缸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法军士兵，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摩托化行军纵队，在一夜之内，把一个师（巴黎卫戍第七师）的兵力和武器运送到 50 公里以外的战场上去。

这支生力军一开到战场，战争胜负的天平立即向法军一方倾斜，正在准备进攻巴黎的德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法军是如此之快地出现在他们的侧翼，速度简直是不可思议！于是德军不得不仓促地由进攻转入阵地防御，但德军用于防御的作业工具都没有带齐，在法军强大的炮火打击之下，德军士兵只好把步枪上的刺刀、喝水用的杯子、饭盒、鞋后跟、铅笔刀都用于挖掘掩体。

于是自 1914 年 9 月 5 日至 12 日之间，曼施坦因领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会战——马恩河会战。在法国的马恩河一线约 180 公里宽的地带，德军先后共投入了五个集团军，法、英联军投入了六个集团军，双方总人数超过了 200 万，火炮 6600 多门。

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在多个战区发生过两军士兵的白刃格斗。

德军最先抵敌不住。9 月 9 日夜间，曼施坦因所在的部队在遭受到重大伤亡之后，接到了集团军总部发来的撤退的命令，这一退就是 80 多公里。

德军在撤退时，平时的良好训练派上了用场，前线指挥官和士兵秩序井然，虽败不乱。这些即使是在英国和法国人写的战史上，也是有明文记载的。

德军撤退之后，在埃那河和瓦兹河一线掘壕固守，使得英法联军本来打算乘胜追击，把德国人赶回国界的计划落空，不得不在 9 月 15 日下令停止进攻，在现有地区设防，整个西部战线呈相持状态。

但马恩河的败绩，对德军的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德军总参谋部本已设计好了入城式：攻陷城池之后，由德皇威廉本人在一队衣着灿烂、头戴精美头盔、身穿刻有浮雕的胸甲、内衬白色和金黄色制服的骑兵护送下，耀武扬威地进入城内。但这一许诺看来无法实现了。

曼施坦因所崇拜的德军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在得知德军的侧翼被攻击，

德军损失惨重的消息时，惊得目瞪口呆，坐在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室地图前，面色苍白，凝视着地图一语不发，非常绝望，似乎不相信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这样破灭了。

感到大失面子的德皇威廉，到底没有原谅毛奇。由于马恩河战役的失败，毛奇被免去了德国最高指挥官之职，而由毛奇的老对手、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来接替他的指挥权。出于对士气的考虑，撤换毛奇的决定没有马上公开，这样毛奇还不得不像傀儡似地参加每一次作战会议，但却再没有人来征询他的意见。

1914年9月14日，看到僵局无法打破——既推不动德军，同时自己也不愿放弃已经取得的现有地域——法英联军统帅部下令掘壕固守。

阵地防御作战，曼施坦因的同僚们到底是悟性高于他们的敌人法英联军。而在此之前，擅长闪击和进攻的德军，是不希望战争打成持久战的，都没有经过野战阵地防御作战的训练。士兵们起初没有挖掘堑壕的工具。就到附近的村庄去搜寻农民的农具。起初的堑壕只有没膝盖高，主要用来防止敌方炮弹片的杀伤和肉眼观察。

不久，在弹片横飞下，百无聊赖的士兵开始把堑壕越挖越深，达7英尺左右，在上面作上伪装，支撑上木板，挖好射击和观察孔，以求尽量过得舒适。

武器也经过改进，适用于堑壕战。德国人的实用主义在这里得到了发挥：最先把攻城用的榴弹炮加大弹道曲线，为了使更多榴弹能直接射入联军的堑壕；迫击炮、枪榴弹和手榴弹也使用得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熟练。其他武器装备，如探照灯和照明弹原本是用于防空作战，潜望镜原本是用于潜艇作战，此时都被德国人拿来后，稍加改造，以用于堑壕作战。

炮兵在堑壕作战中，出尽了风头。鉴于联军的重武器不如德军，英国特地从本上调来了重炮，德国也不甘示弱，努力地加大炮管的口径；装备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飞机在对方的阵地上飞来飞去，观察炮兵射击的弹着效果，而防空火力对此无能为力，几百颗炮弹不一定能击中1架飞机，而且往往防空火炮的炮弹筋疲力尽后，落在自己一方的阵地上爆炸。

在攻占安特卫普港的战斗中，德军首次使用了无烟火药的炮弹装药，大炮发射之后了无痕迹；而对方的有烟火药发射之后，炮口喷出的滚滚黑烟一望便知，还没打几炮，炮兵阵地很快被德军发现，往往来不及转移阵地，即被德军大炮摧毁。

经过数月的鏖战，德军不仅没能拿下巴黎，而且在法国境内陷入了无休止的堑壕战。蹲在潮湿阴暗的堑壕内，听着双方震耳欲聋的炮声，曼施坦因同其他德国军人一样，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折磨，虽然以前受过少年军官候补学校的“斯巴达式”教育，但那毕竟是在和平时期，不像现在，随时能嗅到死亡的气息。

1914年11月中旬，在连续了几天的连绵秋雨下完之后，曼施坦因跟随本团的指挥官来到了德军前沿观察所，观察对面联军的动向。就在这时，一发联军大口径火炮的炮弹，挟带着不祥的撕裂空气的可怕声音，落到了观察所的上空！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曼施坦因应声倒地，失去了知觉。

不知曼施坦因性命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五章 倾心坦克闪击战

炮口余生拣性命，伤愈又援奥匈军；

飞机坦克加瘟疫，战争残酷令人惊。

1914年11月中旬，也就是埃里希·曼施坦因将要过他27周岁的生日的时候，不仅没有能实现他进德军总参谋部的宿愿，反而被敌军的一发炮弹，险些要了他的命。

一发法英联军的炮弹，在德军前沿观察所附近爆炸，多如飞蝗的大口径榴弹弹片和强烈的爆炸气浪，把他打翻在地，并随之使他失去了知觉。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后方的包扎所里，浑身缠满了绷带。

野战医院的医生，诊断了他的伤势，发觉他受了重伤，还算是命大，没有伤及要害，考虑到他的伤不是在短时间内能痊愈，而且前线的医疗条件有限，曼施坦因被送回了德国国内的医院。

依仗德国外科医生高明的医术和他在军官学校和军事生涯中练就的健康体魄，曼施坦因总算拣回了一条命。1915年5月，在负伤半年之后，他又返回了前线。

这次曼施坦因没有回到步兵近卫预备3团，而是被加尔维兹将军和比罗将军要了去，担任他们军团参谋部中的参谋。这比直接到团一级危险要小得多——这恐怕也是参谋总部对他这位有着高贵出身、良好学业且又因作战勇敢而负伤的青年军官的一种奖励。跟随加尔维兹将军和比罗将军的军团，他参加了德军对波兰北部的进攻。

战事甫定，曼施坦因又随军团星夜赶赴塞尔维亚，在1915年秋季与奥匈军队一起发起了塞尔维亚战役——德军总参谋部早就担心奥匈帝国的军队不能单独抵挡俄国和塞尔维亚人的凌厉攻势，果然，被西方军界戏称为“对发动一场战争要比打赢一场战争更为擅长的人”的康拉德将军，在连吃败仗之后，不得不向德国求援。

奥匈一方主持战局的是奥地利总司令康拉德将军，他在战前所制定的计划是压服弱小的塞尔维亚，同时派大批军队到加里西亚与俄国人作战。

但塞尔维亚人并没有屈服于奥匈的军事压力，这样康拉德就不得不把奥军主力的六个集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原波斯尼亚的总督波帝奥雷克执掌三个集团军19个师的兵力，以扫灭塞尔维亚。康拉德亲自率领的另一支也是由三个集团军组成的奥军对俄军作战。

那波帝奥雷克总督自从7月份斐迪南大公在他的辖地被刺杀以来，一直是惊魂未定，魂不守舍；一来担心自己因保护皇储安全不力而受到追究，另一方面也担心自己重蹈大公的覆辙，被不要命的塞尔维亚激进组织暗杀，因而忧心忡忡，坐卧不宁。

这位数十万大军的统帅甚至拒绝在他的部队前露面，以防暗杀，在远离战场和士兵的地方“指挥”战斗。

塞尔维亚一方则由身患重病的普特尼克将军指挥，虽然他们缺乏火炮、自动武器和运输工具，但战士们都是经过巴尔干战争的老战士，经受过战火的考验，并且是在本土作战，地形熟悉，弥补了兵力兵器的不足。

1914年8月16日，塞尔维亚军在沿着亚达尔河的战线出击，击退了奥军的一翼，8月30日，又在雅达尔和沙巴茨相继展开激战，把奥军于9月1日全部赶出塞尔维亚。

奥军伤亡近4万多人，毫无所得。

塞尔维亚人本想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但却害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战士们纷纷倒下，而且死亡率极高，不管是多么出名的医生和用当时任何的药物都不起作用。事后科学家们才查清楚，原来这种流行病叫斑疹伤寒，塞尔维亚原本没有这种病，是入侵的奥军先感染上这种病，然后又传染给与之作战的塞尔维亚战士。虽然因战争而死亡的塞尔维亚人不多，但截止到1915年4月，科学家发现消灭这种病毒的方法为止，因斑疹伤寒病传染而亡的塞尔维亚战士却高达7万多人，平民死亡就更不计其数。

康拉德率领的第二路对俄国作战的大军，结局也不妙。于8月25日孤军深入俄国的波兰省境内，中了俄军的埋伏而全线溃退。

一旦俄国人越过奥匈德国的防线，就很容易打到德国的核心，于是曼施坦因跟随所在的集团军和另外一个德国集团军，星夜赶赴奥国加里西亚前线。

曼施坦因首次与俄国军队交锋是在一个开阔的丘陵地带，这里稀稀拉拉地散布着一些村庄，双方前哨阵地相隔3000码距离。德国士兵挖起了一人多深的堑壕，筑起了坚固的野战防御工事；而俄军士兵只挖了一些散兵坑和堑壕，只要能执下人就行，至多也就是能进行跪姿射击。另外俄国军队还犯了战术上的错误，选择了具有明显地貌特征的地方，作为屯兵的所在，这样就相当于给德军炮兵树立了清晰的标靶。

德国军队最先发起了进攻。这是一场可以写进教科书的典型步兵进攻，曼施坦因看到的，不过是更加形象和具体而已。在黎明时分德军开始了炮火准备，以大口径的榴霰弹火炮，对事先标定的俄军目标进行了4个小时的齐射。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德军步兵越出堑壕，向俄军阵地发起冲击。俄军大炮也进行了还击，但由于弹药太少（最少的时候，俄军的每门大炮只允许一天发射3发炮弹），加之火炮得不到必要的补充，火力显得很弱，并没有对行进中的德国士兵构成什么威胁。

曼施坦因第一次看到了飞机对于地面攻击的威力。

德国飞机飞临俄国阵地上空，俯冲投弹，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使用飞机大规模攻击地面目标。此时德军使用的飞机，发动机功率只有60至80马力，时速不超过100公里，最大升限3000米，战斗负载170公斤，除去机组的两名乘务员（通常是一个驾驶员和一个观察员）自身的重量外，最多能携带30公斤的炸弹。从飞机上投掷的炸弹有的重10公斤，有的不足1公斤，由飞机乘员用手投掷，准确性可想而知。飞行员佩带有手枪，有时也携带卡宾枪，但不是为了空战，而是用于迫降在敌人后方时，用以自卫。

加里西亚之战，以俄军惨败结束，仅俘虏就有15万名，300多门大炮被德军缴获。

东线战事基本稳定下来，德国陆军大臣法尔肯海因把主要兵力调到西线作战，曼施坦因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法国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1916年2月21日，德军第五军团军大口径火炮的轰鸣声，撕裂了巴黎

郊区黎明的晨曦，拉开了西线凡尔登战役的序幕。凡尔登要塞是法国首都巴黎的门户，德军如果拿下凡尔登，也就等于打开了巴黎的大门。

2月28日，德军猛攻下凡尔登的都蒙炮台，把法军分割成数段。法国政府在局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任命贝当元帅为凡尔登要塞司令，贝当元帅重施马恩河战役的故伎，征集民用汽车火速运来了19万部队和2.5万吨弹药，同德军展开了激战，终于保住了凡尔登要塞。

此后，德军又发动了三次进攻，均被法军击退，德军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借再一次冒违反国际公法的大不韪，于1916年6月21日首次使用了光气窒息弹，虽然给法军造成了伤害，但对战役大局依然无补。

为了牵制德军在凡尔赛的攻势，在1916年7月至11月，协约国在法国的索姆地区，发动了著名的索姆河战役。这次的作战计划由法军总参谋长霞飞元帅制定，但唱主角的却是英国远征军及其附属国加拿大远征军，由于凡尔登战役法国损失过于惨重，原定参加索姆河会战的法军由原来的两个集团军40个师，减少到不足一个集团军16个师，在发起进攻那天，法军也只有五个师到位。英军投入了一个集团军又一个军，共计21个师的兵力，另有八个师（其中有五个骑兵师）担任后方守备。

德军总参谋部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开始之前，对西线的德军进行了整编，新组建了第一集团军来负责索姆河战线的防御，曼施坦因从凡尔登前线被调到集团军军部担任参谋，在第一集团军参谋长罗斯堡将军的统领下工作。

曼施坦因可能不知道，在索姆前线战壕的另一端，陆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也正蹲伏在那里，满怀仇恨地把手中步枪的子弹一发发射向法、英联军。希特勒日后成了纳粹第三帝国元首，曼施坦因将效命于他。

德军也在凡尔登战役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故在索姆河一线采取守势。他们精心构筑了深达40英尺的地下坑道网，内部配备完善，有野战厨房、洗衣房、战地医院，储备了丰富的弹药和食品；坑道网内采用电灯照明，此时电灯尚属奢侈品，在民间还不多见，坑道内的电灯主要由专门的柴油发电机提供电力。这样的防御工事，能经得住长时间的围困。

德军在防线的支撑点上配备了很强的火力，当时德国步兵的主要武器是带刺刀的7.62毫米口径步枪，携弹方式为弹仓式，子弹采用了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尖头子弹和大威力的无烟火药。瞄准具最大射程为2500米，射击速度可达到每分钟15发。尤其是轻、重机枪的火力的广泛使用，使得协约国士兵的伤亡率直线上升。德军的每个步兵师有24到28挺重机枪。德军的机枪火力，甚至能使英军在一天之内死伤6万多人，创下了战争历史上日损失兵员的记录。

在索姆河会战中，一个将对未来的曼施坦因元帅有着重大影响的新兵种和新兵器也出现了，这就是坦克和装甲兵。

在此之前，有一种在铁轨上行驶的铁甲列车，在布尔战争中曾经被英国人用来保护后方交通。装甲列车尽管火力很强，机动速度很快，但却必须在铁轨上行驶。

有人又发明了能在公路上行驶的装甲汽车，上面装有机枪和小口径火炮，能执行侦察和对防守薄弱的敌方后勤分队进行突然袭击，时速可达到25公里；但这种装甲汽车的越野性能也不十分理想，因此既没有正式装备部队，更没有对任何一场战争产生过重大影响。俄国的一个工程师试着把装甲汽车

的轮子换成履带，结果一些轮式装甲汽车不能通过的地形，对这种履带式装甲汽车来说，则是不在话下。但同迫击炮的命运一样，体制陈旧的沙俄军事决策系统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了对付机枪和防御前沿的铁丝网等障碍，英国上校欧内斯特·温斯顿设想了一种“机枪破坏器”的新式武器，并把它描述成一架自动行进的机器，类似美国的履带拖拉机那样，能在不良的地面上行驶，再配备上相当强的火力，一定能所向披靡。

但欧内斯特·温斯顿的这一革命性设想，险些胎死腹中。英国陆军大臣拒绝接受这一新兵器，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妙的机械化玩具，在实战中起不了多大作用。

但温斯顿的这一设计，却引起了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的兴趣，他认为可以试一试。

于是丘吉尔挪用了一部分海军建设的资金，生产了一个操作模型。为了掩人耳目，这个“机枪破坏器”的武器，起名为“坦克”，意为“运水的柜子”，所以又叫“水柜”。

到了索姆河战役期间，这种发音为“坦克”的新式武器，已经生产出 59 辆，仍然处于试验阶段，就连驾驶员也没能完全熟练掌握，离参加实战还有一段距离。但英国远征军为了减少士兵的伤亡，一再要求把坦克投入战斗。

结果，英国先期生产的 59 辆坦克，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运抵法国前线，但开到进攻出发阵地时，只剩下 32 辆。发起冲击时，就只剩下 18 辆能动了，其中拨给加拿大军使用的 6 辆，在开战初期就全部损坏，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

其余坦克，在向德军阵地边开火边冲击时，还是以其宏大的气势，惊得德军士兵目瞪口呆，掉头而逃，一辆坦克攻占了一个村庄，另一辆坦克夺取了一条堑壕并俘获了 300 名德军士兵，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事后，人们在谈起坦克在这次实战的表现时，都认为尽管坦克作为一种新式兵器，其前途不可估量，但英国人使用的时机却不十分恰当，过早地使用坦克，不仅危及了坦克自身的发展前途，而且在如此小的规模战斗中，把如此巨大的秘密暴露给德国人。

当英军的坦克刚刚出现在战场的时候，这个喷吐着火焰的钢铁怪物在德军的炮兵和步兵之中引起了深深的恐惧。大多数的士兵看到手中的武器奈何不了眼前的怪物，就四散奔逃。只有两辆坦克遭到了德军的抵抗，一个德军的野战炮兵排急中生智，用手中的 77 毫米野战炮与英军的坦克展开了对射，其中的一辆坦克在击毁了一座德军的野战炮之后，随即被德军另外的野战炮击毁；另一辆坦克在中了一发德军的炮弹之后，仍然奇迹般地驶回了己方的阵地。

曼施坦因跟随集团军参谋长，在英军坦克被击毁的古德科特附近，仔细地勘察了这个被前线的德军士兵称为钢铁怪兽的家伙，现在它正趴在那里，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这是一个由两个巨大斜菱形侧舷和一个正方箱体组合而成的东西，在两个侧舷上安置着两个绕其转动的履带，箱体内容纳着乘员和发动机。火炮安装在突出于车体一侧的炮位上，另有数挺机关枪安装在前后装甲板上。

在这个怪物的躯体之内，能容纳八名乘员的位置，其中有四个是留给射手，另外四个是留给驾驶员的。四个射手有的负责开炮，有的负责机关枪

的火力。而四个驾驶员中，有一个车长和一个正驾驶员，另外两个驾驶员操纵着车体内的变速箱，他们根据车长的命令变换车子的速度。

根据审讯后来抓到的英军俘虏，曼施坦因对这个被称作坦克的怪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原来，这种新武器不仅外表像喷着地狱之火的钢铁怪兽，而且这种初期坦克的里面，也更像地狱。虽然有着较强的越壕能力和较强的火力，但车体与履带之间并没有弹簧等减震装置，车体内部也没有隔音设备；因此坦克在行进中，发动机很快就使舱内的温度升高到摄氏 32 度以上——车内安装的大马力发动机以设计者的名字命名，名叫里卡多。这种发动机功率不小，但工作时冒出的浓烟使里面的乘员们头痛发晕，咽喉红肿——而且舱内噪音大得惊人，变速箱内齿轮尖锐的嘎吱声，履带发出的咋嗒咋嗒声，汇成一股持续不断的、震耳欲聋的噪音，坐在对面都听不清讲话的声音，只能靠手势。这时的坦克不可能扩大战果，因为驾驶员已经被机器弄得筋疲力尽了。

尽管如此，坦克在索姆河战役中的使用，还是对德军产生了强烈的精神震撼力。

德军集团军参谋长在给总部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在最近这次战斗中，敌人使用了一种新型的武器，这种武器极为有效但又十分残酷。”

曼施坦因倒不这么看，他认为坦克是一种既有机动性又有着强大火力的综合体，如果对这种新武器进行改进，就一定能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和防护能力，同时也能大量地杀伤敌人。在堑壕战这种失去机动性的战争中，步兵的伤亡太大了，而人力资源的损失对德国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果不其然，德军在懵了一阵子之后，缓过神来，也依样画葫芦，加紧了坦克的研制和生产，并创建了一套完整的以高速机动和强大火力为特点的坦克战理论，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凭借以坦克战为基础的闪电战，在战争初期给盟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索姆河战役使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了 1916 年 11 月，双方都再也打不下去了，英国损失近 42 万人，法国损失 20.4 万多人，德国损失了 67 万多人。发动这次战役的协约国，仅仅得到了一条宽 7 英里、长 30 英里的狭长地带，而这块地带并无多少战略价值。法军总参谋长霞飞元帅因此而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

1917 年下半年，由于德军基层单位伤亡比较严重，缺乏富有经验的筹划作战指挥人员，曼施坦因从集团军总部被调往驻防柯尔兰的德军第四骑兵师任作战科长，充实第一线的指挥力量。

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在机动性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仍然为各国的军事家所看中。骑兵的最大单位是骑兵军，1 个骑兵军下辖 2—3 个骑兵师，每个骑兵师下辖 4—6 个骑兵团，骑兵团的名目繁多，有枪骑兵团、骠骑兵团、胸甲骑兵团、龙骑兵团、哥萨克（俄国）骑兵团等。每个骑兵团由 4—6 个骑兵连组成。每个骑兵师中还编有 1 个骑兵炮兵营，这种营由 2—3 个炮兵连组成。这样，每个骑兵师可达到 3500—4200 人、12 门火炮、6—12 挺机枪。至于骑手们，则主要以马刀、卡宾枪、转轮手枪为武器。

曼施坦因在骑兵部队中任职的时期，骑兵作为陆军的一个兵种，逐渐在走下坡路。主要原因是由于步兵中装备了轻、重机枪，炮兵中使用了榴弹，杀伤马匹太快，经过了几个回合之后，战马只好委屈到后方驮运辎重，而头

戴精美头盔的骑士们，不得不默默无闻地徒步作战。骑兵的日趋没落对曼施坦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震动。

“必将有一个新兵种和新的战术出现，进而取代盛极一时的骑兵，”曼施坦因不禁暗自问自己，“但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迫使骑兵即将退出战争舞台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坦克作为“机械化的骑兵”的出现。坦克兵虽然没有像骑兵那样，成为陆军的一个独立兵种，但英国第三集团军在康布雷，对由德国巴伐利亚皇子鲁普雷希特率领的六个师进攻作战中，使用了大量坦克，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曼施坦因仔细研究了有关康布雷战役的坦克使用情况。

康布雷位于法国北部，在此之前是一个并不太出名的小城镇。周围的土地平整而干燥，非常适合机动装甲部队发挥作用。英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后来成了英国著名军事家的富勒上校，首次提出了在此使用大量坦克机动作战的建议，得到了总参谋部和英国战场指挥官的首肯。

为了保守秘密以达成坦克袭击的突然性，英军在战前把大批坦克隐藏在己方阵地后面的阿夫兰科特大森林之内，特别规定在攻击发起之前，坦克不准驶进德国前哨阵地的 1 英里之内。

在攻击临近的时候，英军出动了飞机，在德军的阵地上不停地低飞，嗡嗡的声响盖住了坦克发动机的隆隆声。英军还用最接近周围景色的彩色斑纹，涂在坦克车身上，以达到伪装的效果。除了使用坦克的人和为数不多的高层军官，其他人在进攻发起的 48 小时之前，对坦克即将投入战斗一无所知。这样，即使有人被俘，也不会暴露坦克的秘密。

1917 年 11 月 20 日 6 时 20 分，天刚蒙蒙亮，本来一片沉寂的英军阵地上，突然轰鸣声大作，睡眼朦胧的德国守军从堑壕中，伸出头来望去，但见从英国阵地开过来一片黑压压的怪物，这种怪物浑身上下钢铁打造，喷着火舌，发出巨大的隆隆声驶向自己的阵地。前沿的一道道铁丝网、一道道堑壕竟也挡它不住。参加过索姆河战役的德军士兵们看着眼熟：这不是坦克吗？

这次英军共出动了 381 辆坦克，铺天盖地，好不威风！这些钢铁怪物重达 28 吨，每三辆为一组，一辆在前，两辆在后，相距约 180 到 250 米，交替掩护冲击，辅助步兵肃清掩体内的敌人。德国人加宽之后的堑壕也挡不住它们，因为它们随车携带了用链条束成的长长的柴捆，临近堑壕时，把柴捆塞入堑壕，再从上面驶过。车上还带有铁锚，用钢索拴在车尾，把铁锚扔进铁丝网丛中，拉起便走，为随后而来的英国步兵打开了缺口。

步兵坦克协同的战术应用得很成功，德国士兵从未遇见过如此战法，他们惊惶失措，阵地和支撑点相继失守。在不足 5 个小时之内，英军前进了 6 至 8 公里，占领了德军的前两道防线，俘虏了约 8000 名德国士兵和 160 名军官，英军损失轻微。

为了庆祝康布雷的胜利，英国伦敦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在大战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坦克在康布雷的成功运用，向世人昭示了未来装甲作战的前景；甚至德国元帅兴登堡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在康布雷的进攻，第一次揭示了用坦克进行大规模奇袭的可能性。它们能够越过我们未遭破坏的堑壕和障碍物，这些不能不对我们的部队有显著的影响。”

年轻气盛的曼施坦因自然不会满足于骑兵在后方驮驮粮草、运运弹药之类无足轻重的活计，他于 1918 年 5 月——一任骑兵师作战科长不足一年——又调到了德军步兵第 213 师任作战科长，仍然是负责筹划作战有关事

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都没有离开过西线的法国战场。

埃里希·曼施坦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转战过比利时、东普鲁士、波兰南部和塞尔维亚，参加过凡尔登、索姆河和艾斯尼会战，并曾身负重伤。他从一名军校在校生、皇帝身边的侍卫，晋升到预备团副官、集团军参谋、骑兵师作战科长和步兵师作战科长，经历不可谓不丰富。

不知是何原因，曼施坦因本人绝少谈及在此一阶段的经历，他的朋友和同僚也鲜知此事。是彼时军界前辈如史里芬、毛奇、兴登堡、鲁登道夫之辈的光辉太过明亮，以致于被笼罩；抑或德国最终战败，不宜独吟己勇？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有一条大概是不错的，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曼施坦因只不过有区区上尉军衔，官微衔低，所起的作用自然是十分有限，因此说他是默默无闻也并不为过。

但这一段血与火的经历却在曼施坦因的人生历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尤其对他日后为希特勒所器重，成为独当一面、统帅千军万马的陆军元帅，意义更为重大：对他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已经登场，使他成就功名的武器和战略战术已经具备了雏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为德国重整军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而为他和和其他军事将领施展才华作了铺衬。

不知德国战败后，对埃里希·曼施坦因有何影响，且听下章分解。

第六章 国防军中的精英

首次大战告失败，签订和约主权衰；

重新组建国防军，冀图卷土又重来。

话说德国在经历了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之后，元气大伤，再无余力发动新的攻势。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遭受到人力和物力极大损失的德国，从此失去战争的主动权。

1916年8月29日，曼施坦因的姨夫冯·兴登堡被德皇威廉二世任命为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被任命为后勤总监，以图东山再起；而曼施坦因的所在师，更是奔命于西线各防御要点之间，大有捉襟见肘之感。他在激烈的战斗中，看到身边的战友和士兵们一个个地倒下，认为这种静态堑壕战，对德国非常有害，步兵遭受的重大损失是德国所承受不起的，因此有寻求新的战术观念的必要。

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使曼施坦因仿佛又看到了德国取胜的一线希望，但不久随着美国参战，这个希望破灭了。

1917年3月初，俄国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粮食骚动，沙皇派去了军队，可军队倒向了暴动者一边。3月15日，沙皇政府宣布倒台，尼古拉二世把他的退位诏书交给了国家杜马的议长，俄国成立了临时政府。

俄国新政府宣布继续忠于协约国，把战争进行下去。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工人和士兵组成了苏维埃委员会，不愿意再去流血送死。

布尔什维克发动了武装起义，并于俄历的十月（也就是公元1917年11

月 7 日) 掌握了俄国政权,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11 月 8 日, 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天, 列宁发布了和平令, 11 月 22 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随后派出了托洛茨基率领的苏联代表团, 在被德军占领的俄国铁路线终端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开始了与德国的和平谈判。

在东战场失去了主要作战对象的德国, 开始把主要兵力由东向西作大幅度调整, 在俄国只留下几个师, 用来监督把在俄国和乌克兰掠夺来的谷物, 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

1917 年 4 月 6 日, 由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作战, 使美国找到了加入欧洲战事的借口。美国对德国的宣战, 使得本已精疲力竭的英法等协约国像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美国的雄厚兵力和工业实力, 不久就把战争胜利的天平压向了协约国一方。

协约国对德国的封锁, 加之连续数年的穷兵黩武, 导致德国国内基本生活物质匮乏, 人们对战争感到厌倦。1918 年初, 德国的几个工业城市累计有 50 万名工人, 由于不断恶化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宣布罢工, 德国后方狼烟四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 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德国步兵, 又发明了步兵的新战术——堑壕对堑战中的步兵渗透战术: 以步兵营或者比营稍小的单位, 组成由一些战斗经验丰富、年轻力壮的精干人员参加的突击渗透部队; 利用协约国防御部队的间隙和薄弱部分, 突入到协约国防御纵深之后; 战斗打响后, 由大部队向正面之敌发起攻击, 而渗透部队则从后面割断其防御体系, 再夹击已经孤立的据点。

有一次, 由于渗透战术奏效, 德国士兵甚至缴获了英军阵地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成千上万瓶威士忌酒。

渗透战术虽然不是曼施坦因所发明, 但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启发。这种战术有点与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德国使用的闪击战术类似, 只是在使用的规模和机动速度上, 有大有小而已。

随着德国回光返照式的进攻: 1918 年 7 月 15 日被称为第二次马恩河之战进攻的结束(这一进攻只持续了两天), 德国军队就只剩下防守挨打的份了。协约国于 7 月 18 日开始大规模反攻, 德军连续退却, 人力和物力均感疲乏的德国军队, 兵力只有协约国军队的 37%。而协约国一方, 包括坦克、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内的新生力量, 正被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前线。德军精心设置的防线——1916 年构筑的极为坚固的“兴登堡防线”(也称“西格弗里德防线”)被协约国士兵轻而易举地突破。

1918 年 10 月 30 日, 德国的盟国土耳其宣布停战, 接受了协约国苛刻的停战协定。

奥匈帝国也于 1918 年 11 月 3 日宣布投降。根据停战协定, 奥匈军队只可保留 20 个师的兵力, 其他一概复员; 释放全部战俘, 战舰解除武装后交给协约国, 协约国军队有权使用奥匈境内的铁路和公路, 这样协约国就可以从奥匈境内进攻德国。

为了挽救颓势, 德皇于 1918 年 10 月 27 日迫使鲁登道夫辞职。第二天, 德国北部的重要军港威廉港爆发了海军的反抗, 并很快蔓延到基尔港的公海舰队。革命的标志——红旗飘扬在战列舰上, 德国水兵们戴上红色帽章, 成群结队地唱着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流行的《马赛曲》行进在街头, 军官们有的参加了起义, 有的躲了起来。

到了 11 月 4 日，起义已经席卷德国北部，并迅速蔓延到南部和西部。以新任国防部长埃茨贝格领导的德国停战委员会，开始同协约国最高军事指挥官、法国的福煦元帅在贡比涅的火车车厢里谈判。

1918 年 11 月 9 日，冯·兴登堡正式会见德皇威廉，告诉他，德国军队已经没有力量保护他，并劝告德皇退位，前往荷兰避难。德皇威廉接受了劝告，在 48 小时内宣布了退位；统治德国达数百年的霍亨索伦家族寿终正寝。

停战之后，曼施坦因所在的师在驻防的东线放下了武器。战争终于结束了，但作为一个受普鲁士军国教育多年的职业军官，曼施坦因不想把德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德国军人在战场上的作战，他认为，德国军队是被“11 月的罪人”（他们是这样称呼与协约国签订停战条约的人）所出卖，真正的德国军队并没有被打败。

根据 11 月 11 日签订的停战条约，德国从所有侵占领土上撤出，把 1871 年普法战争中强占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交出大量的战争物资，其中包括 5000 门大炮和 2.5 万挺机枪；德国公海舰队现存的 10 艘战列舰、6 艘战列巡洋舰、8 艘轻巡洋舰、50 艘驱逐舰和全部潜艇，都被扣留。这些舰只不久将运往英国斯卡帕弗洛的海军基地，法国海军将接收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当法国人正兴高采烈地等着接收战利品的时候，德国水兵却凿沉了他们的战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 1914 年 7 月 28 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开始，到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正式投降，历时 4 年又 3 个月，参加战争的有 30 多个国家，双方参战兵力达 6000 多万，伤亡 3000 多万人，因战争而死于饥饿和疾病的平民达 1000 万人，交战各国的经济损失多达 2700 亿美元。

战争结束之后，曼施坦因暂时躲到家里，他不愿意整天看到士兵们那副萎靡不振、百无聊赖的样子；加上他在战斗中负过伤的伤口又隐隐作痛，是该休息一段时间了。

家中的境况自是不如从前，连年的战争使得像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都供应困难，物资贫乏，市民们只能靠配给的马铃薯度日。德皇的逊位，使得从前的贵族地位一落千丈，租佃给农民的土地由于精壮劳力都送去了前线，收成无多，交的地租极为有限。

更有甚者，对于德国人来说，灾难并不由于战争结束而结束，战胜国的列强岂肯就这样善罢甘休？

1919 年 1 月 18 日，德国难堪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战胜国一方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召开了和平会议。法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开幕，是有意使德国难堪，因为这一天正是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的日子。参加对德、奥、土等国作战，或者同上述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的 27 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和会，而德国及其盟国被排除在外；苏维埃俄国也未被允许参加会议，一来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使协约国诸列强余怒未息，另一方面这次会议还将商讨如何对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问题，不便请俄国人来参加。

1919 年 6 月 28 日，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英、法、意、日等国在巴黎凡尔赛宫的明镜大厅签订了对德和约，这就是著名的《凡尔赛和约》。

真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凡尔赛和约》的有关内容不久就传到了德国柏林，曼施坦因也像其他的柏林居民一样，得知了该条约的有关内容。

这个条约全称为《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包括序言、议定书和 440

条约文，洋洋洒洒，无非是要德国割地赔款；德国将其海外的属地全部交由协约国瓜分，将一部分领土割让给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除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之外，还要将原本属于德国的萨尔煤矿的开采权给予法国；给波兰在德国本土与东普鲁士之间划出一条入海的“走廊”（也就是德国人引以为耻的“但泽走廊”，这条走廊使波兰得到了海港，却使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分离）。

尤其条约中的有关限制德国军事的部分，令参加过大战的军人极为不满。为了防上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凡尔赛和约》还在在武装力量上对德国加以诸多限制，规定德国在莱茵河右岸的 50—60 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拆毁原来的一切军事设施，德国不得驻军和举行各种军事演习。而莱茵河左岸则由协约国占领 15 年；协约国对德国的科伦、科布伦茨、美因茨三个占领区分别占领 5 年、10 年、15 年；军事占领的费用由德国负担。

德国陆军不得超过 10 万人，海军不得超过 1.5 万人，不能拥有空军，陆军不能使用坦克和重炮，海军只能拥有 36 艘军舰，并不能配备主力舰，最大舰只不能超过 1.6 万吨，禁止海军使用潜艇。军队的总参谋部及其他类似组织都予以解散，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和约还要求他们把包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兴登堡等人在内的 800 多名“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审判。

曼施坦因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当然反对这个和约。1919 年 5 月 7 日和约在柏林公开发表的当天，曼施坦因参加了愤怒的柏林市民群众集会，德国临时政府的首脑们也认为不能接受这一和约。

战败和德国国内的革命，使旧德国陆军的使命结束了，但曼施坦因的军事生涯似乎还没有走到尽头。1919 年，正当曼施坦因彷徨无计并沉浸于丧权辱国的悲哀之中的时候，有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到他在柏林的家中去找他。

这个找他的人，就是曼施坦因在德军第一集团中的参谋长罗斯堡将军，他请心灰意懒的曼施坦因出山，充任自己的幕僚。罗斯堡将军此时正奉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政府之命，主持一个设在柏林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根据《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武装部队的限制，拟定一个拥有 10 万人的德国新陆军的建军计划。

德国军国主义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仅凭一纸条约就想从根本上予以铲除是不可能的。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参谋本部已被解散，但事实上却转入地下，用各种巧立名目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罗斯堡主持的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行使了德国参谋本部相当一部分职责。

曼施坦因虽然未能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但由于他有多年的参谋业务经验，又在德军的各级部队中任过职，遂以被准许留在这个委员会中继续工作。另外，曼施坦因家族在军界的影响，特别是冯·兴登堡在军界的声望，都使得曼施坦因比起其他人来说更有竞争力。

德国军队的大幅度被裁减，很多在军界谋生的人失去饭碗，曾经引起了军队的骚动。1920 年 1 月 10 日，驻波罗的海沿岸的 5 万名德军在奉调回国的途中，得知他们将要被裁减的消息之后，极为不满，进行了抵制。解散德国埃尔哈特和勒文弗尔德海军旅的命令，也引发了这两个海军旅士兵的叛乱。叛乱的军队曾经于 3 月 13 日攻陷了柏林。其他国防军拒绝与叛军作战，身为作战局长的冯·塞克脱对部下说：国防军不打国防军。这实际上就是对叛乱的一种变相支持。

曼施坦因所在的委员会，条件十分艰苦。办公室破旧不堪，好多人挤在一个办公室中办公，吃着简单而粗糙的食物，整天埋在满是灰尘的档案堆中，查阅有关资料，进行甄别和遴选。这个委员会在冯·塞克脱将军和罗斯堡将军的领导下，工作卓有成效，不久一支新的德国国防军的框架就建立起来。

德国的敌人在形式上把旧军队给毁了，比任何德国自身的改组委员会办得都要彻底，反过来对产生一个全新的国防军倒显得十分有利。新军队的基本任务只有两个，那就是攻击与防御的工具，一个民族既要攻击别人还要防备别人的攻击。至于攻击谁和防御谁，那是政治家的事。

德国新国防军必须有一个过硬的军官阶层。旧军官的将校团中，有些经过了战事，还愿意服役，从他们之中挑选，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挑选的比例大约是 10：1，就是从 4 万名旧军官中保留 4000 名，保留部分旧军官有利于一些普鲁士军人的传统，如思想与教育、训练与经验，能传授给新的军官将校团。

新国防军的军官，还有个忠诚谁的问题。对于一个像曼施坦因这样的旧军官来说，一家几代人都与皇室发生同样的关系，难于割舍，从感情上忠诚于王室。现在新军官服务的对象只是一个抽象的共和国，这个概念对刚刚取消王室的魏玛共和国来说，不仅抽象，而且冷酷。忠于宪法吗？共和国只要经过国会 2/3 人的同意，每天都能修改，同样唤不起军人的义务感，遑论忠于它了。只有两个条件可供参考：一是对德意志民族的义务观念，二是绝对服从于上级，这样的将校团才堪用。

报名参加新国防军的人很多，供过于求。10 万陆军，这对原本尚武的德国人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但新国防军不是失业救济所，只能是优中选优——特别注重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

对付协约国对德国军队员额的限制，曼施坦因和委员会的同僚们采用了当年对付拿破仑的办法。他们还记得，在 19 世纪初，拿破仑打败普鲁士之后，就曾经逼迫普鲁士接受了军队总数不能超过 4.2 万人的限制，但在 1808 年普鲁士采用了每个连队每个月都有一些人秘密休假而增补一些新兵填补空额的方法，这些新兵在经过短期训练后，立即离开部队。因此，尽管普鲁士的正式部队始终不超过 4.2 万人，但经过训练的后备军却不下 10 万人。当然这些都在秘密中进行。

在德国新国防军的建军理论上，曼施坦因深受被称为德国新国防军之父的冯·塞克脱的影响。冯·塞克脱在德国军界被《凡尔赛和约》压得七零八落的时候，用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激励起德国军人的信心，他对属下说：“就像火山爆发改变了原来的山川地形，但也可以创造新的田园一样，《凡尔赛和约》毁灭了德国的旧的陆军组织，却使新的组织建立起来更加容易。”

的确，在《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章程，定得十二分的精密；而且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协约国的监察委员们又常常节外生枝，按照不利于德国的方面去解释有关条约。

负责筹建德国新国防军的委员会，自然少不了与战胜国的监察人员接触。在与这些趾高气扬的监察人员打交道的时候，曼施坦因深深感到亡国军人的耻辱。他们所造的表册，往往夸大了德军应该收缴和销毁的武器数量，在执行时又往往采取刺伤德国民族自尊心的方法，逼迫德国士兵把武器搬到空场上，一面奏着法国《马赛曲》，一面焚烧。如果德国人向他们抱怨，他

们只是耸耸肩，做着无可奈何的样子，把和约的条文指给德国人看。

法国人甚至采取了更伤害德国人颜面的方法，让法国的武器商人穿上占领军的军服，带着黑人——当时被认为是劣等有色人种——到德国各地的要塞去检查，然后把收缴的武器转卖给其他国家，大赚其钱。德国造的武器精良，自然不愁找不到买主。

和约还禁止德国各大学、各种学校、会社和学术团体，与新国防军任何军事研究与军政部门联络，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不许对德国青年进行军事教育，而其他协约国却是非常重视。

和约中除了废除德国的参谋本部之外，还禁止德国设立一切高等军事教育机关，尤其是像柏林军事学院这样的院校——除纯粹的武器学校之外——主要是使军官的价值降低，使他们受不到普鲁士精神教育及战争学理论的教育。参谋本部是铸造将校和参谋长的处所，还是使德军在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观念一致、使庞大的军队在最高统帅的意志下工作的机构。废除了军事院校，可以使德国方面即使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也找不到训练好了的人去执行其计划和理想。

德国新国防军这区区的 10 万人，也只可用于德国的内部治安和服务边疆。前者只起候补警察的作用，后者主要起海关官吏的作用。国际监察委员会曾规定，德国国防军的卫戍地点，要一排排地分布全国。其用意很明显，这 10 万人越是分散，就越不便共同训练。而且这 10 万人还须为雇佣兵——而不是尽义务，雇佣兵役制要比义务兵役制花费更多的钱。虽然英国和美国也都是雇佣兵制度，但其一为岛国，其二在大洋彼岸，且海军极强，而德国缺乏的恰恰是这些。

德国只能拥有防御性的武器，不能拥有飞机和坦克等进攻性武器。

德国没有权利自由编制新国防军的 10 万人，只能编为七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证明骑兵的效力最少，而且骑兵的费用要昂贵得多。

德国 10 个装备不全的师，在未来欧洲战场上的作用微乎其微。

曼施坦因和他建军办公室的僚们，就是在这种层层限制下，进行着德国新国防军的建军工作。

首先新军服的选择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军服是一种威严、权力和义务的象征，穿上它，军人就不会忘记自身肩负的使命。青年人之所以选择军人职业，对威武华丽的军服的羡慕，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德国新国防军的制服不得不力求简单，从大战结束后德国各地义勇军杂乱无章的军服中，恢复表面上的一致；颜色以灰色为主。

和约禁止德国建立高级军事教育机关，故德国士官学校的基础较为高深。旧军只是招收高中毕业生，加上 18 个月的训练，其中有 9 个月是在士官学校，即可成为合格的士官。而新国防军则注重在行伍中挑选士官候补生，被证明是可用之人后，送到士官学校接受为期两年的训练。第一年，受普通军事训练，第二年受步骑兵及各种武器学理的训练。鼓励军官自己加以深造。

魏玛共和国的国防部和各高级司令部已经占去大多数现有军官。从前陆军部的工作，现在完全由国防部担当。其他如编辑战史、测绘地图则完全脱离了军事范围，参谋本部情报部的职责交给了外交部，他们把国外使用先进武器的情况及时传递给军队。找出 10 万人居住的地方，看似容易，实则

困难重重。德国东部和西部卫戍城市的宿营设施，因疆土的割让而化为乌有；莱茵河流域不得驻军，旧军解散之后，老营房成了无主的赃物，被瓜分和蚕食。当新建国防军的时候，差不多都被别人抢光了，找回它们，费了很多的口舌。另外，结婚的军官找住宅也不容易。

在 1919 年至 1929 年这 10 年间，曼施坦因工作相当努力，但生活又相当不愉快，德国国内的政局动荡和通货膨胀使他不能再继续享受贵族式的生活。

《凡尔赛和约》除了军事之外，还在经济和赔款上给德国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德国丧失了 1/7 的领土、75% 的铁矿和 26% 的煤炭。赔款总额为 2260 亿金马克（后又减少为 1320 亿），德国的临时政府在偿付了第一批 10 亿金马克后，财政就完全崩溃了，当时德国政府所有的税款收入，每月充其量也就是 1 亿金马克。

马克从 1921 年开始贬值，跌到了 75 马克对 1 美元，1922 年又跌到了 400：1，1923 年初跌到了 7000：1，1923 年 1 月法国占领德国鲁尔矿区的那一天，马克跌到了 1.8 万：1 美元，到了 7 月 1 日，跌到了 16 万：1，8 月 1 日跌到了 100 万：1 美元，到了 1 月，跌到了 40 亿：1，此后就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纸，市民一生的储蓄荡然无存。大笔的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1 磅面粉。马克崩溃的唯一好处就是使德国能逃避公债，免付赔款，用毫无价值的马克还债也扫除了战争债务。但使得像曼施坦因这样的家族都尝到了破产和饥肠辘辘的滋味，就更甭说德国社会的中下层了。

不知曼施坦因在经济萧条中怎样生活，且听下章分解。

第七章 短命的参谋次长

德国毁约扩军备，喜煞将领升高位；
参谋总部任次长，好景不长遭挤兑。

曼施坦因在经济萧条中生活水平无法保障，加之他所在的那个建军委员会庙小僧多，升迁很是困难，于是在 1929 年，曼施坦因不得不改换门庭，到国防部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门（即第一厅）工作。

大约是在 20 年代初，在德国国内政局动荡、因战争赔款而通货膨胀加剧的时候，曼施坦因草草地与林茨的一位军人世家的女儿结了婚。相隔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了世上。

曼施坦因的长子名叫吉罗，出生于 1922 年的除夕。从出生之日起吉罗就是一个文弱的孩子，他幼年多病，靠着曼施坦因妻子的小心抚养，才逐渐壮实起来。因为吉罗自幼多病，他的童年几乎没有像同龄的孩子那么多的乐趣，好多的游戏限于他的体力而退避三舍，但这也使他变得十分的少年老成。1940 年吉罗高中毕业之后，就在李格尼兹加入了德军第 51 军。1942 年战死在苏联战场。

1924 年—1930 年间，德国从美国借来了 70 亿美元的外债，除了偿付战争赔款，也用于社会服务，修建了民宅、民用机场、戏院、运动场和其他

娱乐场所，工业生产也得以恢复，生活得以改善。但 1929 年 10 月 24 日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德国的贷款到期，又不能重新借贷，经济的萧条使德国无法出口足够的东西来换回德国所需的原料和粮食，失业人数突破了 800 万，人均收入下降了一半。

这段时间内，曼施坦因后半生被绑上战车、为之卖命的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登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

阿道夫·希特勒 1889 年 4 月 20 日出生于德奥边境莱茵河畔的小镇，他的父亲是奥地利海关的职员，母亲笃信宗教，希特勒在读完了小学、中学之后，于 1906 年投考维也纳艺术学院，名落孙山。1908 年希特勒在其母亲去世之后，离家出走，在维也纳过起了流浪生活，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兵。他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众反对《凡尔赛和约》束缚的愤懑情绪，利用各个阶层对软弱的魏玛共和国的失望和不满，在共和国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的条件下，掀起了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运动。

希特勒制定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简称“纳粹党”）纲领，第一条就是要求把所有的日耳曼人在一个大的德意志帝国内统一起来。希特勒还精心设计了纳粹党旗和党徽。这两者中间都有红地白圆心，中间镶嵌着黑色的“十”字图案。

希特勒解释说，“红色象征了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了民族主义思想，十字象征争取雅利安（日耳曼人的一支）胜利斗争的使命”。

起先，像曼施坦因这样出身于贵族兼职业军官的人，并没有在政党林立之间，多么瞧得上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直到 1927 年的时候，德国陆军还禁止招募纳粹党人参加 10 万人组成的国防军，甚至还禁止雇佣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兵站中担任文职工作。

1929 年 3 月 15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了一篇演讲，要求陆军重新考虑其敌视纳粹运动的态度。为了在陆军中间宣传这篇演讲，纳粹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发行了专供陆军阅读的特刊，逐字逐句地刊登了这篇演讲，纳粹党甚至专门办了一种军事月刊《德国国防精神》，以争取陆军支持。

1930 年初的时候，纳粹党的宣传在陆军中，特别是在年轻的军官中颇有进展，除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唤起了曾经由于战败而受到严重压抑的德国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而且也为其所展示的前景所吸引：陆军将恢复昔日的光荣和规模，那样他们就有晋升的前程，而在目前这样小规模陆军中，他们是没有前途的。

1930 年春，驻乌尔姆卫戍部队的三名年轻尉官卢工、施林格、温特因宣传纳粹理论，而被以叛国罪起诉，被押解到了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审。德国军官团的一些上层军官激烈地反对这种作法，曼施坦因的精神导师、创建新国防军的冯·塞克脱将军批评当时的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说这打击了军官团内部的团结精神。

没想到，在审判这三名年轻军官的过程中，德国军官团对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有了新的认识。纳粹党魁希特勒作为证人出庭，他的发言深得军官们的欢心：“如果我们要解决生存空间的问题，我们就要用整个民族积累起来的政治力量，所以现在大家争吵我们的军队是 10 万还是 30 万，这完全无关痛痒，问题在于我们的军队至少是 800 万。”希特勒许诺，“德国的手脚受到了和约的限制，我们不承认这一和约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法律，这是用强制的办法加在德国身上的东西，完全无辜的下一代不应该承受这种负担，如果我

们尽一切力量来反对这一条约，我们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希特勒的这种叫嚣，肯定迎合了不少像曼施坦因这样有一些才华的德军军官的胃口，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会有那么多的德军将帅死心塌地地为希特勒卖命。

表面上看，希特勒的扩军许诺，确实给曼施坦因描绘出一幅富有诱惑力的前景，使得像他这种空有一腔抱负而无法施展手脚的军界精英看到了出路。

曼施坦因在学校的时候，就精通了法文，后又学会了西班牙文，因为当时 10 万德国国防军的天地，还显得相当的狭窄。有了外语这种工具，就可以扩大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交流。因此在掌握了足够的工具之后，曼施坦因就尽量利用国家所给的少量补助，一再到国外去考察旅行。1931 年和 1932 年，他曾访问苏联。与苏联的高级军事将领会晤，并参加在乌克兰和高加索举行的演习。

1933 年希特勒掌权时，曼施坦因任德国步兵第四团的一个营长。当时，国家社会主义大行其道，希特勒虽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兵，但最高军衔只到下士，丝毫没有带兵的经验，更不知道训练士兵之难。希特勒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只知道一味地扩军，自然与正规军校出身的军官们的想法相左。曼施坦因等几个国防军将领都曾对此表达过不满，他们向军官团反映，德国短时期内大量的扩军会影响军队的素质，同时也会导致西方列强的干涉。

希特勒也极尽拉拢德国国防军之能事。1933 年 7 月 20 日，希特勒总理颁布了一项新的陆军法，废除了民政法庭对军人的司法管辖权，取消了士兵的选举代表制，从而恢复了军官团的历史悠久的军事特权。

1934 年夏天，德国发生了著名的“罗姆事件”，在清洗罗姆的过程中，希特勒趁机把他在国防军的障碍冯·施莱彻尔将军和他的好友库特·冯·布萊多夫将军杀害了，曼施坦因对此很是不满。

此时，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罗姆与国防军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冲锋队已经扩大到 250 万人，罗姆建议希特勒把冲锋队作为基础，建成一支新的人民军，将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国防部指挥之下，而国防部的部长则非他莫属。再也没有比这更令国防军军官团反感的了。在内阁中，罗姆和冯·勃洛姆堡将军之间时常发生激烈的争吵，罗姆轻蔑地将普鲁士军官团的高级军官们称为“老傻瓜”。

1934 年 3 月间，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向希特勒抗议说，罗姆的冲锋队正在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冲锋队，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而且也是对德国在国防军主持下进行的秘密扩军的威胁。保车，秘密答应英国裁军的代表，他愿意将冲锋队裁减 2/3，剩余部分将不受军事训练，也不武装。不知怎地，这个消息泄露出去：罗姆和冲锋队对此深感怨恨。

希特勒于 4 月 11 日在巡洋舰“德意志”号上参加东普鲁士春季演习的途中，与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男爵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商谈他将解决罗姆，以换取国防军对他在兴登堡去世之后当德国总统的支持。勃洛姆堡和雷德尔当即表示支持，而弗立契则于 5 月 16 日在瑙海姆海边浴场召开了陆军高级军官的征求意见会，会上，陆军高级军官一致同意支持希特勒。

6 月 25 日，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命令陆军处于戒备状态，取消一切休假，军队不得离营外出。6 月 28 日，罗姆被开除出德国军官联合会，

6月29日，弗立契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表示陆军将站在阿道夫·希特勒背后。

6月29日，星期五，罗姆在纳粹党内的政敌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纷纷密报希特勒，说罗姆和冲锋队要发动叛乱，慕尼黑和柏林发来了电报，说罗姆命令冲锋队在6月29日下午4点紧急集合，5点钟要采取行动，突击并占领政府各部。于是希特勒对罗姆动手了。

罗姆等人于6月30日被捕，在慕尼黑被希特勒强令自杀，柏林的另外150名冲锋队长也在柏林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军官学校的一道大石墙下，被党卫队的行刑队枪决。

在曼施坦因眼中，罗姆固然是死有余辜，但另外两名国防军高级军官被杀，就显得太过分了。6月30日，也就是冲锋队长们在曼施坦因毕业的军校大石墙下被处决的那天早晨，在柏林郊外，曾经担任共和国前任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别墅门口，有一小队穿便衣的党卫队队员在按门铃，当将军闻声前来开门的时候，就被当场击毙了。他身后新婚18个月的妻子也当场被杀。施莱彻尔的幕僚和好友库特·冯·布莱多夫将军也在当晚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曼施坦因对此极为不满，尽管他当时只是陆军参谋总部的作战署长，可他不顾人微言轻，请求他的上司维茨莱本将军向陆军总司令弗立契上将说明这次暗杀事件的真相。于是弗立契就请求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出面，要求希特勒依法严惩暗杀分子。

但勃洛姆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告诉维茨莱本，希特勒已经掌握了布莱多夫和施莱彻尔与某敌国合作的证据。勃洛姆堡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此时兴登堡已行将就木，戈林势力日盛，害怕他“把我的整个店铺都砸碎”。

1934年8月2日上午9点，兴登堡逝世，享年87岁。3个小时之后，宣布总理的职务与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希特勒接任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总统的名称取消，代之以国家元首。他要求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国家、对宪法，而是对他个人效忠。

勃洛姆堡这位早在1933年7月就获得了德国法学院名誉院士学位的国防部长，违背了当时仍然有效的魏玛宪法，命令国防军宣誓效忠于希特勒。希特勒于8月20日给勃洛姆堡写了一封亲笔信，感谢这位国防部长。信中说：“国防军的官兵既然效忠于我所领导的新国家，我当随时负责保证国防军的存在与不可侵犯，以实践刚刚逝世的元帅的遗嘱并且不违背保证军队为国家唯一武力的诺言。”

1934年曼施坦因出任柏林第三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是个十分要害的位置，整个军区担负着德国首都柏林的安全，他的军衔也随之晋升为上校。此时柏林第三军区司令是维茨莱本将军，他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了名的人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维茨莱本1881年12月4日出生于一个普鲁士佩剑贵族家庭，也是毕业于格罗斯利希费尔德高等军事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会战，并身负重伤。1934年2月升任第三师少将师长，不久又晋升为第三军军长兼大柏林军区第三军区司令。

1935年3月16日，星期六，希特勒颁布了一条法令，实行普遍兵役制，并规定德国和平时期建立12个师和36个师的军队，大约50。普遍义务兵役制就意味着，取消特权和例外，凡年满17—24岁的青年，可以远择兵种，

参加步兵、骑兵和炮兵；此命令公布 8 日之后，尚未向当局自愿报名者，就只能到军事当局分配的部队去服务。

随着这个命令的发布，《凡尔赛和约》的军事限制就此寿终正寝。第二天是星期日，是德国一个欢庆的日子，战败给德国人的枷锁《凡尔赛和约》被彻底地挣脱了。不论哪一个德国人是多么不喜欢希特勒和他匪徒式的统治，但他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已经完成了魏玛共和国政府连试都不敢试的事情，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荣誉已经恢复。

5 月 2 日，勃洛姆堡向三军发出了第一个指令，要他们拟出重新占领莱茵河非军事区的计划。这次行动代号为“训练”，它要“以闪电速度的突然一击”来完成，它的计划工作极为机密，“只有少数军官可以知道”。为了保密，他的这个命令是用亲笔手书的。

1935 年 5 月 21 日晚上，希特勒又颁布了秘密的国防法，彻底改组了武装部队，魏玛时期的国防军被改称武装部队，元首和总理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他是唯一得到过这种头衔的将军。三军各有自己的总司令和参谋总部。曼施坦因过去为之工作了 10 年之久的“军队办公室”这一陆军参谋本部的伪装名字，现已放弃不用而用真名字了。

从此之后，曼施坦因在军界升迁速度明显加快。

希特勒改组武装部队两个月之后，曼施坦因升任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第一厅厅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协助制定了德军武装进驻莱茵地区的计划。

1936 年 3 月 1 日，希特勒把这个计划变成了行动。3 月 7 日，少数象征性的德国军队（约三个营）越过莱茵河桥梁进入非军事区，不久，又开进了一些部队，使德军在莱茵非军事区的兵力达到了一个师。上午 10 时，德国外交部长召见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大使，把这一消息通知了他们。根据《洛迦诺公约》的规定，法国有权对德军进入这个非军事区采取军事行动，英国也有义务以自己的武装部队来支持法国。

而英国和法国除了空洞的警告之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1936 年 10 月，曼施坦因晋升少将，出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部第一军需部长，不久又升任德国陆军总部首席副参谋总长，开始直接接触德国军界的高级决策机构，他的直接领导是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将军和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

冯·弗立契将军是 1933 年秋天当上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在曼施坦因看来，他具有优美的骑士风度，是一个聪明谨慎的军人，对于战略和战术都具有健全的观念。

像他那个时代的老军人一样，他的技术知识不太丰富，但却能毫无偏见地接受新的观念，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雅量。他从前在陆军参谋本部担任过第一厅厅长的职务，在这个位置上，曼施坦因也干过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这位老将军通常带着他那副老式的单片眼镜，并不时地转动一下，对部下显得和蔼可亲。

在弗立契下台之后，曼施坦因曾在陆军参谋总长贝克的手下工作过很短的一段时间。贝克将军却是一个不很容易接近的人，即使是对他的副手也是一样。他的个性固然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是态度太冷静之故，显得缺乏热情和想象力。贝克还是一个言必称毛奇的旧派思想家，他对近代的技

术问题却是一点也不了解，他想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改组陆军参谋总部。

而曼施坦因在性格上与贝克将军有着很大的差异，他是个生性活泼、想象力丰富、反应敏捷且语言有点刻薄的人，所幸的是他们之间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关系还算融洽；因此，在古德里安指责陆军参谋总部是实施他的装甲计划的绊脚石的时候，曼施坦因很是为贝克鸣不平。

贝克对新事物并不敏感，所以他反对德军建立装甲兵并把它当作一个独立军种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则是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人所热衷的。他希望战车只是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就是装甲兵旅。他对于建立装甲师的组织毫不感兴（这位贝克将军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走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浇人家一瓢凉水，他总是把一切问题都看出来，然后主张从长计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提出了著名的“迟滞防御”战术，而这种战术，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成功。

1938年2月4日，柏林的各家早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总司令弗立契等数十名高级军官被免职的消息。这一天对于德国陆军高级指挥体系来说，是第二个“黑色的日子”，而第一个“黑色的日子”是1934年6月30日，这一天行刑队枪杀了德国国防军的两名高级军官，德国军官团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没有所表示。

勃洛姆堡的免职，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个人的私生活。大约是在1937年底，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向他的女秘书格鲁恩小姐求婚。这位国防部长的元配妻子是一个退休陆军军官的女儿，他俩是1904年结婚的，她于1932年去世，他们的五个孩子都已经成人，最小的女儿已经于1937年底与凯特尔将军的长子结了婚。

在他向女秘书求婚之前，他只知道这位漂亮的格鲁恩小姐并非出生于贵族之家，而德国陆军的一个高级军官与一个平民出身的女人结婚是得不到贵族气浓厚的军官团的同意的，这也在预料之中，所以他就去和戈林商量。戈林不仅同意他的婚姻，而且答应跟希特勒去疏通，而且在1937年12月22日鲁登道夫的葬礼上，希特勒同意他的婚姻并祝他美满幸福。他们的婚礼是于1938年1月12日举行的，希特勒和戈林都出席了婚礼并当了主要证婚人。

新婚后，这对新人离开德国到意大利去度蜜月，柏林的警察总局调查了这个前秘书兼速记员埃娜·格鲁恩的档案，看后吓了一跳。这位元帅的新夫人在警察局里有过作妓女的记录，并曾因拍春宫照片而被判过刑。而且，这位年轻的元帅夫人从小是在她母亲经营的一家按摩院长大的，在柏林，按摩院就是变相的妓院。

戈林最后得到了这份材料，这正是他取得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好机会。戈林把这份材料交给希特勒看，希特勒勃然大怒，他的元帅欺骗了他，让他当证婚人，把他当傻子。于是戈林找到了刚刚回到柏林的勃洛姆堡元帅，要求他辞职，参谋总长贝克也添油加醋地说，军官团不能容忍高级军人和一个婊子结婚。1月25日，元帅被希特勒正式免职，这位60岁的将军携年轻的妻子离开了柏林。从此，冯·勃洛姆堡的名字从德国陆军的名册中永远地消失了，即使他在战争开始后表示愿意效劳也没有被希特勒重新启用。1946年，他死于纽伦堡监狱。

陆军总司令弗立契显然是继勃洛姆堡担任战争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最合适人选，但就在勃洛姆堡妻子的材料交给希特勒的同日，戈林也把弗立契犯有德国刑法第175条的鸡奸罪的材料，同时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要

求弗立契立即辞职。弗立契拒绝辞职并要求军事荣誉法庭来举行审判。但几天以后，还是被希特勒免了职，同时 16 名德军高级军官也被宣布退休，另有 44 名高级将领被调到低级的指挥部去了。

陆军同司法部合作对弗立契被指控的罪名进行了调查，最后确定弗立契无罪。

在宣布判决的时候，把军官团的一些高级军官召到了柏林，听取宣判。希特勒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对这件事向国防军表示了歉意。军官团要求让弗立契官复原职，但没能实现，只给了他德军第 12 炮兵团荣誉团长的虚衔。诬告他的人被判了死刑，但幕后指使者却安然无事。

1938 年 2 月间，也就是在希特勒大肆扩张德国军备的时候，弗立契被免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曼施坦因也因与弗立契私交甚厚而被解除了在陆军参谋总部中的职务，并被调离陆军参谋总部，改任驻李格尼兹的德国陆军第 18 师师长。曼施坦因举家从柏林搬到了李格尼兹，并一直居住在那里。同年，他又以勒布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了德军对捷克苏台区的占领。

弗立契被免职之后，布劳齐特希将军接替了陆军总司令之职。这位继任的总司令 1881 年出生于柏林，1912 年，他未经军事学院的培训而直接调往陆军参谋本部。

1937 年被任命为驻来比锡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一年后接任陆军总司令之职。

曼施坦因原指望勃劳希契在担任总司令之后，能为他的前任弗立契将军讨个公道，但他却让曼施坦因失望了。勃劳希契未曾干预此事，后来曼施坦因才知道，这位总司令三缄其口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已经奉命参与了清洗弗立契的行动，而且当时希特勒还给了他一笔钱，以解决他财务开支上的困难。

曼施坦因出任德军首席参谋次长到 1938 年为止，这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他在这个职位上任时，曾经负责拟定抵抗法军侵入的计划和抵抗法捷两军联合侵入的计划。希特勒在吞并捷克时，部分借鉴了这个计划。

在这段时间内，不仅德国的扩军行动进展迅速，而且德国的战役战术理论也有所创新。

曼施坦因承认，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和发展主要归功于古德里安。古德里安主张把战车集中起来当作一个主要的兵种使用，另用与战车速度相同的摩托化步兵和炮兵作为支援，这样才能执行作战甚至于战略的任务。在另一方面，参谋本部却记得西线的血战教训，决定要使构成德国陆军主体的步兵师，用密切的装甲支援来恢复其机动，可能采取战车旅的方式，来克服敌方的野战工事和炮兵、机关枪的防御火力。

曼施坦因所建议的办法是成立一个新的突击炮兵种，突击炮既非坦克，又非装甲车，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装甲保护的自行火炮，担负对步兵的密切支援任务。这种突击炮装备着无旋转炮塔和开顶的装甲履带车辆，装甲车上架设一种有限旋转度的 75 毫米火炮，能用直接火力来击中目标。此种战斗车辆和担任突击任务的步兵一同前进到目标附近，然后迅速攻击敌方据点。

1935 年秋天，曼施坦因任陆军参谋总部主管作战的第一厅厅长的时候，首次提出了建立突击炮兵种问题的报告。他的这一独出心裁的报告立即受到了陆军总部一窝蜂的反对，因为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军务署、兵工署的

首长都是炮兵出身。

另一方面，装甲兵和战防炮兵则认为发展突击炮是争夺和占有自己兵种所急需的材料和经费。

步兵对于曼施坦因设计的突击炮这一新式武器很感兴趣，但却希望由步兵自己使用。最后，还是陆军总司令弗立契赢得了胜利，他热情地支持了曼施坦因，因为他是骑炮兵出身，他把突击炮理解成一种机械化的骑炮，这与曼施坦因的初衷并不十分吻合；当然，有人出钱把突击炮变成可以使用的武器，总比停留在设计图上要好得多。因此，此种新突击炮遂成为炮兵的一个分支。突击炮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发挥了威力，据说到了 1944 年初，已经击毁了 2 万辆敌人的战车。最后，装甲兵也使用了这种装甲战斗车辆，而在 1943 年之后，这种装甲战斗车辆也大量为苏军所仿效和使用。

曼施坦因到了 1938 年 3 月 7 日，才第一次与希特勒发生密切的接触，当时他由于受弗立契免职的影响而调任师长，但由于当时的总参谋长贝克要求他暂时帮忙，所以尚未离去。那天上午，希特勒突然宣布召见曼施坦因，不知吉凶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八章 恃强凌弱侵波兰

左迁师长练新兵，白色作战上日程；
集团军任参谋长，朝今夕改事难成。

希特勒于 3 月 7 日上午，下令召见参谋总长贝克及总部的其他高级将领，埃里希·曼施坦因尚未离去，故也应召前往。元首希特勒向他的高参们说，他准备侵入奥地利，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曼施坦因初次在如此近的距离接触希特勒。他有些为他的魔力所倾倒。在回来谈起这次会见留给曼施坦因的印象时，他评价希特勒的谈话很合逻辑，具有说服力，而且其分析就本质而言也是正确的。另外希特勒对于武器的发展特别感兴趣，也许只有火箭是例外。希特勒对于这一方面不太重视，但希特勒对于战车和战防武器的改进和生产却给予极大的支持，这些都博得了曼施坦因初期对希特勒的好感。于是参谋总长贝克率领曼施坦因等得力干将，奉命立即准备入侵奥地利的行动计划。

在入侵奥地利的计划制定完毕并很快成功实施之后，曼施坦因就把他的职务交给哈尔德将军，于 1938 年 4 月到陆军 18 师任师长。他与哈尔德将军个人交往并不多，哈尔德也没有把那年秋天秘密拘捕希特勒并把希特勒交付审判的计划告诉他。远离总部的曼施坦因只听说希特勒与贝克对于捷克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并因此而使贝克辞职。

曼施坦因自己认为，他之所以被免去陆军参谋总部首席参谋次长的职务，完全是一种阴险的政党阴谋在作祟。弗立契被免之后，株连了一部分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部下，包括曼施坦因本人，他们与他一同被逐出了陆军总部。对于一切属于高级统帅部主管范围的事情，他当然是无权过问。贝克的辞职也使曼施坦因失去了与参谋总部的最后一点联系。

1938 年 4 月，曼施坦因离开权力倾轧的柏林，来到了李格尼兹的陆军

第 18 师。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师级主官，而不像以前只作一名总部机关的高级幕僚。曼施坦因把他从参谋总部去职的烦闷丢开，专心致力于 18 师内的事。这是一个新建的师，恰好也要一个像他这样资历的人投入全部精力。整天是眼花缭乱的调动、变更，因为当时陆军的扩充工作距离完成的标准还相差很远，新的单位继续编成，已有的部队不断地被改组，军官和士官的人数激增，繁忙的军事训练，真有些令他目不暇接。

曼施坦因逐渐满足了这种紧张的生活方式，在柏林驻了几处之后，很难得又有了这种再与战斗单位发生直接接触的乐趣，它们可以使人忘却烦恼。组成 18 师的军人大多是西里西亚籍，有史以来，西里西亚就是产生良好军人的产地，对他们的教育训练上一种很愉快的工作。

由于总部再也没有亲近者提供消息，所以只到 1939 年的夏季，曼施坦因才知道希特勒准备对波兰实施一次攻势，代号为“白色作战计划”。在此之前，曼施坦因的第 18 师正忙着修建德国东部边界上防御工事，接到的却是准备进攻的命令，感到多少有些突然。

1939 年 8 月，德国实行了战争动员，希特勒准备进攻波兰，成立了南方集团军，该集团军由德军第 14 军团、第 10 军团和第 8 军团编成。南方集团军的使命是从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出发，歼灭魏克塞尔河的波兰军队。具体细节由集团军自行安排。

在“白色作战”命令中，曼施坦因被内定为南方集团军总部的参谋长，总司令则内定为伦德斯特上将，那时伦德斯特早已退休。希特勒的一纸命令，不仅重新把伦德斯特召回现役，而且把曼施坦因从 18 师师长的位置，调到南方集团军，担任集团军参谋长。

因为德国集团军级的建制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在总动员时才得以成立，在此之前先组成了一个小型的工作小组，开始处理有关“白色作战”命令的诸项事宜。

1939 年 8 月 12 日，南方集团军的工作小组一行，来到设在德国西里西亚的纽汉麦训；练区中心的办公室，布鲁门提特上校前来迎接他们。布鲁门提特上校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来此之前在陆军参谋总部中任职，内定为南方集团军参谋总部的作战处长。他与曼施坦因可说是老相识，在入侵苏台区的时候，他们同在李布将军的军团参谋部工作，曼施坦因当时任军团参谋长，布鲁门提特在他手下工作很是卖力，曼施坦因非常信赖他，评价他有能力，而且自信心很强，工作效率非常高，军人举止也很得体。曼施坦因尤其欣赏他打电话的姿势，他总是对答如流并具有幽默感。

8 月中旬，工作组刚刚安营扎寨不久，南方集团军的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也来到了纽汉麦。这位集团军总司令完全是一个老派的绅士的作风，长着修饰整齐的胡须，衣着一丝不苟。曼施坦因很早就领教过伦德斯特的大名，他能在刹那之间把握任何问题的要点，而不管一切小问题。

正在他们聚集纽汉麦的时候，恰巧，曼施坦因曾经指挥过的第 18 师也在这一地区训练，从事定期的团级和师级年度演习。老部 F 相见，自然免不了向已经升任南方集团军参谋长的曼施坦因打探一番关于未来对波兰战争的消息。

不仅下级军官和士兵们关心未来的战事，在南方集团军总部的私人话题也多是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预测。曼施坦因对他的集团军司令部参谋们谈了自己的看法：

“诸位，大家都知道元首希特勒正在和波兰谈判，相信大家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苗头——对谈判结果并不容乐观，同时诸位也应该注意到英国对波兰的承诺。由于有了英国对波兰的承诺，德国极很有可能最后不会发动战争，而我们屯兵于此的目的，无非是在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在谈判桌上能变成使天平向德国倾斜的砝码。”

看到大家围坐在临时搭起的大会议桌旁聚精会神地听，曼施坦因讲起来有些得意，就像在柏林军事学员的讲台上一样：

“在德国拟定的计划真正付之于行动之前，并不等于德国就肯定要打一场战争。”

我认为，元首采取的虽然是一条在刺刀边缘的危险路线，但他却有着惊人的好运，这一点简直是不可思议，截止到目前为止，他完全没有使用武力，就达到了一切政治目的。”

伦德斯特也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他对元首的崇敬之情：“元首与我们不一样，他似乎具有一种几乎是万无一失的直觉，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好像是永无止境。”

曼施坦因对集团军总司令补充自己的观点非常感谢，他接着说：“我们反问自己，过去的一切都不需要战争，难道这一次就产同了吗？诸位请看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虽然元首在 1938 年也曾陈兵于国境之上，但结果还是没有发生战争。以本人在参谋总部的经验，元首自己曾经不只一次保证过，他绝不会那样疯狂，像 1914 年的德国一样，贸然发动一个两线的战争。我们的元首并不是一个傻瓜，还不至于为了但泽或波兰走廊问题，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

曼施坦因几步走到了墙上悬挂的巨幅作战地图前面，指着周围已经被标满了德军进攻箭头的波兰：

“我理解诸位此刻的心情。波兰凭借《凡尔赛和约》兼并了德国领土但泽，对于我们军人而言，波兰一直都是我们痛心疾首的对象，这种兼并既无历史根据，也不合民族自决的要求。这种兼并更使我们想到了德国国力的微弱。每当我们观看地图时，就会使我们为这种危险的情况而担忧，德国国界是被不合理地分裂了！我们的祖国是被肢解了！那条走廊切断了东普鲁士与德国之间的——联系，使我们有一切的理由为这个可爱的省区担忧！”

曼施坦因看到部下似乎被打动，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就把手往下一按，作了一个约束的手势，仿佛如果不是他拦着，手下的这些人真会立时冲出去：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敢想象对波兰作一次旨在收复但泽的战争，除了其他的考虑之外，也还有一个单纯的军事理由：任何对波兰的攻击，都将使德国陷入两面或者两面以上的战争中，而这是德国所难以应付的。在德国国力弱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是波兰会主动使用武力，波兰民族主义分子一旦在波兰国内获得决定性势力，就有可能侵入德国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但现在不同了，德国国力已经强盛，我们巴不得波兰先动手，这样就可以用自卫来解决边界问题。冯·赛克脱将军说得好：波兰的存在是不能忍受的，与德国的基本需要也不相符合，利用它自己的内在缺点，加上俄国的力量，我们能够消灭波兰！”

曼施坦因凝视着地图上波兰国界以东的大块苏联版图，若有所思，继而摇了摇头，把话又收了回来，声音也小了许多：

“但是，波兰消灭之后，俄国将是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没有了波兰这个夹在德国与俄国之间的缓冲国，德国与俄国的军事强国就大容易发生冲突了。所以完全取消波兰，对德国也未必有利。

所以我们不管喜欢与否，都应该在我们与苏俄之间保留一个波兰，尽管我们站在军人的立场上对于东疆的无理割裂十分反感。无论如何，波兰比苏俄是一个危险性较小的邻国。

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能修订德波边界，使人口主要为日耳曼人的地区，依照其天然权利归还德国。但同时从军事观点来看，我们国内波兰人口数量若是增加了，也潜藏着危险。”

在座的参谋人员觉得曼施坦因的话有理，于是齐声称赞参谋长高见。

直到 1939 年 8 月下旬，德军步兵师开始在奥德河东岸一线展开，而装甲与摩托化师也纷纷开入该河西岸上的集中地区的时候，曼施坦因还抱定这一切军事措施，都只不过是增强对波兰的政治压力而已。另外，希特勒的一些自相矛盾的作法，也有理由使人相信，大战不会爆发：进入 1939 年夏季以来，希特勒命令开始用疯狂的速度构筑“东墙工事”，动用了包括曼施坦因以前的第 18 师在内的许多德军步兵师，轮流开往波兰边界上去作工事。假使元首下决心进攻波兰，修筑防御坚固工事的目的又何在呢？德国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最佳方案，就是应该采用攻击先击倒波兰，而在西面采取守势。基于上述想法，曼施坦因觉得然特勒修筑“东墙工事”不可思议。

实际上，曼施坦因对德波开战前的形势判断与实际并不吻合，他太拘泥于军事教科书上的教条了，修筑东边界工事的举动正是希特勒的声东击西之计，为了造成战役的突然性，希特勒采取了欺骗手段，这种手段十分成功，不仅蒙骗了波兰人，也使自己的将领感到疑惑不解。

1939 年 8 月 13 日和 14 日，曼施坦因在纽汉麦完成了南方集团军所属各师的最后一次师级演习。演习以阅兵式作为结束，全副武装的德军接受了伦德斯特总司令和曼施坦因参谋长的检阅。

8 月 15 日，南方集团军所属炮兵与空军合作，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技术兵种的实弹射击演习。这次演习出师不利，发生了意外：一整个中队的德军“斯托卡”式俯冲轰炸机，由于对云层高度判断失误，在俯冲时未能及时拉起，而全部撞毁在演习地点附近的一座森林之中。几天后，演习单位返回防地，打点行装，开往上；西里西亚国界。

1939 年 8 月 21 日，希特勒召集各路将领在上萨尔茨堡开会，德军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参谋长、各军团司令及参谋长、德军海空军高级将领都应邀参加，伦德斯特和曼施坦因提前两日动身，途中在林茨曼施坦因妻舅的别墅中休息了一夜。林茨位于多瑙河畔，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古城，城堡中的古老教堂，建筑宏伟，它的高度，甚至超过了奥地利维也纳的著名的斯特凡教堂。纳粹党掌权后，希特勒曾经想把这里建成一座世界性的都会，这里由于很像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素有德国的“布达佩斯”之称。

上萨尔茨堡海拔约 2000 米。由于战争的临近，德国保安部队在山的周围高高架起了铁丝网，要经过数道戒备森严的岗哨，经过繁琐的验证手续才能过关。这使曼施坦因联想到了一个圈着野兽的围场。这里原是农民的庄园，被用钱买了下来，又征用了周围的部分土地，于是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蹩脚的纳粹设计师，破坏了这里自然优美的环境，竟在这山色瑰丽的地方修起了一个公路网，原来的松针覆盖、盘根错节的林中幽径，被铺上了沥青，失

去了原有的韵味。

作战会议是在希特勒上萨尔茨堡的别墅会客大厅中举行，这个大厅是希特勒在这所建筑中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因为这个客厅里有一扇硕大无比的落地窗，从这个窗子极目远眺，翁特尔斯山、贝希特斯加登山和萨尔茨堡可以尽收眼底。根据传说，沉睡在翁特尔斯山中的查理大帝有朝一日终将苏醒，重建昔日耀武扬威的日耳曼帝国。

希特勒在这栋别墅的设计上，也可以说是独出心裁，把汽车库修在了会客厅的楼下，一旦打开了那扇窗户，浓厚的汽油味就会徐徐飘进大厅。大厅的墙壁和天花板都是用明亮的白色落叶松木镶成，座椅也不相同，有沙发、藤椅和扶手椅。这个大厅平时不召开会议的时候，也用来放映电影或者欣赏音乐，通常播放希特勒所喜欢的瓦格纳歌剧中华而不实的音乐。

出席会议的将领们纷纷落座之后，希特勒还没有露面，待在自己的休息室中与纳粹党内的高级将领商讨着什么。不久，由休息室通往会客室的门开了，但最先进来的不是希特勒，而是戈林空军元帅。

曼施坦因对这位大腹便便的纳粹元帅一向无好感，尤其是戈林的装束，与将要在这里举行的会议极不协调：他上身穿一件软领的白色衬衫，上面套绿色的短外衣，外衣上钉着令人炫目的黄皮大纽扣；下身穿灰色的短裤和长统灰色丝袜，对他的大肚子颇有衬托之效；丝袜的文雅又被他脚上所穿的一双皮靴所抵消。他的腰上，古里古怪地系着一条红皮镶金的腰带，腰带上挂着一支珠光宝气的短剑。戈林的这身打扮与其他前来参加会议的人笔挺的军队制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曼施坦因对邻座的沙尔穆兹将军耳语道：“我相信这个胖家伙是我们这里武装最为强大的人。”

希特勒随后而来，向在座的三军首领们宣布了他要以武力解决波兰问题的决定。

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想象希特勒在宣布战争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声嘶力竭、歇斯底里，甚至跳上了桌子。但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那样，希特勒是个高明的心理学家和演说家。曼施坦因感到，他在语调上，明确无误地表示了他发动战争的决心，但在措辞上却是十分高尚，满口的“国家”、“民族”、“荣誉”之类。

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演讲全文，曼施坦因并没有保留，他只记录了希特勒讲话的要点。

希特勒认为，德波问题总解决的时机已经到来，对此他下定了决心，即使是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况且波兰也有在德国的压力下屈服的可能；西方国家不会因波兰问题而向德国动武，因为其一，英法战争准备不充分，尤其空军和防空两方面更是如此；其二，假如西方国家对波兰进行有效的援助，惟一途径就是攻击德国西部的齐格菲防线，这样会牺牲好多士兵的生命，西方国家不愿为此付出如此大的牺牲；其三，国际局势的紧张，尤其是地中海局势紧张，使英国的自由受到相当的限制，法国国内政局动荡亦不能全力以赴；其四，从政治家的个性来说，主事的英国张伯伦和法国的达拉第都不敢作宣战的决定。

希特勒的分析虽然入情入理，但曼施坦因对此还是深有顾虑。希特勒随即又宣布了一项令曼施坦因、也使在场所有将领都为之惊异的情况：德国要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

来此途中，伦德斯特和曼施坦因在报纸上看到了德国与苏联签订一个

经济协定的消息，已经感到意外，这次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又当着众位高级将领的面，向希特勒辞行，说立即要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得意地对大家说，利用与苏联签订条约的手段，他就夺去了西方国家手中的王牌，今后对德国的封锁由于有了苏联的供应，便不再有效。当然斯大林也从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捞到了不少好处。

希特勒宣布的这一消息，却又使与会的高级将领对战争能避免——就像慕尼黑会议的最后 5 分钟一样——产生了幻想。德苏经济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得西方国家对德国的封锁无效，1939 年 8 月 19 日在柏林签署的德苏贸易协定规定，德国在今后 7 年内向苏联提供 2 亿马克贷款，年息为 5%，而苏联向德国提供 1.8 亿马克的原料物资。8 月 23 日又在莫斯科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就划分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了协议。西方国家不肯在西线对坚固的齐格菲防线发动进攻，那么，英法对波兰的保证已经变得毫无价值，并且还会像上次对待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反过来劝波兰作出让步，否则不单是德国，就连过去的盟友苏联，也将从背后向波兰动手，波兰能不屈服？

在危机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希特勒却突然把所有的德军高级将领都召集到上萨尔茨堡去开会，这是一个很难于保密的行动。就等于给波兰一个信号，波兰该屈服的时候到了。

上萨尔茨堡的作战会议开完之后，伦德斯特和曼施坦因起程返回南方集团军设在莱希的司令部。途中经过李格尼兹的时候，伦德斯特建议曼施坦因回家看看，因为战争爆发后恐怕就难有机会了。于是曼施坦因中途下车，在李格尼兹与妻子和孩子盘桓了一天。

1939 年 8 月 24 日，伦德斯特上将正式接管了南方集团军的指挥权。集团军总部设在莱希的“圣十字架”修道院中。8 月 25 日下午 3 时 25 分，曼施坦因在集团军司令部接到了陆军总部发来的电令：

“执行‘白色作战计划’：D 日——26.8；H 时——0430。”

这个命令的涵义就是，最高统帅部已经把进攻的日子定在 8 月 26 日，具体时间为凌晨 4 点 30 分。所剩时间无多，司令部作战参谋人员马上把这命令传达给所属各军，命令的细节由参谋长曼施坦因亲自处理。

曼施坦因与伦德斯特，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总司令，可以说是天生的一对。

他们都是德国格罗斯利希费尔德军校的毕业生，伦德斯特家族也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军人世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 850 年之前，他的父亲当过骠骑兵，官至少将。他比曼施坦因早 10 年进入柏林军事学院学习，随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之后，龙德施泰德已经晋升为西线第 15 军参谋长。1932 年时已经是管辖四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的柏林第一集团军司令了。伦德斯特 1938 年被提升为上将，恰好是这一年，曼施坦因被晋升为中将。曼施坦因精力过人，对于一切细节都不放松，而伦德斯特则不亲细务，他宁愿无事就看侦探小说，以便保持冷静的头脑，好来作重大的决定。

当一切布置完毕，伦德斯特与曼施坦因正在共同享受和平的最后一次早餐之际，陆军总部又用电话传达了下述命令：

“不要开始敌对行动，停止一切部队运动。仍继续动员。对于白色计划和西方计划的部署仍照预定速度推进。”

希特勒并没有把叫停的原因告诉集团军。在最后的 5 分钟之内，收回

成命是十分困难的。在接到下午 3 时 25 分的命令之后，集团军司令部已经对部队下达了开进的命令，集团军所属的三个军团，从上西里西亚到斯洛伐克西部一线都已经向德波国境线开拔，而现在又得让他们停下来。此时所有的各级司令部，都是在运动之中，而无线电通信又受到了保密的限制。尽管有这困难，曼施坦因还是如期把命令传达了下去。

这时，一位通讯参谋前来报告，惊出了曼施坦因一身冷汗：斯洛伐克东部驻扎的一个德军摩托化步兵团，与所在的师失去了联系，无法告之进攻时间更改的命令。

万一这个团得不到停止行动的命令而擅自发动了进攻，那岂不是破坏了元首的计划？这个责任谁负得起？

不知这个团提前没提前发动对波兰的进攻，且听下章分解。

第九章 攻陷华沙再调西线

三路大军袭波兰，从此问世闪击战；
移师西线再寻衅，黄色计划表悲观。

曼施坦因听到这一消息之后，马上让这个师派出了一位传令军官，乘飞机前去传达命令。这个军官乘坐一架斯托卡型联络飞机，在队伍开进的上空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团，联络机在黑暗之中降落在纵队的前头，才把他们制止住了。曼施坦因这才松了口气。对于发动战争这样大的事，岂可反复无常？

1939 年 8 月 31 日傍晚 17 时，集团军总部又接到了新命令：

“D 日——1.9；H 时——0415”

由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伦德斯特和曼施坦因对这个新命令最后能否实行，都深表怀疑，所以准备好了一切预防措施，随时准备悬崖勒马。他们都是整夜未眠，一心盼望着希特勒再次收回成命。但一直等到凌晨，再没有接到更改的命令，于是德国入侵波兰的战争终于打响了。

波兰曾经在历史上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兰取得了独立，波兰同苏联和德国于 1934 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德国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中，波兰从中获取了 409 平方英里的捷克领土。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已经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波兰。

“白色作战计划”规定，德军入侵波兰总兵力约 150 多万人，其中 42 个师是正规部队，其中包括 24 个步兵师、3 个山地师、6 个装甲师、4 个轻装师、4 个摩托化步兵师外加一个骑兵旅。另外还动员了 16 个新组建的师，若干个党卫军师，也将参加对波兰的第二波到第四波的攻击。德国空军的主力分成两个军团（航空队），分别配属南北两个方向的集团军。德军对波兰作战计划的基础，就是想尽量利用其边界的全长，以便从一开始起就能包围波军。因此德军部署的侧面的兵力，分成两个距离较远的集团，而中央的奥德河—华尔塔盆地地区，几乎是门户洞开的。

德军北方集团军，总司令博克上将，参谋长沙尔穆兹将军，下辖第 3 和第 4 两个军团，共 5 个步兵军和 1 个装甲军。第 3 军团在东普鲁士展开，

由库赫勒将军率领，第4军团由克鲁格上将率领，在波米拉尼亚展开。北方集团军的任务就是首先切断但泽走廊内的波军，而后由东普鲁士南下，从背面包围攻击维斯拉河上的波兰守军，并从东北方向迂回华沙。

曼施坦因所在南方集团军的兵力比较强大，实施主要突击，共计8个步兵军和4个装甲军，下辖3个军团，由南向北分别为：第14军团由利斯特上将率领，在上西里西亚、摩拉维亚东部和斯洛伐克西部展开；第10军团由赖歇瑙上将率领，在上西里西亚周围和克劳兹堡南部展开，第8军团由布拉斯可维兹上将率领，在西里西亚中部展开。南方集团军的任务是首先歼灭西里西亚地区的波军集团，而后从西南方向迂回华沙。

这两个集团军由两个方向以华沙为目标实施向心突击，突破波军防线后，合围并歼灭各孤立的波军集团。

波兰统帅部也曾制定了对德国的作战计划，如果德国进攻波兰，乘德军主力尚未东调之机，波军首先向北进攻，夺取但泽和德国的东普鲁士，以消除北方的威胁，在西部和西南部边境采取守势，阻止德军的进攻，等待英法军队和寒冬的到来，再向西粉碎德国。波兰在8月24日局部动员，30日宣布总动员，由于时间仓促，只动员了部分步兵师和骑兵师，武器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货，空军虽然有1000余架飞机，但不够现代化。

波兰军队根据上述企图，预定编为七个军团和另外三个战役群，沿东普鲁士配置了两个军团和一个战役群，沿西和西南部边境配置了四个军团，另外一个军团和两个战役群配置在维斯拉河以东地区，作为预备队。

希特勒的战役欺骗手段取得了成功，使波军统帅部的作战计划没有来得及实施。

在发动波兰战役之前，德军除了大张旗鼓地修筑德波边界的工事之外，还以演习为名，向德波边界集结军队和作战物资，部分德军扮成但泽军队的模样，从东普鲁士开进但泽，德国的法西斯组织黑卫团，也以进行体育比赛为名进入但泽，在开战前的但泽，采取许进不许出的措施，到处张贴“同志诸君，请免尊口，以免后患”之类的恐怖标语。

在外交方面，1939年5月德国提出要求波兰交还但泽走廊，希特勒于7月表示，德国方面绝不至于因但泽问题引起冲突，8月又派戈林向波兰驻德大使表示但泽问题乃小事，同意通过调停和谈判加以解决。8月25日，德国派遣了一艘战舰武装访问了但泽。此外还特地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了波军总参谋部，并向波兰军事当局解释：“德国进攻波兰全是谣传，德国确定不动员。”8月31日晚间，开战前的数小时，德国外交部长还假装非常亲热的样子接见了波兰驻德大使，并举行了会谈，会谈后，柏林电台立即广播了德国的和谈方案。

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50分左右，正是人们酣睡的时候，德国撕毁了1934年签订、为期10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出动了2500架飞机，集中了上万门大炮，不宣而战，首先向波兰海尔半岛上的海军航空站和浦克机场，暴风骤雨般地投下了第一批炸弹和燃烧弹，刹那间，轰炸遍及了波兰全国。数小时内，波兰境内重要军事目标均遭到了连续轰炸，波兰空军的21个主要机场同时遭到袭击，交通通信枢纽、电站、桥梁等行政中心遭到破坏。同时，伪装成友好访问的德国战舰“霍尔斯坦”号，也在但泽附近的港口向波军的军用品基地开了炮。

1939年9月10日，法国的甘末林将军给波兰驻法国巴黎的武官写了一

封信，这封信后来为曼施坦因的部队缴获。信的内容是回答波兰人询问波兰何时能得到法国有效的军事援助，甘末林要求波兰驻法国的武官转告波兰统帅部的斯米格雷元帅：

“在东北地区中，我们正规师的半数以上都开始行动，自从我们越过国界之后，德军开始进行激烈的抵抗，尽管我们有了一些进展。可是我们却被陷在静态战争之中，而敌人对于防御却有良好的准备，同时我们还缺乏必要的炮兵。

“所以我已经履行了我的诺言，在法国动员后的 14 天，我的主力开始发动攻势。”

由此看来，法国确实答应过波兰人，但要过整整的 14 天才能开始发动攻势。实际上，法军在西线上的兵力早已超过德军甚远。法军 100 多个师的兵力躲在马奇诺防线的背后。9 月 3 日，法英向德国宣战，宣战后一个月，英国才向法国派出了四个师的兵力驻在法比边境。

南方集团军按照白色方案的部署，于 1939 年 9 月 1 日拂晓时分，越过了波兰国界，但集团军总部最初却没有跟进，还设在圣十字架修道院中。该修道院是天主教会的一个训练机构，位置在莱希城的郊外，院里有许多空着的教室和宿舍，作为一个战时的高级司令部，实在是一个理想不过的地方。

集团军司令部工作人员过的是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所吃的食品与普通士兵并无二致。年轻的参谋人员还不觉得怎样，像伦德斯特和曼施坦因这般年纪并过惯优越生活的人，有点吃不消。尤其是晚餐，天天吃军用面包和压硬了的腊肉，非常影响胃口的消化。修道士们十分同情他们，把自己种的蔬菜拿来给他们吃。晚饭后，伦德斯特和曼施坦因及司令部的年轻参谋军官们，时常与修道院中的主持闲聊。主持把他在世界各地传教的经历讲给他们听，情节相当动人，使他们大开眼界。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于紧张的军旅生活之余，也算是一种调剂。

9 月 1 日攻击发起后，这种轻松没有了。曼施坦因整夜待在办公室中，焦急地等待前线传回来的战报。必须经过好几个钟点，集团军参谋部才会接到层层传来的前线消息。

曼施坦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也理解前线官兵此刻的心情。大凡参加过战争的人都知道，前线的官兵神经最紧张的时候是在攻击发起之前，在战壕中等待预定时间的到来；可到了攻击发动起来，在第一线的将士们就如释重负，完全忙于周围的战斗，对于其他事情反倒不再关心，心安理得，听天由命。

而现在曼施坦因待在集团军司令部中，又有一种相反的体会：攻击的开始就是等待的开始，一个集团军参谋长是不能老是向下属各军团、各军师询问战况的进展，这样只会把他们弄得更紧张。所以最好还是静候佳音。一般认为坏消息传得快，但根据曼施坦因多年的参谋生涯，德军的传统却是相反，战况发展顺利，消息就传得快；如果攻势发生了顿挫，则前线就会是一片沉寂，或者是交通线被敌人切断，或者是下级部门不愿意把当前的坏情况直接报给上级，总是希望在情况稍好之后，再来报告好消息，颇有报喜不报忧的味道。

所以必须等到第一批战报送来之后，不管是好是坏，高级司令部中的人才能解除紧张的心理。这种滋味可想而知，自己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够不辜负自己的期待吗？尤其是这次使用了如此大规模的全新兵种—

—装甲部队，其使用情况会尽如人意吗？在德波边界打响之后，德法边界能不能顶住法国人的攻击呢？进攻发起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曼施坦因就是在这种紧张不安中度过的。

不久，第一批战报终于传来，攻势的进展与曼施坦因制定的进攻计划大致吻合。

曼施坦因按照“白色作战计划”，把南方集团军的兵力分成了三路，第一路的第10军团，所辖的5个军（霍斯将军的第15摩托化军、希维德勒将军的第4步兵军、霍普勒尔将军的第16装甲军、勒布将军的第11步兵军和随后跟进的魏特夏将军的第14摩托化军）从上西里西亚进攻，后面跟了集团军总预备队的第7军

南方集团军司令部给德军第10军团规定两个目标，其右翼第15摩托化军与第4步兵军，加上后面跟进的第7步兵军，击败波兰拉登附近的波军；左面的一支，德军第16装甲军、第14摩托化军和第11步兵军负责切断波军从罗兹地区到华沙的退路，勿使波军主力退守华沙。到了9月9日，第10军团基本完成了任务，包围了波军的整整一个军团（7个师）。尽管波军奋力突围，还是无济于事，于9月12日悉数被歼。德军共俘虏波军6万余人，缴获火炮130门。

第二路德军由第14军团从格里西亚突破，渡过桑河，从南面扫荡维斯拉河一线的波军，并与北方集团军的东翼会合。第14军团由布歇将军的第8军、金尼兹将军的第17军、克莱斯特将军的第22装甲军、贝尔将军的第18山地军组成。这个军团的任务是包围在克拉考地区的波军。第14军团的作战是相当艰苦的，尤其是布歇将军的第8军对波兰国境的要塞攻击。9月15日，德军攻占了波兰的卢俄和普里齐斯尔地区，肃清了这一地区的波军并与北方集团军的左翼取得了联系。

第三路担任接应，由第8军团下辖第13军和第10军，以及党卫军摩托化师，对整个南方集团军，从北面给予纵深梯次的保护。

在战役开始后的前九天，战斗进展顺利，都是按照曼施坦因事先制定好的作战进度表进行的。但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已经提醒曼施坦因，波军在波兹南省区集中了强大的兵力，于是曼施坦因在9月8日和9日，两次指示南方集团军北翼的第8军团的参谋长，要他特别注意北面的搜索。估计波军大约有10个师的兵力夹在维斯拉河以南，罗兹与华沙之间。9月10日清晨，第8军团司令部突然报告说，其下属的第30师，已经从北面受到了奇袭，波军的兵力相当强大，该军团为了稳定战局曾经一再发动反击，但都失败了，这支波军估计可能是从波兹南省区中撤退出来的主力，因此请求集团军迅速派一个装甲军来支援。如若不然，波军很可能向南把德军已经占领的罗兹城重新夺回。

曼施坦因向伦德斯特建议，暂时不答应第八军团的这一请求。曼施坦因认为，即使有一个局部严重的危机发生，也不会对整个作战发生重大影响，反而给南方集团军提供了一个赢得重大胜利的机会：现在既然波军主力在维斯拉河以西投入战斗，如果在这一地段将其歼灭，可以省却波军在华沙城下再建战线的可能。

伦德斯特同意曼施坦因的判断，并没有忙于直接增援第八军团，而是开始了一个包围该部波军的计划，投入了集团军总预备队的两个师，向东迂回，在拉登附近的一个轻装师也被抽调出来，担负包围的任务。已经抵达华

沙南部的第 16 装甲军、第 10 步兵军，都转过头来从东面投入对这支波军的围攻，第八军团的任务就是尽量地挡住波军，等到德军形成合围之时，才转入反击。

这样一来，第八军团就要承受波军相当大的压力。为了激励前线德军的士气，伦德斯特上将与曼施坦因亲临第八军团司令部督战。鉴于此役关系过于重大，两人决定他们直接指挥这一战役。9 月 18 日，由赖歇瑙将军指挥德军第 10 军团的两个军从南面和东面、第八军团指挥两个军向北发动反攻，并同时切断波军西逃的退路。为了有把握起见，曼施坦因向陆军总部请求北方集团军派出德军第三军，从北面渡过维斯拉河加强对波军后背的攻击。波军看到四面被围，企图沿着维斯拉河撒向华沙的门户——莫德林要塞。于是曼施坦因又紧急从拉登地区抽出第 15 摩托化军，去封锁这条路线。

波军又对突围作了几次尝试，先是向南，然后是向东南，最后又转向东西，但都没有奏效。于是，在 9 月 18 日，波军完全崩溃，战线沉寂下来。9 月 20 日，各军团上报此次战役的战果：第 10 军团俘虏了 9 万人，大炮 320 门，飞机 130 架和战车 40 辆；第 8 军团也俘虏了 9 万波军，装备不计其数。波军在此战役中，共损失了 9 个步兵师、3 个骑兵旅，另外 10 个师的兵力也被击溃。

下一个目标就是华沙。随着布楚拉河会战波军的惨败，莫德林要塞的波军将要收缩回华沙。南方集团军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追上这支波军部队退守华沙，最好是在波军撤退的途中就消灭他们。

鉴于苏联于 9 月 17 日也对波兰开始采取军事行动，苏德双方决定以维斯拉河为界，希特勒希望赶紧占领华沙，命令德军必须在 9 月底之前拿下华沙。9 月 25 日，曼施坦因调集全部的军团炮兵。

17 日那天，德国电台广播了限令华沙当局于 12 小时内投降的最后通牒，此时，波兰政府和波军统帅部早已撤出华沙，波军统帅部宣布对该城死守到底。

曼施坦因指挥奉命攻占该城的德军第八军团，大致沿华沙城的圆环式铁路进逼，对华沙构成一道严密和连续的封锁线。为了避免华沙城内的巷战，曼施坦因建议使用德军优势的炮兵和飞机轰炸的联合效力，来迫使华沙投降。如果还不奏效，则采取断水断粮的方法。希特勒早就有使用空军轰炸华沙的打算，因此很快得到了他的批准。

9 月 25 日，德军开始向华沙外围的要塞、据点以及重要补给中心发动了炮击。随后，局部的攻击也开始了。为了配合华沙保卫战，华沙西南的波兹南、托斯、罗兹等地共约 10 个师的波军残部，会合起来对华沙南面的德军进行了反击，使华沙坚持了 10 余天。9 月 26 日，德国空军开始向华沙城内散发传单，警告该城即将受到轰炸，并要居民投降。因为波军仍继续顽强抵抗，所以在同一天下午，德国空军开始轰炸华沙。

9 月 27 日中午，伦德斯特和曼施坦因视察了曼施坦因以前当师长的第 18 师，它刚刚攻下了华沙防御线上的两个堡垒，突然听到了波军愿意投降的消息。

9 月 28 日，波兰守军司令与德军第 8 军团司令布拉斯柯维兹将军之间签订了降约，降约上规定，对于平民人口和负伤的波军，应立即予以救济，对于英勇的被俘虏的波军应尽量维持其军人的荣誉。军官被准许保留其军刀，士兵在完成其必要的处理之后，即可获得自由。

虽然波军的主力在布楚拉河会战和华沙保卫战中都被歼灭殆尽，但在格里西亚东部和桑河下游的波军，还不时有零星的抵抗。这时，南方集团军司令部突然接到了统帅部的命令，把刚刚向第 14 军团投降的波兰卢俄城，交给苏联军队接收，并把整个集团军。的兵力都撤到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所划定分界线的后方，这条线东南从波兰的乌左克山口起，到普里齐门斯尔，然后再沿着桑河与维斯拉河，直到华沙。

曼施坦因对元首的这一决定感到愤愤不平，南方集团军在那两条河北岸所做的战斗都是浪费精力，反倒让俄国人坐收渔利。

波兰战役结束了，83 万波军全部覆没。南方集团军一共俘虏波军 52.3 万多名，野战炮 1401 门，机关枪 7600 挺，飞机 274 架，坦克 96 辆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南方集团军死亡、负伤、失踪军官 1260 人，士兵 3 万余人。。

10 月 5 日，也就是华沙陷落的第 8 天，希特勒在华沙城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所有驻扎在该城附近的各师都参加了这次庆典。曼施坦因协同伦德斯特，以集团军负责人的身分参加了典礼。

原定在阅兵式结束之后，离开华沙之前，元首希特勒接见参加波兰战役的高级指挥官们并与之会餐。这次接见的地点选在华沙城郊的一个旧的飞机库中，会场特地安排了一张大桌子，附近一个师的野战厨房专门为这次会见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德军的高级将领们都盼望着元首的到来，亲身受到元首的眷顾和褒奖，那才风光。

但元首使他们大失所望，希特勒只是进到这个旧飞机库里转了一圈，看了看桌子上铺的白色台布和陈列的秋花，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跑到外边与部队坐在一起就餐。他喝了几口汤，并且与周围的士兵闲谈了几句之后，就直接登上了已经发动的飞机。

元首飞走之后，给正在兴头上的德军高级军官们兜头一瓢凉水。军官们议论纷纷。曼施坦因也认为，元首这样做确实过分，这种故意的做作虽然可以表达元首有“接近群众”的美好品格，但他的行动却不一定能起到好的作用，不会赢得军人真正的赞许。曼施坦因觉得，在赢得波兰战役的胜利之后，国家元首为了尊重全体作战部队起见，最应该接见他们的指挥官。这样一定更会赢得军人们的拥戴，把军官们晾在一边的做法，是很失人心的。

波兰战役结束之后，在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曼施坦因检讨了得失：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星期中，决定胜负的两个因素是：其一，装甲部队对波军作正面的突破，它们一直渗透到波军的后方深处，德军的步兵师紧随前进。其二，波军的空军必须被消灭，德军步兵和装甲兵没有来自天空的威胁，加之波军的通信网被德军有效的攻击所切断，使波军对作战不能有任何集中的控制。

“赢得整个波兰战役是因为以下两个条件得以成立：第一，为了在东线保持必要的优势起见，我们在西线就必须准备作相当的冒险。假使西方国家尽可能地提早在西线发动攻势，则战局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波兰统帅部如果不是把兵力分散配置，以图守住所有的东西，而是集中力量于要点之上争取时间，苦撑到联军打到莱茵河为止，那么德军统帅部就不得不叫停。作为波军个人而言，必须承认，他们作战是很英勇的。”

“德国之所以取得成功，进军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速度又取决于大量地使用坦克部队，坦克部队使用得成功，又取决于它的非传统用法。

空军的支援、步兵与装甲兵的成功协同也是一个原因。”

“实际上，真正成功的原因在于，德国军人发现了一种方法使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静止模式中解脱出来，在新工具——装甲部队的帮助下，发明了机动作战的战争艺术，这才是德国成功的真正秘密，也是闪击战的精髓。”

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布楚拉河会战，这是波兰战役中南方集团军的一个杰作，把整个波兰的兵力一网打尽，破坏了波军统帅的两个企图：在维斯拉河湾与德军背水一战，或者牵制德军的重兵集团，从而使维斯拉河以南的波军退往华沙。这一战役使波军的这两个企图都没有实现。

1939年10月15日，曼施坦因在罗兹城南方集团军总部，见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胡辛格上校，他们过去同在一个部门工作，彼此是老朋友了。胡辛格上校带来了一个消息：这个月底，南方集团军总部将移往西线，现在的驻防将由第八军团接替。

1939年10月21日，曼施坦因奉命到设在左森的陆军总部去接受新的作战命令。

赴总部的途中，他顺路去看望了李格尼兹家中的妻子和孩子，也去看了自己的妻舅——他在波兰战役中负了重伤，正躺在林茨的布里斯劳医院中养伤。

波兰战役结束之后，由于南方集团军不久就开到了西线，曼施坦因没有在波兰担任占领军的任务。他渴望着下一次战争，渴望着在波兰战役中崭露头角的装甲兵和闪击战再一次得到实践。

南方集团军司令部于1939年10月24日抵达了西线的科布伦兹，并接管了为了西方战役而新建立起来的德军A集团军。A集团军当时下辖德军第12和第16两个军团。

其前线各师沿着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的边界，一线展开，并且占领了攻击出发阵地。

阵地的纵深，则一直延续到莱茵河的东岸。

科布伦兹市是A集团军总部的所在地，这座美丽的城市坐落在莱茵河畔。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城内的一家名叫里森·弗尔斯霍托夫的旅社，这里对曼施坦因是再熟悉不过的：他在青年时期在附近名叫恩格尔斯的小镇上充当入伍生的时候，他总留连于这个旅社建筑的优美。但是今天，由于法英已经对德国宣战，这里不久将受到战火的威胁。

这座曾使曼施坦因倾心的建筑，带有明显的中世纪教堂的风格，装饰得很华丽，也很宽敞，只是窗户比较小，加之周围参天的树木，阳光能透过的时间很短，所以房内略显阴暗。

距离这栋房子不远处，有一片树林，看上去饱经风霜，已经有了相当的年头儿了，树林正中，立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石碑，那是1812年由法国驻科布伦兹的占领军司令官所树立，碑文亦由法文书写，内容是纪念拿破仑皇帝率领他的军团远征莫斯科，渡过莱茵河。碑上记叙了拿破仑的功绩，通篇都是华丽的辞藻。但在这块碑文之下，又有一段碑文，为1814年拿破仑被打败后，俄军驻科布伦兹的占领军司令所撰，大有“立此存照”的意味。两段碑文并存，确实有点讽刺意味。

“如果元首希特勒能见到这座石碑和碑文，不知他是作何感想！”每当路过这里的时候，曼施坦因都禁不住暗想。

曼施坦因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旅社的古老建筑之中。在此之前，这里一直是德国陆军驻科布伦兹师的师部，现在这个师已经开拔到前线，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为了加强南方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工作，曼施坦因建议，从 A 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门调来了一位名叫特雷斯考的中校军官，他也在陆军参谋部当过军官，为人头脑敏锐，风度优美，非常有才能，在陆军参谋部第一处（即作战处）担任作战参谋，而曼施坦因恰好在这个处中担任过作战处长，因此可以说是曼施坦因的老部下。

特雷斯考日后在曼施坦因所拟定的西线作战“曼施坦因计划”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位中校的夫人是德国前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的女儿，在柏林的社交界有着非常广泛的关系。为能使这个计划取得参谋总部的首肯，特雷斯考夫妇没少在柏林奔波。作为回报，曼施坦因出任装甲军军长和军团司令之职的时候，也曾想再把特雷斯考调来做自己的参谋长，但数次都被陆军总部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别处也需要像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特雷斯考后来在 1944 年 7 月间，作为谋刺元首希特勒的主谋而被枪决。

德军 A 集团军在科布伦兹的整个冬天，都是在沉闷和压抑的气氛中度过。对法国的进攻，曼施坦因认为最好的时机应该是第二年即 1940 年的春天，或者更晚。而希特勒却希望在 1939 年秋天打响；被证明这个季节不行后，他又幻想能够在冬季发动攻势。这位元首非常宠信戈林的空军气象专家给他预测的一段良好的天气，一旦有这样的天气，他就立即发出用代字的命令，要部队开始进入最后的集结地。

可是每一次，空军气象专家的预测总是失败的，不是大雨滂沱，使地面变成了烂泥潭，就是严霜大雪，使战车与飞机无法出动。其结果是一再收回成命，这种反复无常的作法，对于指挥官和部队来说，都是同样的头疼。

曼施坦因亲自起草了一份报告，向最高统帅部诉苦：连续的大雨已经使攻势的部署暂时不能执行。希特勒认为这是陆军将领畏惧作战的借口，于是就派来了他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亲自来视察地面的情况是否有他们所报告得那么严重。

曼施坦因派特雷斯考来应付希孟德，他们两人过去曾是一个团队中的老战友，特雷斯考拉着希孟德在寸步难行的泥泞的耕地上“视察”，整整的一天，晚上掌灯时分才回到集团军司令部，希孟德完全被累垮了。自从那以后，希特勒就再也不用这种方法来检验集团军关于天气恶劣的报告了。

对朝令夕改最伤脑筋的应该是集团军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他这个人是很缺乏耐性的。在这个时候，许多文件像洪水一样冲进集团军司令部，幸亏德军陆军中有一条不成文规定，那就是指挥官应该不亲细务，所以伦德斯特总司令可以不必理会这些文件，每天上午还能够在莱茵河畔长时间地散步。他把这些他不愿意看的文件总是丢给他的参谋长曼施坦因，等曼施坦因处理完毕之后，也到河边去活动一下的时候，他们再一起回来。

这年的冬天，气候也显得十分特别，天气格外地冷，莱茵河水结了冰，时常雨雪交加，伦德斯特却只穿一件薄薄的军用雨衣出去散步。曼施坦因屡屡劝他，有时甚至是向他提出抗议，他却告诉曼施坦因说，他自己这一生当中，从未穿过大衣。

这位年老绅士始终保持着他入伍生团中所养成的斯巴达精神。

“现在我已经到了这般年纪，总不至于再去买一件吧？”他有点开玩笑地对他的参谋长说。

伦德斯特还有另外一个习惯，也使曼施坦因回忆起自己在入伍生时代中的生活。

当伦德斯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中，等候部下的口头报告时——曼施坦因和其他参谋人员，每天都要把情况向他报告——他总是用一本侦探小说消磨时间。当时，侦探小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只能作为一种消遣，而不是高深的军事理论著作。他有时也觉得当着部下的面看这种书很是为难，所以就耍了小小的花招，把侦探小说放在抽屉中看，一见有人进来就迅速地把抽屉关上。这些下级们也故意装做什么也没看见，一本正经地向他汇报。这是在少年候补军官学校时代所采用的老办法。当时，曼施坦因在上自修课时，就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教官。

1939年11月中旬，古德里安将军的第19军军部移到科布伦兹，改归A集团军指挥。

曼施坦因与古德里安有了较多的接触。

为了鼓起高级军官对战争的狂热，纳粹党魁们在柏林进行了一连串的讲话，主讲人有戈培尔、戈林等人，希特勒也于11月23日亲临训辞。听众都是三军的将领。

“空军的将领们，在戈林的领导之下，是绝对可靠的；海军的将领也可以信任，但是党对于陆军的将领们却并不敢这样的信任。”三人的讲话都表达了同一意思。

于是刚刚进行完波兰战役的陆军将领对此是大感不平。

回到科布伦兹之后，古德里安找到了集团军参谋长曼施坦因，表达了对此的不满。曼施坦因也同意古德里安的意见，认为陆军将领们对于这样大的侮辱是不应该一声不吭的。伦德斯特司令官却不肯多管闲事，他对这个事件早就一目了然，他至多只愿意去。和陆军总司令谈谈。

曼施坦因于1939年10月21日到左森的陆军总部，去代表人集团军受领“黄色作战命令”任务的时候，就察觉到陆军总部的情绪似乎十分消沉，这与刚刚在波兰取得的胜利的喜庆气氛是极不融洽的。曼施坦因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主管作战的首席参谋次长斯图普纳格将军和陆军总参谋部的作战处长格莱芬堡上校，他们三人所作的合奏，显得非常低沉。

他们向曼施坦因隐约道出了陆军总部对这个进攻西线的黄色作战计划并没有信心，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德军能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计划只是在希特勒的屡屡催促之下才制定和颁发的。后来陆军总司令和陆军总参谋长到A集团军总部视察时，也忧心忡忡地表达了这一个意思。这未免使得曼施坦因大感惊异，在刚刚指导过德国军事史上最卓越的战役之一后，陆军总部在最高统帅部中的地位就下降得如此之低，这种情况着实令人费解。

波兰战役之时，外部并没有听说过希特勒与陆军总部的争执。在西线发动陆上攻势，具体应该由陆军总部决定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可在9月27日，希特勒事先并未与陆军总司令商量，就直接向三军各总司令宣布，他已经决定在同一个秋季在西线发动攻势，并且准备侵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的中立。陆军总部不得不承认了这一即成的事实，于1939年10月9日，以训令的方式，重申了希特勒的这一决定。

曼施坦因的心里涌起了阵阵的悲哀，陆军总部完全是自动地屈服了。它颁发了一个自己对之都毫无信心的作战训令。陆军总部已经蜕化成一个纯粹技术性、执行性的机关，放弃了对陆战所应负的指导责任。现在，希特勒与他的最高统帅部不仅决定陆军应该进行何种战争，而且连时间、地点和方法也都事先决定了。

在贝克被免职之后，陆军总部中第一个能与希特勒直接接触的人就是新任的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他来自巴伐利亚的参谋部，精通一切参谋业务。自他代替贝克出任总参谋长之日起，就密谋打算推翻希特勒，希特勒自兼陆军总司令之后，哈尔德实际上就是希特勒的参谋长了。对于德国军队的传统来说，一位参谋长对他的总司令缺乏信心，甚至要存心反对总司令，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从陆军总参谋长的位置上来说，他要使总司令希特勒领导 F 的陆军获得胜利；而从一个叛逆者来说，他却不能取得这种胜利，使他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加之哈尔德上将对部队缺乏同情心，使他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1939 年秋季中，陆军总部就是由这样的两个人领导的。

不知哈尔德上将到底将元首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章 屡进奇计遭排斥

西线不甘为牛后，献上冒险奇计谋；
坦克专家实夸奖，入侵法国作鸡口。

德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一接任这个职务，就密谋打算推翻元首希特勒，希特勒也察觉哈尔德有所异动，后来找了个理由把他打发走了事，此是后话。

1939 年 11 月的一天，曼施坦因找到了古德里安，把自己对西线作战的看法说给他听，这就是所谓“曼施坦因计划”的雏形：计划的核心主要就是利用强有力的德军坦克部队，经过比利时南部的卢森堡，直抵色当，突破该区内的马其诺防线，而将整个法国战线一分为二。曼施坦因要求古德里安以一个坦克专家的观点，来研究这个观点是否可行。

古德里安回忆起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在这里打过仗，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就向曼施坦因明确地表示，他在这个地区集中使用德军装甲部队的计划是绝对可行的。但古德里安对这个计划也补充了唯一的附带条件，就是所使用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数目一定得够用。

于是曼施坦因就把这一计划写成了一个备忘录，经过伦德斯特上将的批准和签署，于 1939 年 12 月 4 日送呈陆军总部。伦德斯特支持这个计划，主要是因为这个计划把他所在的 A 集团军作为主攻部队，而以前陆军总部的计划，使他的集团军只处于一种配属的地位。

陆军参谋总部并不能摸准希特勒的脾气，他们认为希特勒并不打算很快在西部发动攻势。在 1939 年—1940 年的冬季中，当希特勒正累次下达命令让部队进入集结地域的时候，曼施坦因接待了负责支援 A 集团军的德国空军参谋长希皮里将军。

“空军是无法在这种积水的飞机场中起飞的。”希皮里将军直言不讳地告

诉曼施坦因。

曼施坦因觉得奇怪，于是问：“德国空军自波兰战役以来，不是有几个月的时间吗？为什么不构筑坚硬的飞机跑道呢？”

希皮里将军就向曼施坦因解释说，过去希特勒一直都在禁止举行任何与未来攻势有关的工作。另外弹药的生产量也始终不曾达到在西线发动大的攻势的要求。

甚至在 1939 年 9 月下旬，波兰战役快要结束的时候，陆军总部拟定的说明文件还认为在 1942 年以前，德国陆军都不可能获得突破马奇诺防线所需的装备。同样，因为德国政府最近刚刚保证过尊重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因此，陆军总部在制定西线作战计划时，没有把德军借道这两个国家的可能性考虑进去。

黄色作战计划中，希特勒坚持在 1939 年 11 月 12 日发动对西方的攻势。并且在 11 月 5 日向对部队发出了代号命令的密电。但这段时间的天气实在是糟糕，无法执行，于是这个时间就被一再顺延，到 1940 年的 1 月底之前，一共更改了 15 次命令。

1939 年 11 月 23 日，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召集了所有各集团军、军团、军的司令官和参谋长会议。希特勒重申，要尽可能提早在西线发动攻势。希特勒批评了陆军总部总是经常妨碍他的勇敢和进取精神。陆军总司令做了他所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辞职。但希特勒拒绝接受辞职。

直到 1939 年 10 月 19 日和 29 日，所颁发的对西方作战计划还是陆军总部制定的黄色作战计划，但这个计划最后并没有得以实施，而是流产了。

陆军总部的计划是：

遵照希特勒 10 月 9 日的训令，陆军总部决定派一支强大的右翼兵力，经过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击败可能遇到的英法联军和荷兰、比利时两国军队，也就是说，要通过右翼的强力突击取得西线决定性的胜利。右翼的兵力由代号为 N 的军团支队（下辖 3 个军）和博克上将率领的 B 集团军组成。这支兵力集中在上莱茵河和艾弗尔北部等地区。B 集团军一共指挥着 3 个军团，整个北翼有兵力计 30 个步兵和 9 个装甲师、4 个摩托化步兵师，占德军西线总兵力的一半。

N 军团支队的任务是消灭荷兰的抵抗，B 集团军的三个军团则通过比利时的北部进攻，其路线经过比利时的列日要塞两侧强大的坦克集团将在这里投入决战，击溃联军的重兵集团。

当博克的 B 集团军担负决定性突击时，伦德斯特和曼施坦因的 A 集团军则负责其南侧翼的安全。A 集团军包括两个军团，即第 12 与第 16 军团，共有 22 个步兵师而没有任何机械化部队。A 集团军在艾弗尔南部和亨斯鲁克集结，通过比利时南部的卢森堡前进，其中第 12 军团在 B 集团军左翼作梯次防御部署，掩护 B 集团军的继续前进。而第 16 军团在越过卢森堡之后，转向南面紧沿着马奇诺防线、萨尔河、色当和缀斯河的北面建立防御阵地，以掩护整个战役的纵深。

另外组成的 C 集团军共留下两个军团和 18 个步兵师，用来防守从卢森堡边界起，到瑞士的一段齐格菲防线。另外的 17 个步兵师和两个机械化师作为战役总预备队。

10 月 29 日，陆军总部为 B 集团军规定了明确的作战目标，“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尽可能地击毁法军的最大量单位，以求得对于英法两国的陆上

和空中战争，创造有利条件”。

简而言之，黄色方案的核心就是使用强大的右翼兵力，从正面击败预计在比利时所将要遇到的英法联军，而以较弱的左翼兵力掩护其侧面。地理上的目标是海峡海岸。

曼施坦因接到这个计划之后，最初的感觉是这个计划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

在他看来，这个战略意图就其本质而言，完全是模仿著名的“史里芬计划”。

“我至少感觉到这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一代的人居然不能做出一件符合于我们时代的计划，而还要照抄老文章，尽管这篇老文章是出自大手笔。”曼施坦因很有些不屑地对身边的参谋说；“更何况我们已经用过一次，我们的敌人对于这个计划已经有了充分的警觉。”

曼施坦因先后与伦德斯特、古德里安等人分析了黄色计划的不足。

这个计划意味着，当德国的主要突击部队——B 集团军的 43 个师——在突进比利时之后，就会迎头撞上 20 个师的比利时军和 10 个师的荷兰军队，比、荷两军虽然在装备的训练上，稍逊于德军，但他们却是在本土作战，占有地利之便，事先修筑的坚固要塞就会发生作用，如比利时的列日要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让德军先头部队吃尽了苦头。另外的一些天堑，如比利时境内的亚尔培运河，和以拉穆尔为枢纽的婴斯河上的要塞线，以及荷兰境内的无数条水道等，都是易守难攻。而且在几天之内，包括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内的英法联军，就可以增援比利时，他们的部队早已集结在法比国界上，以防止德军的侵入。

“坐以待敌”是法国拿破仑所惯用的兵法，为法国人所信奉，尤其是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人主动发动洛林攻势失败之后，更是如此。这次他们仍然希望德军去担负发动攻势的沉重成本。

等到英法联军的大部队到达之后，德军强大的右翼将不再可能像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那样，以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来获取战略奇袭之效，德军将不得不与一个实力相等的对手作战，这种作战肯定是面对面的正面作战，已经无机动性可言。即使德军付出了沉重代价突破安特卫普、列日、缪斯河或者西莫斯有 22 个师的兵力，能否挡住这个突击似乎是很无把握的。归根到底，按照这个计划，德国在西线战场上难于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曼施坦因在检讨陆军总部黄色计划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后经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归纳，命名为“曼施坦因计划”。这个计划的特点就是以更大的冒险来避免黄色计划的缺陷。其要点归纳如下：

攻击的重点应放在 A 集团军方面，核心是通过安德内斯山地发动一个出其不意的攻击。之所以把突破口选在这里，是因为该处地形险恶，敌人是绝对想不到德军会在此发动进攻，想不到会在这里使用致命的装甲武器，这样就可以一口气地冲到索姆河下游，切断已经部署在比利时境内的联军补给线，完全消灭在比利时的整个敌人右翼兵力，并且为在法国境内赢得决定性胜利而做准备。如果按照陆军总部的计划，德国的王牌——陆军的机动和攻击能力，很可能在索姆河上就变成强弩之末，被消耗掉了。

为了预防敌人平安撤出比利时而在索姆河一线建立起新的防线，必须粉碎敌人在德军南方任何集中兵力的企图，并着眼日后迂回到马奇诺防线的

背后。

如果把 A 集团军预定为西线战役的主力，则应给予其三个军团的兵力，而不是两个。其中的一个军团应越过比利时南部进攻，渡过缪斯河，直趋其下游，从后方攻击面对着 B 集团军的敌人。另一个军团则应向西南方向挺进，其任务为粉碎任何集中在缪斯河以西地区的敌人，阻止其向德军南侧发动战争的可能。第三个军团应从色当要塞以东的马奇诺防线北面，掩护整个作战的深入侧面。

1939 年 10 月 31 日，曼施坦因就关于德军在西线作战问题，问陆军总部提出了第一次建议，已经具备了这个计划的雏形。A 集团军总司令伦德斯特在这个计划前面，附了一封自己写给陆军总部的信，极力向总部推荐曼施坦因的计划。

伦德斯特在这封信的一开头，就强调说 10 月 19 日和 29 日所颁发的作战命令，对西线战争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德军与敌人双方在实力上的对比，不足以为一个全面的胜利提供必要的基础。这种正面的攻击的最终结果，就是在索姆河上作一次正面的会战。同时，在 1939 年秋冬两季中，德军的两张王牌——战车与飞机，不能作最有效的发挥。但这并不等于说西方的攻势可以放弃，因为只有这个攻势的成功，才能使德军在未来对英国作战时，取得先决的海空军基地。仅仅占领海峡的一部分是不够的，必须控制整个法国北部的海岸线，直到大西洋为止。当苏联还留在德国背后的时候，把德军的进攻能力消耗在一种局部的胜利中，实在是不智的，只有当我们拥有一支能在欧洲大陆发动攻势行动的陆军时，才能确保与苏联的友谊。

伦德斯特在信件的结尾提出了警告，说任何德军的攻势绝不能发动得过早，特别是在 1939 年的秋季。

直到 11 月 3 日，上述信件都没有得到陆军总部的回音。那一天，陆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来到 A 集团军总部视察，曼施坦因有机会向他们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可是陆军总司令却干脆拒绝曼施坦因要求增援兵力（另加一个军团和一个坦克军团）的请求，他说他但愿能抽得出来。最后只答应从德军总预备队中，抽出一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给了 A 集团军。

11 月 6 日，当陆军总部要求 A 集团军对作战命令的执行申述意见时，曼施坦因再提出了他的计划，但仍然未获得任何答复。

11 月 12 日陆军总部下达给 A 集团军的命令，口气有了松动，这使曼施坦因看到了希望：

“元首现已决定在德军第 12 军团的南翼上，或在第 16 军团的地区中，成立第三快速兵团。它的目标是向色当和色当以东的地区挺进，该兵团由第 19 装甲军（军部下辖第 2 和第 10 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和党卫军军团（近卫与大德意志军团）组成。

这个军团的任务为：1. 击败敌人在比利时南部的机动兵力，以减轻第 12 和第 6 两个军团的负担。2. 用奇袭的手段在缪斯河西岸上，获得一个立足点，保证在第 6 和第 4 军团未获得成功的时候，还能继续下一阶段的作战。”

把第 19 装甲军拨给 A 集团军的意见，完全是出于希特勒的干涉。到底是谁促使希特勒这样干的呢？希特勒最近接见了第 16 军团司令布歇将军，布歇已经了解过曼施坦因计划的大意，也许是他把这个计划向希特勒提出过。但也很可能是希特勒自己想到了这一点，他可能也认清了最易渡过缪斯河的渡口是在色当，而按以前的计划，第 4 军团的装甲兵力，在渡河时确实

要遇到较多的困难。

当 A 集团军获得第 19 装甲军后，曼施坦因感到愉快，他的计划毕竟向前推进了一步。可是实际上，这样却分散了德军的装甲兵力。因此第 19 装甲军的军长古德里安将军很不高兴。他始终认为坦克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使用，以加强德军的突击力量。

后来经曼施坦因详细说明，古德里安自己也对这个计划表现出无限的热心。获得古德里安这样的坦克专家的首肯之后，曼施坦因如释重负。

1939 年 11 月 21 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参谋总长哈尔德又一次到科布伦兹的 A 集团军总部，召开作战会议。这次除了 A 集团军的各军团司令出席外，B 集团军总司令博克上将和他所属的军团司令也都赶来出席。

在会上，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要各集团军和各军团指挥官，申述对陆军总部作战计划的理解和执行情况时，轮到 A 集团军发言时，他宣布他只想听军团司令们的意见。很明显，陆军总司令是害怕曼施坦因又提出与总部作战命令相反的意见。

11 月 24 日，即希特勒在柏林向三军高级将领训话后不久，元首召见了伦德斯特、布歇和古德里安。在返回科布伦兹的途中，曼施坦因从布歇口中得知了谈话内容：希特勒在接见他们时，对于 A 集团军的观点曾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但这次还不是向希特勒当面提出 A 集团军计划的最佳时机，正当陆军总部在元首心目中的地位每况愈下，陆军总司令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这三位是不会落井下石的。

另外，希特勒还可能在其他渠道或多或少地知道了“曼施坦因计划”的有关情况。包括 10 月底那次，他的侍卫长希孟德查看天气，曼施坦因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上校和特雷斯考中校，确实向希孟德透露过他们的计划，并说这个计划比陆军总部的计划更为可行。

几天之后，布鲁门提特上校在曼施坦因的授意之下，又把“曼施坦因计划”的最后一个备忘录抄件送希孟德。

11 月 30 日，曼施坦因所有报送陆军总部关于这个计划的备忘录和报告，第一次获得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答复。哈尔德告诉曼施坦因说，陆军总部虽然作了兵力调整（如给 A 集团军增加了第 19 装甲军和第 14 摩托化军），但并不意味着总部承认西线攻势又有了一个新的突破方向，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末了，哈尔德补充说：“由于受着我们控制之外的影响，决定重点究竟应该放在哪里，已经不是一个计划的问题，而是作战本身的一个指挥问题。”这就是说，要根据攻势的如何发展来决定。

12 月 6 日，曼施坦因又以私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哈尔德，再度说明了有利于作战计划的一切理由，直到 12 月 15 日，也未得到答复。于是，曼施坦因给首席参谋长斯图普纳格通了一个电话，用刻薄的语气询问首席参谋次长，陆军总部对于自己的计划究竟准备拖到哪一天为止。

看到曼施坦因真的恼火了，为了怕他把事情闹大，参谋总长哈尔德 12 月 15 日给曼施坦因打电话，向他保证说，陆军领袖们都完全同意“曼施坦因计划”，但他们都奉有严厉的命令，一定要把攻击的重点摆在 B 集团军方面，而且必须等到攻势发动之后，方始准许有所转移。

1939 年 12 月的下半月，由于天气的原因，德军不可能在西线发动任何攻势。曼施坦因回到李格尼兹的家中，与妻儿一起过了圣诞节。过完节之后，当曼施坦因从李格尼兹返回科布伦兹的集团军司令部时，又顺便经过了在左

森的陆军总部，看看自己的计划草案是否起到了作用。陆军总部的官僚们再次作了虚情假意的同情和允诺。

1940年新年开始，希特勒的气象专家又开始活跃起来，这种晴朗冰冻的天气，固然可以使空军活动方便，却对装甲兵不十分有利——尤其是艾弗尔和安德内斯山地都已为积雪所覆盖。可是不管怎样，希特勒还是发出了代号命令，要部队分别进入最后的集结地区。

眼看时机将过，曼施坦因又于1月12日，送了一个标题为《西方的攻势》的备忘录给陆军总部，还是老调重弹。

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在这最后的备忘录中，曼施坦因又另外附上了伦德斯特的一封私函，其中的最后一段是应曼施坦因的要求写上去的：

“现在本集团军既然已经知道元首及最高统帅部对于作战保有全盘的控制权，并保留着决定重点位置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陆军总部并无作战决定权），所以我要求这个备忘录直接呈请元首核夺。”

伦德斯特毫不迟疑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不合于德国军事传统惯例的，因为只有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才有资格向最高统帅部提出建议。

曼施坦因最初的意思是把自已的这个计划，变成陆军总部的计划，然后由他们向元首提出，如果被希特勒采纳，且又取得成功之后，无疑给陆军总部一次树立自己权威和搏得希特勒好感的时机。但现在看来此路不通，只能越级上报了。

这时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使得最高当局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而采纳了曼施坦因的计划。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一章 指挥二线步兵军

冒险计划被采纳，步兵军难展才华；

塞纳河上桥头堡，浴血苦战路通达。

1940年1月9日清晨，第7空降师的作战科长从蒙斯特飞往科隆时，错误地把飞机降落在比利时境内，致使德军第1空军军团的作战命令落入了比利时人手中，西方国家可以得知德国的西线作战计划。

1940年1月25日，在西方获得西线作战计划后的20多天以后，西线德军的指挥官在哥德斯堡举行了军团指挥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陆军总部宣布并不改变原来的进攻计划。德军第2军团虽然已经移到A集团军集结地，但和第14装甲军一样，仍然归陆军总部节制，而不是像“曼施坦因计划”那样，直接归A集团军指挥；并且仍然只派第19装甲军一个装甲军从安德内斯地区推进。

这一决定马上遭到了曼施坦因的反对。他指出，仅凭一个装甲军是不能保证德军在色当获得成功，因为敌人已经在缪斯河上集结了相当强大的兵力，法国第2军团扼守在那里。新的情报表明，更多的联军机械化部队向南部转移，今后决不可能希望第19军单独击败这支敌人而强渡缪斯河。

2月7日，曼施坦因强忍心中的不快，又在集团军总部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了一次沙盘演习，坦克专家古德里安也出席了这次演习。经过推演，古德里安建议在德军展开攻势的第5天，投入强大的装甲摩托化部队，以便在色当附近强渡缪斯河，其目的是在这里突破法军的防线。从这次演习可以看出，如果单独使用德军第19军是大有疑问的。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也出席参观了这次演习。

关于法国边境要塞的防御能力，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工兵顾问斯提阿塔少校作了解释说明，他把空中照片加以详细的分析，使在座的军团司令们心中有数。

曼施坦因因此时是最后一次以A集团军参谋长的身份主持这次沙盘演习。他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此之前的1月27日，也就是在哥德斯堡会议后的两天，曼施坦因接获通知，说他已经被从A集团军参谋长的位置上调离，被任命为陆军第38军的军长，其军部刚刚在德国国内成立。

伦德斯特在把这个决定告诉曼施坦因以后，接着向曼施坦因透露，早在两天前的1月25日的那次会议中，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就早已经决定把这个决定秘密地告诉他了。表面理由是，现在德军成立任何新的军部，就必须轮到曼施坦因去接任军长。

这些理由却不足以解释正当大攻势即将发动之际，却突然调动一个集团军的参谋长。

明眼人一看便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参谋总长哈尔德对作为下属的曼施坦因一再这样与他们顶撞，实在是感到厌烦，所以找个机会把他撵走。

也有人把这次对曼施坦因的调动说成是由于哈尔德个人讨厌曼施坦因，这也不无道理。德军总部中一些比曼施坦因军阶高的将领中，存在着某些职业上的嫉妒。

在2月7日的沙盘演习结束之后，伦德斯特就当所有参加演习人的面，向曼施坦因致谢。这位老派绅士很动感情地称赞了曼施坦因在南方集团军和A集团军参谋长任内的功绩，然后宣布他的参谋长将去从事另一项同样重要的任务——编练新军。

他在这种场合的措辞，使曼施坦因深受感动。A集团军中的布歇将军、利斯特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对曼施坦因的离任也表示了真诚的悲哀和同情。

2月9日，曼施坦因交割了集团军中的事务，黯然神伤地离开了科布伦兹集团军司令部，回到了李格尼兹家中。

2月17日，在家中修养了一个时期之后，曼施坦因奉召前往柏林，以新任军长的身份向希特勒报告。这可能是老部下特雷斯考的努力，他通过希孟德为曼施坦因找到了一个当面向元首希特勒陈述他的计划的机会。一同召见的还有其他的新军长。

在赐宴的时候，照例是希特勒一个人说话，大家不过是随声附和而已。

希特勒在柏林的总理府大厅接见了几位新上任的军长。接见之后的赐宴在总理府的餐厅举行。这里有一块大约长、宽各为12米的正方形空间，周围光滑的石膏墙刷成象牙色，窗户上挂着同样色泽的帷帘，使整个餐厅有了明亮宽敞的感觉。

借着餐前元首致词的机会，曼施坦因仔细打量了这间纳粹党经常在此作出重要决定的场所：墙壁上微微凹凸的波纹造成一种严格而清晰的节奏，摆设的家具朴实无华，餐厅的中央是一张大圆桌，可容纳15人就餐，餐桌

周围的坐椅，式样无奇，上面蒙着暗红色的皮革。餐厅内所有的椅子都一样，就连希特勒所坐的靠近窗户的椅子也不例外。在餐厅的四角，有4张大小式样完全相同的小桌子，每张周围能坐4—6人，桌子上的餐具为白色，没有花纹图饰，这主要是在客人多时，给希特勒的副官和地位较低的人预备的。

在总理府的这顿午餐十分简单，没有冷盘，只有一盆汤，少量的肉和蔬菜、土豆、一份甜菜。饮料有矿泉水、普通的柏林瓶装啤酒和一种廉价的葡萄酒，供来宾自选。希特勒自己则素食，喝一种叫做“法欣格尔”牌矿泉水。这样的赐宴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荣誉，并无多少可食的佳肴。

午餐时，希特勒谈锋很健，与周围的军长们大谈他有趣的经历，他最爱谈的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历，那时他还是一个传令兵，参加过与英军的对阵，希特勒时常嘲笑英国人某些怪癖。他说，他们一以喝茶的钟点，就停止炮击，这样，他这个传令兵就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毫无危险地活动。

宴会结束，曼施坦因等人起身告退之时，希特勒就派人请曼施坦因留下，随他往元首的书房中去。在那里，希特勒请曼施坦因把他对于西线的作战计划的个人见解给自己听。于是曼施坦因就原原本本地把他的计划讲了一遍。希特勒对于曼施坦因的陈述，理解非常快并完全同意他的见解。

在这次谈话之后，曼施坦因立即把他与元首谈话的内容写了一个报告，送给A集团军总部作为参考。由于心情激动，曼施坦因拿笔的手有些颤抖，无暇顾及报告的措辞：

“当1940年2月17日，以第38军军长身分向元首报告时，前集团军参谋长获得了一个机会，把本集团军对于西线的作战意见，曾向元首直接陈述。他的说明内容如下：

1. 攻势的目标应为在陆上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对于现有作战命令中所规定的有限目标——即在比利时境内尽可能击败敌军和占领海峡海岸——而言，这种赌注未免太高。在陆上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

所以作战目标应该是在法国赢得一种最后的胜利，并击毁法国的抵抗。

2. 这就必须修改现有的作战命令，要求绝对一开始就把攻击重点摆在左翼方面，即为A集团军；攻击重点不能再留在B集团军方面或者是暂时不加确定。在现有的安排之下，最好的成就也不过是当英法联军向比利时前进时，对其作正面的攻击，并且使他们退至索姆河上，到了那里作战即可能发生停顿。

假使把主攻点放在南面的A集团军，那么预计在比利时北部出现的强大敌军，当受到B集团军正面攻击被迫后退时，其退路将被A集团军切断。只有当A集团军迅速冲到索姆河下游时，才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应该是战役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德军将用一个强力的左面钩击，包围全部的法军。

3. 要达成这个任务，A集团军应含有三个军团。所以另外一个军团应加入在其北侧面上。

最北面的一个军团（第2军团），最初的任务为越过缪斯河，直驱索姆河的下游，以切断在比利时北部境内敌军的退路。在其南面，另一个军团（第12军团）应在色当两侧渡过缪斯河，然后转向西南，用攻击方式粉碎法军在缪斯河以西的反攻企图。

第三个军团（第16军团）的任务为在缪斯河与莫里斯河之间，掩护整个作战的南侧面。

空军应尽量提早粉碎法军的集中，假使法军还能有所作为的话，则一

定就是要想在缪斯河的两侧作大规模的反攻，战线可能会延伸到莫里斯河为止。

4. 如果只凭借第 19 装甲军的兵力在色当强渡缪斯河，那好像是只用一半的力量来作战。假使敌军在比利时南部用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来迎击我们，一个军的兵力太单薄了，不足以迅速打败敌军，并一直冲过缪斯河防线。反之，假使敌人仅用其现有的兵力扼守缪斯河，则该军也一样无力单独渡河。

假使我们准备使用摩托化兵力来作开路先锋，则至少应用两个军同时在查理维里和色当渡过缓斯河。此外第 4 军团的装甲兵力也应独立地在吉费特渡河。所以第 14 军从一开始起，就应与古德里安的第 19 军并肩前进，决不能等候。

元首对于上述的意见，完全表示同意。不久以后，就会有新的作战命令发布。”

传达了 this 报告，曼施坦因觉得积压在心中多年的郁闷之气终于有所舒缓。

1940 年 2 月 22 日，希特勒通过陆军总部下达了与“曼施坦因计划”大致相同的作战命令。可惜的是；这个新的作战命令不再经过曼施坦因的手中而传达给担任主攻的 A 集团军了。

按照“曼施坦因计划”修改后的新西线作战计划，对德军的兵力作了如下调整：

1. 两个装甲军（古德里安的第 19 军和魏特夏率领的第 14 军）由一个新成立的装甲兵团来指挥，军团司令为克莱斯特将军。

2. 原属 B 集团军的第 2 军团改属 A 集团军。当第 16 军团向南包抄时，该军团立即插入 A 集团军的界内。

3. 北部的行军 B 集团军，仍然留有三个军团的兵力，足以完成其在恰科时北部和荷兰境内的任务。

1940 年 5 月初，天气已变得非常暖和，法、比边境的安德内斯山地冰消雪化。前线的德、法两军士兵早已经换掉了臃肿的冬装。西部前线完全是一派和平景象，法军在马奇诺防线屯集的重兵，自从德军进攻波兰以来就静坐在那里。为了防止军心涣散，法军统帅部不得不组织一些体育和娱乐活动，还特地成立了“娱乐服务处”。

1942 年 2 月底，法国政府甚至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对前线士兵使用的纸牌免税，同时决定为法德前线的士兵拨款购买 1 万个足球。

5 月 10 日，凌晨 4 时 30 分，德国空军突然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 72 个机场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夺取了制空权。5 时 30 分，德军地面部队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担任色当方向主攻的是 A 集团军的 64 个师，B 集团军 28 个师则实施荷兰、比利时方向的助攻，C 集团军 17 个师配置在马奇诺防线的正面，箝制法军的主力，以另外 27 个师作战略预备队。

战前为了实施上述计划，德军进行了改装和训练，根据在波兰战场上的经验，机械化师编制庞大，行动笨重，指挥不灵，加上 A 集团军要通过安德内斯山地，坦克、机械化部队都需要轻便。因此又将机械化师减掉了一个团，坦克改为 16 和 22 吨两种，基本上都是轻型的。法军认为，德国的主攻方向多半选择在马奇诺防线上，而德、比边境的安德内斯山区，则是德军不可能通过天然屏障，故此并未设防。

5月12日，德军A集团军顺利通过了安德内斯山地，直逼马斯河。5月14日，在航空兵支援下，德军装甲兵团在色当附近突破了法军防线，法军第9集团军司令部被歼，部队失去指挥，异常混乱。德军乘胜追击，以每昼夜30—40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

溃退的军人和难民一起，汇成了逃难的一群，德军第7坦克师在前进中发现了法国军火库，法军哨兵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卢森堡不战而亡，荷兰5月14日投降。5月17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被德军攻陷。

德军的高速度出乎法国人意料，当德军经过有的村落时，居民还以为英国人来了，出门欢迎。德军经过法军的一个高射炮部队驻地时，法军卫兵还向德军敬礼。

又经过一个兵营时，法军全在睡觉，一个德军军官走进去，把全体士兵集合起来，解除了武装。

盟军统帅部虽然有许多条预定的防线，但还没有组织好就被德军突破了。从后方开来的预备队，还没有占领阵地就被粉碎。德军于5月19日占领了亚眠，21日占领了阿布维尔，先遣部队逼近英吉利海峡，盟军的40个师在比利时境内的佛兰德斯地域被德军合围。英法军队怕自己被歼，竟然拒绝了比利时军反击的要求，拼命向海峡方向逃跑。

5月24日，希特勒到达A集团军司令部。伦德斯特经希特勒的同意，命令坦克部队暂停前进，此时德军坦克部队已经进至敦刻尔克附近。盟军从5月30日至6月4日，从敦刻尔克先后逃出了32.4万人，其中法军8.5万人，成为日后反攻欧洲大陆的主力。

对希特勒同意伦德斯特关于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其意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据曼施坦因当时所了解到的，下达停止追击命令可能有三种原因：其一，希特勒希望保留德国的装甲兵力，以供法国战役的第二幕使用。据说凯特尔曾经告诉希特勒，在敦刻尔克附近的地形不适宜坦克的运动。其二，戈林曾经向希特勒保证，德国空军能独力阻止盟军逃出敦刻尔克。戈林的为人是死要面子而且极爱吹牛，所以曼施坦因相信他说过这样的话。其三依照希特勒与伦德斯特的谈话，说希特勒是故意让英国人逃走，区为他相信这样可以增进英国人的谅解。但不管怎样说，希特勒在此是犯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错误，它影响到日后对不列颠的入侵企图，并且使英国人以后在非洲和意大利能继续作战。希特勒对于作战问题的确具有某种天才，但他却缺乏一个军事指挥官所需要的彻底训练。

接下来德军在西线法国战场势如破竹。德军在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之后，立即南下向法国腹地进攻。法国拼凑了100万军队编成了3个集团军（第6、7、10集团军）在索姆河和安纳河一线构筑了“魏刚防线”，企图阻上德军南下。6月3日，德军航空兵向法国机场和后方实施了猛烈的突击，6月5日拂晓，德军在实施了数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展开了进攻，连续攻击三天，未能突破。德军又将B集团军的22个师投入战斗，才突破了这一防线。

至此，A集团军、B集团军从西、北、东三面包围了巴黎，直接威胁马奇诺防线的背后。6月10日，意大利向法国宣战。5月15日深夜，盟军统帅甘末林向法国政府首脑报告说，德国军队已经突破法军防御，他没有预备队，对巴黎的安全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法国政府于是决定撤至图尔，外交部开始焚烧档案。法国政府宣布巴

黎为不设防城市，弃城南逃。5月19日，甘末林被解除了职务，由魏刚接替总司令之职。6月14日，德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巴黎。这时，A集团军一部和C集团军前后夹击，攻陷了马奇诺防线。6月17日，C集团军进至马恩—莱茵运河上，A集团军占领了凡尔登，法军50万被包围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南部，除少数逃往瑞士之外其余全部被歼。

6月22日，法国政府宣布投降。

当德军按照以“曼施坦因计划”为蓝本的新西线作战计划而紧张忙碌时，曼施坦因本人却在忙里偷闲，坐看第38军军部的参谋们忙着把所属各师集中起来，有时也前去视察正式在波米拉尼亚和波兹南编组中的新陆军师。

第38军统辖着德军三个步兵师，它们是苏台德的第46步兵师，师长为哈斯少将；第27步兵师，师长为布格曼中将，第6步兵师，师长比格里本少将。

除了军部的工作，曼施坦因得空也时常请假回到自己的家中。1940年5月10日凌晨，正在李格尼兹自己家中休息的曼施坦因打开了收音机，他人虽然不在第一线，表面上无所牵挂，但从内心还是忘不了。他盼望的终于发生了：从无线电中传来德国播音员用激动的语气宣布德军在西部，也就是他计划中的地点发动攻势的消息。

他的一颗心，完全寄托在经过安德内斯山脉向前进攻的装甲部队身上。他们是否能够在强大的法军赶到之前，先冲过卢森堡的国境，是否能在巴斯托根的两侧透入比利时防线呢？当装甲部队在色当渡过缪斯河时，是否能维持其冲力，而构成包围敌军北翼的基础呢？

仿佛命运注定曼施坦因属于栽树而不属于乘凉的那种人，在德军西线捷报频传的时候，他自己却品尝不到胜利果实的滋味，这更增加了他对总部那些暗害他的人的怨恨。

5月10日的当日，曼施坦因返回了部队。当日夜间，曼施坦因率领第38军军部奉命移驻布仑斯维克，不久又移至杜斯尔多夫，并由B集团军和第6军团指挥。在以后的几天之内，曼施坦因还是无事可做，只是到处闲逛，视察已经被德军攻克的比利时要塞。这些要塞有些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到过的地方，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感慨。

有时，曼施坦因也前往B集团军总部和第6军团司令部去听取有关作战进展的简报。

5月16日，在B集团军辖下百无聊赖的曼施坦因又接到了新命令，他的第38军又改由A集团军指挥。听到这个消息确实令他高兴。次日，曼施坦因在包斯托根向他的老长官伦德斯特上将报到。在那里，他受到了接替他A集团军参谋长职务的索顿斯吞将军以及旧日同僚的热烈欢迎。他们热情地向他介绍了通过安德内斯山地和渡过缪斯河的作战情况，安慰他，按照他计划的基本点，新计划的每一步都在顺利进行之中了。第38军拨给A集团军的第12军团指挥，担负向西直趋索姆河下游的任务。

当曼施坦因刚刚到达第12军团司令部的时候，希特勒就发来了指示，要克莱斯特装甲兵团此时不得越过缪斯河前进，而德军第12军团则应转向西南而采取守势，把新调拨的第2军团插在第四与第12两个军团之间，接替其继续向西的任务。希特勒主要是害怕第12军团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向西直趋索姆河下游时，其侧面有暴露的危险。如果法军从南面向缪斯河以西的

德军发动反攻，德军就可能受到挫折。这种挫折，即使是暂时的，也足以使本已降到深渊的法军士气重新高涨起来，同样也会丧失歼灭比利时北部敌军的机会。

曼施坦因觉得此举有些大惊小怪。担心第 12 军团南部法军的反攻是多余的，照自己的判断，法军即使有这样一个计划，也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来集中兵力，在这段时间内，德军完全可以采用攻势，粉碎法军的兵力集结。

第 12 军团按照元首的指示，停顿下来了。这样，法军在艾斯尼河上，获得了重新建立防线的机会，以后在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中，德军不得不经过苦战才将其突破。

次日，曼施坦因的第 38 军军部前推到了克里尔夫，一个风景如画的卢森堡小城。

在这个时候，曼施坦因已经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开始指挥几个师，加入了战团。起初，第 38 军跟在德军第 2 军团后面走，这个任务是不能满足曼施坦因的胃口的，正当联军的北翼马上要遭到决定性失败的时候，而去担负这种无关大局的任务，实在是很令他灰心丧气。

眼看德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传令兵给曼施坦因送来了坏消息；他的妻弟罗西，在巴黎布鲁塞尔市郊附近失踪了。在攻击布鲁塞尔守军时，再也没有回来。罗西是德军一个俯冲轰炸机中队的中队长。他是曼施坦因妻子的最小的弟弟，在学校读书时，总是住在曼施坦因的家里，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弟弟，因为这个小弟的年龄比他们的孩子吉罗大不了几岁。

西线战争爆发的时候，罗西刚刚结婚不久。随队出征之后，罗西年轻的妻子就住在李格尼兹曼施坦因的家中，和曼施坦因的妻子住在一起。在曼施坦因得知罗西失踪消息不久，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李格尼兹的家中，一连几个星期，一家人都是在烦躁不安中度过的。

直到法国战役结束之后，曼施坦因才到出事地点作一次调查，经过长期的搜寻，在布鲁塞尔市郊附近找到了这架“斯托卡”式俯冲轰炸机的残骸。根据询问当地居民的结果，得知飞机刚刚要俯冲时，就被守军的一发高射炮弹击中了，机内四名乘员中，两名乘员跳伞逃命，一个在半空中，一个在地面上被比利时守军击毙，而罗西和另一个乘员当时就被炸死在飞机之内。

从 5 月 25 日起，第 38 军又开始执行警戒克莱斯特第 14 装甲军和另外两个德军装甲师后方安全的任务，地点在艾贝维里-艾斯敏地区。

这是一个桥头阵地，对面之敌是法军的一个殖民地师和若干英国兵力。另外一个英军师离此不远。

当交接防务的时候，德军第 14 装甲军的军长温特夏将军告诉曼施坦因，当面之敌已经被德军的装甲部队粉碎，他不再相信敌人会有任何大规模的活动。但交接完毕还不到一个小时，这个桥头阵地受到联军猛烈的攻击。到了下午，曼施坦因指挥第一次上战场的军，费尽力气才把联军击退，击毁了几辆法军重战车和 30 余辆英军的轻型和中型战车。在这次小型防御战中，曼施坦因军里有一位叫做布林弗斯的炮手，他一个人就击毁了 9 辆装甲车辆，斗争结束后曼施坦因亲自把一枚德国武士级十字勋章戴在他的胸前，这也是第 38 军中第一个被授予武士级十字勋章的士兵。

担任桥头堡防御期间，曼施坦因的第 38 军配属于克鲁格的第 4 军团。他不满足于待在那里被动地等候敌人的进攻，而是不断地向克鲁格请求渡河

出击，以阻止敌军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这是敌人有时间来稳定正面防线再攻击它就会困难得多。

克鲁格对曼施坦因的求战并不加理会，实际上他已经打算授权曼施坦因，在必要时可以撤出桥头堡。这位军团司令的犹豫不决，使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丧失了。在以后的几天当中，第 38 军在桥头堡中都被被动地等待敌人的进攻。

5 月 29 日，第 38 军所属的第 27 步兵师险些被击溃。这个新组建的步兵师在强行军之后，接替了德军第 2 装甲师的防务，这的反击，这个师的阵地有数处被突破，死伤严重，一部分德军士兵被俘。曼施坦因听到这一报告之后，马上调集增援，自己也驱车到了那里，亲自督战，才稳定了战局。

6 月初，A 集团军和第 4 集团终于同意第 38 军越过桥头堡，歼灭守在河对岸的联军。

在索姆河南岸，英法联军凭借着河岸高而陡的地势建筑了野战防御阵地，而在北岸德军的阵地则缓而平，没有起伏的地形和高大的树木作掩护，德军跃出阵地之前，联军可以一目了然。当面的索姆河谷宽数百码，水边生长着茂盛的芦苇和其它的水生植物。河的南岸有名叫布莱里、艾里和皮克克尼的几个法国小村庄。像所有的法国村庄一样，这里的农舍房屋墙壁坚固，开凿出射击孔之后，就是现成的堡垒，联军的炮兵就隐藏在这些村落之后。

通过侦察曼施坦因理解到，第 38 军面对的两个法国师，一个是黑人组成的殖民地师，另一个为阿尔萨斯的法军第 3 师，都不好对付。殖民地师的黑人具有嗜杀的天性，而且自己也轻视生命。阿尔萨斯人也是以勇敢著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曾经为德国提供了许多优良的战士，他们的父辈曾经在德国陆军或者海军中当过兵。

曼施坦因在近卫步兵 3 团的时候，就亲自训练过阿尔萨斯士兵，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军人。

向河对岸的攻击是从 6 月 5 日拂晓，天刚蒙蒙亮开始，此时河边一片雾气。曼施坦因安排第 46 步兵师和第 27 步兵师打头阵，第 6 步兵师随后跟进。为了造成奇袭的效果，曼施坦因没有让炮兵进行惯常的炮火准备，只是在攻击发起的同时，军所属炮兵才开始向法军的炮兵阵地射击。两个担任攻击的第一线步兵师携带渡河工具，在深夜时分就已经潜入攻击出发阵地。

第 38 军军部指挥所设在一个距离前线很近的小丛林中，此时晨雾渐渐散去，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河对岸守军的情况。德军渡河开始很顺利，但在争夺高地和村落的过程却遇到了麻烦，遇到了联军以农舍为工事的猛烈抵抗。

军部指挥所遂跟进部队越过了索姆河。在德军渡河时，法军的炮兵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因为法军的炮兵观察技术远比不上德军。曼施坦因带着副官希维德勒中尉，由年轻的驾驶员拉吉尔中士驾驶着军部指挥车，在开进途中，不时碰到德军的伤兵，他们浑身满是泥污和血迹，静静地蜷缩在路旁，等候战斗结束后才能送到后方医院，这里还是在法军的炮火射程之内，这些伤兵表情都有些麻木，一付听天由命的样子。

就在这一天，曼施坦因接到了晋升他为德军步兵上将军衔的通知。

6 月 6 日，渡河攻击第二天的清晨，曼施坦因赶到了德军第 46 师的指挥所，这个师已经在索姆河的南岸上站住了脚，而且把一部分炮兵阵地移过河去。经过一天的苦战，德军士兵们在临时搭起的宿营地中熟睡着。此时攻

击已经停止，法军已经撤退，双方已经实际上脱离了接触。曼施坦因把第 46 师指挥所的人员叫起来，前沿的部队还都在等候着上级进一步的命令。

曼施坦因随后又到了第 46 师的第 42 团，该团的团长正在等候炮兵射击的效果，对是否应该前进而犹豫不定。曼施坦因告诉这位有点不知所措的团长，敌人多半已经退走，该团应该立刻追击。曼施坦因让他命令他手下的弟兄采用宽正面、一群群疏散开来，搜索前进的方法，并为炮兵指示残存的少数坚固堡垒的目标位置。

看到这位团长对自己的判断将信将疑，曼施坦因就让这位团长坐上了自己的指挥车，领先进。

前面的法国小村名字叫柯西。当载着曼施坦因和那位团长的指挥车到达村口的时候，发现进村的道路被一个栅栏阻塞，却看不到有人防守，村里偶尔传来一两声的冷枪声，估计可能是法军的散兵游勇所为。曼施坦因命随员们移开了这个栅栏，进入村子，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敌人确实已经撤退了。

返回第 42 团之后，曼施坦因训戒了这位倒霉的团长，今后应该自己多注意进行侦察工作，现在可以放心地前进了。虽然一个军长不应该亲自去担负搜索任务，不过曼施坦因觉得自己有以身作则的必要，尤其是当部队毫无战斗经验且又对自己的上级不很了解的时候。在追击的过程中，有时前线部队会远离军指挥部，一切有赖于基层指挥官的主动精神。

当日下午，曼施坦因乘坐指挥车又去视察了第 27 师的两个团，他们正在对名叫塞斯蒙特的村庄进行攻击。在最前线上，一位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德军的年轻连长向这位参加过前次大战的军长现场请教了几个战术问题，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学习机会。于是曼施坦因就让他把作战地图展开，耐心地把战术情况解释给他听，等满足了他的求知欲之后，才返回军部。回去的路程比去的时候短了许多，因为第 38 军指挥所已经又往前移动了。

6 月 7 日，曼施坦因又去视察了前一天已经渡过河去的德军第 6 步兵师，这个师的士兵大部分是巴伐利亚人，以勇猛好战著称。在路上，他们看到路旁停着一辆德军运送弹药的卡车，一名可能是第一次上前线的德军驾驶兵被隆隆的炮声吓破了胆，钻到了车底下。他忘记了自己正处在法军的远距离火炮的射程之内，而他的车上装的恰好是炸药。

在渡河之后，第 38 军转入对撤退之敌的追击之中。到了 6 月 8 日夜，第 38 军已经进至距离塞纳河只有 45 英里的地方。

曼施坦因命令各师，所有能够使用的摩托化部队尽全力赶到河边，并尽快渡过该河，不让法军在河对岸有重新构筑防线的机会。步兵和马拖的炮兵也应尽力跟进，必须于次日到达塞纳河的北岸。这个命令对于一路上全凭两条腿，且战且进从未停息过的德军士兵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但在曼施坦因的重压之下，也显得无可奈何。

在 6 月 9 日一整天之内，从清晨到深夜，曼施坦因一直在公路上不停地奔跑，催促各师尽快到达所指定的目标。即使是这样督促，当德军第 6 师到达赛纳河岸的时候，河上渡桥已经被法军炸断，河对岸的法国小镇燃起了熊熊的大火。那是德国空军俯冲轰炸机的杰作。第 46 师比预定的到达渡口的时间整整晚了 3 个小时，而且在行进中。该师的搜索营与全师失去了联系，师部也不知道搜索营到了哪里。这使曼施坦因很感到恼火，他命令师长哈斯少将在黄昏前必须赶到渡口，并且找回失去联络的搜索营。

结果，第 46 师师长哈斯少将黄昏时分到达了渡口，而且也如期找回了

搜索营，但法军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破坏塞纳河上的桥梁。南岸法军也修筑起野战防御工事，以猛烈的机枪火力射向北岸疲惫不堪的德军。

略事休息之后，曼施坦因指挥先头师强渡塞纳河。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第 38 军在河上架设了两座浮桥，用了至少两天的时间才渡过塞纳河。在渡河过程中，除了不断遭到河对岸法国守军的射击，而且英军飞机也猛烈轰炸了缺乏空中掩护的第 38 军，其中的一座浮桥曾经一度被炸断。渡过塞纳河的第 38 军孤立地站在塞纳河南岸，第 15 装甲军和第 2 军迟迟不到，如果法军把守卫巴黎的兵力抽出一部，或者在这个方向上预留有预备队，那曼施坦因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 4 军团司令克鲁格上将给曼施坦因的任务就是“在塞纳河南岸获得桥头阵地”，到此，可以说完成了任务。但坐等敌人集中起优势兵力之后、再从容地攻击自己，这不符合曼施坦因的好斗性格。

曼施坦因要求克鲁格上将，允许等第 38 军炮兵全部渡过塞纳河后，就立即向南发起进攻，而不再株守这个孤立的桥头阵地。不幸，这个建议又被克鲁格否定，因为他也在等候他的上级的指示。曼施坦因感到十分遗憾。

6 月 11 日，第 6 师的第 58 步兵团在塞纳河南岸，偶然击落了法军的一架传令用飞机，并俘虏了飞行员。从飞行员身上缴获的文件发现，联军已经下了全面撤退的命令。

在邻近撤退之前，联军对第 38 军在塞纳河南岸的这个孤立据点，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第 46 师在这次反击中伤亡很大，该师师长哈斯少将报告说，在这个师的正面上，法军集中了约 110 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请求军部紧急救援。

曼施坦因决定，与其坐等待毙，倒不如集中全军三个师发动一个攻击。这个命令刚刚发出，第 4 军团司令克鲁格上将匆匆赶来，他就怕曼施坦因会不顾一切地把第 38 军向前推进。在曼施坦因说明了自己的决心之后，克鲁格只是勉强同意把对面的法军击退为止，因为陆军总部的命令还没到，不知将对 38 军作何种派遣。临回军团指挥部时，克鲁格给曼施坦因严格限定了一条最远可以到达的线。为了保险起见，在同一天夜间，他又派人到第 38 军军部，把军团的命令又当面向曼施坦因重复了一遍。

不知曼施坦因如何执行克鲁格的命令，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二章 入侵英吉利前夜

联军轻敌遭败绩，事必躬亲督下级；
海狮作战成泡影，再调新职宿愿续。

第 38 军在曼施坦因的率领下，继续向前推进，只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塞纳河南岸的桥头阵地。6 月 13 日，在连续的行军之后，曼施坦因在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柯里特的别墅中过夜，别墅的主人已经逃难去了，只留下管家看管房屋。曼施坦因虽然没怎么读过这位法国小说家的作品，但却十分欣赏这座别墅的精美，尤其是院子中的户外游泳池，对曼施坦因和第 38 军司令部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

6月14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来第38军军部视察，曼施坦因把本军这个阶段的进展情况向他作了汇报。第二天，第4军团司令克鲁格上将通知曼施坦因，总部已经明确了第4军团的目标。他指示第38军，应不顾两侧的法军残兵败将，一直向目标挺进。这些话现在说来已经迟了一步，曼施坦因已经这样干了。

6月16日，第38军在向南追击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法军第1、第2、第3等三个机械化师有组织的抵抗，这些部队是从敦刻尔克逃出来的，然后在法国南部布里斯特再登陆，重新投入战斗。另外同时发现了两个阿尔及利亚旅和一个摩洛哥师的番号。

到了当日黄昏时分，这些敌人的抵抗就已经被德军第6步兵师击溃，第6师的比格里本少将受到了曼施坦因的嘉奖。

刚刚处理完嘉奖第6师的有关事宜，这天黄昏，曼施坦因又接到了第4军团的又一个命令，决定把哈斯少将的第46步兵师拨给德军第1军指挥。

6月18日二曼施坦因又接到了元首希特勒的命令，要求对敌人进行无情的追击。

这又是珊珊来迟的命令。曼施坦因指挥第38军的先锋团几乎日行军50公里，军属摩托化搜索营由林德曼中校率领，已经到达了李斯曼以西、这是第4军团本阶段的目标。

这一夜，曼施坦因把军部扎在沿途一座中世纪城堡中过夜。这里的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除了他们即将到达的罗里河上的城堡以外，这里是第38军进入法国领土以后，曼施坦因所看到的最雄伟的建筑物。

6月19日清晨，曼施坦因让同机备好车，前去追赶林德曼中校的摩托化搜索营，追了将近距离30英里，终于赶上了搜索营。这条通往李斯曼城的大道上，曼施坦因的祖父辈在70年前就曾走过，在普法战争中，老一辈的普鲁士军人曾经耀武扬威地进入过李斯曼，从好远处，就能看到城中有一座庄严大教堂的红色尖顶。

曼施坦因的指挥车一路上遇到了许多被解除了武装的法国部队纷纷向东而行，这其中还有向林德曼搜索营投降的整个一个法军炮兵团，携带全部的火炮与车辆。

曼施坦因与搜索营一起，前进到马因尼河地区时被法军所阻。对岸发现了法军的坦克，河上的桥梁也被法军用猛烈的机枪火力所封锁。

林德曼中校命令用搜索营中仅有的一个炮兵连——约有10座小口径突击炮，对河对岸的法军进行了炮击，但并未奏效。曼施坦因用自己的高倍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河对岸的情况，突然发现除了渡口之外，对岸其他地方却很少有法军兵力，于是就命令搜索营中的一个中队长——这个中队长此时正坐在河边，似乎想看一看法军会不会自动放弃桥梁——从河的下游去泅水过河。

看到这位年轻的中队长窘迫的样子，曼施坦因打趣地说：“如果阁下愿意，本军长愿意奉陪阁下一起游过河去。”

军长的话，使得这位本已手足无措的中队长缓过神来，马上命令整个中队的士兵悄悄摸到渡口的上游，脱掉衣服，把武器和衣服顶在头顶上，跳入河中，向对岸游去。这下完全出乎法国守军的意料之外，德军迅速完整地拿下了渡口上的桥梁。

曼施坦因与搜索营的大部队在一起，通过了这座用奇袭手段拿下的桥

梁。把搜索营送过河去之后，在回军部的路上，曼施坦因忽然想到，法军只有少数的坦克与机枪，就足以使整个搜索营的兵力在河边停留了8个小时之久，所以一定不能让法军有调集重武器的时间。一回到军部，曼施坦因立即派他的资深副官格拉弗中尉赶回去严令林德曼，在这一夜中必须渡过前面的罗里河，不得在岸边停留。

果然不出曼施坦因所料，当格拉弗中尉赶到罗里河时，发现林德曼中校的搜索营正拟在河北岸休息，想第二天一早再渡河去。格拉弗中尉传达了军长的命令，于是林德曼只好率领全营连夜渡过了罗里河。为了打消搜索营对对岸是否有敌人守军的疑虑，格拉弗中尉亲自指挥第一艘橡皮艇到对岸，发觉法军还没有来得及在对岸布防。

当天夜里，38军军部接到了所属第6和第27两个步兵师中的搜索部队都已经渡过了罗里河的消息，曼施坦因马上赶往罗里河边。当他到达河边时，不禁暗自称庆：幸亏这里没有守军。

他发现罗里河比想象中的还要宽，在两个渡口，西面的渡口河水流速很大，两岸的距离达到600码。法军在撤走时炸毁了这里的桥梁，他们在中间的两个桥墩上安放了大量炸药，中间的两个桥墩几乎被炸掉了近30英尺。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搭好了浮桥，但两边与中间高低几乎差了30英尺，中间架着极陡的跳板，车辆无法通过——即使是越野性能好的指挥车也不例外。所以全军的车辆必须用渡船过河。

强水流和沙滩，使得航渡也不甚容易。

东侧的渡河地点情况稍好，罗里河在这里一分为三，其中两座支流的桥梁齐整地落在德军手中，剩余的支流河面只有160码宽，比起西部的渡河点来说，容易得多。

当天下午，在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刚刚渡过河之后，河对岸出现了坦克炮声和机关枪的射击声，紧接着高高的河对岸出现了法军坦克的巨大影子。原来是法军的重型坦克和步兵赶了过来，试图驱散已经渡河的德军。已经渡河的德军先头部队的重武器全都留在了河的另一边，德军士兵被法军的坦克追得跑来跑去。在河的这边指挥渡河的曼施坦因看到情况紧急，马上命令把一门德军的88毫米高射炮拖进临时掩体，与对岸的法军重型坦克对射，德军的高射炮很快就被法军的坦克击毁。曼施坦因又命人推来了一座轻型战防炮，首发就直接命中了法军的这辆32吨坦克的前部，法军坦克立即起火燃烧。

击退法军之后，第38军的两个师总算渡过了罗里河。这一天夜间，曼施坦因的军指挥所移到了卡仑尼斯附近的希南特城堡之中，这也是法国的一个著名的名胜古迹，其美丽壮观的程度简直是无法形容，原本是一个法国贵族的财产。在这座城堡中，曼施坦因发现了很多古画陈设，大饱了眼福。

6月23日，从后方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曼施坦因得知，法国已经投降，与德国在贡比涅森林的车厢中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军放下武器的那一天，使德国人擦去了其在心灵上的一个最黑暗的痕迹——那就是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法国福熙元帅在贡比涅森林中的专车中所签订的降约。现在法国人又在同一地点的车厢中签订了自己的降约。

曼施坦因在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去年波兰投降时，那位签字的华沙守军将军所说“轮子总是在不停的旋转，不久就会转回来”的那句富有哲理的话。

是的，从 1918 年的贡比涅森林到 1940 年的贡比涅森林，历史的轮子又旋转了回来。

法兰西的战役已经告一段落。曼施坦因以德军第 38 军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向各师签发了一个嘉奖令，以表彰其自我牺牲、勇敢合作的精神，并特别指出，整个第 38 军是在没有享受装甲的掩护和机械化推进的情况下，进行追击行动的。在整个战役期间，第 38 军共前进了约 300 英里。

在法兰西战役结束之后，德军有了将近一个星期的休整时间，希特勒在忙着争取英国屈服，而陆军总部也忙于把一部分步兵师改建成装甲师和摩托化师。

第 38 军军部又移到了法国的桑西里地区，那是在罗里河的中游，曼施坦因将在这里处理一些师的改编工作。于是曼施坦因依依不舍地离开希南特古城堡，住进了桑西里的一家法国人的别墅中。这里是一个法国酒商的私产，面积自然比不上希南特古堡的宽敞，而且也不是真的古建筑，而是被蹩脚的设计师设计的一座仿古建筑，显得趣味极为低劣。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从这家别墅可以眺望罗里河的河谷。

7 月 2 日，曼施坦因终于在军部接到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出的第一道关于继续执行对英国作战的指令。

7 月 11 日，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召集了三军首脑，听取了对英作战的意见。海军元帅雷德尔提请元首注意，英国皇家空军正对威廉港、汉堡和基尔等德国的主要海军基地进行破坏性轰炸。

7 月 16 日，希特勒作出了决定，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 16 号指令”。

翌日，德国陆军总司令部部署了执行“海狮计划”的部队，并且命令 13 个精锐的师开到海峡沿岸的出击地点，以便作为头一批登陆部队。同一天，陆军总部的参谋人员完成了在英国南部海岸广阔的前线登陆的详细计划。

7 月 19 日，曼施坦因以及所有的高级将领都被召往柏林，去参加德国国会的开会典礼。希特勒在典礼上正式宣布西线战役已经结束，同时为了表示国家对军人的感谢起见，给了一部分高级军官以极高的荣誉。

7 月 25 日，曼施坦因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希特勒还任命了 12 个陆军元帅和一位海军元帅。曼施坦因为，一次授予这么多的元帅，未免太多了一点，而元帅多了，自然使元帅的威望贬值。过去在德国授予元帅是一种军人的极高荣誉，只有威廉二世任命过几位元帅。这些元帅必须亲冒矢石，立有极大战功，才能获得此项军衔。在波兰战役之后，陆军总司令与南、北两位集团军总司令是有条件获得元帅军衔的，但元首并没有给他们。现在他却制造了一打元帅。空军部的副部长也被破例提升为元帅，他的组织功绩固然是功不可没，但却不足以与陆军总司令相提并论。

曼施坦因所指的这位空军部副部长，就是米尔希空军元帅。在德军元帅中他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的工作仅限于空军的组织和其他事物，而没有直接上战场指挥，只是由于戈林对他的特别器重，才由此发迹。

米尔希 1892 年出生于威廉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驱逐机队队长，是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友。航空部组建的时候，戈林把他拉进来，任命他为副部长，从此米尔希步步高升。1933 年他还是个上校，一年之后就晋升为中将，1936 年晋升为航空兵将军，两年之后晋升为上将，1939

年被任命为空军总监，对法战役之后，希特勒又擢升他为元帅，此举遭到了陆军高级将领的非议。

果然，在后来的对英空战中，德国空军暴露出很大的缺陷，空军使用权属于戈林和米尔希，不受陆军总部的调动，而他们指挥的空军不能适应整个战场战局的要求。此外，陆军与空军之间常常发生摩擦，米尔希把陆军看成是“一帮落伍和守旧分子的收容所”。

戈林和米尔希故步自封，拒绝接受改进空军的计划，结果在空战中被英军打败，把制空权拱手相让英国。

曼施坦因还不满元首把戈林升到“帝国大元帅”这一头衔。这一头衔凌驾于陆、海两军总司令之上，简直是狂妄之极。元首还授予了戈林铁十字勋章中的最高一级——大十字勋章，这也是唯一的一枚。这样做就使得陆军脸上无光，故意贬低了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

授予 12 位元帅军衔的仪式结束之后，曼施坦因也得知了第 38 军的新任务，它们将移驻法国西北部的海岸上，准备入侵英国。他的军仍然下辖三个师，驻扎在李托奎特，这里靠近包罗根的海滨胜地，有许多英国人在这里建有美丽的别墅。

曼施坦因的军部设在海滨的一家极为豪华的大旅馆内，而他本人和几个机要人员则是住在另一个较小的别墅之内。这个别墅属于一个法国船主，他本人已经逃走，留下管家照料这里的一切。

“海狮作战计划”中规定，曼施坦因所指挥的第 38 军预定在 9 月 24 日的第一攻击波中渡海。没想到这一驻就是半年。

这里成为法国著名的旅游城市，也不是浪得虚名，温暖的大西洋暖流带来了足够的热量，使得游人在这里的海滨在 11 月中旬还能洗海水澡。38 军军部的军官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得天独厚的大自然恩赐，把每天洗海水澡当成一件乐事，直到有一次，英吉利海峡涨了大潮，他们几乎被海浪卷走而葬身鱼腹，这才罢了。

这倒使曼施坦因想起了一件事：近 26 英尺大的潮位落差，对渡海攻击英国也是极为不利的。渡海作战，德国缺乏足够的工具，现造也来不及，只好改造莱茵河上和易北河上的民用驳船权以充数，甚至摩托艇和小拖船也不放过。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德国陆军的登陆部队还可以适应，一旦遇到大风浪，连上下船都困难。

德军担负渡海作战任务的部队，以占领军的身分驻在如此美丽的地方，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很可能会滋生畏战的情绪，而且军纪也成了使曼施坦因头痛的一个大课题。曼施坦因不得不把部队拉出去，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让士兵们每天在沙滩上训练，并告诉士兵们，这里与计划中的登陆地点地形相似。而陆军的士兵们原本就对上船下船这一套不太熟悉，学起来自然也有兴趣。渡海作战，对以陆军立国的德国陆军来说，确实还是一个陌生的课题。

在法国海岸准备发动对英国入侵的这半年之内，曼施坦因也仔细研究了对英国作战的种种细节。

在曼施坦因看来，假如无法使英德之间获得谅解，则德国必须尝试用武力来消灭英国，这是一个悲剧。按照元首的为人，他是愿意避免与英国之间的生死决斗的，他的真正目标是东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德英两国就能避免战争。通过元首在德国国会中发表的空有气势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元首此时是因胜而骄，对胜利已经具有狂热的信心。所以即使英国同意和谈，他是否

愿意接受一个以理智为基础的和约是颇有疑问的。最重要的是，由于他在捷克事件上食言而肥，在世人面前已无信用可言，即令他愿意签订和平协定，恐怕也不会有人再相信他了。

丘吉尔的入主内阁，也使德国求和的希望渺茫。他这个人具有过分的战士气质，他心目中最注意的问题就是战斗和最后的胜利。以丘吉尔的个性为代表的英国民族性，多半会采取战争而不是和谈的方式来回答趾高气扬的元首，英国人的韧性是很可钦佩的，一旦他们投入战斗之后，不管当前的情况是如何的艰险，他们都可能打到见出分晓。这一点曼施坦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充分领教了。

曼施坦因实在是不理解英国人，认为他们只知道痛恨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和所谓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却忽视了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对西方现有的社会制度更具破坏性，对欧洲的威胁也更大。如果英国此时与德国妥协，相信过不了多久，德国和苏联的这两个极权国家就会相互火并。这必定是一个两虎相争的局面，结果是两者必将都会被削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到那时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从而变成世界的主宰者。所以，德国与英国的交战；不仅对于双方人民而言是不幸的，而且对整个欧洲而言也是一个悲剧。其实，即使意识到这一点，英国人还是要与德国人作战，因为英国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还受一条无形的规则所左右，这就是必须符合欧洲力量的平衡，德国太强大了，在英国人的潜意识中是不能容忍的。

没有任何机构获得草拟对英战争计划的授权，人们只好听命于希特勒的直觉，一些人是甘心情愿，如戈林和凯特尔；一些人则是沉默的接受，如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海军元帅雷德尔。由于事先没有一个对英国作战的战争计划，所以准备工作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错过了利用英国弱点的最佳时机。

曼施坦因认为，如果与英国的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可采用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切断英国的海上补给线，迫使其不战而降。此时德国已经完全拥有了挪威、荷兰、兵力和法国的海岸，可以用来当作空中和潜艇战的基地。中策是与英国争夺地中海生死线，地中海对于大不列颠帝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元首和参谋总部都不能跳出“大陆式”的思维模式，不曾意识到。

地中海的丧失将是对英国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依赖于印度和近东的粮食和石油，但英国人丧失了地中海之后，会不会就放弃了战斗呢？英国人还会绕道好望角与中东和近东取得联系！有效的封锁来自从空中和海上严密封锁英伦三岛，这又回到了第一种解决办法上了。德国如果把兵力都用于地中海方向，则足以促使苏联在东北方面提前发动对德国的战争。

下策为入侵英伦三岛。入侵英国是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其他两种方法都不能达到速决。但即使是攻陷了英伦三岛，丘吉尔政府可能会迁都到意大利继续打下去。

有一点可以肯定，征服了英伦三岛可以使英国人丧失向欧洲大陆发动海上攻击时所必不可少的基地。即令是美国参战，那时如果没有英伦三岛这个跳板，想越过大西洋登陆欧洲，也是不太可能的事。但入侵到底有几成成功的把握呢？

在 1940 年夏季，对英国的入侵战争获得成功，应具备两个因素：

其一，应及早地执行入侵计划，这样就可以乘英国还是毫定防御之机，并且充分利用夏天的好天气。英吉利海峡在每年的 7、8 两月和 9 月初，都

是风平浪静的。

其二，必须有一支与英国海军和空军相匹敌的德国海军和空军。

对以上诸因素的分析，曼施坦因得出结论：发动对英国的海上入侵，即使不能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可以说是几率很小的。因此，即使元首希特勒下令取消“海狮作战行动”的时候，他也并不觉得有多惊讶。

1940年9月1日，为入侵英国而准备的船只开始从德国北海的一些港口，向英吉利海峡的一些港口移动。两天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又发出了一项指令，规定于9月11日元首最后决定是否入侵，给渡海部队10天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准备。

9月7日傍晚，德国空军出动了648架战斗机，掩护着625架轰炸机，开始了对伦敦的大规模轰炸。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这种大规模的轰炸是德国即将登陆入侵的前奏，发出了“入侵在即”的警报。

9月10日，德国海军报告，天气变得不正常和不稳定，给登陆船只的集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隔了两天，英国海军的轻型舰艇轰击了德国发动攻击的主要港口——奥施坦德、加莱、布伦和瑟堡，英国皇家空军还在奥施坦港炸沉了八艘德国驳船。

这一天，希特勒与三军首脑举行了午餐会议，流露出结束“海狮作战计划”的念头。

接下来的几天，英国加紧了反入侵行动。

9月14日，德国海军参谋部报告，英国皇家空军猛烈轰炸了从安特卫普到布伦准备发动入侵的港口。接着英军空军袭击了从勒阿佛尔到安特卫普的整个沿海地区。

海军紧急要求派更多的高射炮来保护这些港口。

9月17日这天晚上，恰好是满月，进行夜袭的英国轰炸机充分利用了月明之夜。

德国海军作战参谋部报告船只遭到了更大的损失，因为这些船只当时正拥塞在准备入侵的港口中。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在敦刻尔克，有84艘驳船被炸沉；在瑟堡，一个500吨的军火库被焚毁，各种鱼雷艇和轮船被炸沉。

不仅是飞机轰炸，而且英国用远程大炮隔海对德军的一些兵力集结地进行了轰击，德军不得不进行疏散。9月16日，皇家空军突袭了举行大规模登陆入侵演习的德国部队，使德军的人员和船只遭受到惨重的损失。据德国海军秘密文件记载，21艘运输船和214艘的驳船被炸沉或者是严重损坏，这个数字约占为入侵而集结船只总数的12%。

9月19日，希特勒正式下令停止继续集结入侵的船只，并疏散已经集结的船只。

终于在10月12日，最高统帅部正式取消入侵，到来年春天再说。

希特勒根据两个理由取消了“海狮作战行动”，第一是准备时间太长了，第一波兵力要等到9月24日才能渡海；这样即使第一波渡海成功，后继部队的渡海也成问题。第二，德国空军没有按预期获得空中优势。

关于这第二条理由，曼施坦因归咎于戈林。在入侵之前的好几个星期中，德国执行的一种孤立的空中战争，过早消耗了德国空军的实力。英国空军的雷达体系也使得德国空军在不利于自己的条件下作战。应该等到入侵的时候再摊牌，迫使英国空军在双方相似的地方接战——即在英吉利海峡上

空。后来德军空军又转移攻击重心至伦敦城——这是一个与入侵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为，这不能不说是战争指导上的错误。

雷德尔元帅的海军参谋部希望 9 月 15 日就开始执行“海狮作战计划”。他说，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天气，除了 10 月上半月之外，一般都是恶劣的。10 月中旬就有了薄雾，到 10 月底就有浓雾了。只有海上风平浪静才能执行作战计划，如果波涛汹涌，驳船就会沉没，甚至大船也将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不能卸下补给品。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那么最有利的作战时机是 1941 年 5 月。

希特勒对此是首鼠两端，他认为德国海军到了来年春天也仍然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而此时英国陆军倒是微不足道的；到了明年的 5 月以后，如果给英国陆军 8 个月到 10 个月的时间，它就可以集中起 30——35 个师的兵力，从容地在海峡布防，给入侵带来麻烦。

当 9 月底宣布“海狮作战计划”结束之后，曼施坦因的第 38 军恢复了正常的训练，渡海的装备都撤入到港口之中，在英军的空袭之下，它们早已毁坏了许多。

1941 年春季，从陆军总部传出了风声，对曼施坦因将另有任用，调任一个新的职务。

不知曼施坦因调任何种新职务，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三章 装甲军闪击苏联

“巴巴罗萨”拔头筹，维拉河上抢渡口；

丧心病狂杀政委，列宁格勒挡前头。

1941 年 2 月底，在法国西北沿海的小镇李托奎特交卸了第 38 军军长的职务，曼施坦因改任德军第 56 装甲军军长的新职。第 56 装甲军正在组建中，军部设于德国中部。

这个装甲军下辖德军第 8 装甲师、第 3 摩托化步兵师和第 290 步兵师三个师。这次对曼施坦因来说，可是遂了心愿。早在西线战役开始之前，他就一直想指挥一个装甲军，把自己酝酿多时的新战术加以实践。

1941 年 5 月间，曼施坦因接到了对苏联战争的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没有细节，只是指示他的 56 装甲军从属于一个装甲兵团而已。当然，作为一个普通军长，事先是无权过问对苏战争计划细节的。

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对于一介武夫来说由于先有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先，显得有些在预料之外，但仔细想一想，却在情理之中。德国以数万人伤亡的代价进行了波兰战争，表面上看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大的胜利者却是不费一枪一弹而坐享其成的斯大林。苏联得到了将近半个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权，使德国没有得到它所垂涎的两个主要长远目标——乌克兰的小麦和罗马尼亚的石油，而德国要战胜英国的封锁所急需的正是这两种东西。甚至元首渴望在波兰获得的波里斯拉夫—德罗戈贝奇油区也被斯大林要去了。斯大林“仁慈而慷慨”地答应把相当于这一油区年产量的石油卖给德国。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只换取了苏联不加入西方阵营。陆军总部

对于作战目标是有分歧的。这个计划的战略企图是：以闪电式的突击，消灭苏联西部各军区的军队，并迅速向腹地发展进攻，攻占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前出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阿斯拉罕一线，打算在 1941 年冬季之前结束战争。但在孰先孰后的问题上，看法不同。不足以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其次占领乌克兰的原料产地、顿聂兹盆地的军备生产中心和高加索油田，如果占领这些地区，就可迫使苏联的战争经济完全崩溃。

而陆军总部却认为，必须击败苏联红军主力然后才能征服和占有这些战略要地。

在这个意义上说，莫斯科才是真正的目标，只有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才能遇到苏军的主力。莫斯科是苏联权力的焦点，而且还是交通枢纽，该城丧失则苏军的防线就会被分割，苏军统帅部不敢冒险放弃莫斯科。

当时，曼施坦因以一个普通军长的身分，自然是无从得知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的分歧，但在执行过程中，进军方向的朝令夕改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分歧。

“巴巴罗萨”计划规定，执行入侵苏联的德军部队将编成北方集团军、中央集团军和南方集团军等三个集团军，从三个方向同时对苏军实施突击。曼施坦因的第 56 装甲军隶属于第 4 装甲兵团，而第 4 装甲兵团又隶属于北方集团军。北方集团军总司令是勒布元帅，主要是从东普鲁士进攻，歼灭在波罗的海地区中的苏军，然后再向列宁格勒前进。

第 4 装甲兵团司令是克鲁格上将。第 4 装甲兵团的任务是挺进芬斯克对岸和维拉河上，占领渡河地点，随即向阿波卡方向前进。第 4 装甲兵团的右翼为 16 军团，司令为布歇上将；左翼为第 18 军团，司令为屈希勒尔上将。

1941 年 6 月 16 日，曼施坦因到达了第 56 装甲军的集结地区。他的顶头上司，第 4 装甲兵团司令克鲁格上将向曼施坦因下达命令：

“第 56 装甲军应从米美尔河以北、提尔希特以东的森林地区向东突破，以达到通向柯弗罗东北面芬克斯的大路。在其左面，第 41 装甲军，军长南哈特将军，下辖第 1 和第 6 两个装甲师、第 36 摩托化步兵师和第 269 步兵师，应向贾何布塔德的维拉河渡口前进，党卫军‘死人头’师也配属于这个兵团，战役开始时随后跟进，随着战役发展的情况，再配属给前进最快的军后面。”

受领完任务之后，第 41 装甲军的军长南哈特将军问曼施坦因，预料要多少时间能到达芬克斯，曼施坦因回答说，如果在攻击开始四天之内达不到目标，则德军就很难完整无恙地攻占这些渡口了。

6 月 17 日，第 56 装甲军展开完毕，在以后的几天内，全部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完成了一切进攻的准备，曼施坦因命令各师对武器装备以及携带的弹药和油料，作了最后一次检查。

在攻势开始的前几天，曼施坦因收到了一个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命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政委命令”，要求对苏联战争开始之后，德军对于俘虏的苏联军队中政治委员和其他政工人员，均一律就地枪决。以表示对布尔什维克的痛恨。

这个命令遭到了曼施坦因和其他德军高级将领的抵制。他们认为，虽然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苏联军队中“政治委员”的身分很特殊，他们不能算是一般的军人，但又不像牧师、军医和战地新闻记者那样可以获得非战斗员的身分。因为他们也直接参与战斗，而且其勇猛程度不亚于一般战士。如

果从传统的战争意义来说，他们的战斗活动是非法的。正是由于这些军队中的“政治委员”，把战争的最大残酷性带进部队，这是与普鲁士军人的传统行为和传统态度是完全不合的。

不管国际法中对“政治委员”的地位是采取何种的看法，要把俘虏就地枪决，总是违反了军人传统的职业精神。如果执行了这一命令，则不仅有损于军人的荣誉，而且对德军士兵很难自圆其说。所以，曼施坦因向集团军司令直言，他指挥的所有部队都不会执行这个枪决红军政委的命令。曼施坦因属下的几个师和军参谋人员也完全同意曼施坦因的意见。不久，要求撤消这一命令的努力终于奏效。因为很明显，这个命令只能激起苏联红军同仇敌忾之气，促使苏军顽强作战到底。

6月21日13时，曼施坦因在军部接到命令，6月22日凌晨3时作好攻击前的各项准备，4时开始攻击，对苏战争的色子已经掷下了。

1941年6月22日，这一天恰好是星期天，在凌晨4时，德军向苏联发起了进攻。

德国飞机对苏联西部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桥梁渡口和军事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接着，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德军以数十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为先导，在巴伦支海到黑海3000公里的正面发动了进攻。苏联西方军区在22日的整个上午失去了指挥，被迫节节抗击向后撤退。

勒布元帅率领德军北方集团军，分别从各个方向前疾速推进。勒布1876年9月5日出生于兰茨贝格。曾参加德国东亚派遣军，在瓦德西元帅的统帅下前往中国，为野战炮兵团山炮1连的排长。1900年12月14日在中国胶州湾海岸登陆作战。回国后，1903年考入驻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军事学院受训，1909年10月调往柏林的总参谋部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战功而被授予骑士勋章，平民出身的勒布被晋升为骑士，被称为“威廉骑士勒布”。1929年晋升为少将，1930年晋升为中将。1934年1月被晋升为炮兵将军。

1938年3月1日，勒布在晋升为上将的同时退役。与伦德斯待一样，后来又按照战时服役规定重服现役并指挥德军两个军团攻占捷克苏台德区，曼施坦因在勒布军团中担任过很短时间的参谋长。

德军北方集团军第4装甲兵团的先期任务，就是完整地夺得维拉河上的桥梁，为进一步攻击列宁格勒打下基础。这条大河是一个可怕的障碍物，而完整地夺取河上的桥梁，直接关系到德军装甲部队的行进速度，成为体现和发挥闪击战特长的关键所在。因此第4装甲兵团的前进，实际上是一场赛跑，看哪一个军最先夺到维拉河上的渡口。

曼施坦因的第56装甲军在这场赛跑中面临的障碍要比其他两个军要轻微，第4装甲兵团多给了第4装甲军一个装甲师，但其攻击前进的速度仍然落在了曼施坦因的后面。在此之前，曼施坦因曾经建议由自己的56装甲军担任主攻，但克鲁格没有同意。

在第56装甲军的集中地在米美尔河以北的森林中，克鲁格分配给曼施坦因的空间极为有限，所以曼施坦因只能命令第8装甲师和第290步兵师向苏军边界阵地实施主要突击，而第3摩托化步兵师则暂时留在米美尔河以南。

继飞机轰炸和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曼施坦因命令部队发起冲击，最初只遇到了轻微抵抗。但不久就为苏军构筑良好的碉堡群所阻挡，残存的反坦克火力迟滞了德军的装甲部队。直到中午12时，第8装甲师才在米美尔

河以北通过了碉堡封锁线。

在德军进攻的第一天，苏联军队对德军这种背信弃义、不宣而战的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他们把仇恨发泄到捉到的德军士兵身上。曼施坦因率领军部在推进途中，发现了好几具德军士兵的尸体。参谋人员查看了这些士兵身上佩带的番号，然后向他们的军长报告说，从尸体的番号来看，他们是一支德军边境巡逻队，在战斗开始时被苏军俘获，全体人员都被杀死，尸体被残酷地肢解，景象非常令人恐怖。德军士兵们默默无语地走了过去，掩埋了这些同胞。

在路上，还不时遇到一些刚刚从前线运回来的德国伤兵。这些伤兵忿忿不平地向曼施坦因报告说，他们遇到举手“投降”的苏军士兵，可等到德军士兵满心欢喜地前去受降时，这些苏军“投降”的士兵就会突然开枪。还有一些苏军的伤兵会倒在地上装死，等德军走过之后，从背后向他们开枪。

曼施坦因一路上查看了被德军摧毁的苏军防御工事。从现场遗留的迹象来看，在苏军的防御纵深虽然有为数不少的兵力集结，但却并没有像元首希特勒宣传的那样，“苏联已经作好了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各种准备”。

在自己的指挥车上用过了简单的午餐，曼施坦因令左右摊开了随身携带的作战地图，用手指指着苏联境内的一条弯弯曲曲的蓝色曲线：

“假如第 56 装甲师想力拔头筹，抢在其他军之前完整地占领维拉河渡口，则必须通过杜比沙河上的艾罗果拉渡口，这里距离德苏边境约 50 英里，在进攻的第一天就必须出其不意地占领这个地方。”

曼施坦因告诉身边的参谋，这里对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曼施坦因就在这里与沙俄军队作过战。

根据德国侦察机事先拍摄的照片，这里是一个深而且陡的峡谷，河水的流速虽然不大，但两岸的高度差却很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工程师曾经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费劲地在此建造起一座木桥，现在这里已经建成了大型的公路桥。

“我担心，河对岸的陡坡坡度之大，使得任何我们现有的装甲车辆都爬不上去，如果苏军事先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把这里的大桥炸掉，然后在河对岸的陡坡上建筑起防御工事，那么我们的坦克部队根本就无法前进。”曼施坦因忧心忡忡地说，“问题是，艾罗果拉的渡口对于第 56 装甲师而言，确实是攻占芬克斯桥梁必不可少的跳板。”

于是他找来了第 8 装甲师的布南登堡将军，命令他加快速度，务必乘苏军缓过劲来之前拿下艾罗果拉渡口，最迟不超过 6 月 22 日（也就是攻击发起的第一天）日落之前。在这段时间内，军部将跟随第 8 装甲师在一起。

曼施坦因的要求虽然很难办到——甚至可以说过分，但是德军第 8 装甲师在布南登堡将军的指挥下，还是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个师在突破苏军的边界阵地和清除了防御纵深的零星抵抗之后，终于在 6 月 22 日的黄昏时分，用一支搜索兵力占领了艾罗果拉渡口。曼施坦因不敢稍怠，又命令徒步行军的第 290 步兵师加快速度，紧跟在第 8 装甲师之后。第 3 摩托化步兵师在中午时分也开始渡过了米美尔河，进入苏联国境。

第一脚是踢出去了，曼施坦因黄昏时分到达了渡口之后，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要想达到奇袭的效果还应继续冒险，这符合曼施坦因的一贯作风。于是他命令第 56 装甲师所属各师不顾左翼的第 18 军团和右翼的第 16 军团，

不要怕侧翼被攻击的危险，一鼓作气地冲到目的地——维拉河渡口。

曼施坦因的运气不错，他所选定的路线恰好是苏军防御比较薄弱的一段。当第 56 装甲军深入苏联境内 105 英里抵达维尔柯米尔兹的时候，曼施坦因左翼的第 41 装甲军在沙莱地区为苏军的坚固阵地所阻；右翼第 16 军团还在为争夺柯弗罗镇而奋斗。

而第 56 装甲军此时已经迈上了宽敞公路。这里距离第一阶段的目标——维拉河渡口上的芬克斯大桥约有 80 英里的距离。

正当第 56 装甲军在曼施坦因指挥下兴冲冲地往前赶路的时候，以小心谨慎著称的第 4 装甲兵团司令克鲁格上将开始担心他们，因为他们不仅超过了两翼的德军太多，而且把国境线上的苏联军队也甩在了后面。第 56 装甲军不仅在前面可能遇到苏军预备队的反攻，而在后面很容易被甩在后面的苏军切断其后勤补给线。

曼施坦因决定不让幸运之神溜走，因此没有理会克鲁格的忠告，命令部队继续快速前进。他采取了一个让强者更强的办法，这样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德军坦克部队的机动速度——自己亲自率领两个机械化师，由机动性最好的第 8 装甲师走最好走的公路，机动性稍次一点的第 3 摩托化步兵师走公路以南的小路，第 290 步兵师紧随其后，这个师虽然使出了最大的劲，但已经赶不上前两个机械化程度高的师。这样也好，这个拖后的步兵师保证了第 56 装甲军后方的安全。

6 月 26 日，守卫在维拉河渡过大桥的苏军士兵，突然发现远处的公路上驶来一列不太长的车队，车上装满了士兵，从着装上看是苏军士兵，车辆上也涂着苏军的标志，哨兵拦住了车队询问，车上的人自称是从前线撤退回来的苏军伤兵，有几个人还亮出了缠满绷带的胳膊。于是哨兵挥手放行，谁知这些车在驶过大桥的时候，这些“伤兵”突然从车上跳了下来，用枪逼住苏军士兵，把惊得目瞪口呆的苏军守卫分队缴了械，然后脱下了身上的苏军服装，扯下了身上的绷带。苏军士兵这才发现，原来是一队化了装的德军士兵。

原来这正是曼施坦因所用的一计；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使苏军来不及炸毁渡口桥梁和在河对岸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曼施坦因不顾国际公法，让他的士兵利用缴获的苏军车辆，装扮成苏军后撤的部队，瞒天过海，骗过苏联守卫大桥的部队，完整地攻占了维拉河的桥梁。装扮成苏军士兵的，正是德军第 8 装甲师的前卫部队。

这件事不久就传到了元首那里，令希特勒大为欣赏。

从进攻开始到拿下维拉河渡口其中的一座大桥，第 56 装甲军在曼施坦因的率领下，一路上击毁了苏军约 70 辆坦克和许多火炮，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第 56 装甲军坦克数的一半。

这样，到了 6 月 26 日，沿公路疾进的第 8 装甲师最先抵达了芬克斯城外。上午 8 时，曼施坦因在该师的师部中收到了一个报告，得知该师的先遣部队使用诈术成功，兵不血刃地夺获了苏军驻守的两座大桥中的一座。另一座也通过战斗夺到手，苏军完全料不到德军来得如此之快，守军派出工兵企图炸毁桥梁，但引爆炸药的士兵在距离导火索几码远的地方被德军消灭了。

维拉河在芬克斯城附近的公路大桥完整无恙地落在了德军手中，铁路桥也只是受到了轻微的炸伤，略加修复便可使用。通过大桥涌入芬克斯城内和维拉河的另一侧的德军，正在与苏军展开激战。

6月27日，曼施坦因又接到了另一份捷报：第3摩托化步兵师攻克了维拉河上游的另一个渡口。至此，第56装甲军的任务圆满地完成了。从作战地图上的距离来算，芬克斯城附近的渡口距离第56装甲军攻击发起的阵地，差不多有200英里的距离，在路上不断遇到苏军阻击的情况下，用去了整整四天零五个小时的时间，这与事先对南哈特将军的承诺相差无几。

攻克芬克斯城后，曼施坦因率领军部驱车进城，看到城中一片火光，苏军在撤出该城时，实行了“焦土政策”，将整个城的大半放火焚毁了。

曼施坦因在向顶头上司刚刚报捷之后高兴了没多久，轻敌冒进的后果就显露出来了：第56装甲军现在的位置大突出了，与两翼的德军其他部队之间，形成了较大的间隙，距离第41装甲军约60英里，距离第16军团足足有100英里。他们现在已经是孤军深入险地，在他们与后面的德军大部队之间，夹着数万苏军，他们现在正拼命地向维拉河方向撤退。而在他们的前方，苏军预备队正源源不断地开来，企图夺回芬克斯这一咽喉要地。

6月27日，克鲁格司令坐了一架轻型飞机来看望第56军，对曼施坦因以及第56装甲军取得的赫赫战果进行了一番夸奖，但他也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下一步行动目标的消息，是莫斯科，还是列宁格勒？这一切都无从得知。曼施坦因从克鲁格上将那里得到的命令，只是要他拓宽在芬克斯的桥头阵地，并保持渡口的畅通，等候姗姗来迟的第41装甲军的第16军团。

曼施坦因坦率地向克鲁格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对这位谨慎有余而魄力不足的军团司令说：“照您现在的这种部署方法，超不出柏林军事学院一般教科书的窠臼。

而现在，当我们出乎意料地突然在苏军后方深处出现时，苏军统帅部的想法肯定是尽快把我们赶回河的那一面去，并且一定会到处搜集兵力来反击。所以我们挺进得越快，苏军就越难有机会做有系统的抵抗，快速的挺进，能把正在集结的苏军兵力摧毁。因此我建议，本装甲军应该即刻向前方挺进。您可以命令另一个装甲军紧随在我们后面迅速通过芬克斯前进，使苏军只能利用手边的兵力零零星星地反击，而形不成大张旗鼓的会战。至于维拉河渡口，也自然应该保证，留在维拉河上以南的苏军残部，可以由后续的步兵军团去扫荡。”

克鲁格耐心地听完了曼施坦因这一连串的陈述之后，只是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道：“不用说单独一个装甲军，就是一个装甲军团，冒险深入地域如此辽阔的俄罗斯大平原，也会显得十分渺小和微不足道，而且越是深入也就越危险。”

曼施坦因建议他的军团司令换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作为一个单独在敌后作战的装甲部队，它的安全程度还依赖于他的机动能力上，一旦它停顿不动了，就马上会遇到敌人四面八方的攻击。”

克鲁格答应把他的意见上报给最高统帅部。不久元首希特勒传下话来，重复了只让第56装甲军在桥头阵地待命的命令。一切如曼施坦因所料，苏军逐渐缓过劲来，从斯可夫、明斯克和莫斯科抽掉了大批兵力，对维拉河渡口展开了反击。有好几处阵地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战斗进行异常激烈。德军在收复曾经丢失的阵地时，在一个野战包扎所内，发现了3名德国军官和30个德军士兵的尸体，他们都是负伤之后，在苏军攻上来时来不及撤走，包扎所被双方不知哪一方的炮火炸塌，这些伤兵被活埋在里面。

在以后的几天之内，苏联的空军也倾全力来破坏已经落入德军手中的

桥梁，苏联空军的飞行员勇气可嘉，一个中队接着一个中队，不顾损失地低空俯冲轰炸，曼施坦因不得不向总部请求德国空军战斗机前来支援，北方集团军总司令勒布元帅也给第 56 装甲军专门调来了高射炮，来保卫这些桥梁。最多的一天就击落苏军飞机 64 架。这才遏制住苏联空军的轰炸。

第 56 装甲军在芬克斯渡口附近一直守卫到 7 月 2 日，曼施坦因又接到了继续向前开进的命令。陆军总部为了奖赏曼施坦因，特地把德国党卫军“死人头师”拨给第 56 装甲军，这个党卫军师也是摩托化师。德军第 41 装甲军也渡过维拉河赶了上来。

第 4 装甲兵团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沿着从李兹克尼—阿斯托夫——斯可夫轴线前进，由此可以确定，北方集团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列宁格勒，这肯定是元首希特勒的意见。

曼施坦因简单地计算了一下，自从第 56 装甲军用奇袭手段冲到芬克斯时算起，已经白白浪费了六天的时间，利用这六天时间，苏军有足够的时间来恢复遭到突然袭击时的惊愕——本来当德军出现在维拉河北岸的时候，苏军已经感到手足无措。

第 56 装甲军对芬克斯的深入的突击，给苏军造成混乱和恐怖，它切断了苏军的指挥体系，使其不可能协调对德军的抵抗措施。可由于第 4 装甲兵团在维拉河上的顿挫，这些优势已经丧失。

重新开始攻击的时候，苏军的抵抗显而易见地顽强而有组织了，但仍然阻止不住势头正猛的德军。

第 4 装甲兵团现在已经接近了斯大林防线，这是一条实力不均等的要塞线，沿着原有的苏联边界建筑而成。克鲁格仍然把主要的道路分配给第 41 装甲军，由它向阿斯托夫前进。克鲁格不太欣赏曼施坦因大胆得近乎冒险的性格。因此第 56 装甲军只得到了一个次要方向：转向东面对齐巴希前进，任务是突破斯大林防线后，从东面迂回以斯可夫为基地的苏联强大装甲兵力。

曼施坦因对这个分配方案又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似乎是曼施坦因争强好胜的天性所决定。他认为，姑且不论在斯可夫存不存在以之为基地的苏军强大装甲兵力，即使是有，第 56 装甲军如果按照兵团司令部给出的路线前进，必然会遇到斯大林防线前方的大沼泽地。他对这个分配方案表示强烈的不满，要求第 56 装甲军和第 41 装甲军两个军都应沿着阿斯托夫前进。

不知曼施坦因的反对意见是否生效，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四章 危险的希仑河畔

鲁加森林陷沼泽，希仑河畔费琢磨；

新式武器被缴获，打牌且把时间拖。

现在，两种意见摆在了北方集团军总司令勒布元帅的桌子上。勒布将军也觉得左右为难，于是在两种建议之间，采取了一种和稀泥的态度。

曼施坦因的反对没有奏效，因而他的第 56 装甲军陷在大沼泽中也就是情理之中了。打前站的德军第 8 装甲师抵达沼泽地后，发现这里木质结构的栈桥上有一大段早已经被苏军炸毁，剩余的部分也被苏军的一个摩托化步兵

师用废弃的车辆所阻塞，需几天的时间才能修好桥梁和清理出道路。等到干完这些事情，浑身泥泞地从沼泽地中钻出来的时候，德军又遇到了苏军的迎头痛击。经过激烈的战斗，丢下数百具尸体，第 8 装甲师才勉强通过了沼泽。

第 56 装甲军下属的第 3 摩托化步兵师的命运更糟糕，他们只在沼泽地中找到了一个狭窄的通道，但坦克、突击炮等装甲车辆却不能通过，所以只好原路撤回，跟在第 41 装甲军后面，转向阿斯托夫前进。

新配属给第 56 装甲军的党卫军“死人头师”，按照计划是奉命向齐巴希前进，这个初上战场的党卫军摩托化师所遇到的路面比较好，但却有一道苏军的坚固钢筋混凝土防线。平心而论，这些党卫军倒是没有外界传说的那样面目狰狞可怕，在对苏战争的初期还是有良好的纪律与军容，但党卫军的军官和士兵缺乏德国正规国防军的训练与经验，这个师在进攻时很是勇猛，防御时也很坚定，但遭受的损失却很大，它的师长是一个勇敢的军官，但不久就负伤而死。

勇敢毕竟代替不了训练和经验，听到这个师遭受到惨重损失的消息之后，曼施坦因一再调拨兵力去援救该师，但仍然不能阻止该师死亡数字的激增。攻击发起 10 天之后，这个师的三个团只能缩编为两个新的团了。

虽然党卫军的师能够英勇作战，而且也曾经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把他们编成一种独立的军事组织也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依照曼施坦因的想法，本来他们可以补充到陆军中来，而不应该消耗在党卫军之中，把德国人宝贵的血液浪费在这上面，确实是得不偿失的。不过这不是党卫军官兵本身的错，而是应该由元首身边的那些野心家负责，他们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不顾所有军事权威的反对，硬是要成立这些特殊的单位。

这些党卫军师的前身为党卫队，原本是一个政治暴力组织，特别宣誓效忠于希特勒个人。1929 年，希特勒找到了理想的党卫队头子。这是一个在慕尼黑附近小村子里以养鸡为生的农民，态度温文尔雅，人们常常以为他是个小学教员，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当他接手党卫队时，一共只有 200 名左右队员。

1934 年，元首就是依靠他们，剿灭了党内的另一个打手武装——冲锋队。党卫队从此便成了纳粹党内唯一的准军事组织。不久希特勒批准筹建“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负责“内部安全”。1935 年，德军退役中将保罗·豪赛尔在不伦瑞克创办了第一所党卫队士官学校，招收大批前警官、旧军人和地方青年入学，对他们进行规范的军事教育，为党卫队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1936 年夏，特别机动部队正式组建。最初为三个独立团的建制。希特勒后来宣布，这支部队是一支由他支配的常备武装部队，“可以执行陆军作战范围以内的行动任务”。从而正式确定了党卫军与德国国防军平

1939 年 10 月，波兰战役之后，第一批党卫军师正式组建，党卫军真正成为德国的当时第二武装力量。随着战争的进行，党卫军发展到了 39 个师，人数达 90 万之众。

党卫军的服装与普通国防军明显不同，平时着墨黑色军服，左臂佩戴印有黑色带钩“十”字样的红色袖章，黑色领章上缀着形似闪电的“SS”标志，武装带上写着“忠诚是我的荣誉”，在战场上，他们换上了灰绿色国防军制服，但左臂上仍然佩有醒目的黑“十”字标志。在军衔标志和称谓上也独树一帜，党卫军军官使用党卫队专有的军衔肩章、领章和袖章，军衔前面，一律冠之以“党卫队”。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最充足的给养，还负责管

理占领区，监督战俘和犹太人。

党卫军总头目希姆莱严令对部队加强政治灌输，把每个士兵都教育成“始终笃信和自觉具备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意志的体现者，拥护伟大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内部决不允许任何异端思想存在，甚至基督教也在禁止之列。起初招兵采用志愿兵役制，强调只招收“无条件拥护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健康的、纯德意志血统的人”，成员触犯了国家法律或者党纪军纪，则完全由自己的法庭处置，不受国防军军事法庭的约束。

党卫军在刚刚组建和在战争初期，确实有些战斗力。1938年征服奥地利的两支德国精锐部队之一，就有一支是党卫军的“领袖警卫旗队”。

但党卫军部队在战争中也暴露了它自身专业训练上的不足。

曼施坦因为了鼓励受到很大伤亡的德军士兵的士气，也经常到第一线部队去跑一跑。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危险，但也确实能迷惑一些士兵，他们认为高级指挥官经常与自己在一起，自然就会为他们着想。

走动得越多，离前线越近，那么面临的危险也就越多。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军部的一些参谋和副官，包括曼施坦因年轻的司机，都对他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前线危险地区表示担忧。

对于这一点，曼施坦因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告诉身边的人，战争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炮兵的射程日益延长，兵力机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使得司令部不得不逐渐向后退，拉开了同前线的距离。但一个高级指挥官又不能长时间远离前线，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有利的机会是稍纵即逝，如果一个指挥官待在后方等前线的报告，就会因赶不上形势的变化而错过战机。

再有一点就是，指挥官在一个战斗行动结束之后，应该尽快使其部下消除战斗疲劳。德军的闪击战术是一种高速机动和机械化的战术，对士兵的体力和精力要求是史无前例的，所以高级指挥官更是要以身作则，尽可能地与前线部队的士兵生活在一起。”

一个普通的士兵，常常会感到高级长官只是躲在后方享福，完全不知道前线上真实情况如何。抱有这种想法的士兵极有可能不信任他的指挥官，从而无法把指挥官的意图变成行动。如果士兵们看到高级军官也能身先士卒，亲冒矢石，就会获得一种满足感。而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只有天天与战斗部队在一起，才能知道他们的需要，听取他们的怨言并设法帮助它们解决问题。一个高级将领不应该仅仅是要求部下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也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同甘共苦的战友。此外，当他访问前线部队时，也往往使他获得新的灵感。

见军长态度这般坚决，理由又是如此的充分，其他人便不再劝他。

这样一来，苦了德军营、团级指挥官。过去他们常把完不成任务的原因推到士兵身上去，向上级报告说战斗部队士气减退，对疲劳过度的怨声载道等等。每当此时，曼施坦因都感到头痛，因为这本是理应由团、营一级负责的事。但当曼施坦因抵达最前线之后，发现前线士兵们的乐观情绪都超过了他们所在师、团、营指挥所中听到的传言。

有时曼施坦因在战斗的间隙时，会坐下来与前线一辆坦克的乘员一起抽一支烟，或者是跟步兵连的士兵闲聊天，在缓解了他们紧张情绪之余，自己也觉得是一种放松，曼施坦因不喜欢地天到晚泡在文件堆中，他宁可到下面去走一走，直接听一听基层部队的意见，而不愿意读那些经过修饰的情况报告。

当然，即使是一个军长也不能永远在路上奔跑，当需要他作决断的时候却找不到他本人，那么实际上也就等于这个军长放弃了指挥权。

对苏联闪击战初期，坦克部队推进很快，使德军的后勤部门感到吃力。他们只能几天移动一次，以便使补给物资不脱节。可作战部门为了与机械化师保持经常的接触，其战术司令部必须每天推进一次甚至两次。一个装甲军的军部必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一切都不能讲究舒适。

在法国作战时，即使是师级的指挥部，也都能驻上城堡或者旅馆大厦。可是在对苏作战的东战场上，即使一个军的军部，也未必有像法国那么好的宿营条件，能找到一座爬满臭虫的小木屋也不容易。

所以曼施坦因经常把他装甲军的司令部设在野战帐篷里，靠一辆通信指挥车保持与各师的联系，下达各种命令。夜间，曼施坦因通常与自己的副官睡在各自的睡袋里，同住一个小帐篷。在东线进攻开始以后的这些日子里，他只睡过三次床铺。

司令部中唯一不肯睡在帐篷和睡袋中的人就是曼施坦因的首席军事助手，军参谋长艾尔费德上校。他宁愿横躺着睡在自己的车子里面，但车子往往容纳不了他硕大的身躯的全部，他的长腿必须留在车外。晴天还无所谓，到了雨天，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潮湿的靴子就粘在了腿上，无法脱下。

宿营的地点通常选在进攻主要轴线附近的森林之中，曼施坦因要求把他的帐篷选在靠近湖沼和溪流的地方，这样当曼施坦因和他的参谋人员吃过早餐之后，或者在前线赶回来时，可以挤时间在这些溪流中洗个澡，洗去满身的尘土。

曼施坦因时常把他的参谋长艾尔费德上校留在指挥所中，应付电话和传达指示。

这位参谋长是一个冷静超群而富有经验的人，他对这些事情可以应付裕如。曼施坦因本人则往往是在接获各师拂晓时的情况报告并发出了必要的命令之后，就动身去视察各师部和前线的部队。中午又回到指挥部，吃一顿简便的午餐并与参谋长交换一下情况，稍微休息一段时间再去视察另一个师。傍晚回到指挥所的时候，指挥所通常已经前移了位置，而跑了一天的他已经是疲惫不堪。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后勤供应的尼曼少校早已经为他预备好晚餐——通常有烤鸡和一瓶好酒。

为了与指挥部保持联系，曼施坦因到前线各师视察时，带着自己的一部无线电通信指挥车，军部的通信官柯勒尔上尉自然相随（后被曼施坦因晋升为少校参谋）。

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无线电通信专业军官，时刻保持着与军参谋长的无线电通信联络，把参谋长接到的报告送给自己的军长，同时也把军长对全军的指示传送给指挥部，再从那里由军参谋长向全军传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成了好朋友。当曼施坦因在战后被判刑而坐监狱的时候，柯勒尔对于他的妻子和家人给了许多的帮助。

曼施坦因的坐车配了两位驾驶员，一位叫做纳格尔，一位叫做许曼。他的贴身副官斯皮赫特中尉，原是一位骑兵军官。曼施坦因经常夸奖他敏锐勇敢，不怕危险，态度乐观。这位好斗的斯皮赫特中尉非常喜欢陪同他的军长到前线去作搜索行动。

到了1941年7月9日，德军第4装甲兵团的企图——派曼施坦因的第56装甲军从东面迂回到在斯可夫的敌军后面——由于泥泞的道路和苏联红

军的顽强抵抗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只有抽回第 56 装甲军军部和第 8 装甲师，让他们再沿着原有向北的轴线向阿斯托夫进发。第 3 摩托化步兵师不必担心，早已经走在那一条路了。尽管如此，自从离开芬克斯以来，第 56 装甲军已经击溃了苏军的 4、5 个步兵师、1 个装甲师和 1 个摩托化步兵师。这些兵力远远大于第 56 装甲军本身。离开德国国境以来，他们已经收容了数千名俘虏，一共获了 60 架飞机、包括战防炮与高射炮在内的 316 门火炮、205 辆战车和 600 辆卡车。不过苏军虽然已经被迫向东撤退，但却并没有被消灭。

第 4 装甲兵团司令部又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德军第 41 装甲军仍然担任主要进攻任务，沿通过鲁加的大路向列宁格勒前进。而第 56 装甲军又再度被拉向东方，通过波尔霍夫、罗夫果罗德、进攻朱多弗，以求及早切断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

分给第 56 装甲军的这个任务固然也很重要，但这个命令又使这两个军分开得太远，结果使每个军都缺少必要的打击力。另外这个地方遍布森林和沼泽，不太适宜大型装甲部队的行动。

党卫军“死人头师”又被克鲁格收了回去充任兵团的预备队，不再由第 56 装甲师来指挥了；这样的部署与刚刚离开德国时一样，兵团的主力又一次集中在左翼方面——第 41 装甲军。至于第 56 装甲军只留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向东往朱多弗作大迂回的运动，而且由于党卫军师不能再在其右面成梯次跟进，所以其它的南侧也就缺乏了必要的保护。苏军的部分兵力于 7 月 14 日清晨在希仑河攻击了曼施坦因的指挥部。第 3 摩托化步兵师后来又回归曼施坦因指挥。

尽管如此，曼施坦因还是相信能在运动速度中寻找安全保障。

7 月 15 日清晨，刚刚打发掉小股的苏军搜索部队的骚扰，曼施坦因在希仑河畔的军部指挥所中又接到了几个极不愉快的报告：苏军已经向第 8 装甲师的侧面发动了一个强大的攻击，该师的战斗主力部队将与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甚至他们与军部之间的联系都将被切断。另一个报告比这还严重：苏军在第 56 装甲军背后造成了合围之势，他们薄弱的补给线遭到了强大苏军的攻击。

曼施坦因辖下的德军第 3 摩托化步兵师也受到了来自北面和东北面优势苏军的双重攻击。苏军的意图是想包围孤立中的第 56 装甲军，德军第 41 装甲军主力远离鲁加公路，减轻了苏军的压力，一部分苏军得以抽调出来，加入对第 56 装甲军的战团。

第 56 装甲军此时的处境确实是十分危险，曼施坦因开始怀疑自己这次所冒风险是否太大。他现在唯一的选择是把第 8 装甲师撤回，以免受到包围的危险，第 3 摩托化步兵师也应该同时摆脱战斗，以使全军恢复机动性。

正在战斗如火如荼的时候，第 56 装甲军军部的无线电通讯车偶然收到了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柯勒尔上尉连忙把曼施坦因请进通讯车。

苏联广播员用浑厚的男中音宣布，法西斯德国北方集团军的一支装甲部队，已经在左尔特希被英勇的苏联红军包围，歼灭这支孤军深入的法西斯强盗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广播完这条消息之后，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一段雄壮的苏联红军进行曲以示庆贺。

过了一会，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又宣布，前线的苏军已经俘获某种有关德军的多管火箭发射筒的秘密材料；在列举了德军使用这种不人

道的武器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之后——这种多管火箭发射筒可以发射燃烧石油的炮弹，苏军对此感到非常厌恶，女播音员义正词严地警告使用这种武器的法西斯匪徒，假使不立即停止使用这种武器，则苏联红军就会以毒气来报复。

想必德军最高统帅部有人在柏林也收听到了这个广播。不久就发来电报，要求曼施坦因解释为什么这种机密的材料会落到苏联红军手中？曼施坦因得知这种多管火箭发射筒确实是从第 56 装甲军手中丢失，感到非常恼火，命令部下马上调查。调查人员报告说，那不是从战斗部队手中夺去的，而是当苏军切断德军补给线时，从德军的一个后勤运输队中夺去的。曼施坦因不得不据实向元首呈报了这件事，他为自己辩解说，随着补给线的延长，发生这种事也不足为奇；但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今后他所指挥的部队深入苏军的战线以不超过 60 英里为原则。

到了 7 月 18 日，由于曼施坦因命令第 56 装甲军兵力收缩，危机才算过去。第 8 装甲师突破了由苏军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包围，向西突围，与军部靠在一起。

第 3 摩托化步兵师也击退了苏军的 17 次连续进攻。第 4 装甲兵团司令部也察觉出第 56 装甲军的危险，把党卫军“死人头师”拨回给曼施坦因指挥。

在战斗中，德军俘获了苏军的一架联络飞机，发现上面有一封伏罗希洛夫元帅亲笔签字的一封信，士兵把缴获的这封信呈交给曼施坦因。

曼施坦因与伏罗希洛夫元帅于 1931 年曾在莫斯科有过一面之缘，他现在正指挥着面对着曼施坦因的苏军方面军。这封信的内容不仅证实了苏联陆军中的相当部分被打散，而且对与第 56 装甲军作战的战况特别关注。

在第 56 装甲军被包围之际，他们与后方的联系只有飞机和无线电，可等到交通线一经恢复，各种书面文件马上雪片般地飞来。7 月 19 日，装甲兵团司令部通知曼施坦因，计划派他的装甲军通过鲁加向列宁格勒前进，已经集结在鲁加公路上的德军第 269 步兵师拨给他指挥。曼施坦因再次上书兵团指挥部，主张第 56 装甲军不宜从鲁加轴线前进，而是应与第 41 装甲军一起，沿拉尔伐以东前进，这样能绕过鲁加地区茂密的森林，提高机械化行军的速度。结果又是被否决。

于是第 56 装甲军开始了在鲁加森林沼泽地带的艰苦跋涉。7 月 26 日，陆军总部的首席参谋次长保卢斯将军来到第 56 装甲军军部视察，满腹怨气的曼施坦因就把当前的情况讲给他听，并且告诉他，第 56 装甲军如何在一个最不宜使用装甲部队的地区中，把实力逐渐消耗掉。曼施坦因请首席参谋次长注意，分散使用第 4 装甲兵团对德军的目前处境是十分不利的！自己所属的三个机械化师所受到的损失已经累积超过了 6000 人之多，而且部队和装备已经用到了最大限度。第 8 装甲师在休息了几天之后，才把能用的坦克从 80 辆修复到 150 辆。

曼施坦因告诉保卢斯说，目前最好的办法是把装甲兵团从一个毫无希望能快速前进的地区中撤出来，用到莫斯科方面去。假如进攻列宁格勒的计划非保留不可的话，那么就必须使用步兵肃清前面的森林地区，以保留装甲兵团对列宁格勒作最后的突击，否则当这些机械化师抵达列宁格勒时，就会已经不堪一战了。保卢斯非常同意曼施坦因的意见，答应把这个意见带回最高统帅部。

第 56 装甲军没有盼来第 41 装甲军，也没有盼来执行进攻莫斯科以替

代进攻列宁格勒的命令，而是兵力被重新调整——统辖第3摩托化步兵师、第269步兵师和新到战场的党卫军警察师，由通往鲁加城的公路上改向列宁格勒前进。原第56装甲军的第8装甲师被兵团留作预备队，暂时被用来肃清交通线上的苏联游击队。而曼施坦因所熟悉的党卫军“死人头师”也被留下来巩固占领区。现在曼施坦因的第56装甲军只有一个机动师——第3摩托化师。

第56装甲军在鲁加附近的战斗异常艰苦。几个星期以前，苏军在这个地区中只有少许兵力，现在却已经增加到了一个完整的军，下辖三个师，并享有强大炮兵和坦克的支援。尤其是在鲁加地区的地形对德军更为不利，这里本是苏军的一个战术训练基地，苏军对在这里作战适合于用何种战术是非常熟悉的。此外，他们构筑工事的时间很充足。

1941年8月15日，曼施坦因第56装甲军在鲁加的任务改由德军第50军接管，在北进到达了沙门罗湖之后，第56装甲军刚刚宿营，就接到第4装甲兵团司令部的电话，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待天明之后折返；随后告诉他们，现在第56装甲军已经调归德军第16军团指挥。

8月16日，第56装甲军再度折返向南，又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行进了13个小时，部队怨声载道。

曼施坦因赶到德军第16军团司令部，会见了军团司令布歇上将。

布歇仅比曼施坦因大两岁，个人的经历与曼施坦因也差不多，都是在童年的时候就加入普鲁士候补军官团接受了军事教育，于1904年毕业于格罗斯利希费尔德军官学校。在前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因德国入侵捷克而与元首发生冲突的时候，布歇将军是站在元首一边的，他和赖歇瑙将军是德军高级将领中仅有的两个不在贝克致希特勒抗议信上签名的将领。

布歇上将很热情地把曼施坦因迎进了自己的司令部，并向他详细介绍了第16军团的处境。曼施坦因这才得知该军团第10军受到了苏军第38集团军八个步兵师和若干个骑兵旅的进攻，节节败退，正打算依托依尔门湖打一场困难的防御战。因为随时有被苏军从西面迂回的危险，因此特调曼施坦因第56装甲军给该军以紧急援助。

8月18日夜间，经过成功的伪装，曼施坦因手下的两个机械化师在苏军西侧面的秘密集结完毕，于次日凌晨对正准备进攻德军第10军的苏军侧翼突然发动了攻击，苏军受到这支突然出现的生力军的打击，连忙撤兵，德军第10军乘势转守为攻。到了8月22日，第56装甲军的两个师已经俘获了1.2万名苏军俘虏，坦克141辆、火炮246门，以及许多自动武器和摩托化车辆。

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有两件特别值得一提：一件是一门崭新的德国88高射炮，那是1941年才出厂的；另一个为苏制多管火箭炮，这是第一次落入德军手中。曼施坦因为了雪上一次德国多管火箭发射筒从自己手中丢失之辱，特别希望把缴获的苏联多管火箭炮送往德国国内，但却发现炮车的车胎已经被人拆走了，这使曼施坦因感到很扫兴。经调查之后发现，这件事是为曼施坦因经常准备烤鸡和酒的那位尼曼少校所为，他发现这些轮胎正好适合于军部指挥车所用，于是就把这些轮胎全部拆走。曼施坦因命令他立即归还原物。

这次攻击之后，第56装甲军筋疲力尽了，于是经布歇司令的同意，曼施坦因安排各师短暂地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继续东进。

1941年8月底，天气起了变化，阴云密布，雷电交加，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是今年夏天东部战场上的第一场豪雨，飞溅的雨水开始把所有的土路变成了泥潭，深可没膝。曼施坦因手下的两个机械化师在这种道路上也是无能为力，坦克和装甲车辆的发动机喷着刺鼻的蓝色烟雾，拼命地在泥泞中挣扎，可还是前进不了多长的路。同时在德军的必经之路，苏军也在调集兵力，军部搜索队报告，附近已经发现了苏军第27、第34和第11等三个新的军团番号。

在与苏军和泥泞道路的一番苦战之后，曼施坦因总算指挥他的军勉强渡过波拉河，德军士兵已感到吃不消，武器装备也极需大量补充，苏军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

道路上的泥水有时深达数尺，曼施坦因来回奔波于各师，他的那辆坚固的指挥车经常陷在泥潭之中，不得不用牵引车牵引才能继续行进。

9月初，原属于德军中央集团军的第57装甲军被调到北方集团军，加入布歇的第16军团序列。但过了不到10天，最高统帅部又决定把曼施坦因的第56装甲军调到以南的中央集团军，归第9军团指挥。曼施坦因对如此频繁地调来调去感到高深莫测。

他推测，这些调动可能是由于元首希特勒与陆军总部对于战略目标的分歧所致。由于下一步的目标选在哪里还不为人所知，战争初期德军闪击战的神速前进也不再有了。

于是他们就一直待在俄罗斯泥泞的雨季之中。

9月12日黄昏，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曼施坦因望着军部帐篷外面不断线的雨丝，心头不禁涌上了独在他乡为异客的凄凉之感。他的参谋长似乎看出他的郁闷，就叫了曼施坦因的副官和另外一个军部参谋，以打桥牌来消磨时间。

曼施坦因早在上柏林军事学院的时候，就学会了打桥牌。对于一个立志作军队高级指挥官的人来说，桥牌不可不学；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种纸牌游戏，但其中蕴藏着深奥的兵法玄机，它通过叫牌来沟通情况，与自己的搭档必须默契，又必须通过对己方牌力和对方牌力的复杂计算和推理来出牌，以达到自己的定约或者打宕对方的定约。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忙于战事，鲜有时间玩牌，一经参谋长提议，曼施坦因好斗的性格又被引发。

双方玩性正浓、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帐篷内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电话是德军第16军团司令布歇上将打来的，他要和曼施坦因直接讲话。军团司令官在这个时候找一位军长直接通话，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通常都不是好事。

不知曼施坦因接到这个电话吉凶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五章 攻地峡独当一面

克里米亚美如画，德军铁蹄来践踏；

皮里柯普和依雄，士兵尸骨埋地峡。

曼施坦因忐忑不安地接过了电话听筒。线路的那一端清晰地传来他的

老朋友布歇上将的声音，他把一个命令在电话中宣读给曼施坦因听：

“陆军总部电谕：第 56 装甲军军长步兵二级上将曼施坦因应立即前往德军南方集团军总部报道，并接任第 11 军团司令的职务。”

宣读完命令之后，布歇将军向曼施坦因表示了祝贺。由于激动，布歇后面的话曼施坦因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曼施坦因此刻觉得心情既愉快又骄傲：“从此以后我就可以率领一个军团独当一面了，”他几乎脱口而出，“一个军官能当上军团司令，即使是他戎马生涯的顶点也足够了。”

曼施坦因高兴的原因还有一个，原来南方集团军总司令正好是波兰战役期间他的老上级伦德斯特陆军元帅。他们彼此都十分了解和熟悉。

第二天清早，曼施坦因就向他所辖的各师告别，可惜只能用电话，外面的大雨还在不停地下着。第 56 装甲军军部的参谋人员为他们的军长举行了一个简短而热烈的欢送仪式。曼施坦因在祝酒时对第 56 装甲军所属的全体官兵深致谢忱，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全军各师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他尤其强调了军部参谋人员的高效率工作，使得他这位军长能够顺利地实施指挥：

“这三个月中，我与你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共患难也共享成功的喜悦。升任军团司令固然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我却深知，在军人生活中，最满意的阶段也许从此不会再有了。

在这三个月之中，本军的长驱直入，真可以说是把一个指挥官的梦想都达到了。

这种生活的经验也许今后不会再有了。离开你们使我内心感到悲伤。我尤其感谢你，艾尔费德上校，你是一个经验丰富冷静超群的好顾问，我也同时感谢军部其他人员，你们也是非常杰出的。”

9 月 13 日，曼施坦因又冒雨到第 16 军团司令部，正式向兵团司令布歇上将告别，随后只带了副官斯皮赫特和驾驶兵纳格尔，前去苏联黑海沿岸接任德军南方集团军第 11 军司令之职。

1941 年 9 月中旬，曼施坦因动身前往德军第 11 军团所在地：黑海岸上的尼柯拉夫。

第 11 军团隶属德军南方集团军，这个军团的前任司令舒贝特不久前阵亡。一路上，曼施坦因和他的随从欣赏了沿途美丽的景色。

车窗外的景色单调而缺少变化，只看到过一条小河，它的河床在炎热夏天中会完全干涸，形成有坡度的峡谷。虽然如此，俄罗斯大草原单调的景色却也别具特色，每个初到这里的人都会为这种广袤无垠的壮美所迷惑，也可以使人们在这种宽广中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一路上，驾驶兵纳格尔仅仅凭着罗盘的定向，驾驶着车子一走就是几个钟点，中途的地形是一点起伏变化都没有，而且也看不到人烟。遥远的地平线神秘莫测，也许在它后面就是天堂，可是行行重行行，天堂却永远达不到。路上只有稀疏的电线杆增添一些人类活动的痕迹。可是在日落时分，俄罗斯大草原却变得光辉夺目，气象万千。

偶尔能遇到了一些起着德国名字的俄国村落，周围有着丰富的果园，其建筑良好的石质建筑足以表示其过去的繁荣。这里的居民还说着纯粹的德国话，但几乎全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男丁都被俄国人充军或者修工事去了。

1941年9月17日，曼施坦因到达了尼柯拉夫的第11军团司令部，接管其指挥权。

该司令部恰好设在布洛河口上的原苏联海军基地中。

第11军团的前任司令舒贝特上将在曼施坦因到达这里的前一天，已经安葬在尼柯拉夫城中。这位倒霉的上将在视察前线时座机误落在苏军所布的雷区之中，他和他的飞机驾驶员都同时被炸送命。

第11军团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在参谋长沃勒尔将军的率领下，冷淡而不失礼貌地迎接了这位新上任的司令官，可能是刚刚举行完葬礼，还没有从悲痛之中恢复过来的缘故。曼施坦因对他们的冷淡表示了同情与理解，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新司令的。

曼施坦因对自己的这一新职务感到奇怪，他指挥的第11军团名义上是军团，实际只是被扩大了了的军而已，而且除了德军第11军团之外，还要兼管罗马尼亚第3军团。

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这个地区的指挥体系很复杂。名义上的指挥权是由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安东尼斯库元帅负责，由他在形式上指挥罗马尼亚第3、第4两个军团和德国的第11军团。

曼施坦因到达不久，这种情况又完全变了，安东尼斯库只直接指挥罗马尼亚第4军团，该部奉命进攻敖德萨。至于罗马尼亚第3军团，则受德军第11军团指挥，并直接接受伦德斯特的南方集团军总部的命令。

要一个军团司令部除了指挥本军团外，还要同时控制另一个盟国的军团，确实给曼施坦因出了很多难题。这两个军团的组织、训练、军事素质和指挥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尽管在罗马尼亚军团的师一级单位中都驻有德军的联络组。

罗马尼亚第3军团的司令是杜米特里斯库将军。这个军团与德国陆军相比有着相当多的弱点，士兵差不多都是农民出身，虽然在物质上要求很低，而且作战也很勇敢，但教育水平太低。所以要把他们训练成一个具有思想能力、能够个别作战的战士，通常都会感到很困难。他们没有一个合乎标准的士官阶层，其中有些日耳曼人虽然能力稍稍高一点，但罗马尼亚的民族偏见却使他们很难得以晋升。结果祖籍日耳曼的罗马尼亚军人都设法想转入德军服役，当德国陆军奉命不准收容他们时，他们又都转入德国的党卫军中。

罗马尼亚军队内部不仅没有一个合适的士官团，就连很多高级和中级军官的训练水平也不高，尽管安东尼斯库元帅对德国言听计从，也还是不能弥补其军队战斗能力上的差距。他们还没有战争经验，所受的战斗训练完全不合于现代战争的要求，他们的训练方法，一直受法国人的影响，跳不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圈子。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当陈旧过时，所以当遇到苏军坦克的攻击时，很难守得住阵地。德军必须拉他们一把。

罗马尼亚军队还有一个弱点，这就是他们对俄国人具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心理，并且很容易由敬畏转入恐惧。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是如此。任何对俄国的战争如果牵扯到东南欧民族，也会与前者有相似的情况。

在正式指挥罗马尼亚军队作战之前，第11军团的参谋人员就告诉曼施坦因：一旦受到苏军强有力的攻击，罗马尼亚第3军团就会丧失战斗能力，而且只有用德军为骨干来增强之后，才适合于防御作战。

曼施坦因新指挥的第11军团摆在德军南方集团军正面最南侧。在作战处长的陪同下，曼施坦因视察了战区的地形。刚刚离开俄罗斯北部的森林地

区的曼施坦因，简直为眼前的俄罗斯大草原壮丽的景色所陶醉，使他感触更深的是，在北方集团军森林沼泽地带无所用其长的坦克部队，在这里却是一个理想的施展场所。他现在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草原之上，那几乎是毫无任何天然障碍物的存在，尽管也不能提供任何掩蔽，那却是一个运用坦克的理想之地。但这种热情很快就消退下来，他所指挥的第 11 军团编成内，并无坦克部队。

第 11 军团除了要继续追击向东撤退的苏军之外，还必须攻占克里米亚，而且统帅部命令第 11 军团，要把攻占克里米亚的任务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考虑。攻占了克里米亚，将对把土耳其拉到德国一方大有好处。另一个更迫切的理由是，苏军设在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对于罗马尼亚油田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罗马尼亚油田对德国的战时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德国装甲兵血液的来源之一，元首希特勒对此特别重视。攻陷克里米亚之后，第 11 军团的山地部队将越过刻赤海峡进军高加索，加强德军进攻罗斯托夫的兵力。

曼施坦因手中的兵力，除了罗马尼亚第 3 军团之外，现有三个军，分别是沙尔穆兹将军指挥的第 30 军（下辖第 72、第 22 步兵师以及党卫军“希特勒生活标准师”），库比勒将军指挥的第 49 山地军（下辖 170 步兵师和第 1、第 4 山地师）和由汉森将军指挥的第 54 军，另一个将要加强第 11 军团的第 50 步兵师也正从希腊赶来。第 11 军团的战线已经推至聂泊河附近，其中第 30 军下属的第 22 步兵师已经越过了聂泊河；汉森将军的第 54 军也直插克里米亚的门户——皮里柯普地峡。

罗马尼亚第 3 军团下辖一个山地军和一个骑兵军，仍然留在聂泊河西休整。要想攻克克里米亚，需要远比第 54 军更为强大的兵力，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苏军有三个师经由聂泊河逃入这个地峡，不久情报证实在这一地区不只有三个师，而至少有六个师，而且从海上还不断有防御敖德萨的苏军调来。

克里米亚是一块马铃薯形半岛，与大陆之间，被一个叫做“懒海”分割着。

“懒海”虽名为海，实际上只是一片泥泞的沼泽，步兵几乎不能通过，又因为它太浅，船只也不行。克里米亚有两个门户，在西面为皮里柯普地峡，在东面为格尼齐斯克以西的一个陆地颈部，这个颈部是如此的狭窄，只能容纳一条栈桥和一条火车铁轨。皮里柯普地峡，也不过有 5 英里宽，未来的攻击必须是纯粹正面的，地峡的两侧是海，所以全面的攻击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苏军在这个地峡早已经修建了坚固的野战防御工事，地峡的正中央，横亘着一道壕沟，深达 50 英尺，在上一个世纪克里米亚还是一个古战场。

一旦突破了皮里柯普地峡之后，在依雄以南又会遇到一个瓶颈地带，这个地带有许多咸水湖，能过人的路其宽度不足两英里。

德军在未来的攻势中不占有地利，而苏军又有空中优势，注定了这场战斗的艰苦。为了迅速占领克里米亚，曼施坦因下令从正在向东追击苏军的德军中抽回强大的兵力。他的这一招是相当冒险的，东面的苏军可能会停止退却并发动反攻。

不仅如此，曼施坦因还把第 11 军团中所能动用的炮兵、工兵和高射炮兵，都完全拨给担任主攻任务的第 54 军。此外，又命令第 50 步兵师从后方位置上前进，用在第二阶段攻克依雄地峡的战斗。把第 39 山地军用在第三波，攻克这两个地峡之后，扫荡整个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南部的山地，正好

合这个山地军的口味。

突入这两道防线之后，就迅速投入摩托化单位奇袭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为此，第 54 军突前攻击时，党卫军“希特勒生活标准师”就应该随后跟进。

第 11 军团的东面防御，将由第 22 师和罗马尼亚第 3 军团担当，为此，曼施坦因特地把罗马尼亚第 3 军团的杜米特里斯库将军找来，向他交待了任务。

由于补给上的困难，第 54 军对皮里柯普地峡的攻击一直拖到 9 月 24 日才完成。东面的压力减轻之后，正在溃退的苏军果然停止了撤退，沿聂泊河湾一线构筑了阵地。

从东面抽回德军第 39 山地军之后，曼施坦因命令留下的德军部队与罗马尼亚第 3 军团混合编组，以求使冒险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南部的罗马尼亚骑兵军被并入了德军第 30 军中，而在北部的德军第 170 步兵师，皆并入罗马尼亚军中，以加强罗马尼亚的山地部队。

9 月 24 日上午，曼施坦因命令第 54 军开始进攻皮里克普地峡，虽然动用了军团的全部火炮轰击苏军防线，但主攻的德军第 45 步兵师和第 73 步兵师还是颇为艰苦，他们要在骄阳的照耀下越过盐质的草原，上面无水也无掩蔽。苏军已经把地峡变成了一个纵深达 10 英里的坚强防御体系，每一条堑壕每一个堡垒都寸土必争。

经过巨大的伤亡，第 54 军于两天之后占领了皮里柯普地峡，又经过了三天的苦战，肃清了这一地区内的其他苏军，冲入了比较开阔的地区。苏军退到了依雄地峡。

德军俘虏了约 1 万名苏军、112 辆坦克和 135 门火炮，德军也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而前面依雄地峡依然阻塞在那里。

曼施坦因的原定计划，是准备在这个时候把德军山地军和党卫军投入战斗。但 9 月 26 日，苏军用两个新的军团——第 18 和第 9 军团，共辖 12 个师，向德军第 11 军团的东侧防御正面发起了反攻。德军的第 30 军还能抵挡一阵，但罗马尼亚第 3 军团的防御地区却被突破，苏军在这里撕开了一个宽 10 英里的缺口，该部兵力损失大半。曼施坦因只好让本已经调走的德军第 39 山地军再调转头来，以稳定罗马尼亚第 3 军团的防线。不久，曼施坦因又失去了唯一可用的快速部队，统帅部命令将党卫军的那个摩托化师调给第 1 装甲兵团，以便参加攻击罗斯托夫。因此曼施坦因无法扩张在地峡上的战果。

为了指挥两个方面的战斗，第 11 军团司令部于 9 月 21 日在罗格斯克大草原中的阿斯卡尼亚设立了一个战术性指挥所，那里原来是一个德国人的农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体农场，所有的建筑物都已经残破不堪，苏军在撤退时把石油倒在堆积如山的小麦上面，纵火焚烧，大火烧了几个星期之久。

德军前线的情况日趋严重，曼施坦因不得不于 9 月 29 日把他的指挥部前移，这样可以预防下级部队指挥部过早地向后移动，影响前线部队的士气。在那时，他阻止了罗马尼亚指挥官的后退。第 39 山地军也向突入罗马尼亚阵地的苏军发动了反击，稳住了这里的阵地。

由于苏军把主要兵力用在了牵制第 11 军团进攻克里米亚上，10 月 1 日，克莱斯特将军的第 1 装甲兵团在聂泊罗彼托夫斯克的渡口，突破了苏军第 3 军防线的北翼。现在曼施坦因正面的压力开始减轻。10 月 1 日，德军第 30 军

和罗马尼亚第3军团也开始转入攻势，他们与第1装甲兵团的合作，用了几天的时间包围和歼灭了苏军的大部，俘虏苏军6.5万人，坦克125辆，火炮500多门。

这次会战之后，第11军团的第49山地军和党卫军摩托化师正式调到了德军第1装甲兵团。曼施坦因只好使用剩下的两个军实施对克里米亚的进攻。其中，第30军下辖第22、第72和第170等3个步兵师；第54军下辖第46、第73和第53等3个步兵师。

罗马尼亚第3军团也回归其元首安东尼斯库元帅指挥，负责黑海和艾左夫海的防御。通过曼施坦因与安东尼斯库的交涉，他同意把一个罗马尼亚山地军（下辖1个骑兵旅和1个山地旅）交给曼施坦因指挥，随队进入克里米亚。

元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再来电催促第11军团把两个军其中的一个军越过刻赤海峡进攻库班半岛。曼施坦因回复元首，说元首可能对苏军目前的实力和守卫克里米亚半岛的决心认识不够。他告诉元首，苏军甚至会放弃敖德萨而为这一半岛苦战到底。只要苏军在克里米亚还有一个支撑点，那么第11军团就不能安然地将其中的一个军按照统帅部的意图，通过刻赤运到库班去。于是，曼施坦因趁机要求元首希特勒再给第11军团增加一个军。希特勒答应了这一要求，几个星期之内，德军第42军、第132和第24步兵师调来归第11军团指挥。

摆在曼施坦因眼前的问题还是如何打开依雄地峡。双方军队的数量上，防守的苏军享有优势。第11军团只有6个师，而苏军则有8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师。自从10月16日起，苏军又撤出了敖德萨——直到目前为止，罗马尼亚第4军团还在那里久攻不克——并把守军从海上送往克里米亚增援。虽然德国空军宣称已经炸沉了3.2万吨的苏军运输船只，可从敖德萨撤出的苏军运输船队，依然源源不断地把援军送过来。

曼施坦因手中所握的唯一优势是德军炮兵，其素质要明显高于苏军，能够对于攻击中的步兵给予有效的支援。但苏军的海岸防御炮，却可以从克里米亚西北岸和“懒海”南岸轰击德军，德军的炮火无法摧毁他们。此外，苏军有充足的装甲兵力可供反攻之用，而德军却一辆坦克也没有。只有装甲突击炮来支援步兵。

尤其是曼施坦因还不能使用奇袭，这是他惯用的战术，来减轻德军士兵的伤亡。

苏军等在德军的必经之路上，凭借构筑良好的野战防御工事，没有侧击的可能，只能沿着中间为狭窄的湖沼隔开的地带作纯粹的正面攻击。

由于攻击地域狭窄，第11军团开始只投入了第53军的三个师，第30军只好等取得了进展之后，有了空间，方能插入。

依雄地峡中的盐质草原，平坦得像锅底一样，上面几乎没有一株植物可供德军士兵作掩护之用。制空权也在苏军的控制之下，红军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对地面上任何看得见的德军目标，都不断地加以俯冲攻击。不仅是前线步兵和野战炮兵必须挖掘工事，战斗地区后方的车辆和马匹都要挖掘工事以避免攻击。德军的高射炮都不敢还击，否则就有立即被炸毁的可能。直到攻势的最后阶段，德军调来了战斗机群来协助陆军作战之后，苏联空军才算有所顾忌——那也只是在白天，在夜间德国战斗机是爱莫能助，

曼施坦因对德军战斗力急剧衰减感到惊慌。参加攻击的各师都作出了

惨重的代价，到了10月25日，似乎成了强弩之末。德军有一个师的师长早已两次报告他所指挥的各团是筋疲力尽了。战斗的胜负好像是摆在刺刀边缘上，在这个时候，就要看攻击者是否有足够坚强的意志，能把忍耐力发展到最高限度，以克服防御者的抵抗。

结果还是苏军最先顶不住了。再经过一天的苦战，10月27日，德军终于取得了最后的成功。10月28日，经过10天的苦战，苏军防御完全崩溃，德军第11军团开始转入追击。

1941年11月16日，德军猛烈的追击结束，除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地区以外，全部克里米亚都已经落入了德军手中。第11军团的6个师已经击溃了苏军的两个军团（计12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师）中的大部，苏军的20万守军中，至少有10万人作了德军的俘虏，德军还缴获了700门火炮和160辆坦克。那些逃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和渡过刻赤海峡的苏军残部，丢弃了他们所有的重武器。但苏军由于享有制海权，从海上运来的武器又重新武装了这些逃入要塞的苏军残部。

在克里米亚半岛取得了初步胜利之后，曼施坦因把他的军团司令部搬进了克里米亚境内的一座较大城镇——齐门费罗普，而曼施坦因自己则带着副官和几个参谋移驻城北的一个村落——查拉布斯，这是一个小农庄。副官为他的居室特地从齐门费罗普城中找一些舒适的用具。

直到1942年8月间为止，除了短期的到过刻赤前线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之外，曼施坦因几乎一直都住在这里。在过惯了游牧式的生活以后，这种定居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享受。

居住在这里的时候，曼施坦因总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指挥一个军团的人，是这个军团的最高裁判者，最困难的是要他批准一个死刑的宣判。一方面维持纪律是他的职责，而为了部队本身的利益，对于违法犯纪的人也有严刑峻罚的必要。战争中每天都可以使上万人丧失生命，可在战场上的光荣殉国与被自己的长官执行枪决，却是有很大的区别。

当一个军人作了某种卑劣的行为，使整个陆军的荣誉都为之蒙羞，或者是使其同胞因而丧失生命，这时他是罪有应得的，难逃一死。

每逢要批准死刑判决书时，曼施坦因总要亲自把所有的档案都仔细研究一遍，然后再作决定。还是在第56装甲军的时候，他手下有两个德军士兵曾经奸杀了一个老妇人，被判处死刑。还有一种情况，本该判处死刑，但曼施坦因却笔下超生：有一个曾经在波兰战役中获得十字勋章的士兵，在负伤出院之后，就被分配到一个陌生的机关枪班，当他到达的第一天，班中的全体就都战死了，他也神经错乱并当了逃兵。依照军法，他是应该判处死刑的，但他的情节有可被原谅之处。曼施坦因本人也不能立即取消军事法庭的审判，所以就建议这个士兵所在团的团长，把死刑延缓一个月再执行。假如这个士兵在一个月之内能够将功折罪，就取消死刑宣判。假如没有改观，则再执行死刑不迟。在所有被缓刑者中，只有一个是逃到苏军去了，所有其他的人，不是立有战功而赎罪，就是战死在沙场上了。

现在，第11军团的任務就是攻克苏军在克里米亚的最后据点塞瓦斯托波尔，这个进攻开始越早，成功机会也就越大，因为苏军正不断从海上增援这个堡垒。

依照曼施坦因的测算，进攻部队的调动和弹药的储备应在11月27日或者28日全部完成，所以他把这一天定为发动攻击的最后时限。

不知攻势能否如期发动，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六章 肃军纪痛斩大将

攻城巨炮绝人寰，苏军登陆挫凶顽；
鸨与鳄鱼露狰狞，希魔授衔奖元帅。

进攻的日子到了，却没有如期发动，因为苏联的冬天又来到了。在克里米亚境内，先是大雨，道路无法使用，紧接着而来的严冬把德军用于补给的铁路机车冻坏了大半。结果，第 11 军团发动攻击所需的补给，只到了少部分。聂泊河上已经结冰，但冰面不结实，不能通车，雨雪加寒冷，路面通车也困难。

没办法，攻击的时间只好拖延。11 月 27 日没有开始，直到 12 月 17 日，才开始了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第一波攻击。先是大规模的炮轰，随后第 30 军和第 54 军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向要塞攻击。

担任主攻的任务仍然由第 22 步兵师负责。这个师的指挥官是沃尔夫中将。苏军拼命地死守，逐个碉堡的激烈争夺。德军的进攻矛头已经邻近要塞中著名的斯大林堡垒。这个堡垒如果拿下，则德军炮兵就可以攻击控制整个海湾地区。

苏军此时在刻赤和费多西亚登陆。这个威胁对 11 军团是致命的。整个军团的兵力，除了一个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旅之外，都已经全部集中在塞瓦斯托波尔；

曼施坦因在接到关于苏军登陆消息的时候，也曾考虑过用最高的速度从要塞地区撤出部队投掷在最需要的地方，但面前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只要再向前推进一小步，就可以获得海湾的控制权。所以，曼施坦因决定再冒一次险，暂缓撤退部队。

在征得了第 54 军军长和其所属各位师长的同意之后，他命令前沿德军作最后一次努力。第 22 师的第 16 步兵团，在卓尔体兹上校的指挥下，已经突入了斯大林堡垒的外围，但已经再无余力了。

苏军在刻赤半岛上的登陆，正是德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战事紧张的时候。不久，曼施坦因判断，从这里登陆不仅是苏军的牵制行动，苏联的无线电广播宣称，这是一个全面的攻势，以收复克里米亚为目的，由斯大林亲自计划和指挥。他要把第 11 军团从地图上扫除。这并非是虚言。

12 月 26 日，苏军在刻赤海峡登陆，首批用了约 2 个师的兵力，先是在该城两侧，不久在半岛北岸也作了小规模登陆。德军第 42 军仅靠第 46 步兵师 1 个师的兵力来防御该半岛，显然是吃力的。于是第 42 军军长希波尼克将军向军团提出请求，要求撤出该半岛。

曼施坦因没有同意第 42 军撤退，因为假如苏军在刻赤建立一个稳定的立脚点，就等于在德军第 11 军团的背后开辟了克里米亚第二战场，那么 11 军团就会受到尚未攻克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刚刚在刻赤登陆的苏军的夹击，这是极端危险的。所以，曼施坦因命令第 42 军，应趁苏军登陆后立足未稳之机就立即向他们发动攻击，把他们赶下海去；为了能使第 42 军无后顾之忧，

曼施坦因同时命令罗马尼亚第 4 和第 8 山地旅警戒另外的苏军登陆点，抽调第 73 师的 213 加强步兵团，立即前往支援。

到了 12 月 28 日，第 46 步兵师实际上已经肃清了刻赤城南北两处的苏军滩头阵地，只是在北岸上，不时传来激烈的枪声。此时，希波尼克将军又再度请求第 42 军撤出刻赤半岛，但又受到了曼施坦因的拒绝，因为这时德军第 54 军已经开始发出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一次攻击。

12 月 29 日清晨，曼施坦因又得到报告，说苏军在强大的海军兵力掩护之下，在德军防御的另一个薄弱地点费多西亚夜间登陆，德军在那里的兵力微弱，只有一个工兵营和一些海岸炮兵，罗马尼亚部队直到苏军登陆之后才匆匆赶到那里，故未能阻止苏军的登陆。军团司令部与位于半岛中部的第 42 军军部的电话联系中断了。

但在上午 10 时，曼施坦因接到了第 42 军用无线电发来的报告，说希波尼克将军因为看到苏军在费多西亚登陆，遂命令该军立即即撤出刻赤半岛，曼施坦因马上发出了一个制止 42 军撤退的命令，可是第 42 军的电台却关闭了，无法执行这个命令。

希波尼克害怕在费多西亚登陆的苏军会切断他们的退路。

在制止第 42 军撤出刻赤半岛的同时，曼施坦因又命令罗马尼亚的山地军的两个旅和一个正在运动中的罗马尼亚库摩托化步兵团，把已经在费多西亚登陆的苏军赶下海去。即使不能赶下海，也应该把苏军控制在狭窄的滩头阵地以等待德军的到来。

罗马尼亚军还是没有满足曼施坦因这一最低要求，他们不仅没有向费多西亚作彻底的攻击，实际上却让几辆苏军坦克吓跑了。到。但在强行军中，他们把火炮等大部分重火器丢在冰雪覆盖着的道路上，而且当部队到达时，已经完全是精疲力竭了。为了增强罗马尼亚军的战斗力，保持其重武器，所有一切可以抽调出来的德军官兵，包括第 11 军团司令部人员在内，都奉命配属在罗马尼亚军之内。苏军在刻赤北面的小型滩头阵地上，已经站稳，并连续得到加强，如果苏军指挥官对刚刚到达的第 46 师和罗马尼亚军队发起攻击，则第 11 军团危在旦夕。幸好苏军没有进攻。

12 月 30 日，参加攻击塞瓦斯托波尔德军各师的师长们向军团司令部报告，任何进一步攻击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了。曼施坦因只得用电话向南方集团军总部提出了增援的紧急请求，然后下令停止攻击，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攻击失败了。

事后，德军南方集团军的军事法庭，调查了第 42 军希波尼克违抗军令，擅自撤退的情况，结果认定希波尼克有罪，随即判处了死刑，曼施坦因心情沉重地在这个判决书上签了字。

1942 年 1 月 15 日，缓过劲来的德军第 11 军团准备把登陆的苏军赶下海去。第 30 军和第 42 军已经准备就绪，要在费多西亚战线发动一个反击，这一反击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此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曼施坦因是抱着一种赌徒心理的。他手下可用的兵力只有 3 个半已经减弱的德国师和 1 个罗马尼亚山地旅，而所面对的苏军，已经增加到 8 个师和 1 个旅。苏军还装备有少数战车，而德军却没有。曼施坦因只好求救于德国的空军的支援。没想到，最后这个攻击竟然取得了局部成功。

1 月 18 日，费多西亚又被曼施坦因重新抢了回来。此战役打死苏军 6700 人，俘虏 1 万名，火炮 177 门，坦克及装甲车辆 85 辆，德国空军在费多西

亚海湾还炸沉了苏军的一些运输船。但德军也不能完全将苏军逐出刻赤半岛，原来允许留给曼施坦因的一个坦克营和两个轰炸机大队，不久也由伦德斯特朗特收回了。曼施坦因只好命令部队在原地休息。

1942年2月1日，集团军通过电话，又告诉曼施坦因一个好消息：他已经被晋升为上将军衔，离元帅只有一步之遥了。

收复了费多西亚和封锁刻赤半岛之后，克里米亚战局基本稳定下来，但苏军也不想轻易放弃这一地区，因为他们在这里享有制海权的优势，另外苏联的宣传已经把苏军在克里米亚的反攻，与领袖斯大林联系起来，宣称这一反攻是在斯大林同志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回是骑虎难下，不好收场了。

苏军仍然在向刻赤半岛增派援军，此时海峡已经结冰，可以弥补费多西亚港口的损失。德军的空中侦察照相不断地显示出来，苏军已经在黑海港和高加索北部地区的飞机场中集中兵力。

苏军终于在2月27日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3月13日的反攻，苏军又动用了八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的装甲旅，而曼施坦因也得到了新组成的德军第22装甲师和第28轻快师的增援。

1942年4月9日，苏军为了收复克里米亚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使用了6—8个步兵师，坦克160辆，但这次攻势最后成了强弩之末，于4月11日被德军击退。

现在就剩下把苏军完全逐出克里米亚的任务了、在德军转入反攻的当口，罗马尼亚安东尼斯库元帅来到了克里米亚前线，与曼施坦因一起视察了罗马尼亚军队。

安东尼斯库元帅有着良好的军人风度，可以看出，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似乎很怕他。

视察之后，安东尼斯库元帅慷慨地允诺再拨两个罗马尼亚师的兵力给曼施坦因，因为除了早已经到达的两个师的德军（第22装甲师和第28轻快师）3以外，陆军总部对于将要开始的新攻势，再也不能增加新的兵力了。

曼施坦因给第11军团制定了代号为“鸨”的进攻计划。第一目标是首先歼灭刻赤半岛上的苏军，然后再转过头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的苏军。因为刻赤方面的苏军更容易得到增援，不断构成对第11军团侧翼的威胁。

苏军在克里米亚一共有3个军团，并成立了一个克里米亚方面军总司令部，位置就设在刻赤。塞巴斯托堡要塞继续由苏军海岸军团负责防御，约有7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两个海军旅的兵力。在刻赤的正面，苏军有第44军团和第51军团。在1942年4月底，苏军在刻赤一共有17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两个骑兵师又两个骑兵旅、4个独立装甲旅。

面对这样强大的兵力，德军所使用的兵力只有5个德国步兵师和第22装甲师，此外还有新到达的罗马尼亚第7军，下辖第19师、第10师和第8骑兵旅。

4月中旬，曼施坦因专程前往元首大本营去晋谒希特勒，报告自己在克里米亚的攻势计划，这是自1940年2月间，作为一个军长把“曼施坦因计划”当面向他陈述之后，第二次谒见元首。在这次会见中，希特勒表现出非常良好的理解力，他很注意听取曼施坦因的意见，不像以前所常有的情形，喋喋不休地引述很多生产数字。希特勒同意他改变优先顺序的做法。

苏军在人数上虽然比德军多，但由于刻赤半岛地形的限制，却不能把所有的防御兵力都用上，而德军的六个师都能一次投入进攻，在局部兵力上，

德军还是占优势。

苏军负责防御刻赤半岛的指挥官同时犯了一个判断上的错误，这等于又给曼施坦因提供了一个机会：苏军把兵力的 2/3 集中在半岛北面，判断德军将会攻击防线北部苏军弧形突出阵地；而在南部，依据其坚固防御阵地，只留 1/3 的兵力。曼施坦因决定出其不意，把德军主攻方向放在南部，沿黑海海岸向南部透入，攻击苏军最预料不到的地方。

在南面担任主攻的任务将由德军第 30 军承担，它现在指挥着第 28 轻快师、第 132 和第 50 两个步兵师和第 22 装甲师。为了欺骗苏军，第 170 步兵师仍然留在中部地区没有动，等到攻击开始后再向南跟进。

届时第 30 军以其三个师的兵力，将突破苏军巴尔巴赫阵地，并肃清半岛东部的战防壕沟，以帮助第 22 装甲师越过这种障碍物。等到第 22 装甲师越过这些障碍之后，全军向北横扫，冲入集中在北方的苏军重兵集团后方，接着与第 42 军和罗马尼亚第 7 军一起合围半岛北部的苏军。

为了使计划更周密，另派克罗地克旅（由德国和罗马尼亚摩托化单位混合组成）负责德军侧翼的安全，并阻止苏军的预备队撤走。如有必要，甚至还准备了一次小型的登陆作战，用一个营的兵力，从费多西亚出发，在拂晓时投掷在苏军巴尔巴赫防线的后方。

德军第 8 航空军将支援这次作战。它的指挥官为里希特霍芬伯爵。里希特霍芬原是一名工程博士，1895 年 10 月出生于西里西亚，曾经在航空学校受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并获得了钻石十字勋章和西班牙金质军事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里希特霍芬指挥的俯冲战斗机部队有效地支援了陆军对比利时阿登地区和马斯河要塞工事的攻击，5 月 10 日在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同时，被越级提升为空军将军。

第 42 军和罗马尼亚第 7 军奉命实行佯攻。一旦在防线南面取得成功之后，就以主力投入对苏军的合围战斗。

当攻势刚刚开始之前，曼施坦因的军团参谋长沃勒尔将军被升任中央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在即将开始的“鹑”作战计划中出了不少的力。继任沃勒尔为第 11 军团参谋长的是夏尔兹将军，他原本是德军一个军的参谋长，曾经获得武士级铁十字勋章。

1942 年 5 月 8 日，第 11 军团的“鹑”作战行动开始。

德军第 30 军从南部超过了战防障碍物，突入苏军前沿阵地。水上的小型登陆战也获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苏军的南翼已经被击碎，其预备队仍然没有从北翼调动的迹象。次日，第 22 装甲师开始投入战斗。第三天稳夜不停的大雨，曾使推进延迟了一整天。5 月 10 日下午，天气晴朗，德军又恢复了攻击。

从 5 月 11 日起，德军在刻赤半岛上的作战就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了。第 22 装甲师一直插到半岛北部的海岸上，切断了苏军八个师的退路。5 月 16 日，刻赤半岛终于为第 170 师和第 23 团所攻陷。但战斗仍然在激烈地进行，东海岸苏军残部还在顽强地抵抗。

曼施坦因利用战斗的间隙视察了各师部和前线部队。在道路上，到处都是苏军的车辆、坦克和火炮，一路上可以碰到长列的苏军俘虏。

曼施坦因与里希特霍芬在刻赤的一个小山包上不期而遇。他们站在山顶上，为他们见到的景色所赞叹：在他们的下方，波光闪耀着的是刻赤海峡，这是曼施坦因梦想了许久的目标。在海边的滩头阵地上，挤满了苏军的各种

车辆，苏军的鱼雷快艇曾经一再企图救出被围的苏军部队，但每次都为德军的炮火击退。为了不让步兵再作任何进一步的牺牲，并促使海滩上被围的苏军及早投降，曼施坦因命令德军炮兵集中火力向苏军最后的抵抗圈轰击。

1942年5月18日，经过10天的苦战，刻赤半岛的战斗基本结束，少数的苏军在政治委员的带领下，在刻赤附近的岩洞中继续顽抗达数星期之久。依照报上来的统计，此次德军一共俘虏了17万苏军，火炮1133门，坦克258辆。5个德军步兵师、1个装甲师加上两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和1个骑兵旅，已经完全歼灭了两个苏联军团的全部实力，只有极少数的苏军残部逃回了塔曼岛。

在刻赤半岛作战之后，乘着德军部队士气正高，曼施坦因把第11军团立即进行重新编组，以便执行克里米亚战场的最后一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第22装甲师的刻赤之战以后，已经交还给南方集团军总部。第42军要留下来负责保卫刻赤半岛的安全，虽然这个军中只有德军的第46步兵师，此外全是罗马尼亚军队。因此进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兵力要减弱一些，这些都要考虑在计划之内。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苏军已经有了半年时间加强，把缺额人员编制足额并从海上运来了充足的补给品。要塞地形特别险恶，上面布满了无数小型防御工事，这些据点构成了一个厚密的防御网，覆盖着黑海沿岸地区。在俯视海湾的岩石山中，苏军开凿了山洞来储存弹药和物资。矮树丛林中，布满了无数的火力点，很多是藏在山洞中，就连德军的炮兵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曼施坦因决定把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作战计划的代号定名为“鳄鱼”。在制定对要塞的作战计划的时候，第11军团的参谋们给堡垒中的炮台起了一些很好记的名字，如“高尔基一号”炮台，是一座装备着35厘米口径火炮的据点，有钢甲保护，与其他据点之间有地道相连。另外还有“斯大林”、“伏尔加”、“西伯利亚”、“莫洛托夫”等。

要塞城堡本身，环绕着无数战壕、一道道铁丝网和碉堡。在山坡上修筑的炮位，如果不是直接命中，就很难摧毁。而且前沿和防御纵深又埋设了很多地雷。这些致命的障碍物曾使德军在1941年秋季的攻势中尸横遍野。

曼施坦因手中捏有两张王牌，这就是德军强大的炮兵和空军的支援。但在这种地带，两者的威力都大打折扣。为了便于发挥空军和炮兵的威力，这一次曼施坦因把主攻方向选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北面，尽管北面的防御工事比南面更为坚固，但北面的地形也较南面为平坦。

依照集团军提供的情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地区有苏军的一个海岸军团司令部，司令为彼德罗夫将军，下辖第2、第25、第95、第172、第345、第386、第388等7个步兵师，第40骑兵师，第7、第8、第9等3个陆战队旅，那些过去被损耗掉的部队，现在都已经补充足额了。

北面的攻击主要由德军第54军负责，下辖第22师、第24师、第50师和第132师等4个步兵师。另外加上一个加强的第213步兵团。在进攻开始之前，曼施坦因特别要求第54军把兵力绝对用于主攻方向，即正对着塞瓦斯托波尔湾北部高地的方向，不要纠缠于苏军前沿坚固碉堡，绕到后面再予以攻破。这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阵地渗透战术的发扬光大。

南面的牵制性攻击由第30军负责，下辖第72师、第170师等两个步兵师和第28轻快师，其中第170师暂时作预备队。

在作炮火准备的时候，第 11 军团不用德军所惯用的猛烈弹幕射击，一来地形复杂不易奏效，二来也没有那么多的弹药供消耗。在步兵开始突击前的 5 天，以空军和炮兵对事先测量好的苏军堡垒作精确攻击。另外里希特霍芬的德军第 8 航空队将攻击苏军港口补给线，切断其海上补给。

攻击要塞，曼施坦因把第 11 军团凡是可以用的炮兵都用上了，南方集团军也供给了他们以最重型的火炮。第 54 军的炮兵指挥官为周克托尔将军，他一共指挥了 56 个重型和中型炮兵连，41 个轻型炮兵连和 18 个迫击炮连，另外还加上两个突击炮兵营，总数达 121 个炮兵连，另有两个观察营作支援之用。

曼施坦因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德军炮兵阵地，这里有新运来的各种火炮。重型攻城火炮的口径为 19 厘米的加农炮，重型榴弹炮口径为 35-42 厘米，中型榴弹炮口径为 30.5 厘米。曼施坦因发现在炮兵阵地中有两个家伙样子很奇特，一个是经过特制的口径为 60 厘米的加农炮，另一个是叫作“大多拉”大炮，这个钢铁怪物的口径达 80 厘米，原本是为了轰击马奇诺防线中最坚硬的工事而设计，但却未能如期完成，没有赶上西线作战。

从制造技术而言，这要算是个奇迹，其炮管长达 90 英尺，炮车有两层楼高，要用数辆机车才能使它进入射击阵地，它的射击阵地通常设置在铺设的铁轨上，经常要用两个高射炮兵团去保护它。这样大的炮，其真正的效力和与制造它时花费的努力和成本是不成比例的。尽管如此，它的一颗炮弹却击毁了苏军数英里开外的一座藏在天然岩石下 90 英尺深的巨型弹药库。

第 30 军的炮兵由马迪尼克将军指挥，这位将军过去是奥地利陆军，后来在东战场升任军长，不久战死。这个军一共拥有 25 个重型和中型炮兵连，25 个轻型炮兵连和 6 个迫击炮连，此外还有一些突击炮兵营和两个观察营。同时配属了第 300 坦克团，这个团的“坦克”是特制的，可遥控并装有高爆炸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也没有比对塞瓦斯托波尔攻击所使用和集中的炮兵更多的战役了——尤其是大口径火炮。在这场战斗中，德军在两英里的正面上，展开了不包括高射炮兵在内的 208 个炮兵连（含配属的罗马尼亚山地军炮兵），每英里长的正面，差不多有近 10 个炮兵连。

曼施坦因军团的指挥所设在黑海岸边的一座悬岩上，这里恰好有一座俄国大公爵的行宫。

在进攻准备的最后一天，曼施坦因踌躇满志地乘坐一艘意大利舰艇沿着海岸线作了一次巡视，这艘舰艇是第 11 军中仅有的一艘。但在舰艇返航时，两架苏军的战斗机背着日光悄悄飞近了舰艇，飞机的声音被舰艇的马达轰鸣声所掩盖，以至于当飞机上的机关枪子弹和炮弹突然像雨点一般地向他们射来的时候，舰艇上的人才有所发觉。

在几秒钟不到，艇上的 16 个人中，已经死伤了 7 个。艇上燃起了大火，艇外悬挂的鱼雷随时有爆炸的危险。巡逻艇的艇长是一位意大利海军少尉，他赶紧命令将鱼雷抛下海去，费尽心机而不使这只船沉没。曼施坦因的副官斯皮赫特不顾死活地跳到海中，游到岸边，在那里全身赤裸地拦任了一辆卡车，赶回去报信。不久从雅尔塔城开来一艘游艇，将他们的船拖回港口。这是一次倒霉的旅行，不仅德军港口指挥官和另一个意大利海军士官被打死，另外三名水兵负伤，连曼施坦因自己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被苏军飞机打死的人之中，就有曼施坦因的驾驶兵纳格尔上士，他就

躺在了曼施坦因脚下，他的胯上被一颗大口径枪弹洞穿，受了重伤只剩下一口气。那位意大利少尉艇长连忙撕下了自己的衬衣做成一个临时的绷带，但却仍然不能阻止血液从他动脉中流出。他们一上岸，就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虽然动了一次手术，但因他失血过多，在夜间这位年轻人就死了。

曼施坦因把他与其他死难者一样，埋在了雅尔塔城附近的一块风景优美的墓地上，从那里，可以看到航线上过往的船只。在他下葬时，曼施坦因在他的墓前致了辞，并抄了一个副本寄给了他的双亲。

经过了这场变故之后，曼施坦因把第 11 军团的前线指挥部移到了一个名叫卡拉里斯的小村子里，位置恰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正后方的一个岩石间的峡谷内，苏军可能发觉了这一指挥所，每天夜间飞机都来投弹，但没有命中。

1942 年 6 月 6 日夜，曼施坦因带领军团参谋长夏尔兹将军、军团作战处长布西上校和情报处长艾斯曼少校，以及副官斯皮赫特在那里度过了攻击的前夜。次日上午攻击发起时，他们在附近山顶的掩蔽部中，观察了德军步兵沿着全线发动突击的过程。

6 月 7 日拂晓时分，作为步兵攻击的前奏，德军炮兵开始了对事先标定的苏军堡垒猛烈的射击。同时，空军也纷纷扑向即定的目标。一个军团司令能够看到战场的全景：日间可以看到德军重炮和炸弹激起的烟尘，夜间可以看到苏军炮火反击的闪光，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第 11 军团在克里米亚的最后这场苦斗时间持续达一个月之久，俄罗斯的天气渐渐酷热难耐，清晨的温度都达到华氏 106 度以上。

曼施坦因不得不承认，苏军守备部队确实表现了顽强战斗的精神。双方都是寸土必争，每一个碉堡和每一条堑壕，都要经过浴血苦战，苏军一再发动反击，夺回失地。无论是大型据点也好，小型碉堡也好，苏军常常打到最后一人一弹为止。

6 月 13 日，德军第 22 师的第 16 步兵团攻克了“斯大林堡垒”。第 11 军团在上一年冬季中，攻势就是停顿在这里。在这个堡垒前面，德军死伤枕藉。一位参加过上次攻势的德军伤兵，依在堡垒的墙壁下，用粘满鲜血的手摸着被炸毁的残垣断壁，用剩下的一口气说：“斯大林堡垒，现在我们摸到你了！”随即倒地死去。

6 月 17 日，德军付出了重大伤亡，终于在北面的要塞地区深深楔入。战事久拖不决，曼施坦因不断受到陆军总部的催促，多次来电询问曼施坦因究竟有无把握在近期内结束战斗，除非有把握能迅速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否则就要抽回德军第 8 航空军去支援乌克兰。而曼施坦因每次都反复坚持，必须不惜一切成本，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为止；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决不能把第 8 航空军抽走。结果还是曼施坦因的坚持起了作用。

为了尽快结束克里米亚之战，曼施坦因又向陆军总部提出增兵的请求，这次陆军总部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额外给了他三个团的步兵。

6 月 21 日，德军第 24 师第 213 步兵团在希兹费德上校的率领下，攻克了“高尔基一号”炮台。炮台中的一门火炮已被德军的攻城重炮直接命中而丧失了作用。另一门则为德军工兵炸毁，可苏军守军却抗击到底，直到德军工兵炸穿了要塞。

担任佯攻的德军第 30 军第 72 师，6 月 17 日也在要塞南面攻入苏军阵地，其搜索营在巴克少校率领下，攻占了苏军的“鹰巢”阵地，并坚守到 6

月 18 日的清晨德军主力赶到为止。在德军第 22 师与第 50 师分界线上的铁路山洞，曾经发生惨烈的战斗，苏军用巡洋舰运来了一个旅，在这里发动了一个反攻，德军在攻占这些山洞时，用火炮直接瞄准，才将山洞的铁门轰破，促使守军投降。好多山洞中，隐藏着苏联的平民，包括老弱妇孺，也受到了池鱼之灾。

6 月 26 日，曼施坦因指挥第 11 军团攻占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外围阵地，苏军退入要塞内层，要抵抗到底。苏军的预备队已经用尽，德军攻势也再无余力。在最近这几个星期之内，曼施坦因每天都在视察所属各军部、炮兵指挥所、师、团、营的炮兵观察所等等，对部队的情形大致作了了解，有些团只剩几百人，有一个连在撤出阵地时，只剩下一名军官和八名士兵。

当第 22 师攻克塞瓦斯托波尔湾之后，曼施坦因就立刻前往视察这个师的每一个团，并到已被德军占领的一个高地观察站，在这里可以鸟瞰要塞内层。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狭窄的水道，宽度为半英里到 1000 码之间，过去苏军整个舰队的锚地都在这里。海岸的另一端，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城墙历历在目，山坡上的苏军防御阵地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

曼施坦因突然萌发奇想，如果德军在塞瓦斯托波尔湾对要塞发动攻击，肯定会出乎苏军的意料之外，肯定能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当他第一次把这个计划与一些参谋军官讨论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摇头表示反对。他们问曼施坦因，面对着苏军要塞火力，突击船只怎样才能渡过这样宽的水面？而且，即使是渡过了，上岸的路只限于一两条羊肠小道，且都是在苏军守军的火力封锁之下。

不过正因为它是看上去不可能的，才有了奇袭的效果。这正是成功的钥匙。所以曼施坦因不顾部下的反对，坚持这一计划。曼施坦因因为地位的缘故不能亲身参加这一冒险，如果不能取得成功，他一定会被人指责是拿德军士兵的生命冒险。

所以这个计划必须成功。对要塞内层的总攻确定在 6 月 29 日清晨开始。德军第 54 军在此之前，悄悄集结在塞瓦斯托波尔海湾。而第 30 军则在另一面作牵制性佯攻。

在 6 月 28 日黄昏到 29 日凌晨之间，所有准备渡过塞瓦斯托波尔湾的人员心情都十分紧张，为了掩盖北岸船只发动机上的噪音，德军第 8 航空军持续不断地对要塞的内城实施轰炸，北岸所有的炮兵都屏息以待，只要南岸上的苏军一有发现德军偷渡的迹象就向南岸岩顶上的苏军阵地猛轰。

但一切都顺利，苏军已经被德军飞机加大炮的反复轰击搞得麻木不仁，他们对将要来临的危险一点都没有察觉。6 月 29 日凌晨 1 点钟，德军第 22 师和第 24 师的首批突击队已经渡过不太长的水域，等到黎明苏联守军发觉采取行动时，德军步兵已经站稳了脚跟。他们爬上了绝壁，将苏军设在高崖上的武器逐一摧毁。

曼施坦因在指挥德军攻击要塞的时候，深深为苏军的苦斗所触动。尽管知道要塞肯定要失守，尽管清楚人自为战的士兵肉体抵挡不住德军的巨型火炮，但他们还是战斗下去，直至倒地死亡。甚至从战士荣誉上看，也没有必要再抵抗下去了，因为苏军的表现已经足够英勇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从无线电中一再传来，要求守军打到一人一弹为止。

城内所有的居民也都拿起武器与德军战斗。德军士兵在城内的巷战中寸步难行。

于是曼施坦因命令使用炮兵和飞机轰击，以促使苏联人屈服。

从7月1日开始，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城周围和城内不断地轰击，直到侦察机报告说再不见活人走动为止，这才停止了轰击，各师陆续进城。城内剩下的苏军退向西方的克尔森半岛，希望捱到天黑，乘夜色等海军救出一部分人员。结果只有军团总司令彼德罗夫将军和极少数高级指挥官和政治委员被苏军的鱼雷快艇救出，意大利的巡逻艇很快就封锁了这一港口。

7月4日，退到半岛顶端的苏军残部看到海军的接应已经毫无希望，终于投降，此役一共俘虏了9万余名苏联士兵，火炮460门，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德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死亡约2.4万人。

7月1日夜，在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但仍然不断接到德军伤亡报告的时候，第11军团指挥部的无线电中，传来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对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所发表的特别公报。不久，军团司令部电动打字机中就打出了下述命令：

受文者：

克里米亚军团司令曼施坦因上将

为了感谢你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奇功，我现在升你为元帅，并对于所有参加克里米亚战役的人员颁发一枚纪念臂章。我代表全国人民对于你所指挥的部队的英勇成就表示极大的敬意。

希特勒

1942年 7月 1日

第十七章 损兵折将彼得堡

晋升元帅谒元首，摧城拔寨计先筹；

出师未捷美梦醒，副官儿子命全丢。

曼施坦因统帅着德军第11军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

这才攻克了克里米亚。希特勒在高兴之余，晋升曼施坦因陆军元帅军衔。在攻克了克里米亚之后，曼施坦因命令第11军团所属各师进行短暂的休整，以补充弹药和人员。

曼施坦因趁着部下忙于后勤补给的间隙，把一应的具体事物交给了军团参谋长，自己带着副官和通信处长应罗马尼亚元首安东尼斯库的邀请，来到风景秀丽的罗马尼亚度假。罗马尼亚元首亲自接见了，并授予他罗马尼亚米哈依尔勇士勋章。

第11军团中的其他作战参谋人员，在参谋长的主持下，忙于拟定一个渡过刻赤海峡进入库班，以切断面对博克A集团军的苏军退路的作战计划。这也是4月中旬曼施坦因在晋见元首希特勒时早已经商定好了的。

在罗马尼亚度假期间，曼施坦因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不停地与他联络，随时向他报告制订作战计划进展的情况，曼施坦因对部下的这种勤奋很是赞赏。

过了没多久，作战处长布西上校的电报中，突然报告曼施坦因，奉最

高统帅部的命令，第 11 军团渡过刻赤海峡挺进库班的计划，已经不再继续，并要曼施坦因司令中断休假，赶回军团司令部。

1943 年 8 月 12 日，曼施坦因满怀困惑地回到了设在克里米亚的第 11 军团司令部，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正等着他，通知他渡海作战的计划正式取消。这本是元首非常推崇的计划，不知是何原因，反复无常的元首又亲手扼杀了这方案。下了少部分兵力，渡过刻赤海峡执行牵制性任务，计有从第 11 军团调出的德军第 42 军军部、第 46 步兵师和一些罗马尼亚师。这样，本已用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那些攻城巨炮，都已经开始装车向北，运往列宁格勒前线。曼施坦因的兵力又被抽调走了三个师：第 50 师仍然驻守在克里米亚，第 22 师奉命改编成一个空降师——这是第 11 军团中最好的一个师，并被送往克里特岛——在以后前线最需要兵力的一段时间内，它一直被闲置在那里。

当第 11 军团向北开拔之后，第 72 师又准备拨给中央集团军。所以第 11 军团现在就只剩下了第 54 军的军部、第 30 军的军部、第 24、第 132 和第 170 等 3 个步兵师和 28 轻快师。

把第 11 军团这样肢解，引起了曼施坦因的不满，这些师已经作为一个战斗单位在一起苦战了如此长的时间，各军、师与军团司令部之间能够相互协作与信任，兵知其将，将知其兵，这是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决不能忽视。

当曼施坦因往北方领受新的作战任务的时候，满腹怨气地来到希特勒设在芬尼特沙大本营，先是由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接待了他，曼施坦因向参谋总长发泄了他对仓促改变作战计划和强行肢解第 11 军团的不满；而哈尔德上将则与曼施坦因详细谈了改变作战计划的苦衷，在对待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上，参谋总长也流露出与希特勒的分歧。

原来是德军克鲁格元帅的中央集团军出了麻烦，苏军在中央集团军的地区发动了反攻，数处突破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的防御阵地，德军东部前线出现了一个局部的危机，统帅部只好把刚刚结束了克里米亚战役的第 72 师抽调出去，以加强中央集团军的力量。

略事休整之后，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带着曼施坦因到元首大本营的作战指挥室，去谒见元首。

作战指挥室里空旷而安静，由于这里没有外界的光线射入，在常年不息的灯光照射下，显得阴森而神秘。房门一侧整整的一面墙上，悬挂着整幅作战地图，上面画满了各种符号；房间的另一侧，安放着一个巨大的作战沙盘，上面是涂着各种颜色、作成国际象棋子大小的兵棋，以用来推演整个战役的进展情况。

“您好，我的将军！”正在地图旁冥思苦想的希特勒，亲热地握住曼施坦因的双手，“我要祝贺您在克里米亚所取得的辉煌战绩！”

曼施坦因与希特勒私人之间，有过数次见面，每次都是客客气气。这位枭雄确实有一套笼络军队将领的手段，可以说是又打又拉，恩威并施。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希特勒个人对待德军军团司令、各军军长这一等级的军官，向来都是十分的客气，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则更是热情亲切，很是蒙蔽了一些人。但对更高级的将领如集团军总司令和陆军总部的高级幕僚却是十分的严厉，这就叫做远者亲，近者严。

接着，希特勒再次说明了改变计划的不得已，并指责了德军中央集团军指挥调度不力。参谋总长哈尔德觉得希特勒的指责有些不公平，就犯颜力争；

“我的元首，中央集团军所遭受的挫折，也许并不能全怪我们的将军们，”哈尔德小心翼翼地说，“您知道，前线的部队早已经是过度疲劳，中央集团军报告说，军官和士官的严重损失使部队的战斗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补充速度跟不上前线损失的速度。”

哈尔德这些话都是事实，曼施坦因作为一线的指挥官，深有同感。

没想到，哈尔德的辩解引起了希特勒的极为不快，他的脸色马上阴沉下来。

希特勒用显得近乎粗野的口气，怒气冲冲地质问哈尔德：“作为我的参谋总长，您总是与我唱反调，”他用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参谋总长，“我想知道到底是谁给您的这种权利？！”

见参谋总长无言以对，一付诚惶诚恐的样子，希特勒又用教训的口吻说：“我的参谋长，您并不真正了解我们前线英勇的士兵，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而顽强精神，他们所有的一切，我本人作十；为一个步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过前线，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前线的德国士兵，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

哈尔德自己从来不曾有过像元首这样的经验，自然是无话可对，作战室中的气氛顿时显得紧张。

曼施坦因看到场面是如此的难堪，就再也呆不下去了。元首居然当着军团长的面，如此训斥一位陆军上将。曼施坦因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场面，有点手足无措，只好悄悄地退出了作战指挥室。

直到希特勒发了一通火，平静之后，才又派侍卫人员把曼施坦因请进去。看到参谋总长由于一言不合就被元首训得灰头土脸，曼施坦因把自己在临来之时准备好的诉苦的话咽了回去。

事情过后，曼施坦因受到很大的触动，以前只是风闻元首与陆军总部不和，这一次总算是亲眼看到。德军最高指挥层在战争时期如此地离心离德，难怪一线的作战部队无所适从。

在离开元首大本营之前，曼施坦因私下约见了希特勒的人事处长兼侍卫长希孟德将军。

“我以为，总司令（希特勒此时已经自兼陆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之间是不能如此地相处，”曼施坦因开诚布公地说。他与希孟德比较相熟，在西线战役开始之前，他的西线进攻计划，就是通过希孟德在希特勒耳边吹风，才被希特勒所重视的，所以也就直言无忌。

曼施坦因一吐为快：“总司令必须听取参谋总长的意见，至少要表现出对参谋总长的尊重，否则参谋总长哈尔德就应该自动辞职”

希孟德将军答应把曼施坦因的意见，在适当的时机，婉转地通报给元首和参谋总长。到底希孟德转告两个人没有，还是两个人没有听进去，曼施坦因无从得知，但六个星期之后，参谋总长哈尔德最终还是被希特勒免职了。

1943年8月27日，曼施坦因率领德军第11军团的司令部到达了列宁格勒前线，第11军团被指定为第二个波次的进攻部队，部署在德军第18军团地区内。一旦第18军团攻势发动，曼施坦因的第11军团就接管第18军团的北部防区。

此时，第11军团除了强大的突击炮兵之外（其中一部分是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所能运用的兵力也达到了13个师，其中包括西班牙的蓝色师，1个装甲师、1个山地师和1个党卫军旅，曼施坦因准备把其中的9个半师

能用于攻击列宁格勒，其余部分用于防御军团的侧面。苏军在列宁格勒拥有一个军团，共为 19 个步兵旅、1 个国境守卫旅和两个独立装甲旅。

诚如德国诗人席勒所说：“差了一个钟点，也就丧失了永恒。”兵临列宁格勒城下的曼施坦因，面对着这座古城，不禁感慨万千。

早在 1941 年 9 月初，曼施坦因率领第 56 装甲军归属北方集团军的时候，德军本来是有机会有机会用突击的方式拿下列宁格勒，当时列宁格勒住有居民 450 万人，粮食不够，瘟疫流行，但希特勒却决定延缓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攻击，而抽调北方集团军的六个主力师去攻打乌克兰，元首认为可以用饥饿的方法来迫使该城投降。但苏联就用越过拉多加湖的铁路来运送补给，夏季用船只，冬季用铺设在冰面上的铁路线，又使德军的计划破产，现在似乎只有强攻一途了。

列宁格勒城纵横分布着野战要塞防御工事，连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网。从德军的前沿，可以望见城内涅瓦河畔著名的柯尔皮罗兵工厂，它还在继续生产着坦克。普尔柯夫造船坞也遥遥相望。远一点的圣依山克大教堂、海军部的尖塔、彼得和保罗要塞的轮廓也依稀可见。

在天气晴朗时，还可以看到涅瓦河上有一艘被德军炮火击毁的苏军战列巡洋舰，这是德国在 1940 年初卖给苏联人的，排水量约五万吨。城中原有的一些沙皇的旧皇宫也在战火中被摧毁。曼施坦因在 1931 年曾经到过列宁格勒，在那里凭吊过这些闻名的古迹，从前沿的观察镜中，看到被德军炮火摧毁的残壁断垣，曼施坦因心中不禁有一种惆怅之感。

曼施坦因不希望把他的第 11 军团的兵力，消耗在令人生厌的列宁格勒城市巷战中，很明显，苏联的守军要比德军更熟悉这个城市的地形，打巷战他们不是对手。

再者，把机动性很强的德军装甲部队放在巷战中，也难以施展手脚。

但曼施坦因也不能相信希特勒所许诺的，只需派德军第 8 航空军对城内恐怖轰炸，苏联守军就会在德国空军威力强大的“斯托卡”式俯冲轰炸机下面完全崩溃。就对列宁格勒进行战术轰炸的问题，曼施坦因特地请教了德军第 8 航空军有经验的指挥官里希特霍芬将军，里希特霍芬将军对元首的这一许诺也是颇不以为然。

不久，席勒的名言也就应验了。苏军看到德军在列宁格勒地区中的增兵，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打击。8 月 27 日凌晨，曼施坦因司令部东侧，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紧接着德军第 170 师送来战报，说苏军对德军第 11 军团的东侧的第 170 师发动了一次攻击，迫使刚刚到达、立足未稳的第 170 师过早地投入战斗，过早地进行了战役展开。

另外前沿观察哨不断报告，城内载满各种补给品的车辆驶来驶去，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苏军正在加强城内的补给。

9 月 4 日，正在焦急地等待前线消息的曼施坦因，突然接到了希特勒从芬尼特沙元首大本营亲自打来的电话，委派曼施坦因负起列宁格勒前线的全面指挥之责。希特勒已经闻听此时德军第 18 军团的单薄正面被苏军突破的消息，他命令曼施坦因用攻势行动来消灭突入德军阵地的苏联红军，恢复局面。

曼施坦因接到元首的电话之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从军事指挥的观点，一方面要保证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对列宁格勒城突击势头，另一方面还要预留足够的兵力防止苏军在德军薄弱的部分制造麻烦。两害相权取其轻，

曼施坦因只好让参谋人员把进攻列宁格勒的计划搁置起来，全力巩固德军的攻击出发地域。

接管了德军列宁格勒前线的指挥权之后，曼施坦因对当前所面临的局势作了审视。苏军在列宁格勒东北方向，沿铁路线已经在第 18 军团的正面上突破了一个宽约 5 英里的缺口，并深入德军阵地约 8 英里。曼施坦因决定用自己的第 11 军团——在攻克了克里米亚之后，已经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可以说是新锐之师——的兵力阻止了苏军的继续突入。

第 11 军团果然不负曼施坦因所望，经过激战，到了 9 月 21 日，苏军突入德军阵地的兵力被第 11 军团所属的第 30 军和第 26 军从两翼切断。列宁格勒城内的苏军企图营救陷在德军阵地中的部队，都被打退。

被陷在德军阵地内的苏军，凭借着熟悉的地形和当地茂密的森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德军想吃掉这支虽然已经折断但锋芒未失的苏军精锐部队，简直是谈何容易。

万般无奈，曼施坦因只好调集了原本打算用于攻击列宁格勒坚固城池的大炮，加上里希特霍芬第 8 航空军飞机的轰炸，昼夜不停，几天之后，直到把苏联红军坚守的这个地区森林削成了荒原，这才解决了战斗。

苏军的抵抗十分英勇，而且苏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军团作战参谋把德军从阵地上缴获的一位苏军已经阵亡的团长的日记交给了曼施坦因，从中看出了苏军中的政委是如何在德军的狂轰滥炸中，维持已经陷入绝境的红军士兵的士气，这样做也许近乎残酷无情，从局部来说，这些顽强的抵抗也许是无益的。

但从全局来看又是必不可少的，它挫动了德军的锐气，使本该用于攻城的部队过早地投入使用。

1943 年 10 月 22 日，完成了使命的、陷在德军阵地的部分苏联红军终于停止了抵抗，战场上沉寂下来。

曼施坦因命令通信处长起草了给最高统帅部的情况报告：经查明，此次苏军投入了 1 个精锐军团，共有 16 个步兵师、9 个步兵旅和 5 个装甲旅投入这次反击，其中的 J 个步兵师、6 个步兵旅和 4 个装甲旅在包围圈中同归于尽，此役共俘虏苏军 1.2 万人，苏军死亡的数字还要大得多。在武器装备上，缴获火炮 300 余门，迫击炮 500 门，击毁和俘获苏军 22N 辆坦克。

另外还向元首报告，德军第 11 军团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仅是在兵力上，而且原来决定用于列宁格勒的弹药也被消耗掉不少。显然不能马上再发动一次对列宁格勒的攻势了。

曼施坦因在这个报告中，写进了自己的意见：第 11 军团指挥官认为，经过此役之后，前线的德军部队如果没有适当的休息和补充，是决不能进攻列宁格勒这一坚固设防的城池的。

在等待最高统帅部回音的时候，整个列宁格勒前线除了双方偶尔的炮击，不再有激烈的战事，战场呈胶着状态。

曼施坦因的亲随副官斯皮赫特中尉，跟随曼施坦因多年，是个体贴人意、性格开朗、手脚勤快的小伙子，曼施坦因对他很是看中。正在焦急等待回音的曼施坦因，突然接到了斯皮赫特中尉丧命的消息，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曼施坦因本想栽培一下这位年轻的中尉，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最近一个阶段，斯皮赫特中尉在司令部中无事可作，总是想积累些战功，曼施坦因就派他到德军第 170 师去参加涅瓦河上局部的战斗。这本是一团好

意，斯皮赫特中尉在克里米亚的时候，也曾参加过该师的战斗，对这个师的上上下下比较熟悉；再说，这个地区只是局部的战斗，该师的指挥官自然不会把军团司令最为宠信的人派到最危险的地方，想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没想到，这一团美意反而送了亲随的性命，在参加了几次战斗之后，斯皮赫特中尉倒也无事，但在返回军团司令部的时候，这个可怜的中尉因为中途飞机失事而送了性命。

10月25日，曼施坦因因为斯皮赫特中尉举行了一个简易的战地葬礼。虽然在战场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死去，但毕竟不如身边的人这么直接、这么关切，因此他的死对曼施坦因来说，打击颇大，他那悦耳的笑声，宛若历历在耳。这是在曼施坦因的驾驶员纳格尔之后，在东线战场上第二个丧命的亲信。

在斯皮赫特葬礼之前，曼施坦因恰好要飞往设在芬尼特沙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去接受元帅的权杖，身边没存了斯皮赫特中尉这位贴身副官照料他的生活，曼施坦因确实感到不便。

“这孩子要是看到我手持元帅权杖、身穿元帅礼服的样子，不知会多么地高兴！”曼施坦因坐在专程接他前往元首大本营的飞机中，望着舷窗外掠过的团团浮云，暗暗地想。

在晋升元帅的仪式上，希特勒对曼施坦因礼遇有加，当着众位将领的面，希特勒特别对曼施坦因统领的第11军团在克里米亚的战绩大加推崇，对第11军团的作战表现，深表赞许。

授衔仪式结束之后，看看希特勒心情比较好，曼施坦因趁机向希特勒提出部队休整的问题。曼施坦因向元首陈述，在俄国前线的步兵必须得到休整，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前线的德军各步兵团从来没有准时得到过补充的兵员，步兵常用不足额的兵力去进行战斗，其结果是每次战役越拖越长，战斗部队的实力也就消磨得越厉害。

曼施坦因说这番话是有感而发。他已经从这次参加授衔的其他将领口中得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空军正在着手组织22个所谓“空军野战师”，要从战斗勤务部门抽出约17万人来。这多半是那位胖子戈林的主意，希特勒向来对这位继承人的要求宽宏大量，不管是在经费和人力上都是如此。

据曼施坦因这班陆军将领来看，当务之急是补充陆军一线作战部队。如果是空军果真有17万人可以抽调，这些剩余人力早就应该充实陆军的第一线。现在希特勒却同意把这17万人集中编成空军的私房单位，来供地面战斗之用，未免舍本求末。

如果元首在1941年的秋季中，使用这些人员来补充陆军各师，使其保持充足的战斗实力，则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的冬季中，许多因兵力不足而引起的危机就可以平安渡过，不必那么捉襟见肘了。

陆军的高级将领们认为，现在元首同意把这些优秀的部队编成空军的陆战师，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行动。这些原本属于空军的勤务人员，在短时间之内，根本不可能获得必要的地面战斗训练和与其他部队合作的经验。而空军本身，又从哪里去寻找适合地面作战的师长和团长呢？

曼施坦因在与希特勒的谈话中，对于上述的问题都加以详细的分析。希特勒故作很认真的样子，听取了曼施坦因的意见，但却坚持说，他对手这个问题已经做过充分的考虑，所以并不准备改变他的决定。

曼施坦因还不死心，在离开元首大本营之前，曼施坦因又以备忘录的形式，再次提醒希特勒，请元首注意一下陆军的人员装备补充问题。

曼施坦因这一奢望是注定不会成功的。不久，中央集团军的前作战处长——一位与希特勒的侍卫人员和戈林手下的人都有交情的德军上校——道出了其中的原委：确实是戈林要求编成空军独立师，戈林宣称，他不能把他的空军部下交给陆军，这样他不放心，因为空军都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中培养长大的，而陆军中却还有牧师，而且陆军军官们都还受着帝国时代的传统精神支配。戈林早就冠冕堂皇地告诉部下说，空军也必须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牺牲，不应让陆军专美于前，这些理由竟然说服了希特勒。

不过曼施坦因离开大本营芬尼特沙之前，希特勒还是对曼施坦因抚慰了一番。

“我的元帅，您在列宁格勒的任务就快要结束了，我将把您的军团司令部派到我们中央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去，因为我已经得到情报，苏军有在中央集团军地区发动攻势的迹象，我们必须提前发动一个攻势来阻止它。”

希特勒停了一会，看看曼施坦因有何反应，接着又用沙哑的声音说，“假如我的大本营迁离开了芬尼特沙，则元帅您将奉命代替我，来指挥德军 A 集团军；您是最合适的人选，请您务必不要推辞！”

自从原来的 A 集团军司令利斯特元帅，因为与希特勒意见不合而被免职之后，希特勒一直自己兼任这个集团军总司令；曼施坦因客套一番后，便告辞出来。

在回到列宁格勒前线的最后几天中，曼施坦因还没有盼到德军 A 集团军总司令的委任状，却先接到了一份阵亡通知书。

不知谁又死亡，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八章 斯大林格勒受挫

第六军团遭围困，挂帅顿河集团军；

东奔西走疲奔命，图救德军脱牢笼。

1942 年 10 月 30 日上午，在听完早晨情况的例行报告之后，曼施坦因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神色凝重、小心翼翼地把一份阵亡通知书递到他手中，并吞吞吐吐地说：

“元帅阁下，我十分遗憾地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坏消息现在即使不告诉您，您迟早也会知道，您的长子吉罗，在前天被一颗苏联炸弹炸伤，经抢救无效，已经阵亡了。他在前线表现非常勇敢！”

在刚刚失去了驾驶员、副官之后，曼施坦因这次又有了失子之痛，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使这位刚被提升的元帅晕头转向。

曼施坦因的长子名叫吉罗，出生于 1922 年的除夕，死的时候刚刚满 20 岁。从出生之日起吉罗就是一个文弱的孩子，他幼年多病，靠着曼施坦因妻子的小心抚养，才逐渐壮实起来，使得身体能够符合于一个军人的标准。因为吉罗自幼多病，他的童年几乎没有像同龄的孩子那么多的乐趣，好多的游戏限于他的体力而退避三舍，但这也使他变得十分的少年老成。

吉罗是一个极可爱的孩子——曼施坦因心里老是抹不去古罗的影子，他不相信他就这样地离开了他——吉罗老成、有思想，总是乐观地对待一切。1940年吉罗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表示要从军，并参加曼施坦因所属的兵种——步兵，当时步兵被称为战场上的女王，向来都是由德国步兵担负着主要战斗之责。

曼施坦因夫妻很了解儿子的这种继承祖业的愿望，并没有干涉他。完全是由于血统的遗传，使他想作为一个职业军官。吉罗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德国国防军军官，他平时是德国青年的训练者，战时则是德国青年的领导者。”

所以吉罗在中学毕业之后，就在李格尼兹加入了德军第51装甲步兵团。德国突然袭击苏联之后，在1941年夏季战役中，吉罗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分在苏联境内作战。他升任了陆军下士，并因为与其他志愿人员救回了在巡逻中负伤的德军士兵，而获得铁十字勋章。

1941年秋季，吉罗被送往军官学校受训，并于1942年春季获得了准尉军衔。不久就患了一场重病，回到家中休息。休假回来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他所热爱的团中，该团划归德军第16军团指挥，此时正在苏联境内的依尔门湖附近作战。

在由家中返回前线，前往第16军团报到时，吉罗曾经经过曼施坦因的防区，顺便看望了父亲，并在曼施坦因的旅行汽车中住了一段时间。由于曼施坦因当时军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细谈。

以后在经年之后的1943年10月18日，曼施坦因到第16军团司令部，去见老战友、第16军团司令布歇上将的时候，又曾经和儿子见了一面。当日，由布歇出面，邀请曼施坦因、吉罗父子两个，加上布歇和曼施坦因的副官斯皮赫特，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黄昏。

这可以说是一次死亡的聚会，几天之后，曼施坦因的亲随副官斯皮赫特就因飞机失事而亡；不久曼施坦因的长子吉罗也死了。他是中央集团军的一个营副的身份到前线去传令时而遭到的不幸。

他死时的职务是德军第18装甲步兵师——曼施坦因从参谋总部离开后，在这个师当过师长，现在已经改编为装甲步兵师——中第51装甲步兵团少尉营副，这是刚刚提升的一个职务。

在接到阵亡通知书的次日，曼施坦因把吉罗的遗体埋葬在了依尔门湖的岸上，这里依山傍水风光秀丽，远眺依尔门湖的湖光山色，波光粼粼，如果没有战争的骚扰，这里足可称得上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圣地。

吉罗生前所在的第18装甲步兵师的克鲁格牧师主持了葬礼。他在致辞开始时说：“一位步兵少尉……”曼施坦因听到开头的这句话，也就觉得儿子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他终于实现了他自己的宿愿，成了德国陆军正式军官。在曼施坦因指挥下，死于战争的德国青年何止成千上万，这次总算是报应到自己头上了。

在吉罗的葬礼了后，曼施坦因向陆军总部告假，飞回到自己家里，把吉罗的死讯告诉了妻子，并在家中住了几天，对于妻子而言，也是个安慰。曼施坦因的妻子对他们的这个长子一向是特别钟爱，吉罗幼年多病曾经使曼施坦因妻子伤透了脑筋。

“现在我们终于把吉罗交付给上帝了。”

曼施坦因像是在安慰妻子，更像是安慰自己。

1943年11月20日，曼施坦因又接到了元首的新指示，奉命成立了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由他出任顿河集团军的总司令，负责协调对斯大林格勒两侧地区德军的指挥，集团军司令部初步设在费特布斯克。

在上任的途中，曼施坦因带他在第11军团的老作战处长布西上校一同前往，在路上险遭不测：苏联红军游击队埋设的一颗地雷，在他们所乘坐的火车下面爆炸。

所幸的是，这列装甲列车的钢甲甚厚，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虚惊了一场。

但铁路的路基已经被毁坏，所以中途只好耽搁下来。在那个地区中到处有游击队活动，旅行时必须使用装甲车辆或者是有特殊保护的火车，占领军的滋味并不太好受。

他们又打算换坐飞机去，但因为天气太坏，飞机不能飞行，他们只好等修好铁路之后坐火车来到顿河集团军司令部费特布斯克，直到11月24日，这一天恰好是曼施坦因的55岁生日，曼施坦因率领东拼西凑的顿河集团军司令部参谋人员，才到达了原德军B集团军的司令部——他将代其行使对这个战区的指挥权。

当曼施坦因被任命为顿河集团军司令之后，才开始受希特勒的直接指挥，当时希特勒正兼着三军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在此之前的波兰战役中，曼施坦因在前线曾经间接地领教过希特勒所谓的领导——希特勒曾经两次视察伦德斯特的南方集团军总部，而曼施坦因恰好是这个集团军的参谋长。那时留给曼施坦因的印象，希特勒似乎对集团军的情况解释，都很是同情地听取，并且也毫不干涉集团军一级的指挥。

现在曼施坦因以集团军司令的身分，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的指挥，对希特勒所谓的军事才能，了解更加深入了。曼施坦因对这位喜怒无常的元首，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评价是：确实不能像希特勒的政敌所说的，小看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小班长”，希特勒对作战问题通常是别具慧眼的。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想象力，对一切现代技术和军备能有迅速的了解。他对敌人的最新兵器十分熟悉，对于敌我双方的战时生产数字，能够整套地背诵出来，每逢与人谈到他不喜欢的问题时，他就会把这一套法宝请出来当作抵制对方的工具，在他滔滔不绝的背诵下，即使是一个专业的地区性军事指挥官也会无言以对，只好屈服于他的意志。

但由于希特勒过分的自信于他对现代武器装备的了解，所以经常自以为是地干涉德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如对原子武器和火箭推进的发展都受到了他的干涉。希特勒对于德国技术资源的重要性估计过高，甚至在某种需要大量部队方能成功的希望的事，他却相信少数的突击炮和新式的虎型坦克即足以应付。换言之，他缺少的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这颗活跃的心灵对于一切足以勾起其幻想的目标，都无不感兴趣，这样同时追求几个目标而且这几个目标在战场上又相距甚远，就使德军的实力消耗殆尽。

希特勒对于新成立的顿河集团军的战争指导也是如此。他从集团军和下属军团的报告中，对于前线上的情况是有清楚的了解的。此外他还经常召见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所以他不仅明白德军前线部队取得的成就，而且也知道这些一线部队的难处。也许是这个原因，使得希特勒从不接受曼施坦因

的劝说，去接近最前线。

曼施坦因曾经几次努力想使希特勒到前线来亲眼看一看，但这些努力都白费了，即使是请希特勒来集团军总部，都已经是相当勉强了，哪怕是再向前走一步，到军团和军一级单位，也是不可能的。他可能是害怕在前线上的所见所闻，会打破了他的黄金美梦。

曼施坦因隐约觉得，希特勒尽管逢人必说他过去所具有的前线军人的身分，但他的心灵不是属于战斗部队的。部队的损失对他而言，只不过是数字的增减而已，他从来不曾把他们当作人类看待。

不过有一点，希特勒的观念却完全像一个军人的，那就是对战功的奖励，他的目标就是使勇士得到荣誉，他是不会吝惜区区几枚勋章的。

希特勒不信任专业军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不能容忍一个有真知灼见的参谋总长，一个货真价实的参谋总长总会补偿希特勒在军事领域中所缺少的经验和训练。

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只要他接受一个参谋总长的意见，就是屈服于别人的意志之下。

希特勒的心目中，只想作另一个拿破仑，只能容许奴才在他的下面，驯服地执行他个人的意志，所不幸的是，他却缺乏拿破仑的军事经验和军事天才。凯特尔的三军统帅部中的作战处，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军事秘书处，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希特勒的概念与指示，用军事性的术语改写成正式命令而已。

希特勒还喜欢用个别的手谕，越过集团军这一级直接指挥下一属部队。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就是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责。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于下级单位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这一任务，那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在战争初期之所以能取得一些胜利，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如果上级的命令非常的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那么下一级指挥官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也就无从谈起了。除了万不得已，德军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希特勒在战争的后期，改变了这一被认为是德国优良的军事传统和原则。他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军团和更下一级的单位。

当时不止曼施坦因一人是这样看希特勒，陆军中的其他高级将领也有同感。曼施坦因在转移顿河集团军司令部的途中，曾经与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元帅在一个火车站相遇，克鲁格预先警告曼施坦因，说在中央集团军方面，任何兵力超过一个营的行动，都要与希特勒事先商量一下。长时间之后，甚至一个集团军如果没有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这不禁使曼施坦因回忆起第 11 军团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曼施坦因指挥的第 11 军团是有充分的自由的，故而才能取得胜利。

有许多记录中，记载希特勒对部下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吐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实际上，希特勒有时会丧失自制力，不过在曼施坦因在场时，从未看到他的元首有如此的陋习。曼施坦因所看到过最坏的一次，就是希特勒与参谋总长哈尔德在大本营作战指挥室的争吵。但希特勒对曼施坦因，却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礼貌，即使有冲突，也不曾红过脸。

在曼施坦因在顿河集团军司令的任上时，也常与希特勒就作战问题发

生争论，留给曼施坦因印象最深的是，希特勒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具有难以令人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钟点。即使是对方达到目的（通常都是空手而回），最好的安慰通常也就是空洞的许诺而已。

在曼施坦因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与希特勒一样有持久的耐力。希特勒与一个前线指挥官的争论，最大限度也就是几个钟点，但与参谋总长却一争论就是几天。希特勒善于把战争与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这些理由是前线指挥官所不能反驳的。

曼施坦因至少有三次机会进谏希特勒，劝说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中接受某种改革，在曼施坦因之前，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他那样直率，当面批评希特勒的军事领导。曼施坦因完全知道，希特勒肯定不会公开放弃最高指挥权，所以他也只能劝说希特勒在名义上保留着最高统帅的地位，而实际上把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一位负责的参谋总长去执行。而对于东战场，应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

希特勒知道，当时在陆军将领中，许多人都希望曼施坦因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参谋总长，或者是东线总司令，所以曼施坦因对希特勒提出这些意见的时候，处境是很窘迫的，大有为自己争名夺利的嫌疑，为日后希特勒撤换曼施坦因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埋下了伏笔。

对于军界抵抗组织所策划的暗杀希特勒的政变，曼施坦因是不表赞成的，他认为站在负责指挥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地位上来看，在战时是无权发动一个政变的，因为这样可能会使整个前线崩溃，国内也会发生动乱。此外也还有军人宣誓效忠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曼施坦因早已明白，即令发动了一个政变，也还是不能改变联军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还有，就是曼施坦因军人的自尊心在作怪，当曼施坦因握有兵权的时候，他觉得还没到把发动政变作为唯一出路的时候。

在接受战犯审判时，曼施坦因说：“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经年累月都在希望他的部下为胜利而捐躯，那么当然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造成失败。”

放下曼施坦因对希特勒军事才能的评价暂且不表。

不久，曼施坦因就陷入了如何营救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的第6军团的冥思苦想之中了。

德军在1942年的时候，其在东线攻势是分为两个方向的，一个是指向高加索，另一个则是指向斯大林格勒。等到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发生顿挫时，却缺乏足够的兵力来守住这样一条绵长战线的正面。陆军总部想长期据守如此绵长的战线，是德军第6军团1942年底陷入绝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德军第6军团属于B集团军。保护这个集团军北侧翼的任务由罗马尼亚第3军团、一个意大利军团和一个匈牙利军团负责。这些外国军团只不过是徒有虚表，兵力根本达不到一个军团。B集团军所指挥的军团不下七个之多，其中还包括四个外国军团。

从指挥便利的角度来看，任何集团军所指挥的军团数，最多不应超过五个，否则指挥难就可想而知了。希特勒还经常干涉集团军的指挥，这样B集团军总部对第6军团的控制就更松了。

陆军总部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原计划组建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由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元帅指挥，再配上一位德军的参谋长，用来保护斯大林格勒正面和侧面的安全。如果起用了安东尼斯库元帅，则可以约束那些

B 集团军中的罗马尼亚高级军官，使他们不至于望风而逃，这些罗马尼亚高级军官对安东尼斯库元帅的敬畏，并不亚于对俄国人的敬畏。

但后来，是曼施坦因就任这个新编顿河集团军的总司令。安东尼斯库元帅曾经写信给曼施坦因，告之这个新编集团军面临的情况十分的危险，并且在罗马尼亚第 3 军团的防御方向上，再三提出警告。B 集团军和第 6 军团也都就苏军将要向斯大林格勒两侧方向上所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事先都作出了警告。

1942 年秋季中，德军统帅部犯了轻敌的错误，本不应该把 B 集团军的最精锐部分，长久滞留在斯大林格勒一线，而只留下一点极易被摧毁的兵力来掩护其两翼。罗马尼亚军队还算是联军中最有战斗力的，至于意大利军队，自始至终都不应对其抱有任何幻想。

1942 年 11 月 21 日，曼施坦因在中央集团军的费特布斯克地区，接到了陆军总部关于组建顿河集团军的正式命令，命令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 11 军团司令官曼施坦因元帅：

为了使正在斯大林格勒西方和南方从事于激烈防御战斗的各军团，能有比较严密的协调起见，从即日起，陆军总司令特命第 11 军团司令部升格为顿河集团军总司令部，曼施坦因元帅领顿河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并指挥德军第 4 装甲军团、第 6 军团和罗马尼亚第 3 军团。原 B 集团军芬克上校领导的后勤机关负责对顿河集团军除空运之外的补给。顿河集团军的当前任务，就是使苏军的攻势停顿，并夺回原已失去的阵地。

德国陆军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签名）

1942 年 11 月 21 日

除了负责后勤补给的芬克上校，顿河集团军司令部的幕僚人员大都是原第 11 军团的老人。这位芬克上校在曼施坦因元帅被免职之后，调往西线总司令部，后因参与 1944 年 7 月 20 日谋杀希特勒的行动而被处死。

在顿河集团军司令部转移的途中，曼施坦因元帅向德军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长沃勒尔将军初步了解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战斗情况。会谈中，曼施坦因元帅被告知，苏军已经用了极大的兵力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沿线上，突破了负责掩护德军第 6 军军团侧翼安全的罗马尼亚第 3 军团的正面。在突破中，苏军使用了一个坦克军团和大量的骑兵，意图很明显，就是分割包围德军第 6 军团。

曼施坦因这位还未到任的集团军总司令，马上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一方面电请参谋总长，请求给顿河集团军再增加 1 个装甲师和 3 个步兵师的兵力，以便在日后加强顿河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一线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曼施坦因又致电 B 集团军，要求他们命令第 6 军团迅速从其防御正面撤出。

1942 年 11 月 24 日，在接到第 11 军团升格为顿河集团军司令部的第三天，曼施坦因率领司令部到达了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德军 B 集团军总部，B 集团总司令魏赫斯上将和参谋长热情接待了曼施坦因一行，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前的情况。

原来在五天之前，也就是在 11 月 19 日，经过一阵巨炮掩护射击之后，苏联红军攻击了德军第 6 军团所属第 11 军的左翼，同时苏军还对霍斯上将率领的德军第 4 装甲军团发动了一次强烈的攻击。德军第 6 军团两面的罗马

尼亚军队都为苏军所击溃。强大的苏军坦克部队从罗马尼亚防御阵地突破口涌入，11月21日清晨已经在第6军团的后方的卡拉赫会师。

到目前为止，苏军已经切断了对德军第6军团补给起决定性作用的顿河上的桥梁。

从11月21日上午起，德军第6军团处处在被苏联红军合围的状态，同时，霍斯上将的第4装甲军团中的一部分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也从南面被挤入对第6军团的包围圈中。

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德军中，包括5个德国军共22个师，两个罗马尼亚军，还有大量的陆军炮兵和工兵。甚至以后在集团军总部中，都无法知道被围德军的确切总数。第6军团自己报告说有20—27万人之间——这是要求发给口粮的人数。考虑到其中还有部分罗马尼亚人员和本地的志愿人员、战俘在内，曼施坦因判断包围圈中的德军不会超过22万人。

被围的德军第6集团军包括第4、第8、第11和第51等4个军和第14装甲军。第48装甲军在苏军合围点附近的顿河桥头阵地充任预备队，在苏军合围时，曾经发动了一次反攻，但并没有成功，它的两个师也都被包围，正奉命向西突围。它的军长赫曼将军已被希特勒撤职查办。经过戈林主持的军法审判，被判处了死刑。

判处赫曼将军死刑，引起了陆军将领的反对。后来又经过了法庭调查，赫曼将军被赦免，原因是他当时的兵力太弱，根本不足以执行阻挡苏军合围的任务。他这个军内所管辖的两个罗马尼亚装甲师，根本没有战斗经验；仅有的一个德军的第22装甲师，装备也达不到技术要求。

按照B集团军司令部的判断，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6军团，最多只有两天的弹药和六天的口粮，空运的数量只能满足该军团弹药和燃料要求的1/10——德国空军已经许诺用100架容克式飞机执行空运，每天约有200吨的数量的补给送入包围圈。

到了11月28日，顿河集团军作战处长向曼施坦因报告，在新成立的顿河集团军的作战地区内，已经发现了苏军143个师和装甲旅的作战单位。看来苏军的胃口不小，想吃掉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几十万德军。

而此时，曼施坦因指挥下的顿河集团军兵力，从书面的编制表上，有如下单位：

德军第6军团，司令保卢斯将军，已经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总计有20个非常疲惫的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师。

德军第4装甲军团，司令官霍斯将军，其一部分兵力也被挤进了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只能待重新补充兵力之后，才能使用。

两个罗马尼亚军团的残部，一部分溃散，一部分被包围，还残留一些军和军团的建制。

曼施坦因所拥有的最好的兵力是德军第16摩托化师，迄今尚未与苏军正面接触，这个师担任掩护A集团军后的任务，不能移动。另外还有四个完整的罗马尼亚师。

德军第6军团的地位比较特殊，它名义上是属于顿河集团军指挥，实际上一直受陆军总部和希特勒的直接控制，希特勒在第6军团司令部中还设立了一个联络组，并在军中设有自己的通班，用以对第6军团直接的控制。

因此，在被围初期，第6军团突围尚有一线机会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得知突围的意图，于是就明确下令不准突围。由于元首已经明令不许第6

军团突围，第6军团的直接指挥者——集团军这一级，也就不能再命令其突围。

曼施坦因本来可以不接受对第6军团这个名义上的指挥权，但考虑到更便于被围部队和援军的合作，所以接受了有名无实的对第6军团的指挥权。

经过与顿河集团军作战参谋人员对斯大林格勒双方态势的分析，曼施坦因通过电话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陆军参谋总长：

“目前为上，第6军团仍然有向西南突围的可能，由于弹药和燃料的缺乏，加之补给的困难，该军团不宜再死守在斯大林格勒。但在目前营救突围的德军部队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似不宜即刻突围。突围行动最好等到援军赶到再实施。

根据现行的军队移动速度，发动营救作战的时机似应选在1942年12月初为宜。

在救援作战发起之前，对包围圈内的第6军团充足的空运补给是必不可少的，其数量至少应该比目前多一倍，应达到每天400吨的数量。这400吨还只是对车辆所需燃料和弹药的补给，其中并不包括食品，待食品用完后，基本最低量应达到550吨。”

不知参谋总长能否答应曼施坦因的请求，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九章 冬季风暴空雷鸣

苏军发起大反击，铁钳攻势显威力；

冬季风暴接雷鸣，劳而无功空欢喜。

参谋总长柴兹勒尔将军完全同意曼施坦因对情况的处置，答应把这些要求转呈给元首希特勒。同时，柴兹勒尔将军也在电话中事先提醒曼施坦因，不要对元首放弃坚守斯大林格勒的决心认识不足，元首多半会固执己见；至于要求戈林的空军增加空运的补给量，也不现实，达到目前的每日200吨，就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为了更便于指挥和协调对第6军团的营救行动，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司令部又迁移到了新齐尔卡斯克。10年前，即1932年，曼施坦因也曾经过同一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去参加苏联红军在高加索举行的大演习。在那次旅行中，一些有趣的事还历历在目，沿途俄罗斯大草原的秋季的景色十分让人留恋。但今天曼施坦因却无心观赏沿途美景，营救第6军团的任务是如此地沉重，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物是人非，今非昔比。

看到司令官的心情如此沉重，曼施坦因新上任的副官斯塔尔堡中尉努力设法使大家的心清轻松一下，放了一些轻松的音乐唱片，并尽量引开关于解救被围德军的沉重的话题。可没有收到预朗的效果，车厢内的空气依然十分沉闷，曼施坦因和他的参谋人员依然摆脱不了斯大林格勒德军惨败的阴影。

自从曼施坦因的副官斯皮赫特中尉死了以后，斯塔尔堡中尉就接替了他的职。

斯塔尔堡中尉是曼施坦因在南方集团军任参谋长时的老战友垂斯考上校所介绍来的，斯塔尔堡恰好是他的侄儿。

斯塔尔堡以后一直跟着曼施坦因，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在这个阶段中，曼施坦因的一切私人事务，都是由他来料理。战争结束后，曼施坦因被盟军以战犯罪起诉，并被判处了多年的徒刑，多亏了这位斯塔尔堡照料曼施坦因的家庭和妻子，可谓是忠心耿耿。

两天之后，曼施坦因到达了罗斯托夫并在那里进行了短暂的留停，与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豪飞将军会晤。豪飞将军对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两个罗马尼亚军团的情况，描绘出一幅令人失望的景象。他告诉曼施坦因，一共是 22 个师的罗马尼亚军队，其中有 9 个是被完全的消灭了，另有 9 个师被击溃了，无法再参加作战。

现在只有 4 个罗马尼亚师还能勉强一战。

豪飞顺便把一封信交给曼施坦因，这是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元帅专门写给曼施坦因的。信中对德军统帅部颇有微辞。信中甲抱怨的口气指明，在所有的德国同盟国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他个人作了最大的贡献，尽管德国与罗马尼亚之间没有任何条约的约束，他还是拿出了 22 个罗马尼亚师的兵力交由德国人指挥，参加 1942 年的战役，而不像意大利和匈牙利，只拿出象征性的几个师。但罗马尼亚军人在德军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往往还被指责为懦夫，这是极不公平的。

曼施坦因早在克里米亚战役之前，就与这位罗马尼亚的统帅相识，并且私交甚厚，故此安东尼斯库才放言无忌，直言不讳。曼施坦因只好回信给他这位老朋友，答应把他的信的原意转呈希特勒，尽量改善罗马尼亚军队在德军中的境遇。

在回信中，曼施坦因提醒安东尼斯库，他信中说的关于德国党卫军头领希姆莱，收容了安东尼斯库在罗马尼亚的死敌“铁卫队”头领的事（罗马尼亚这些极右的铁卫队组织曾经企图发动政变，推翻安东尼斯库政权，并曾经一度包围了他的官邸。

叛乱最终被安东尼斯库消平，铁卫队的领袖逃到了德国，被希姆莱收容。）他是爱莫能助，希姆莱这样做也确实会破坏德国同罗马尼亚之间的团结，只有请希特勒出面，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安东尼斯库信中指挥德国的军官和士兵在公私两方面均对罗马尼亚军人犯有虐待的罪行，曼施坦因说他对此却不敢苟同，他请这位罗马尼亚元帅注意，正是罗马尼亚军队在苏军的攻势之下陷入苏联红军的铁壁合围。

1942 年 11 月 26 日，经过长途跋涉，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司令部终于到达了设在新齐尔卡斯克的新总部。在这个地区周围，已经不再有能调用的德军部队担任集团军司令部的警卫工作，曼施坦因只好命令征用当地的一营哥萨克志愿部队。这些哥萨克兵，是苏联红军中的败类，他们对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制度有着刻骨的仇恨，乐于为德国人所用。他们甚至恬不知耻地认为，能为德军一个集团军司令部站岗是他们的荣誉。

在新齐尔卡斯克安营扎寨的第二天夜间，通讯兵就把多如蛛丝的通信网架设完毕，顿河集团军司令部的主要通信网已经能开始工作了。

就在曼施坦因到达集团军司令部新址的那一天，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第 6 军团司令保卢斯将军，派了一位军官乘飞机从包围中飞出来，带了一封信给他的新上级曼施坦因元帅。

在这封冗长的信中，保卢斯详细介绍了包围圈内德军的兵力部署情况，描述了德军由于供给不继，士兵们无衣无食的惨状，最后他强调说，他要求应有在紧急情况中行动的自由，因为向西南部立即实行突围的机会也许会随时都可能发生。

为了了解包围圈中德军的补给情况，曼施坦因又命传令兵叫来另一个名叫皮克尔特的空军将军，他专门负责从空中对第6军团补给，也是刚刚从包围圈中飞出来。

一进曼施坦因指挥部的房间，这位眼窝深陷、满脸倦容的皮克尔特将军就告诉曼施坦因元帅：

“总司令官阁下，实不相瞒，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情况，比您想象到的还要糟糕。保卢斯将军的第6军团的口粮已经无多，即使是不按足额配发时，也只可维持12天左右。请考虑一下天气越来越冷的因素，士兵们吃不饱饭会是个什么样子。”皮克尔特将军的声音有些哽咽，曼施坦因脸色越发显得阴沉。

隔了一会儿，皮克尔特缓过劲来，又接着说：“另外，包围圈中的德军部队，弹药的储存量只有正常的20%，在一天的激烈战斗中就可能用完。燃料也只能供小型部队调动之用，而不能集中用于坦克的突围之用。”

这确实出乎曼施坦因的预料之外，胖子戈林不是在元首面前拍着胸脯保证，德国空军能充足地保证被围部队所需吗？

基于这种情况，曼施坦因决定立即接应第6军团突围，不再等候救援部队完全到位。为了说服保卢斯，曼施坦因决定自己亲自飞入包围圈中，与保卢斯讨论突围的问题。

顿河集团军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和作战处长布西上校都了解此刻司令官焦急的心情，但又都不同意曼施坦因亲自出马。这样做固然便于说服保卢斯，但身为集团军总司令身陷险地，总是不妥；况且整个集团军也不能离开总司令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照当时的天气看来，曼施坦因如果飞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去，可能要在包围圈中停留两、三天之久。

参谋长和作战处长的理由说服了曼施坦因，于是曼施坦因不再坚持自己亲自去，只委派了他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后来又派作战处长布西上校，带着集团军刚刚制定好的解围计划，飞进包围圈中去见保卢斯。这个突围计划还须得到第6军团的通力配合，尤其是具体时间、地点的选定，保卢斯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两人飞进包围圈中，会见了保卢斯将军。保卢斯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被围困的第6军团必须突围，其一是苏军多处突破，德军防御圈不能再支撑，其二是被围部队的实力已经逐渐被消耗殆尽，无法再坚持下去。现在看来还没有到那种非突围不可的两种境地。

两人毫无所获，回到了集团军总部。曼施坦因听了两人的汇报之后，大叫保卢斯糊涂；如果真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突围，都太被动了，那简直无异于自杀！到了他所设定的两种情况之下，德军恐怕根本就没有力量再夺围了，等待保卢斯的结果都只能是一个，那就是被苏联红军歼灭！

既然保卢斯仍然在斯大林格勒坚守，那就要有足够的空中补给，空中补给又变成了问题的关键。曼施坦因命人找来了负责给第6军团空中补给的德军第4航空军团司令里希特霍芬上将，征询他对空中补给的高见。

里希特霍芬将军的答复非常令曼施坦因失望。他对曼施坦因说，现在

的天气状况，实在是不利于空运。即使是天气好转，也不能完成集团军和第 6 军团估算的维持所需的补给数量。德国空军在执行对第 6 军团补给的任务过程中，已经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损失了各种飞机 488 架，人员约 1000 多名，这些都是有经验的飞行人员，很难得以继续补充。即使已经尽了这样大的努力，而第 6 军团所获得的补给量，还是不敷最低的要求。

正在曼施坦因一筹莫展的时候，德国陆军总部给顿河集团军司令部下达了一个关于营救第 6 军团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准备用霍特上将的第 4 装甲军团，杀进重围，执行救援的主要任务。第 4 装甲军团将得到从德军 A 集团军调来的第 57 装甲军（下辖第 6、第 23 两个装甲师）和第 15 空军野战师的加强。这些兵力预定在 12 月 3 日到达。

另外还将在罗马尼亚第 3 军团地区中，成立了一个新的救援兵团，叫做何立德兵团，下辖第 62、第 294、第 336 等 3 个步兵师，主力为德军第 48 装甲军，军长克罗贝尔斯多夫将军，下辖第 11、第 22 两个装甲师；另外还有德军第 3 山地师、第 7、第 8 空军野战师，这个兵团于 12 月 5 日完成准备工作。

这样，营救被围困德军所用的兵力总额为 4 个装甲师、4 个步兵师、1 个山地师和 3 个空军野战师。

1942 年 11 月 28 日，曼施坦因又给希特勒本人送去了一个报告，指出包围第 6 军团的苏军单位有 143 个之多，并详细说明了第 6 军团因缺乏油料和弹药而失去其机动性的可怕后果。曼施坦因主张，不必等全体援军的到达，第 4 装甲军团应先采取行动，只要能在苏军的包围圈中切开一条走廊来补充第 6 军团的燃料与弹药，以恢复第 6 军团的机动性，便可里应外合，冲出包围圈。

曼施坦因在报告中特别提醒元首希特勒，当苏联红军沿着几百英里的正面上充分享有行动的自由的时候，而德军只把兵力钉死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地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应该赋予第 6 军团的行动自由，而不必令其死守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对曼施坦因的这个报告迟迟不作答复，而陆军总部答应给的援军又迟迟不到，预定加入 57 装甲军的第 15 空军野战师，至今没有编成，指定由 A 集团军拨给的炮兵，除了一个炮兵团以外，其余毫无消息。拨给何立德军团的七个师中，两个步兵师早已经用在罗马尼亚第 3 军团的防线上，如果把这两个师撤出，罗马尼亚第 1 军和第 2 军的防御正面马上就有崩溃的危险。

更使曼施坦因气恼的是，原本预定拨给顿河集团军的德军第 3 山地师，一下火车，其中的一半就被陆军总部交给 A 集团军使用，另一半留在了中央集团军。实际上，在陆军总部计划中的两支援军，只有第 57 装甲军（辖两个装甲师）和第 48 装甲军（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能用。

时间不等人。12 月 1 日，曼施坦因于顿河集团军司令部下达了代号为“冬季风暴”的作战命令，决定在 12 月 8 日以后，开始救援行动。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表面看似平静，但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可以看出，苏军也正集中兵力，待到积蓄到一定的数量时，就要对包围圈内的德军第 6 军团，作最后致使的向心攻击。

12 月 2 日，在德军执行“冬季风暴”行动的第二天，苏军的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对德军第 6 军团作了第一次攻击，接着在 4 日和 8 日，又连

着发动了两次攻击。12月2日，顿河集团军司令部接到德军第6军团的报告，在扣发口粮和宰杀一大部分骡马之后，从现在开始，被围德军的口粮估计从11月30日起，还能维持到12到16天的样子。

现在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与围困斯大林格勒的苏军之间，为营救和围困第6军团，展开了生与死的竞赛。这个竞赛是从12月12日开始的，第4装甲军团就是在这一天向斯大林格勒发起了进攻。希特勒仍然拒绝第6军团撤出斯大林格勒。

12月18日，曼施坦因再次派他的集团军情报处长艾斯曼少校飞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把接应突围的德军部队最新的情况，对保卢斯作了如下通报：

德军第4装甲军团由于受到了苏军的强烈抵抗，加之整个顿河集团军和A集团军都受到了苏军的攻击，因此顿河以东的营救作战，只能持续一个极为有限的时间。

德军第4装甲军团还不能肯定冲到包围圈上，因为苏军正把有生力量不断投入。留给第6军团的机会已经不多，现在突围是最好的机会。

在集团军“冬季风暴”作战命令中，曼施坦因分配给第6军团的任务是准备向西南突围，以求与前来接应的第4装甲军团汇合。艾斯曼少校受集团军司令官委派，向第6军团司令官指明，尽管集团军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不相信对被围德军的空运情况会有所改善。

“对此，您可以充分发表您的意见，我将把您的意见转达给集团军司令曼施坦因元帅。”艾斯曼少校在结束他的汇报时，向保卢斯和第6军团的其他高级军官如释重负地说。

起初，保卢斯将军、第6军团的作战处长和军需处长都认为，不仅应该趁早突围，而且对突围行动很有信心。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第6军团的参谋长希米德少将，他认为第6军团此时不可能突围，现在突围等于自取灭亡。

希米德少将告诉艾斯曼说：“按照元首的指示，第6军团将仍在这里过复活节，而你们的任务就是怎样使我们获得充足的补给。”

希米德参谋长不无抱怨地说：“陷在斯大林格勒这个鬼地方，并非是第6军团自己的错误，因此，使第6军团脱离目前的困境，是集团军和最高统帅部的事情。”

艾斯曼少校耐心地劝说：“就我所知，集团军已经就贵军团的补给问题竭尽全力，集团军司令部并没有支配天气的本领，而且它也不能从帽子里变出运输机来。”

虽然艾斯曼少校是曼施坦因身边的一个比较善于言词的人，但劝说的结果，并没有说服以希米德参谋长为首的顽固分子。

这个参谋长果然是出了名的性格倔强，结果本已松动的保卢斯将军在其参谋长的影响下，宣布第6军团是不可能执行集团军关于突围的命令的，并抬出了元首这张王牌；放弃斯大林格勒是元首所明令禁止的。希米德的顽固性格，最后终于受到了报应，不久被苏联红军俘虏，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了25年的劳役。

见劝说未果，艾斯曼少校只好飞返顿河集团军司令部，曼施坦因正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听了情报处长的一番诉说，曼施坦因真想立时撤换了固执己见的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

如果是在平时的时候，军团司令与集团军司令的分歧到了这种程度，集团军司令足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更换军团指挥员，但在目前的这种紧急情况下，新任的指挥官和其参谋长掌握全面情况所需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再说更换也不一定得到希特勒的批准，因为希特勒是十分信任保卢斯的。曼施坦因只好强忍下心头这口恶气。

鉴于第 6 军团已经抬出了元首这尊神灵，顿河集团军为了解除第 6 军团的顾虑，准备发出另外一个命令，宣布解除第 6 军团司令对于突围和冒险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责任，如果事后元首追究，那么顿河集团军的司令曼施坦因本人将负完全的责任。

曼施坦因随后把他的这一想法，与集团军参谋长夏尔兹将军进行了商谈，在征得集团军参谋长同意之后，曼施坦因利用新建立的超短波无线电话，把集团军的这一决定，通报给了包围圈中的保卢斯以及他的参谋长希米德。

12 月 19 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德军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本来已经松动的保卢斯在对待突围的问题上，又变得犹豫起来。德军第 4 装甲军团所属的第 57 装甲军，已经推进到距离南面包围圈已在 30 英里以内。

假如第 6 军团此时开始行动，虽然不一定能突出重围，但与前去营救的部队建立接触是足够的，第 6 军团可以通过这次接触，获得足够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顿河集团军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 3000 吨的上述物资，紧跟在第 4 装甲军团的后面，并且还携带了牵引车以便营救第 6 军团的炮兵，只等开出一条道路之后，冒险把物资送进去。

12 月 19 日的中午时分，集团军用电动打字机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一个紧急呼吁，要求元首希特勒允许德军第 6 军团撤出斯大林格勒，并立即向西南突围与第 4 装甲军会合。

受文者：陆军参谋总长

并请立即转呈元首

极机密（只准由军官传送）

1943 年 12 月 19 日 14 时 35 分

由于 B 集团军方面停止了任何增援兵力到达，遂使顿河集团军方面已无把握把第 6 军团救出。

由于天气的原因和兵力的不适当，空运已经丧失了可能性。根据四个星期以来的经验，这个军团已经无法在要塞中继续坚持下去。第 57 装甲军专凭其自己的力量已经不可能在地面上与第 6 军团取得接触，更说不上切开一条走廊。所以现在我认为只有向西南突围，才是唯一可能救出该军团大部分人员和剩余机动部分的最后机会。

这个突破行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在依里克米希柯伐河上与第 57 装甲军取得接触。要达到这个目标，则第 6 军团势必要被迫逐渐向西南移动，并随之放弃其在北面的防区。

这个战斗尚在进行的时候，必须用适当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来保障空运的安全。

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苏军正在向罗马尼亚第 4 军团施加压力，所以应立即从高加索方面抽调兵力，用来保护第 57 装甲军的深入右侧面。

由于迟误之故，第 57 装甲军可能在与第 6 军团汇合的河

北面发生顿挫，也可能为其右侧面上的攻击所牵制。同时，第6军团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来重组兵力、补充燃料，然后才能开始行动。

在包围圈中的粮食可以维持到12月22日，部队的体力早已严重的减弱（在过去两周内每人只有200克一天）。根据第6军团的报告，大部分的骡马都已饿毙或者屠杀供食用。

顿河集团军总司令 元帅曼施坦因

当日18时，曼施坦因又直接命令霍特的第4装甲军团，在“冬季风暴”攻击的第一个阶段之后，还应续之以第二阶段的作战，这就是代号为“雷鸣”的行动。当接到“雷鸣”的代号命令之后，第6军团即应向西南的第4装甲军突击方向前进，并逐渐撤出斯大林格勒。第4装甲军团作好接应的一切准备。曼施坦因又电告保卢斯，当“雷鸣”的命令发出之后，突围和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均与第6军团无关，一切责任当然由顿河集团军司令部负责。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还是因为燃料问题，使保卢斯决定反对突围，他报告他所有的燃料，只够使其坦克（大约有100辆左右）最多行驶20英里的距离。除非能够保证供应其适当的燃料和口粮，或者是第4装甲军团能够进到距离包围圈20英里以内的地方，否则他无法开动。

曼施坦因计算了一下，要达到他们所提的要求，起码要有4000吨的燃料。空运这样大的数量，事实上是绝对不可能的。

曼施坦因试图动用元首希特勒的威信，迫使保卢斯自己也作一些突围的尝试，因此花费了不少的时间给希特勒打电话。而希特勒自己，现在仍然是不想放弃斯大林格勒，说服元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果然，希特勒在耐着性子听完曼施坦因焦急的诉说之后，不冷不热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您是怎样想的，但我却知道保卢斯所有的油料最多只能行驶15到20英里，他自己说他现在是不可能突围的，即使是元帅您，恐怕也无法让我们的坦克用只够跑20英里的汽油，跑上30英里吧。”

由于希特勒和保卢斯都坚持待在原地不动，甚至连尝试一下也不愿意，曼施坦因现在已经是无计可施。这时，霍特上将派人送来了报告，说德军第4装甲军团这个原本负责营救的军团，现在也开始陷入了苦战；虽然他们鼓足最后的余力，终于在米希柯伐河的北岸上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甚至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能看到斯大林格勒周围炮火的闪光，但也不能再前进一步了。而被营救的保卢斯第6军团始终都不见突围的任何迹象。

1942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的第一天，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第6军团司令保卢斯上将（此时希特勒已经把保卢斯晋升为陆军上将），派人把一封言词凄惨的电报，送达顿河集团军司令部曼施坦因元帅手中，曼施坦因马上命令通讯处长立即将这封信转呈陆军总部。保卢斯上将的电报全文如下：

流血的损失、寒冷和不适当的补给，最近已经使鄙军团所属各师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应该报告下述各点；

1. 本军团仍能继续击退苏军小规模攻击和应付局部危机，维持这一能力的时间，取决于补给条件能否继续改善，补充的人员能够尽量迅速飞入。
2. 假如苏军从霍斯的第4装甲军团方面，或者在其他方

面抽调大量的兵力，用来对斯大林格勒要塞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则我们就不能再长期支持下去了。

3. 除非先打通一个走廊，使本军团获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补充，否则本军团决不可能执行突围作战。

所以我要求向最高当局表示，除非全盘的情况迫使本军团有牺牲之必要，否则应立即加速援救行动。本军团自应竭力坚守，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我同时也必须报告，在今天只飞入了 70 吨的物资，有些部队已经开始断粮了。所以现在必须要采取紧急的措施。

德军第 6 集团军司令 保卢斯

1942 年 2 月 26 日

在保卢斯送出这封电报的第二天，斯大林格勒战场的主动权完全转移到苏联红军一方了，德军第 4 装甲军团的主力第 57 装甲军，在苏军强大的攻势下，终于放弃了桥头阵地，拖着无数伤兵和被打坏的装甲战车，退回了原来的阵地。企图营救德军第 6 军团的努力彻底地失败了。

不知包围圈中德军命运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二十章 逞口舌希魔见疑

第六军团全被歼，司令发来绝命电；

东方战线大撤退，改换名称再苟延。

在营救第 6 军团的德军装甲部队退回去的时候，曼施坦因本来估计苏军就要对包围圈中的德军动手，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 1942 年 12 月底和 1943 年 1 月初的时候，斯大林格勒战线除了双方局部的攻击之外，第 6 军团的正面还是相当的平静无事。一方面，苏军正在积累攻击斯大林格勒所需的弹药，另一方面，苏军统帅部还有更大的胃口：以被围的德军第 6 军团为诱饵，吸引德军东战场的兵力，调集兵力先求歼灭德军第 4 装甲军团。

1943 年 1 月 8 日，包围圈内的保卢斯派胡比将军晋见希特勒，顺便到顿河集团军总部汇报。胡比将军告诉曼施坦因，包围圈中德军第 6 军团中正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要放手，我会救你们出来！曼施坦因。”并说这句话是集团军司令官曼施坦因从一封发给第 6 军团的电报中，亲口许下的诺言。胡比请司令官解释，因为这与集团军命令突围的决定有些自相矛盾。

曼施坦因不承认自己曾经向被围部队提出这样的诺言，因为这个诺言是他无法兑现的，一定是有人误传，也不排除德军总部那些党棍们的恶意中伤。

行伍出身的胡比将军倒是一个直来直去的硬汉，听完曼施坦因的解释也就释然了。接着，胡比将军又向曼施坦因谈起了他此次晋见希特勒的经过：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说，他建议希特勒应该把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去执行——至少在东线上应该如此。

曼施坦因闻听此言，吃了一惊。自打上次当面向希特勒提出这个问题

之后，显而易见，元首是心存芥蒂的。这次与自己交往甚多的胡比将军旧事重提，万一希特勒多心，认为胡比更换指挥官的一番言论，是受了自己的指使，那自己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1943年1月9日，经过一番补充的苏联红军，在发起对第6军团最后攻击之前，来了个先礼后兵，向第6军团招降。保卢斯自己不敢作主，连忙请示希特勒。在希特勒的严令之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不久，曼施坦因也得知了苏军招降的事。

作为集团军指挥官，曼施坦因对希特勒的这一命令，倒是很欣赏。他召集了所属军团和各军的指挥官，在集团军司令部受训，在整个集团军中，总有或多或少的人暗地同情保卢斯，认为投降也不失为万一之策。

受过多年普鲁士军国主义教育的曼施坦因元帅环视着在座的诸位将领：

“诸位想必已经知道俄国人招降之事，想必也知道元首对此事的态度。我在这里重申我的看法，请诸位牢记：任何军队只要有战斗力余留，就绝对不许投降！”

如果放弃这种精神，军人作为一种职业也就结束了。只要有战争，这种军人的荣誉观念就必须维持，即使是毫无希望的战斗，也不能作为投降的理由。

如果身为前线的一个指挥官，只要认为他的处境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谁也不会赢得一场战争了。保卢斯将军的第6军团在它未被完全歼灭之前，必须尝试尽可能的牵制苏军的兵力，这种牵制的时限越长，对整个战争的贡献也就越大。”

曼施坦因随手拿出情报处长为他早已经准备好的纸条，上面列满了数字：

“去年12月初，我们在第6军团的包围圈上，共发现了苏军60个师或装甲旅的番号。到了现在，整个顿河集团军所面对的259个苏军战术单位中，有90个是用来包围第6军团的。假如第6军团在1月9日就投降了，苏军的这90个大单位，就会像潮水一样释放出来，于是本集团军的处境就不堪设想了。”

既然不同意贸然突围，又不同意投降，看来德军第6军团只好在斯大林格勒准备坟场了。

保卢斯的德军第6军团拒绝投降之后，苏军就开始从斯大林格勒各方面发起了进攻，猛烈的炮火，大量的坦克，快速的穿插迂回，把包围圈内的德军惊得魂飞魄散。

保卢斯上将在硬撑了三天之后，1943年1月12日，把最后一份表达绝望心情的报告，送到了顿河集团军总部曼施坦因司令手中。曼施坦因匆匆浏览了一下这封电报，命令通信人员立即把这一报告送到陆军总部。

保卢斯的电报这样写着：

“尽管我的部队曾经作英勇的抵抗，但是最近几天来的激战已经让苏军作了深入的穿透。

已经没有预备队，而且也无法再编成。

重兵器现在已经丧失了机动性。

严重的损失、再加上严寒，已经使德军部队的抵抗力相当地降低。假如敌人继续用现有的兵力进攻，则我军的防御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几天，以后

的抵抗就只不过是局部的行动而已。”

天气似乎也在帮了苏联人的忙，德军对包围圈中不仅空运弹药不能，而且德国空军的俯冲轰炸机也不能起飞支援德国守军的战斗。

当夜，保卢斯又发来一份情况补充报告，请求曼施坦因再派几个营并携带全套兵器，机降在包围圈内，则还有希望继续抵抗下去。这份补充报告不禁使曼施坦因与他的参谋长和司令部人员面面相觑：顿河集团军总部自己也没有必要的补充兵员了。而且自从德军第4装甲军团停止救援行动以来，也就再没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围城的理由了。为了提高被包围德军的士气，曼施坦因已经说服第6军团的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休假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城内，其中的很多军官出身名门，如“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后人。

1943年1月13日，保卢斯的副官贝尔上尉，最后从斯大林格勒的死亡之圈飞出来，并带出了第6军团的战争日记，来到集团军总部。贝尔上尉同时带来了军团长保卢斯和参谋长希米德将军的充满绝望的私人信函。

1月22日，苏军占领了被围德军的生命线——古门拉克机场，外界的补给再也无法在包围圈中着陆了。被分割的德军同时缩在几个比较坚固的要塞中，负隅顽抗。

保卢斯再一次请求希特勒，允许他投降。

此时，曼施坦因也改变了初衷，倾向于同意第6军团的残部投降。曼施坦因与希特勒在电话中作了长时间的辩论，力劝希特勒批准投降：

“是该结束这个英勇战斗的时候了，我的元首！我认为第6军团为了牵制苏军已经尽了最后的努力，继续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了。”

希特勒仍是不同意投降。他有自己的算盘，他对曼施坦因解释说，不允许投降，“一来即使包围圈中的德军分成几个较小的单位，也还可以抵抗相当长的时间；二来，俄国人根本不会遵守对第6军团投降后所许下的诺言”。

当希特勒拒绝了曼施坦因允许第6军团投降的请求之后，曼施坦因的头脑中也闪过辞职的念头。早在1942年圣诞节，希特勒拒绝批准他所提出的准许第6军团突围的时候，曼施坦因就起过此念。这个问题一直压迫着他的良心。

当时曼施坦因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代表集团军司令部全体人员挽留曼施坦因，加之此时辞职有临阵脱逃之嫌，故曼施坦因没有再提。

事后，布西上校曾向第6军团的工兵指挥官说过：“假使我不是为了部队的缘故，一再请求他留下来不走，他早向希特勒掬了乌纱帽。”他的话很能代表曼施坦因的性格。

1月24日，德军第6军团的最后日子终于来到了，顿河集团军司令部已经失去与包围圈内的所有联系，尽管曼施坦因守在报话机前喊破了喉咙，也始终听不到保卢斯的回音，回答他的，只是包围圈内隐隐传来苏军巨炮的轰鸣声。

正在这当口，德军陆军参谋总长柴兹勒尔将军给曼施坦因转来了第6军团发给陆军总部的“绝命之笔”：

陆军总部于1月24日曾经收到第6军团的无线电报，内容全文如下：

要塞只能再守几天，由于没有补给到达，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兵器也都不能移动。最后一个机场的丧失，补给完全

断绝。已经没有据点可以继续执行死守斯大林格勒的任务。苏军早已透入很多地点，整个地区因为人员全部阵亡而丧失，尽管士兵和军官的英勇仍未稍减。为了作最后的一击起见，应该命令各单位分组向西南突围。有一部分人员将可透出，而可在敌人后方造成混乱。若不采取行动，则无异于使所有的人员同归于尽，或是被俘，或是死于饥寒。我建议飞出少数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在内），当作未来作战中的专门人才使用。适当的命令也应立即颁发，因为着陆的设备不会存在太久。请列举姓名，当然不包括我在内。

保卢斯

本部已给第 6 军团下述的答复：

“来函敬悉。经再度呈秉之后，元首已作了下述的指示：

1. 关于突围方面，元首保留最后决定权。必要时再请求。
2. 关于人员的飞出方面，元首在面前不拟考虑。请派员来此间再作陈述。我将带他去见元首。

参谋总长 柴兹勒尔

1943 年 1 月 31 日，刚刚升任德国陆军元帅军衔的第 6 军团司令保卢斯和其军团部人员都作了俘虏。2 月 1 日，当第 11 军的残部也在城北投降的时候，斯大林格勒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被围的 30 多万部队（包括德军、罗马尼亚军队以及其他轴心国国家的军队），落在苏军手中的俘虏有 9 万多人，除了德国空军事先陆续救出的 3 万余伤患人员，其余全部死亡。而被俘虏的 9 万人，能够熬过俄国寒冷的冬天而活到战后的，不过是几千人而已。

没等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硝烟散尽，各地告急的电报，雪片也似地飞向德军最高统帅部。希特勒为了应付当前的危机，特地派了一架联络飞机，于 1943 年 2 月 6 日接曼施坦因到元首大本营去与希特勒亲自会晤。

到机场去迎接信使的时候，曼施坦因不住地猜度，希特勒可能是受了其侍卫长希孟德将军的影响，才会有今天的这番召见。希孟德将军于 1942 年 11 月底访问过顿河集团军司令部，曼施坦因趁机对他讲了自己对指导战争的看法。

看得出，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也没有完全从斯大林格勒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他故作沉痛地对曼施坦因说：

“我对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失利应单独负责！我也许可以责备戈林，怪他对空军实力作出了夸大的估计，但是他已经被指定为我的继承人，所以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格勒的责任加在他的身上。”

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于负责，而不去寻找一个替罪羊，总算是难能可贵的。

在希特勒表白了对斯大林格勒所负责任之后，似乎使曼施坦因很受感动，觉得希特勒还有一些骑士风度。

在希特勒征询曼施坦因对东部战局意见的时候，曼施坦因坦白地对希特勒谈了自己的两点看法。他的主要目的有两条，其一，说服希特勒同意，放弃顿聂兹盆地。

其二，还是最高指挥权的问题老调重弹。

自从原来的陆军总司令布劳齐特希被免职之后，希特勒就一直自己兼任陆军总司令。这也是德国陆军高级将领时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之后，军界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颇有微词，认为悲剧的发生，就是希特勒这种领导方式的后果。

曼施坦因了解他的元首，知道希特勒肯定不会放弃手中已经取得的权力，便委婉地提出了一个既不影响他威望，而又获得他满意的方案，这就是建议希特勒任命一个真正的参谋总长，他应该完全信任他，并给他以适当的权威和责任。

希特勒对曼施坦因所提的军事领导权问题，明确地表示了异议。希特勒列举了过去的军政部长勃洛姆堡以及陆军总司令、前几任参谋总长等等，是如何令他失望。

接着希特勒又坦白地宣称，他不可能让任何人位于戈林的位置之上，因为戈林决不肯接受任何参谋总长的领导。

对军事领导的问题，希特勒不肯作丝毫让步，于是话题只好回到了曼施坦因第一个问题上。曼施坦因把顿河集团军的现状和可能遇到的情况，耐心地讲给希特勒听：

“我们的结论是，以德军的现有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守住顿河和顿聂兹地区，不管最高统帅认为其价值是如何之高。如果顿河集团军抓住这个地区不放手的话，那么顿河集团军和 A 集团军都将与之同归于尽。反之，若能放弃这一地区，或许可以解除我们面临的威胁。”

希特勒回答曼施坦因：“我的元帅，目前您绝对不可能放弃顿聂兹盆地，首先这会影响到土耳其追随我们的态度；其次，我一再强调顿聂兹盆地的煤对于苏联和德国双方的战争经济都十分重要。俄国人只有重新获得了这些煤，才能维持其钢铁生产，并使坦克、火炮和弹药的产量不至于减少。”

曼施坦因提醒他的元首：“请元首注意，目前俄国人虽然没有顿聂兹的煤，但他们仍然能够生产大量的坦克和弹药。”

希特勒狡辩说：“俄国人是仅靠储存的钢铁才能活命的。”

接着希特勒又搬出了“战争经济”那一套：“假如俄国人不能收回顿聂兹的煤田，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煤炭的产量，也就生产不出足够的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坦克和武器弹药。从这个角度说，阻止他们重新获得顿聂兹的煤田，也就足以阻止他们发动任何巨大的攻势了。”

苏联在丧失了顿聂兹盆地的焦煤、钢铁以及其他的工业之后，当然会在生产上发生困难，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而且曼施坦因自己也认为，俄国人 1941 年损失的大量炮兵，到如今都没有完全恢复。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

在与希特勒是否应该据守顿聂兹盆地的辩论中，曼施坦因只好打出了所剩的最后一张王牌：在他此次尚未会晤希特勒之前，恰巧德国煤业卡特尔的总经理普莱格尔，曾经造访了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司令部。曼施坦因不失时机地向他请教了顿聂兹盆地对于苏德双方的战争经济的重要性，普莱格尔向曼施坦因保证说，并不完全如此。在这个盆地中的相当部分，经济价值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大；那里的煤起码是不适宜炼焦和供火车头使用。

曼施坦因马上打出了这张王牌。这样就使希特勒无法在战争经济的立场上来反对撤出那个盆地了。

如果任何人现在就假定希特勒会承认失败，那他未免对希特勒的偏执

性格估计得过低了。希特勒话锋一转，马上又提到了天气原因，提前转暖的天气会使路面变得泥泞不堪，不利于苏联红军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集中。

的确如此。天气好像是在帮助希特勒说话。在过去的几天之中，气候明显变暖，顿河和顿聂兹河有提前解冻的迹象；要在往常的每年2月份，极少有这种气候出现。

似乎溺水者抓住了稻草，希特勒又来了精神，以其滔滔雄辩的口才，力劝曼施坦因撤军的决心再等几天再下，并像一个星相家那样肯定：天气将继续转暖，解冻的顿河将会构成一个不可越过的障碍物，使得苏军在夏季之前都无法进攻。同样，在这种泥泞的环境下，撤退的德军装甲部队也有陷在泥沼中的可能。

曼施坦因反对希特勒把整个集团军的命运寄托在天气的变暖上。如果几天之后，天气又突然变冷又当如何呢！

情急之余，曼施坦因冲口而出，向他的元首喊道：“我的元首，请不要忘了，凡是想要守住一切的人，往往最后将要丧失一切，这是战争中百试不爽的公理。”

看到自己的元帅是如此的坚持，于是希特勒这才勉强同意顿河集团军从现有的防线中后撤。

曼施坦因又提议，鉴于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后，德军士气沮丧，最高统帅本人应该到前线上去亲自视察一次，或者至少应派参谋总长前往。但希特勒这次无论如何不答应，任何口舌都不能打动他。

曼施坦因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这场争论足足进行了4个小时。看到自己的意图部分地得以实现，曼施坦因就起身告辞。

刚刚走到门口，希特勒突然又把他喊了回去。希特勒解释说：“我对于已经批准的事情，当然不会反悔。不过，我的元帅，我劝您是否能考虑一下，把撤退的事再稍微等候一段时间。假使顿河地区解冻了，那就可以还留在这个地区。”

曼施坦因仍然坚持撤退的计划不变，唯一作出的让步就是答应元首，可以等到明天中午回到集团军总部之后，再下达撤退的命令，而不是今天晚上。

2月7日中午时分，曼施坦因回到顿河集团军总部，马上命令撤退。

后来曼施坦因才得知，德军的撤退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初春刚刚解冻的路面的泥泞，并不像元首想象的那样，对苏军坦克部队起决定性的迟滞作用，这是因为苏军的装甲车辆的履带经过加宽，越野能力强于德军。

斯大林格勒的作战任务已经失败，先前给顿河集团军规定的任务不复存在，故此，顿河集团军改名为南方集团军。1943年2月12日夜，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总部转移到了查波罗齐。

没想到，希特勒本已不答应到集团军视察，忽然又心血来潮，决定亲自到曼施坦因新成立的南方集团军总部视察。

曼施坦因固然欢迎最高统帅的御驾亲临，可以让元首亲眼看一看集团军所处的处境。不过查波罗齐这座巨大的工业城市乃兵家必争之地，有情报表明，苏军有集结兵力，准备向它发起进攻的动向。这样保证元首的安全自然是非常困难的，况且希特勒还透露了他想在这里多住几天的意图。

希特勒带着约德尔将军和私人厨师，住进了曼施坦因集团军的总部内特意为他们准备的房间，曼施坦因动用了几乎可以动用的全部人员警戒元首

的安全，整个周围的地区都被严密地封锁。

即便是如此，希特勒的安全还是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为希特勒来此是无密可保的。当他驱车从机场到查波罗齐市内时，招摇过市，在街道上立即被士兵和国社党党员们认了出来。集团军总部的警卫部队只有总部的警卫连和少数高射炮兵，而不久以后，苏军也得知了这一情况，其坦克部队抵近该城，远程火炮已经能够打到聂泊河东岸的德军飞机场了。

希特勒一行于 1943 年 2 月 17 日中午时分，到达曼施坦因的总部。

第二天，曼施坦因谒见了希特勒，他告诉元首，虽然撤回了。一些处在危险地区的部队，但苏军装甲兵依然在撤退的德军后面穷追不舍。

希特勒拒绝与曼施坦因讨论作战程序的问题，他固执地认为，邻近的苏军并不像谨慎的元帅所描述的那样强大。

苏军此时已经用强大的兵力向米斯河上的德军发起了进攻，德军有数处阵地被苏军突破。曼施坦因在集团军作战地图上给元首指明了苏军的兵力部署。

“即使我们现在能够暂时坚持，一直到泥泞季节到来为止，”曼施坦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这个泥泞至多只能使作战中断几个星期而已。在此之后，德军就会有一条长达 470 英里的防御正面，在这个防御正面上德军只有 32 个师的兵力，”他又指了指地图上的几个巨大的红色箭头，与附近表示黑海蓝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苏联红军在泥泞结束之后，一定会集中兵力把德军围歼在黑海沿岸地区。”

曼施坦因告诉希特勒，从战术上说，仅仅用 30 几个师的兵力来防御这 470 英里的正面，那么一个稍微强大的苏军装甲兵集团就可以任意突破。一旦突破这道防线，则没有任何足够的兵力阻挡苏联红军对南方集团军的迂回包围，等待德军的将是斯大林格勒第 6 军团的命运。

希特勒似乎被曼施坦因的预言弄得心神不宁，急忙问曼施坦因对此有何良策。

曼施坦因道出了自己的计划：“卑职认为，本集团军决不能坐等苏军的进攻，而是应该在泥泞季节结束之后，抢先发动一个攻势来解除当面苏军形成的威胁，否则这个地方决不可久留。截止到目前为止，集团军情报部门已经证实，本集团军面临的苏军旅以上的番号有 341 个之多。”

希特勒并不否认这个数字。但他却认为苏军的这些番号是徒具虚名，实际上并无多大的战斗力。

“德军的各师同样也是筋疲力尽了，我的元首！”曼施坦因抗辩道。

于是希特勒就许诺：“在泥泞季节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把兵力补充足额，并配发新的兵器。”

但苏军也能在此期间把大约 150 万兵力送到前线，所生产的战车也足以武装 60 个装甲旅，曼施坦因暗想，我们的元首总是一厢情愿。

2 月 19 日，又在南方集团军司令部举行了另外一次高级军事会议。这次不仅有南方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参加，而且还特地召来了 A 集团军司令克莱斯特元帅。很明显，希特勒在驻留在曼施坦因司令部时，已经对南方集团军的危险有了相当的认识。

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宣布，将把 A 集团军可以抽调出来的兵力，转送给南方集团军，当作南方集团军的“邻近兵力蓄水库”看待。可惜这个决

定由于运输工具的限制，没有能完全实现。过去的经验早就表明，一支兵力被限制在一错误的地点之后，调动它是谈何容易。

会议正在进行之中，远处忽然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在座的德军高级将领们不禁大惊失色。曼施坦因赶快命人去查看。不久，作战参谋报告说，苏军的部分兵力已经进到了市郊的辛辛罗柯夫火车站，这股苏军已经暂时切断了南方集团军中央与右翼之间的主要补给线，而且距离希特勒下榻的行宫已经在 35—40 英里之间了，情况十分危急，因为附近已经没有可以机动的德军部队了。

希特勒慌了手脚，连忙宣布会议结束，并在当天下午，匆匆坐飞机飞回大本营。

希特勒一离开查波罗齐，曼施坦因如释重负。如果希特勒再不走，也就走不脱了。

突进的苏联红军完全可以用炮火封锁德军在聂泊河东岸上的飞机场。

希特勒对南方集团军这次视察的结果，尽管事实上是承认了南方集团军的困境，但却不肯承认德军在东战场上已经处于劣势。不久，希特勒文过饰非地让希孟德将军告诉曼施坦因，说希特勒之所以做这次旅行，主要是为了要振作南方集团军的精神。

曼施坦因对这一说法感到不服气，尽管他知道元首这样说只是不想在下属面前丢面子，他还是对集团军参谋人员发牢骚：“想找到另外一个司令部，能够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中，像我们一样保持必胜的意志，似乎也不太好找。”这一点司令部中的幕僚们完全支持曼施坦因的。

1943 年 2 月 19 日，曼施坦因命令南方集团军所属的第 4 装甲军团，对当面的苏军发起了一个短暂的预防性攻击。攻势于 3 月 2 日结束，苏军的西南方面军所属各军团都受到了重创。据德军参谋人员报告，苏军在顿聂兹、聂泊河战场一共死 2.3 万人，德军缴获坦克 615 辆，野战炮 354 门，高射炮 69 门，以及大量的机关枪和迫击炮。

这次战役俘虏的苏军甚少，只俘虏了 9000 人。这是因为德军的兵万多为装甲部队，不能对苏军构成一个陆续不断的包围圈；德军没能封锁在苏军后方的顿聂兹河，苏军的轻装部队可以徒步通过这个只冻了薄薄一层冰的河川；加之夜间天气奇寒，德军部队要向村落集中，所以放弃了武器和车辆的苏军士兵很容易溜走。

2 月 28 日，德军南方集团军在曼施坦因的指挥下，又发动了对苏联的名城卡尔可夫的战斗。参战的有德军第 4 装甲军团、肯夫兵团（以这个兵团的兵团长的名字命名）和党卫军的 1 个装甲军。曼施坦因督促德军士兵冒着聂兹河下游河中浮冰的碰撞，迂回并包围了该城。这次党卫军的装甲军冲劲十足，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们要把卡尔可夫城当作献给元首希特勒的礼物。

1943 年 3 月 10 日，希特勒接到南方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说德军的攻势稍有转机，于是又一次亲临南方集团军的总部。3 月 14 日，党卫军的装甲军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终于攻入了卡尔可夫城，到底是在元首面前露了脸。另外，德军肯夫兵团的北翼“大德意志师”也就势攻占了贝尔果罗德。

第二阶段的反击结束，总算没有让希特勒完全失望。元首因此而授予曼施坦因株树叶骑士十字勋章。但由于地面的迅速泥泞化，曼施坦因原来的如意算盘没有实现：他打算乘此时机，与中央集团军一起，肃清苏军在库尔斯克的突出部，以缩短德军的防线。另外，中央集团军的克鲁格元帅也回复

说，他对曼施坦因的乘胜反击计划爱莫能助。

不知曼施坦因是如何安排反击计划，且听下章分解。

第二十一章 卫城作战苦经营

害怕撤退动军心，卫城作战失先机；

战时经济来敷衍，焦土政策犯罪行。

在 1943 年的夏季，德军南方集团军的命运如何，曼施坦因自己也是心中无数。

1942 年到 1943 年的冬季作战，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和伏尔加河上的突破为起点，取得的巨大成功，增加了苏军统帅部的自信心。德军虽然在局部也取得了一些小胜，但同时更丧失了许多主要的部队。因此，在 1943 年的夏季，德军再次发动一个巨大的攻势是不可能的。

曼施坦因仔细分析了战场局势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最好结局，就是设法消耗苏联红军的实力，然后伺机使苏联接受一个不分胜负的和平。达到这个目的，德军应绝对避免使用静态防守的战术，因为东战场的德军已经没有足够兵力，来防守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为止的绵长防线。

德军的防御正面上有一个突出地区，从顿尼兹河与米斯河的交汇点到卡尔可夫城为止，这个弧形的突出部内有重要的工矿区、很容易被苏军切断。如果苏军从卡尔可夫突破，则可把整个德军的南翼围歼，获得宝贵的顿聂兹地区和乌克兰的粮仓，并打通到达巴尔干和罗马尼亚油田的道路。在东战场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使苏军获得这么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效益。苏军下一次的攻击方向必会指向此处。

南方集团军已经几次提请陆军总部和希特勒注意这种趋势。

到底是等苏军发动攻击之后来一次反击呢，还是先发制人，在战略防御的结构之内发动一个有限的打击呢？曼施坦因倾向于前一种方案，他已经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东部战场战役计划草案，设想如果苏军从南北两方向向顿聂兹地区发动一个钳形攻势的话，德军就按预定的时间表放弃顿聂兹河和米斯河上的弧形突出部防线，把苏军诱入顿河下游，再使用预先集结在那里的德军装甲部队攻击苏军的侧面，这样，苏军不仅不能在黑海海岸上围歼德军，反而会在艾左夫海岸上被德军击溃。

希特勒照例是没有同意这一带有弹性的方案，他是害怕哪怕是暂时的撤退，都会影响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态度，他还割舍不下顿聂兹盆地的经济价值，他更害怕 1941 年冬季寸土必争而夺来的土地，就这样被斯大林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回去。

所以，曼施坦因只能在第二种方案的前提下制定作战计划：先发制人，在苏军补充其冬季所受的损失之前，把苏军逐出这个地区。至于德军突击的目标，曼施坦因决定选在苏军在库尔斯克城周围的突出地区，等泥泞季节结束之后，苏军一定会以此为跳板，攻击南方集团军的侧翼。在这个地区中，苏军面临着德军的南方集团军和中央集团军两个集团军，必须及早动手，在苏军没有补充必要的装甲部队之前就歼灭之。

以上就是所谓“卫城”作战的大致计划。这是德军在东线卜所发动的最后一个大攻势。为了向库尔斯克突出地发动这一攻势，南方集团军从南翼派出了两个军团，它们是第4装甲军团和肯夫兵团，一共有11个装甲师（含装甲步兵师）和5个步兵师。

这些都是在顿聂兹河和米斯河防线上抽调出来的。

从北面的进攻，中央集团军出动了第9兵团，包括6个装甲师（含装甲步兵师）和5个步兵师。两个集团军商定，卫城作战行动初步在5月上旬开始，因为在那个时候地面已经足够的干燥，利于德军装甲部队的行动，而此时苏军尚未调集足够的装甲兵力。

到了5月上旬，希特勒再一次违背德军两位集团军司令的意愿，硬是把作战时间推迟到6月，希特勒主要是要在这次攻势中显示一下德国的新式坦克的威力，因为德国的新坦克交货迟误之故，结果等到7月初，卫城作战才告开始。那时德军的先机之利已经丧失殆尽。

1943年7月5日，德军终于发动了攻击。中央集团军的第9军团在两天的时间内，突破苏军阵地达9英里，直到7月9日，被苏军阵地中的一个高地所阻。苏军于7月11日在中央集团军第2装甲军团防御阵地的侧翼实施了反突击，中央集团军总部不得不把第9军团的机动兵力调回去防守。

南方集团军发展比较顺利。到了7月11日，击溃了苏军的近10个坦克或者机械化军，到了7月13日，南方集团军俘虏苏军2.4万人，缴获、击毁苏军装甲车辆1800辆，野战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

7月13日，当卫城战斗达到最高潮，胜利在望之际，德军南方集团军的曼施坦因元帅和中央集团军的克鲁格元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去元首大本营汇报。

希特勒在正式开会之前，首先宣布盟军已经在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发生了逆转，意大利几乎是不战而退，盟军的下一个登陆地点有可能选在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的西部，所以有成立一个新军团的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停止。

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克鲁格元帅汇报了卫城作战北翼的进展情况。他报告说该集团军派出的德军第9军团已经不能再向前前进，而他必须抽调一切机动兵力，以阻止苏军在中央集团军侧翼的突入。所以从中央集团军的角度讲，卫城作战也是不能进行了。

曼施坦因痛心疾首地强调，此时卫城的战斗正好达到高潮，眼看胜利在即；如果德军首先退出战斗无异于放弃了胜利。这次行动如果不能歼灭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联红军，也就无法将德军的防线拉直；这且不说，但至少应该把苏军的机动预备队完全击溃才能罢手。

尽管曼施坦因痛陈利害，希特勒还是根据地中海和中央集团军的情况，决定停止卫城作战。作为妥协，希特勒同意让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继续攻击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军，直到击溃苏军装甲预备队为止。

即使希特勒的这点让步，最后也没有完全做到。没过几天，希特勒就下令把南方集团军兵力比较整齐的几个装甲师移交给中央集团军，于是南方集团军投入卫城作战的两个军团只好撤回到他们原有的防线。

德军在东线上的最后一次攻击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当卫城作战叫停之时，尽管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击溃了4倍于己的苏联红军，但东战场的主动权也还是完全转移到苏联人的手中。

从此之后，南方集团军的防御战斗就只是一套七拼八凑的应付手段而已。从 1943 年下半年开始，希特勒开始更加事无巨细地干预南方集团军的指挥，曼施坦因终于按捺不住，于 7 月下旬，愤而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书面抗议。为了策略起见，这封抗议书写交了柴兹勒尔参谋总长。

“假如我对于未来发展的忧惧不被重视，假如我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意图仍然继续受到挫折——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除我所并不应该负责的困难——那么我必须假定，元首对于我所领导的南方集团军总部，已经丧失了必要的信心。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完全无错误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即使是像菲德烈和拿破仑那样的名将，也都还是免不了的。

同时我必须指出，第 11 军团曾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赢得了克里米亚战役。而在去年年底，南方集团军面对着几乎是毫无希望的情况时，也还是终于渡过了难关。

假如元首认为他可以找到任何集团军总司令或者总部参谋人员，能够比我们在去年冬季所显示的神经还更坚强，比我们在克里米亚、在顿聂兹河上或者在卡尔可夫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还更旺盛，比我们在克里米亚或者在冬季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应急能力还更伟大，或者是对于未来比我们还有更好的预知能力，那么我也就准备好了把职务移交给他们！

不过，只要我还留在这个位置上，则我必须有机会使用我自己的头脑。”

曼施坦因的这份书面报告，与其说是抗议，倒不如说是诉苦与表功，曼施坦因在信中扬言的“让位”，只不过是想让希特勒更加重视自己的意见而已，并不是真的想撂挑子。

参谋总长岂有不了解曼施坦因此刻心情的道理？于是劝解了这位牢骚满腹的元帅一番。

在 1943 年夏季中，东线战场的德军与苏军展开了拉锯战。7 月 30 日，曼施坦因指挥德军 4 个装甲师、1 个装甲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师的兵力，暂时攻占了米斯河上的苏军桥头堡，小有收获。俘虏苏军 1.8 万人，缴获 100 辆坦克、200 门野战炮和 400 门战防炮。

德军的这一行动，马上招致了苏联红军的强大反击。8 月 3 日，苏军向德军南方集团军第 4 装甲军和肯夫兵团的防御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南方集团军所属各师遭受到惊人的损失，有两个团已经完全崩溃，其余受到了重创。德军装甲部队的很多坦克在苏军的快速推进下，来不及从修理厂中撤走，结果被苏军俘获。

8 月 8 日，当德国陆军总部接到前线吃紧的消息之后，希特勒马上派参谋总长柴兹勒尔来到南方集团军司令部。曼施坦因要求总部同意德军从整个顿聂兹地区撤出，并要求予以增援。柴兹勒尔将军带来了希特勒的口信，要求南方集团军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卡尔可夫城，因为德国国内的报纸还没有从上一次攻克卡尔可夫城的兴奋中减退下来。

曼施坦因却断然决定德军第 8 军团司令沃勒尔将军放弃卡尔可夫城，以免斯大林格勒悲剧重演。德军第 8 军团就是原来的肯夫兵团，现在改称第 8 军团，由曼施坦因前任参谋长沃勒尔将军出任军团司令。

曼施坦因向参谋总长解释他这样做的苦衷：自从卫城作战开始，苏军兵力不断增加，前后共增加了 15 个步兵师、两个坦克或者机械化军和多个装甲旅，而德军南方集团军所增加的部队却少得可怜，到 8 月底为止，只得得到 9 个步兵师和 1 个装甲师，用同时防御战线却增加了 75 英里。光增加战

线的长度，就要耗去大约 4 个师的防守。

只是撤出卡尔可夫城，并没有能遏制住苏军的势头。8 月 27 日，德军在顿聂兹盆地防线中，发生了危机。曼施坦因要求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以检讨德军目前的军事行动。希特勒批准了曼施坦因的这一请求，开会的地点定在苏联南部芬尼特沙希特勒以前的元首大本营中。

在这次会议中，曼施坦因和南方集团军中的各军团司令，以及推举出的一位来自前线的军长和一名师长，相继发言。大家的话题都是一个，就是向希特勒诉苦，尤其是强调德军前线部队，得不到补充和消息，早已是疲兵久战了。南方集团军参谋长夏尔兹将军拿出了作战处长布西上校早已准备好的数字：在前两次战斗中，南方集团军总数为 13.3 万人的死伤中，一共只获得了 3.3 万人的补充，还有 10 万人的缺口。尽管苏军的兵力也遭受到损失，但得到的补充却比德军多，所以苏军还有采取强大攻势的可能。

看到手下说得差不多了，曼施坦因站起身来总结道：“我认为，德军以现有的兵力，绝对不能再守顿聂兹地区。本集团军第 8 和第 4 装甲军团，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也顶不住苏军在聂泊河上对本集团军的北面侧翼的突破。为此，我谨向元首陛下和参谋总部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迅速把不少于 12 个师的德国生力军抽调出来，以调换本集团军疲惫不堪的各师；

第二，如无兵力可调，则我主张或干脆弃顿聂兹地区，把目前德军的防线进一步缩短。”

曼施坦因这番话刚一说完，立时语惊四座，其他人都噤声不语，把目光投向了希特勒，因为这位元首对顿聂兹地区的战争资源最是看中。

果然，希特勒一听曼施坦因要从顿聂兹地区撤军，有些慌神，马上表示反对。

他要求南方集团军继续坚守这一地区，不足的兵力，他马上想办法从德军北方集团军和中央集团军中抽调。

曼施坦因等待的援军注定是不会到达了。这次会议结束后的次日，也就是 1943 年 8 月 28 日，苏联红军在德军中央集团军防御阵地的左翼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克鲁格元帅面带苦相地来到了曼施坦因的司令部，告诉曼施坦因，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央集团军自顾不暇，辖区中再无一兵一卒可调。不久，德军北方集团军也宣称就连一个师的兵力也不能调动了。

苏联红军继续进攻，情况日益紧急。1943 年 8 月 31 日，曼施坦因不得不下令在黑海海岸上被苏军突破的第 6 军团（由后来的何立德兵团和原第 6 军团残部整编而成）向后撤退。这就意味着，德军撤出顿聂兹地区的行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同一天夜间，希特勒看到德军的撤退已成既成事实，只好被迫同意曼施坦因撤出顿聂兹地区，同时命令德军在撤出前，毁灭在该地区中的一切具有重要军事和经济价值的设施。

9 月 3 日，曼施坦因邀请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元帅与自己一起，再一次前往元首大本营。此时，由于前方战事吃紧，希特勒已经把元首大本营迁到东普鲁士。曼施坦因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想要两位集团军司令联合采取行动，以使兵力得到重新分配，单只南方集团军的正面，就已经受到苏军 55 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的兵力的压迫，更多的苏军兵力也在调动途中。同时也希望希特勒对战场全盘指导能作合理的改进。

希特勒正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因为希特勒刚刚看过前一天曼施坦因写给柴兹勒的信，这封信流露出前线陆军将领对元首的指挥似有不信任的意思。希特勒一向不容人对自己的军事才能置疑。会见的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希特勒不仅宣布其他战场没有剩余兵力可调，而且对曼施坦因关于改善战场指挥的建议也是极为反感。

在两位元帅返回防地的第二天，希特勒来到了查波罗齐的德军南方集团军司令部，同时也召来了德军 A 集团军总司令克莱斯特元帅和第 17 军团司令罗夫将军，看南方集团军与 A 集团军能不能联手发动一个反击，以堵塞被苏军撕破的防线。

曼施坦因对元首的这一天真想法表示悲观：“发动任何的反攻，都不可能填补这个 28 英里宽的缺口，那里只有德军两个师的残部正在苦苦挣扎。况且集团军掌握的部队都已经是疲惫之师了。我们对目前的危局又不能坐视不理，假如我们在北翼被击败，则不仅连我们自己，就连 A 集团军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希特勒告诉在座的诸位，德国制造的新式自行火炮不久就能运达东线战场，登场亮相，请诸位将领稍安勿躁，到那时定能扭转危局，足以避免撤退。照以往的惯例，希特勒总是以为技术上的优势能代替人力的不足。

希特勒命令所有各军团，都必须积累三个月的口粮和弹药，以便补给被暂时切断时，仍然能坚守不动。

像前几次一样，希特勒又空许下了给曼施坦因增加兵力的诺言，他说他将命令中央集团军立即在与第 4 装甲军团分界线上，集中 1 个军 4 个师的兵力，包括两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以防止南方集团军的北翼被包围。

曼施坦因十分后悔没有让希特勒在南方集团军总部就发出增兵的命令，尽管当曼施坦因到机场跑道旁亲自送元首登上飞机的时候，元首还一再重复增援南方集团军的诺言，然后才上了飞机。

第二天，希特勒允诺的兵力没有如期到达，曼施坦因设在聂泊河渡口的防线有被苏军突破的危险，所以曼施坦因向希特勒直接提出了关于撤退的备忘录。陆军总部接到这个备忘录之后，马上急电曼施坦因，不要下达撤退命令，元首在 9 月 15 日将当面听他的陈述。

曼施坦因答应总部，他可以不下达撤退的命令，但条件是：“除非我能与元首作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且只准参谋总长一个人在场，否则任何会谈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 9 月 15 日的会谈中，曼施坦因终于忍耐不住他对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元帅的不满。他告诉希特勒：“南方集团军北翼上的危机，不仅会使整个南方集团军全军覆没，而且会使整个东战场同归于尽。造成今天这个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央集团军不肯把兵力移交给我们。我本人对于这类调动的命令都是忠实的服从，所以我们不了解为何其他的集团军不能这样做。”曼施坦因又接着将了希特勒一军：“照我看来，统帅部的命令居然不能执行，这才是不能忍受的。假如每个集团军都敢抗命，那还了得！”

希特勒连忙解释说，中央集团军克鲁格元帅之所以没有迅速执行增援的命令，原因有二，一是希特勒自己对于缩短正面的需要未作适时的考虑，其二是他并没有要求克鲁格立即执行他的命令，克鲁格倒是没有胆量敢抗命不遵。

为了表示诚意，希特勒立即命令中央集团军以最快的速度把所要求的 4

个师的兵力移交给北方集团军，并命令从 9 月 17 日起，立即使用所有的 4 条铁路线，从西线抽调 32 个步兵营来补充南方集团军各师的缺额。

不知这一行动是否有效，且听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替罪羊解甲归田

捉襟见肘穷应付，签名效忠演技拙；

从此休言功与禄，盟军监狱春秋度。

尽管得到了部分兵力的补充，曼施坦因还是于 9 月 15 日，在南方集团军司令部向集团军所属各师，下达了收缩防线，采取“焦土政策”的命令。为了阻止苏军的追击，使其不能发挥地利的优势，德军把聂泊河沿线 15 英里宽以内的一切工具、房屋和车辆全部毁坏。同时，为了执行戈林的命令，这个地区内一切可供苏联生产利用的物资和设备也都搬走了，其中包括机器、骡马和牲畜以及贮存在这个地区的工厂、仓库和农场中的物资。

为了断绝苏联的兵源，曼施坦因还遵循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把居住在這一地区的无辜平民也裹胁着一同撤走。

截止到 1943 年 9 月 30 日，德军撤退行动完成，先后共有 20 万士兵和数十万的苏联和平居民被运走。为了运输德军的装备、物资和掠夺来的苏联国家财产，一共动用了 2500 辆列车。

在撤退还在进行之中的 9 月中旬，南方集团军总部也由查波罗齐转移到基洛夫格勒，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城镇，位于聂泊河湾工业区的中心。

1943 年 10 月初，南方集团军总部已经迁入希特勒过去在芬尼特沙所设的大本营中，这是一个比较适合于指挥全盘作战的位置，位于一处茂密的大森林之中，有专为大本营提供水源和电力的设施。为了保证希特勒在这里有舒适的环境，建设这些设施让德国的工兵部队花费了好大的力气。

现在希特勒撤回了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这里改成德军南方集团军司令部，由曼施坦因元帅坐镇，用着过去元首才能享用的东西，自有一番惬意。希特勒撤走之后，并没有带走大本营办公室中的家具，自是尽善尽美。房屋的结构是木质，取材于当地。这里还有一个处在地下的警戒网，其警戒程度可以便及大本营的每个角落，但局外人却很难发现，很明显，希特勒的内心还是相当恐惧，但外表还要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芬尼特沙是靠近基洛夫格勒附近的一个大型疗养地区，坐落在布格河的河畔，风景如画。这里在战前就建满了各式旅馆及其他的设施，现在都已经被占为南方集团军的野战医院。在闲暇之余，曼施坦因也尽可能地抽时间去看望那里的德军伤兵。

南方集团军北部的战场，在 1943 年 10 月间基本上沉寂下来。每逢晚秋季节，这里总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大雨滂沱，乡间的土路被雨水弄得满是泥泞，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泥潭。无论是苏联红军还是德国士兵，在这样的环境下，都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攻势行动。但集团军的南部战线却不时有激烈的战斗消息传来。

10 月间，南方集团军与苏军“草原方面军”在聂泊河湾展开了激战，

德军的两翼挡不住苏军坦克部队的强大压力，被迫向东西两面撤退。在德军的第1装甲军团和第8军团中间，被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虽然曼施坦因一度曾经组织反击，但由于德军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并没有将苏军完全封住。

1943年11月初，节节胜利的苏联红军又发动了基辅会战。基辅是由德军第4装甲军团负责防御的。曼施坦因从11月5日各军团报来的战况看，南方集团军现有的兵力无论如何是守不住基辅的。于是曼施坦因于11月7日飞往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大本营请求援兵。

希特勒老生长谈，仍然是命令坚守那一套。这一套曼施坦因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就有所领教。希特勒这次的理由是：“为了保证这里的锰矿石，保证德国的战时经济，同时也不让苏军获得克里米亚当作轰炸罗马尼亚的基地，即使冒像斯大林格勒那样的危险也在所不惜。”

希特勒拍着胸脯保证，说他自己准备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为了鼓起曼施坦因的信心，希特勒同时答应给南方集团军再增加几个党卫军师的兵力，但曼施坦因并不太相信这些师的战斗力。

在几天之内，守卫在基辅一线的德军第4装甲军团的情况是每况愈下。名义上，它虽然有11个步兵师，但几乎每一个师都只剩下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自然不是强大苏军的对手。苏军用于基辅方向的部队，仅足额的步兵师就有17—20个，另外还有坦克军3个、骑兵军1个。经过一番苦战，德军终于被从基辅城赶了出去，苏军占领了基辅城之后，又向前推进了约30英里。

迫不得已，11月中旬，曼施坦因只好让新编成的德军第25装甲师加入战斗。初次出战，这个新编的师就出了大洋相，该师的师长在率领搜索营赶往前线时，与苏军前卫部队遭遇，一经交手即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该师的师长当即阵亡，不仅没能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使这些第一次在东线参加战斗的新编师，在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基辅到底是没有守住。希特勒怒气冲冲地撤换了第4装甲军团司令霍斯上将，尽管曼施坦因一再为他说情，申明丢失基辅并非霍斯指挥失误之过。

“霍斯上将最近几年来已经操劳过度，应该让他休息一下。”希特勒对部下这样解释把霍斯上将编入预备役的理由，“等霍斯将军略事休息之后，我将把他调往西战场，仍然任军团司令之职。”

曼施坦因对霍斯上将的去职深感遗憾。接替霍斯为第4装甲军团司令之职的是一位前奥地利的军官，劳斯将军，他在曼施坦因的集团军中曾连续出任第6装甲师和第11军团的指挥官，也是颇能打仗的。

1943年的岁末，苏联红军的主力突击集团，已经把德军设在芬尼特沙西南的防线突破，距离集团军司令部只有40英里的距离了。此刻再用那些孤立的措施，如调动一两个师来控制集团军的那些危险点，早已经为时已晚了，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再度缩短防线，采取机动防御的措施。

1944年1月初，情报处长综合全战线的情况，认为形势更加不利，迫使曼施坦因于1月4日往元首大本营。这次他是准备向希特勒要求再增加一个军团的兵力来巩固本集团军的北翼。如果得不到足够增援（实际上最高统帅部也已经拿不出），就请求元首允许集团军撤出聂泊河防线，放弃克里米亚。

从对许多战俘的询问中得知，1943年7月至1944年1月之间，面对着南方集团军的苏联红军已经得到了总数约108万人的兵力补充，这个数字恰

好相当于苏军这一时期所损失的数字。反而言之，南方集团军在这段时间之内，死、伤和失踪者共为 40.6 万多人，而获得了补充却只有 22 万多人。因此，尽管苏军的损失比德军要大，但实力还是比德军要强。在装甲单位上，苏军的一个坦克军计划编制的坦克数为 200—250 辆，平均实有坦克为 50 辆到 100 辆，而德军的坦克师，最多也就是 30 余辆能供战斗使用。苏军在这段时间之内，已经大致接受了 2700 辆坦克的补充，而同期德军只接受了包括自行火炮在内的 872 辆。

德军南方集团军如果撤出聂泊河防线，放弃克里米亚地区，则将会促使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改变对德国的态度。如果想守这条战线，就需要最高统帅部下决心从北方集团军中抽调兵力，那样德军又势必放弃与芬兰邻近的排普斯湖以东的地区。失去德国强援的芬兰，就可能立即退出对苏联的战争，这样德国就丧失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不仅如此，德国将不能从瑞典获得铁矿石，德国海军的潜艇也会丧失一个主要的训练场。

至于说到从西线抽调兵力的问题，除非英法联军的登陆被击败，或者英军的主要兵力被牵制在葡萄牙境内，否则西线的兵力也就很难抽得出来。德军目前的状况也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拖时间等到西线有个眉目，或者新编成的单位完成，能够投入作战。

希特勒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拖时间。如果能拖到 1944 年的 5 月，德国的潜艇战就将开始显示出效力；另外，敌人一方已经有了很多的分歧，反法西斯联盟是注定要有一天会崩溃的。在目前这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也只好采取拖时间的下策。

看到其他集团军参加汇报的人也都在等着发言，曼施坦因没有与元首争论，他只是要求会后与希特勒单独谈话，只留下参谋总长一人奉陪。希特勒对这一要求殊感诧异，但总算勉强同意了。于是最高统帅部的显要们，戈林和其他的侍从人员，甚至连会场的速记员也都退了出去。速记员本可留下，把一切的发言都记录下来，但他们面前并没有最新的战场态势图，所以常常不能准确地把内容记录下来，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记录。

这次曼施坦因下定了决心，准备除了与希特勒讨论本集团军的地位问题以外，把德军最高军事领导的问题也弄个水落石出。所以当所有人都离开，只剩下参谋总长柴兹勒尔将军一个人的时候，曼施坦因就请求元首允许他坦白发言。

希特勒说：“请说吧。”他的态度虽然不是冷冰冰的，但至少是很有距离感的，这与数年前，作为军长的曼施坦因在他面前谈起“曼施坦因计划”有天壤之别。

“有一件事我们是必须明了，造成我们现在的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苏军的优势固然是一个方面，尽管苏军的优势是如此的巨大，我是说我们对于战争的领导方式也应负相当的责任。”

听到曼施坦因又谈起了最高军事领导权的问题，希特勒的表情逐渐的僵硬起来，他用眼光死死地盯住了曼施坦因，想用这种充满魔力的目光征服他。

曼施坦因从来没有从别人的眼睛中看到过如此的目光，似乎不像是人类的目光，确实有某种强烈的意志力。希特勒的面目固然可憎，但他的一双眼睛也确实有吸引力，现在他就是想用这种目光使他屈服。有许多人都曾为这一双眼睛中迸射出的目光所征服，其中的一些人还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元

帅，或者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但曼施坦因这次是下定了决心，所以他仍然继续说下去，并坦白地告诉元首，像他这样的领导方式是再也不能使战争继续下去了。曼施坦因提醒希特勒，过去自己曾经两次提出，为了妥善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他需要一个完全负责的参谋总长。

关于东战场，他应该指派一个全权总司令——在意大利和西线上都早已经采取过这种办法——而这个总司令在他所辖的范围之内应享有独立的指挥权。曼施坦因劝说希特勒改变其处理军事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就是迫希特勒非正式地放弃战场指挥权，希特勒哪有听不出来的道理！

希特勒不承认自己有错，认为目前只有他才是指挥各个不同战区的最佳人选。

如果委任一个像曼施坦因所说的、能调动全局的参谋总长，除非这个人选是戈林，否则，戈林是不会听从任何人指挥的。

至于说到东战场上委派一个全权总司令的问题，希特勒说，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权威以协调东战场的所有集团军。说到这里，他有些神经质地高声地叫道：“甚至于我都不能使这些元帅们服从我！难道你以为他们会服从你么？必要时，我还可以撤他们的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我这样的权威。”

在希特勒的咆哮声中，结束了这场不愉快而且无任何结果的谈话。

曼施坦因的这次努力，既未能改善南方集团军的地位，又未能使战争指挥的情况得以改善，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集团军总部。

1944年1月6日，情况越来越危急，苏联红军第1坦克军和第40军矛头直指德军南方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的芬尼特沙。由于苏军的急速挺进，曼施坦因与防线右翼之间的通讯联络曾经一度被切断，所以曼施坦因只好把南方集团军总部迁到了普罗斯库罗夫继续指挥。

是放弃聂泊河湾的战斗，以避免本集团军右翼被歼灭的时候了。决定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态度的，现在已经不是取决于克里米亚的存亡，而是德军能否在这些国家的东疆维持一个完整的南翼。任何军事上的成功，其基础都要建立在上下各个阶层的协调，依赖于上级应对战争作出明确的指示，上下同欲者胜。一个集团军司令不能只从今天想到明天，他不可以只是命令死守，而对苏军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迂回包抄熟视无睹。

应该从陆军总部获得一个明确的东线战争的指导。于是曼施坦因再次致函希特勒，要讨得一个明确的答复。为了使问题更便于说明，这封信采用了私人信函的方式。信中的最后部分是这样写的：

“所以我要求陆军总部或者是采纳集团军的情况判断和决心，或者明确地否决它，并把最高统帅部自己的看法告诉集团军。如果最高统帅部对本应是集团军自己范围内所作决定的呈报装聋作哑，那么上下之间的协调——战争赖以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也就落空了。”

“我的元首，让我们这样的作结论吧，专就我们而言，问题不是逃避一个危险，而是要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克服我们不久就要面临的危险，未雨绸缪。”

曼施坦因恐怕没想到，元首的脾气随着德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而变得越来越暴躁，耐性也越来越差，看到这封私人信函便大发雷霆，促使希特勒在解除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司令职务的决心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1944年1月27日，希特勒召集了在东线上的全部德军集团军和军团指

挥官，加上参谋本部和空、海军高级军官，到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中来听训。他要亲自向这些高级军官灌输在德国军队中推行纳粹党化教育的必要性。他认为，军事情况越是困难，就越是应该坚定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才是获得胜利的必要保障，而坚定这些信念，对于在座的高级军官来说，也毫无例外；对纳粹主义的态度，甚至可以决定高级军官的去留。

希特勒冗长的训话结束之后，照例是一个简单的会餐。在会餐前的致辞中，希特勒当着那些苦心孤诣地为法西斯德国经营东战场的陆军高级将领的面，挑衅似地说：“假如有一天德国的末日来临，那么最后保护国旗的人，应该就是真正的元帅和将军们！”之间充满了对军人尤其是陆军的明显的不信任，有辱于一个受过正规普鲁士式军事训练的职业军官对国家的忠诚之心。由于大家一向都是听惯了希特勒的训话，所以在希特勒第一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人开口。这种侮辱对于一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来说，简直是太过分了！当希特勒再次以强调的口气重复这句话之后，曼施坦因血液往他的头上直冲，就脱口而出，喊道：“他们将会如此的，我的元首！”

这就是曼施坦因悲剧性格之所在，与他接触较多的德军高级将领都有同感，尽管曼施坦因聪明过人、反应敏捷，而且有过人的想象力，但正因为如此，也使他养成了过分地争强好胜的性格，而且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又往往以一种最坏的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喜欢逞口舌之利。因为他的这个性格，使他在军事生涯中吃了不少亏，如1938年3月由首席副参谋总长调任第18步兵师的师长、1940年2月由南方集团军参谋长调任第38军军长。以及在任第11军团司令初期，都因为这一性格而或多或少地吃过暗亏。

像这一次希特勒训话，在座的其他高级将领并非听不出希特勒话中有刺，但大家都是一忍了之，决不出头与希特勒顶撞，只有曼施坦因例外。事情过后，一同参加训话的同僚们告诉曼施坦因，他们心中的怒火同他是一样的高，所以当他开口喊出的时候，他们都长出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希特勒在以一个国家元首的身分致辞时，从来没遇到过这样被人打断话头的情况，尤其是被他的下属，因此他明显地吃了一惊，然后用冰冷的目光朝曼施坦因看去，以低沉的声音吼着：“谢谢您，曼施坦因元帅！”于是希特勒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当会餐完毕，曼施坦因正与柴兹勒尔参谋总长喝茶休息的时候，餐厅的侍从喊曼施坦因去接一个元首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元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曼施坦因，说希特勒要召见他。

曼施坦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希特勒的办公室。看得出，元首还在为前不久发生的事情而余怒未息。希特勒开门见山地说：“元帅，当我向将领们致辞时，我不能容许您中途打断我的话头。假如您的下级如此，你也是一样的不能容忍。”

这一点曼施坦因是无从抗辩的，他只好对之以默不作声。

希特勒在盛怒之下，翻出了旧账：“几天之前，您送了一个情况报告书，我想您的目的是为了在德国战争日志上来证明你的看法是正确的。”

曼施坦因知道希特勒所指的是最近一次写给他的私人信函，于是就回敬说：“元首，卑职写给您的信是私人性质的，是不会列入战争日志之中的。请原谅我在这里引用一句英国人的讲法：我对于我所作的动机的解释就是，我是一个Gentleman（正人君子）！”

沉默无言，希特勒停了一会才说：“多谢你。”

曼施坦因所期待的暴风雨，并没有马上降临。在当日晚间的汇报中，曼施坦因又被特别允许出席。希特勒对他的态度似乎又变得非常温和。当然，曼施坦因知道，元首是不会忘记上午对他的顶撞的。但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后悔也于事无补，况且除了与最高统帅的私人关系之外，曼施坦因还有其他许多事要操心，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正当曼施坦因在元首大本营受窘的时候，那边南方集团军方面又有雪上加霜的消息传来。参谋长夏尔兹将军报告说，南方集团军所属第1装甲军团和第8军团，在其据守的满是泥泞和积雪的乌曼地区，被苏联红军包围在南北约30英里、东西为10—12英里的范围内，四面受迫。包围圈中的德军装甲师中，最少的只有五辆可用的坦克，而德军步兵师现在的实力只相当于一个战斗团。苏军已于1944年2月4日向他们下达了要求投降的最后通牒。

曼施坦因回到集团军司令部后，命令立刻突围。为了避免斯大林格勒的悲剧重演，曼施坦因在下达突围命令时，事先没有通知希特勒，以免他又出面干涉。才是这两个军在2月16日到17日夜，使用了全部的炮兵和弹药来支援突围，打完炮弹之后，火炮就被孤零零地丢弃在半开化的雪地上。

2月17日凌晨时分，突围的部队已经同前去接应的德军第3装甲军前锋取得了接触，截止到2月28日，共有3万多人逃出了苏军的包围圈（被围的德军约有5.4万多人），但大部分的德军伤兵未能运出，第1装甲军的军长在战斗中被打死，这两个军的火炮和重武器大部分被陷在泥泞之中，尽被苏联红军俘获。

这次突围的部队，从建制上，共有两个军六个半师，这些失去了重武器，同时更失去了斗志的德军部队都将退出前线，南方集团军处境更为艰难。

又有一个消息传来，据守在罗夫罗地区的德军第13军丢失了该镇，军长豪飞将军战死。豪飞将军是曼施坦因在德军38军任内的参谋长，曼施坦因对豪飞之死，不免有物伤其类的感觉。

虽然希特勒委任驻守在这里的乌克兰总督柯赫最先逃走，但希特勒却要杀失陷这个城镇的陆军将领。凯特尔也怂恿希特勒枪毙那里的最高指挥官，但遭到了柴兹勒尔的反对，他劝希特勒应当听取高级将领们的意见。

希特勒命令军事法庭进行调查，结果宣布被指控的军官无罪。但又宣布负责该地区防御的一个师长判处死刑。以后经过曼施坦因元帅以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身分从中调解说情，希特勒还是赦免了这位师长。

很明显，希特勒仍然继续寄希望于疲惫和坏天气会使苏军的攻势停顿下来，而到了5月间，就会有新的德军师来供他使用。曼施坦因更倾向于把这些编成新师的兵力和装备，随时补充到那些有战斗经验的各师，情况也许就大不相同了。

由于希特勒致力于编成新师，陶醉于参谋总部统计的一些庞大的扩军数字，曼施坦因只能采取剜肉补疮的办法，在后勤单位中寻找人力去补充第一线的作战部队，虽然还是不足以补充太多的缺额，只是聊胜于无罢了。缺额的后勤单位只能找一些当地的“志愿人员”——主要是乌克兰人和高加索人——聊以充数。

1944年3月初，在连降几场大雨、天气骤然转暖之后，希特勒盼望已久的泥泞的季节终于来到了。但希特勒希望利用泥泞季节阻止苏军攻势的计划也落空了。泥泞造成的麻烦对于德军来说，甚至比苏军还大。苏联红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履带都已经适时的加宽，在雪地和泥泞中，要比德军的坦克装

甲车辆具有更强的越野性能。与此同时，苏军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美制卡车，它们的越野性能也比德军的车辆好得多，德国制造的卡车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几条坚固的道路上行驶。因此在泥泞季节的机动性，苏军实际上优于德军。

虽然天气的原因阻止了德军飞机的侦察，曼施坦因仍然了解到自己集团军面临的苏军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第二乌克兰方面军、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和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的情况。3月3日，苏军开始对南方集团军发动进攻。

希特勒又想出了新的方法让曼施坦因来实施，他宣布某些公路和铁路的重要地点为死守的据点，指定一个军官负责死守，并要他们立下军令状。希特勒天真地认为，只要封锁了这些要点，即足以迟滞苏军的行动。这简直就是妄想，希特勒指示坚守据点，往往并没有适当的工事和足够的兵力，或迟或早地都要被攻陷。曼施坦因每次都是在这些据点未被完全围困的时候，把兵力撤出来，希特勒的干预给集团军带来了相当的损失。

1944年3月中旬，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造访了南方集团军总部。他拿出了一封信让曼施坦因观看：这是一份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的信，所有的德军元帅都要在上面签名，可能是为了抵消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塞德利兹将军所发表的宣言。

玩这套把戏的主意可能是希孟德发明的，他认为这样也许会增加希特勒对陆军的信心。南方集团军是希孟德将军的最后一站，曼施坦因是所有元帅中签名的最后一位。

曼施坦因仔细看了看这封信结尾处排列的一大串签名，发现所有的德军元帅都在这上面签了大名，包括像自己的老长官伦德斯特这样德高望众的人都签了名，所以自己也就在上面签了名。曼施坦因在这个名单中还注意到了一点：得风气之先的希孟德将军，早已经把当时还是上将的穆德尔列入了只有元帅才有资格签名的名单。

曼施坦因如同签名中的其他元帅一样，也不太相信签名效忠这一套把戏。但如果不在上面签名，就有同情塞德利兹活动的嫌疑。签名之后，曼施坦因对希孟德将军表白，从军人职业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一位德国军人会理会这种宣传。

1944年3月19日，由伦德斯特元帅代表，在上萨尔茨堡把这个签名效忠的信件呈送给希特勒，许多高级将领都在场观礼。希特勒当时似乎很是很受感动，尽管希特勒也知道，签名的元帅之中，有许多人并非是出于本心。

德军在1944年春季经过一系列的惨败之后，只有在喀尔巴阡山以北建立一道持久的防线一途，还可以苟延残喘，但这样必须还要从集团军现有的防线上撤退，此时苏军强大的装甲部队已经在南方集团军的几段防御阵地突破，有割裂各个军团分而歼之的意图。

此时，南方集团军的司令部已经迁到卢俄。在德军突围撤退的方向上，曼施坦因与所属第5装甲军团司令胡比将军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胡比上将虽然承认突围是必要的，但却不同意曼施坦因指定向西的方向，只是想向南退到聂斯特河上，因为就当时而言，这条向南退却的路要比曼施坦因所要求的向西的路好走一些，向西的路上要受到苏军坦克军的拦截。

曼施坦因说服胡比一定要向西，因为从根本上说，第1装甲军团撤退的目的是与西面的德军第4装甲军团建立接触，以防止苏军突入喀尔巴阡山北麓的格里西亚；而向南则只有退往山地之中，甚至连这一点把握都没有。

从表面上看，越过聂斯特河的撤退路线危险似乎很少，但第1装甲军团缺乏架桥器材，不能多路快速地通过聂斯特河宽阔的正面。如果从该河现有的桥梁上渡河，则会暴露在苏军空军的攻击之下，并将丧失多数的重装备。更有甚者，苏军此时早已进至聂泊河南面，迟早会包围向南撤退的第1装甲军团。

末了，曼施坦因明确地告诉胡比，集团军将不准许第1装甲军团退向南面，要他立即向西攻击，与第4装甲军团会合。

3月25日上午，曼施坦因亲自面见元首，把自己的决定向希特勒作了说明，惹得希特勒老大的不高兴。希特勒没好气地回答说，西战场正忙于应付盟国的登陆，自然无法抽调兵力解东战场之困，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他也不能抽调其他轴心国（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部队。

希特勒反过来指责曼施坦因应对南方集团军今天所处的恶劣处境负责，指控曼施坦因浪费了许多兵力。根据戈林的空军提供的情报，南方集团军的战区内，曼施坦因所统辖的部队只看到极少数的苏军坦克，就在他们到来之前四散奔逃，所以才使防线不断地后撤。

曼施坦因辩白说，这些兵力都是零零碎碎地投入战斗的，而且又到得太迟，所以也只能如此使用这些兵力；要是元首把所需的兵力早些投入，那么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抱怨。假如德军现在不再能挺身而斗，也是由于体力衰竭、疲劳过度和实力严重不足的缘故。这并非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尤其是那些高级军官都是英勇而有经验的军人，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制止部队抵抗力的崩溃。

在离开会议室时，神情沮丧的曼施坦因写了一张字条给希孟德将军，要求希孟德转告希特勒。他流露出辞职的意图，希望元首考虑好接替自己的人选。

既然是曼施坦因自己提出辞职在先，希特勒不免有一种轻松感，终于卸下了免去曼施坦因这位不听招呼而又战功赫赫的元帅职务的道义上的负疚感。因此在送别曼施坦因之前，希特勒痛快地答应把一个党卫军的装甲军（下辖第9和第10两个党卫军装甲师），加上第10轻快师和第367步兵师，供德军第4装甲军团接应第1装甲军团突围之用。

1944年3月26日清晨，曼施坦因飞返南方集团军总部，会见了担任接应突围的第4装甲军司令劳斯将军。这次看来救出了第1装甲军是没问题了，但希特勒对曼施坦因个人的耐心也已经到了尽头。对A集团军司令克莱斯特元帅来说，也是如此，曼施坦因离开上萨尔茨堡两天之后，克莱斯特元帅也曾到了那里与希特勒力争了他的集团军撤退的问题。

1944年3月30日上午，曼施坦因与希特勒摊牌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曼施坦因的副官把他从睡梦中叫醒，报告他说元首的座机已经从A集团军总部中接来了克莱斯特元帅，不久就会在南方集团军司令部的卢俄降落，再接曼施坦因一同到上萨尔茨堡。

当曼施坦因在机场等候那架元首专机的时候，南方集团军参谋长夏尔兹将军与参谋总长柴兹勒尔将军通了电话，证实了希特勒要免去这两位元帅的职务的消息。

这位一直受希特勒压抑的参谋总长告诉说，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在每次会见之后，都要说一通曼施坦因元帅的坏话，也促使希特勒免去两位元帅的职务。当希特勒把这个决定通知自己时，自己也表示应该立即辞职，因为他一直都是同意曼施坦因意见的，应该共进退。

不久，柴兹勒尔果然又用书面形式提出了辞呈，遭到希特勒的拒绝。不过他的这种姿态还令曼施坦因感动了一阵子。

与希特勒的最后一次会晤，给曼施坦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月30日那天的黄昏，心情沉重的曼施坦因在上萨尔茨堡元首行宫，谒见了元首希特勒。曼施坦因和克莱斯特元帅不只一次地来过这里，此时夕阳已快落尽，把巨大的山影投向了远方。满山遍野的荒草已经泛绿，山间的松林似乎长势也更加繁茂，只是来访者额头的皱纹又深了几许，鬓边的白发又多了几茎，大有世事沧桑，物在人非之感。

在把宝剑加在曼施坦因的武士级十字勋章上之后，希特勒就温和地宣布：他决定将德军南方集团军交给另一个人去指挥，因为在东线大规模作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才是曼施坦因所适宜的。现在只是要求死守而已。新的目标要求有新的战术、新的指挥官，集团军甚至还要有一个新的名称。

“我阿道夫·希特勒对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绝无任何误会，并且仍然完全信任您！”希特勒用平时不多见的甜蜜语言恭维曼施坦因，“不过，最近一年半以来，您已经够累的了，也应该休息一下了。我知道您是最能干的指挥官之一，一旦有机会，我保证会给您新的任命。东线已经不需要像您这样的天才了，还是交给穆德尔较为适宜，因为他最近在北方集团军取得了一些坚守的经验。”

穆德尔1891年1月出生于东普鲁士，1935年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本部技术司司长，曼施坦因作过他的直接上级，对他比较了解，曾经夸他是群弱中的强者，是“鲤鱼池中的梭鱼”。1942年1月他率领德军第9军团突破苏军包围而获得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1943年11月，又因反对希特勒关于固守的命令而被免职。1944年1月，希特勒又起用穆德尔为北方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又准备让他接替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在再度向曼施坦因保证，绝非是对他不信任之后，希特勒又像是回忆起几年以前的事：“我从未忘记过，在西线战役开始之前，唯一劝我在色当实行突破的人就是您，曼施坦因元帅！”

希特勒这套近乎外交辞令式的语言，确实是使刚刚受到撤职打击的曼施坦因心头之气稍稍舒缓了一些，甚至使曼施坦因有那么一丝希望。

“假如元首认为在现有的情况下，如果换一个集团军司令将会使工作更好，那么我当然不会反对。”曼施坦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恰好目前本集团军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所以穆德尔此时接任并无任何不便之处。我只希望新司令官今后多帮助战斗部队，特别是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支持，我想对此穆德尔是轻车熟路。”

希特勒对此表示深有同感：“我认为穆德尔确实是精于此道的，他会驱使部队作最大的努力。”

这句话有点伤曼施坦因的自尊心，因此他回敬道：“在我的指挥之下，本集团军各师早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任何人也不能使他们再进一步努力了。”

这次希特勒显得宽宏大量，他没有计较曼施坦因话中有刺。不管希特勒内心是怎样想的，但他的外表却是很礼貌和周到的。

双方再无话可说，曼施坦因起身与希特勒握手告辞：“我的元首，我相信您今天所采取的步骤，不会引起任何不良的后果。”

接见过曼施坦因之后，希特勒在同一房间又接见了克莱斯特元帅，他

也同样地被免职了。当这两位元帅离去的时候，他们的继任者也早就在门外等着。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经穆德尔接手之后，改名为北乌克兰集团军。

1944年3月31日上午，天气突变，阴云四合。曼施坦因不顾危险，飞返卢俄的德军南方集团军总部，这要感谢曼施坦因的专机驾驶员南格尔中尉高超的驾驶技巧——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恶劣天气中，他都能使曼施坦因在天空中飞行无阻。飞机刚刚降落，就下起了暴风雪。

曼施坦因的后任穆德尔没有同机前来，他所乘坐的飞机晚起飞了几个钟点，故此为暴风雪所阻，降落在途中的克拉考。由于新司令官暂时没有到位，先期回到集团军司令部的曼施坦因有机会颁发了他军事生涯的最后一道命令：要求第1和第4两个装甲军团在已经开始的突围作战中应确保合作。

当天下午，曼施坦因又冒着暴风雪去视察了德军第4装甲军团，与军团司令劳斯将军讨论了党卫军装甲师的使用方式，并顺便向他道别。对于其他军团的司令，曼施坦因只好用书面的形式告别了。

1944年4月2日，新任集团军司令穆德尔终于到任。曼施坦因把职务移交给了穆德尔。尽管第1装甲军团的突围还没有最后完成，但在喀尔巴阡山脉和普里配特沼泽之间设立防线的计划却已经有了保证，这对东战场战线的稳定有重要的意义。

到了与集团军总部参谋人员告别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令人黯然神伤的时刻。

这些人中，有的在曼施坦因当军长的时候就在他的手下，已经共生死达几年之久。

集团军的参谋人员对曼施坦因被免职都是感到震惊与不平，为了表示这种心情，他们也都提出了辞呈，也都一律地获得了批准。

对于曼施坦因个人而言，去职之后反有一种无官一身轻的感觉。战场责任一天比一天更重，几乎让人无法承受。与元首希特勒之间的拉锯战已经使他感到心力交瘁。这位独裁者相信他的意志力可以使焦头烂额的德军抵挡住攻势正猛的苏联红军。

但是他内心确是虚弱的，他却不敢冒险，因为他害怕其威望受到损失。他固然有天才，但却缺乏真正的军事能力和基础。

1944年4月3日，曼施坦因元帅离开了卢俄的集团军总司令部，返回故里。所有的同僚都到车站去送行。当列车开动时，有一个年轻英武的军官，举着一个耀眼的金属符号前来送别。这个人就是曼施坦因的专机驾驶员南格尔中尉，现在他已经志愿投入德军战斗机部队，而且不久就会战死。

曼施坦因认出了他手中举着的金属符号：那就是记载着曼施坦因辉煌的象征——克里米亚之盾！这是南格尔中尉从曼施坦因的专机上拆卸下来的，他们都不再需要这个胜利的象征了！

穆德尔接替曼施坦因之后，被晋升为元帅。虽然他在喀尔巴阡山前方和东加里西亚建立起新防线，并歼灭了突入德军防御阵地纵深的苏军坦克军一部，但仍然没能阻止苏军的进攻。

在德军邻近溃败之时，穆德尔成为西战场总司令兼B集团军总司令之职。1945年4月17日，鲁尔工业区落入美军手中两天之后，穆德尔带了三名军官和几名士兵逃到杜伊斯堡附近的密林中，在那里，他告诉随从，他要自杀，并让他们将他的尸体掩埋在一棵事先选定的大松树下。三名军官竭力劝阻，穆德尔不听，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绝望，我只

效忠于德国……”随即开枪自杀。

克莱斯特被免职之后，一直隐居在西里西亚。战争结束之后，克莱斯特被美国宪兵逮捕，1946年被引渡到南斯拉夫，以战犯罪被判处15年徒刑，1948年又被引渡到苏联，关在莫斯科监狱的单人牢房内，1954年被转移到弗拉本米罗夫的将官俘虏营，同年秋天死在那里。

曼施坦因的老上级伦德斯特元帅于1945年3月也被希特勒免职，并奉命永久退役，终止了自己的军事生涯。战后不久，这位老绅士在他的修养地巴特特尔茨被美国人逮捕，并引渡给英国人，英国人把他囚禁在布里金德。

1949年在汉堡审判他昔日的参谋长曼施坦因元帅的时候，伦德斯特请求军事法庭准许他和曼施坦因站在一起接受审判。英国人拒绝了他的这一请求，并于1949年5月释放了他。从那以后，伦德斯特在德国策勒附近的一所养老院中安度余年，1953年死于心脏病。

1945年，曼施坦因在林茨被英国人俘虏，并囚禁在英国的布里金德。德国投降之后，苏、美、英三国缔结波茨坦协定，划分德国为四个占领区，1947年1月1日，英、美两国两个占领区合并。1948年6月18日在美、英、法三个占领区实行单独的币制改革。1949年，盟国军事法庭在德国的汉堡公审了他，他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监禁在韦尔监狱。

从1947年起，西方占领当局将自己收押的许多前战犯、将军陆续释放。

1953年曼施坦因遇赦释放。1954年，西德被允许建立国防军，大多数的前纳粹将军成了西德军队的骨干，其最高军事会议的主席，就是前作战处处长豪辛格，而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也被任命为西德的武装部队司令。曼施坦因也曾为西德军队的重建，起过顾问作用，但他还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教训。

1973年，曼施坦因因病死于西德柏林，终年86岁。

曼施坦因生平年表

1887年11月24日 埃里希·曼施坦因出生于德国柏林炮兵将军爱德华·李文斯基家

庭，取名为埃里希·李文斯基。不久，过继给姨父曼施坦因步兵上将而改姓曼施坦因。

1890年2月20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胜，标志着俾斯麦统治时代的完结。

1898年3月28日 德国帝国议会多数通过第一个战舰法。

1900年 曼施坦因在斯特拉斯堡入学读书后，进入少年候补军官团学习。此时，帝

国主义阶段第一批周期性危机开始。德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6年 曼施坦因毕业于格罗斯利希费尔德高级军官学校。分配到德国近卫军步兵

第3团任见习官，一年后升为少尉。

1908年6月14日 德国关于海军军舰法的第二个附则大大促进了大战舰的建造。

7月 土耳其的青年土耳其党起义。巴尔干危机爆发。

1913年 曼施坦因被选送军事学院学习。

6月29日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8月10日，各交战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

1914年6月28日 奥匈帝国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发生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奥地利大

公弗兰茨·斐迪南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曼施坦因在第2近卫预备团任中尉副官，后晋升为上尉，转战于比利时、东普鲁士和波兰南部。

7月23日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

8月1日 德国向俄国宣战。

8月3日 德国向法国宣战。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进攻比利时列日要塞。

8月4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同意战争拨款。同日英国向德国宣战。

8月24日 德国军队入侵法国。

9月6-9日 德国军队发动对法军的马恩河战役遭失败，标志德军“施里芬计划”

的破产。

11月间 曼施坦因在前线因作战负重伤。

1915年5月 曼施坦因分别在加尔维兹将军和比罗将军的军团部中充任幕僚。

夏季 曼施坦因参加了德军于波兰北部对俄军的攻势。

9月 德、奥、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建立四国同盟。

秋季 曼施坦因随部队参加了在塞尔维亚境内的战斗。

1916年2月21日 德军第5集团军开始炮轰法国的凡尔登，拉开了凡尔登战役的序

幕。曼施坦因参加了凡尔登战役。随后，又参加了索姆河、艾斯尼等会战。

8月26日 意大利对德国宣战。

8月29日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任命兴登堡为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后勤总监。

12月30日 协约国拒绝了德国的和谈建议。

1917年2月1日 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

4月6日 美国向德国宣战。

秋季 曼施坦因调往驻柯尔兰第4骑兵师任作战科科长。

1917年11月7日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1918年3月21日 德军在西线发动了春季攻势。

5月 曼施坦因调往西线，任德军第213步兵师作战科科长，参加莱门斯攻势。

7月14日 协约国转入对同盟国的反攻。

11月3-10日 德国国内革命开始，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威廉二世逊位逃往荷兰。

11月11日 德国与协约国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德意志帝国在战争中失败。

1919年2月6日 德国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宣布成立魏玛共和国。

6月28日 《凡尔赛和约》签字。

1923年8月12日 古诺政府垮台，施特莱斯曼继任德国总理。

11月8-9日 希特勒发动了慕尼黑啤酒馆法西斯暴动，失败后，逃往芬兰。

1925年2月27日 希特勒重建纳粹党。

4月26日 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第二位总统。

1926年9月10日 德国加入国际联盟。

1929年9月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在这场持续四年的危机中，德国经济遭

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1930年3月30日 兴登堡任命天主教中央党右翼领袖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组

织了一个由中央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联合政府。

6月4日 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决议》。

1931年-1932年间 曼施坦因两次访问苏联，与苏军高级将领会晤，并参观了在乌

克兰和高加索举行的军事演习。

1931年10月11日 在胡根堡，希特勒和沙赫特的组织下，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纳粹

党、钢盔团、泛德意志协会、容克地主组织农业联盟和俾斯麦青年团的代表在哈尔茨堡集会，组成反对共和国的“哈尔茨堡阵线”，企图建立法西斯政权。

1932年5月29日 兴登堡会见布吕宁，猝然要求他辞职。

6月1日 兴登堡任命冯·巴本为总理。

7月31日 德国国会选举揭晓。纳粹党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

8月30日 中央党和纳粹党联合选举戈林为国会议长。

11月11日 经沙赫特策划，由沙赫特、巴本、凯普勒、希姆莱等人草拟了一份经20

名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签名的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12月2日 兴登堡决定由施莱歇尔组阁。

1933年1月30日 兴登堡正式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巴本任副总理兼任普鲁士邦

总理，组织内阁。

2月27日 柏林发生国会大厦纵火事件。

3月5日 在法西斯白色恐怖下德国进行了国会选举。

3月23日 国会通过了希特勒提出的《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即授权法。

1934年 曼施坦因升任柏林第三军区司令部参谋长。

8月1日 国会通过《国家元首法》。

8月2日 兴登堡去世。希特勒按照《国家元首法》由自己担任了国家元首，自诩为

“元首和总理”。国防部长和国防军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

1935年7月 曼施坦因升任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第一厅厅长。

1936年10月 曼施坦因晋升少将并分别担任了陆军参谋本部第1军需部长和首席副参谋总长。

1938年4月 曼施坦因被调离陆军参谋本部，改任第18师师长，并参加对苏台德地区的占领。

3月12日 德军开进奥地利。

9月29日 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签署“慕尼黑协定”。

1939年3月15日 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夏季 希特勒为准备进攻波兰，成立了由第8、第10、第14军团所编成的南方集团

军。曼施坦因晋升为中将，并担任该集团军参谋长。

8月23日 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9月1日 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德军南方集团军参谋长的曼施

坦因参与策划指挥了入侵波兰的“白色计划”。

9月3日 英、法向德国宣战。

9月18日 曼施坦因组织指挥了布楚拉河会战。

9月28日 由曼施坦因参与指挥的德军南方集团的军攻占华沙。

10月24日 曼施坦因奉调西线战场，组织指挥新成立的A集团军，担任集团军总部

参谋长。他草拟了西线战役作战计划，提出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以A集团

军为主力，迅速通过马奇诺防线所在的阿登地区，直插西北方向的海

峡沿岸，切断在比利时和荷兰作战的法军主力，同增援的B集团军聚

歼法军。德国陆军总部以该计划太冒险为理由拒绝采纳。

1940年1月27日 曼施坦因被希特勒调往波美拉尼亚担任新组建的德军第38军军长。

4月9日 德军开始进攻丹麦、挪威。

5月10日 德军进攻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同日，曼施坦因指挥的第38军

划归B集团军指挥。

5月16日 第38军改由A集团军指挥。

6月5日 曼施坦因因作战有功，晋升为步兵将军。

6月9日 曼施坦因率部到达塞纳河畔。

6月14日 法国首都巴黎被德军占领。

7月25日 曼施坦因获骑士十字勋章。

9月27日 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1941年2月底 曼施坦因调任正在组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第56装甲军军长。

6月22日 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曼施坦因率部深入苏联境内

的依尔门湖西南方的索尔齐，并救出被苏军包围的德军第16军团。

9月16日 曼施坦因接任南方集团军第11军团司令职务。

1942年2月1日 曼施坦因晋升上将。

7月1日 曼施坦因因指挥克里米亚战役作战有功，而受到希特勒的电报嘉奖并晋升为元帅。

7月 曼施坦因应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安东尼斯库的邀请前往罗马尼亚访问，并在普雷迪亚尔接受了罗马尼亚的最高荣誉勋章--“米哈伊尔勇士勋章”。

8月12日 曼施坦因回到克里米亚，担任在列宁格勒地区作战的德军总指挥。

11月20日 曼施坦因调任位于斯大林格勒两翼的“顿河”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企图为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苏军合围的第6集团军解围，未遂。

1943年1月初 历时半年之久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德军失败而宣告结束，战争的主导权转到苏军手中。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2月 曼施坦因调任指挥南方集团军群。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失败，撤退时大肆实行“焦土”政策。

3月14日 曼施坦因因指挥卡尔可夫会战作战有功，被授予栎树叶骑士十字勋章。

夏季 曼施坦因率部参加德军在东线战场的“卫城”作战。

7月 盟军在意大利半岛南端的西西里岛登陆。

11月28日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晤。

1944年3月30日 因前线指挥作战失利，曼施坦因被希特勒召回上萨尔茨堡，被授

予双剑栎树叶勋章，同时免去了职务，编入预备军。

6月6日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1945年2月4日 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雅尔塔12日举行。

4月30日 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畏罪自杀。

5月7日 邓尼茨代表德国政府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争至此结束。战后，

曼施坦因被英国军队俘虏。

1949年 曼施坦因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监禁在韦尔监狱。

1953年 曼施坦因获赦释放出狱。

1955年 曼施坦因出版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1973年6月11日 曼施坦因在慕尼黑去世。

